#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九卷

〔英〕大卫·李嘉图 著

商务印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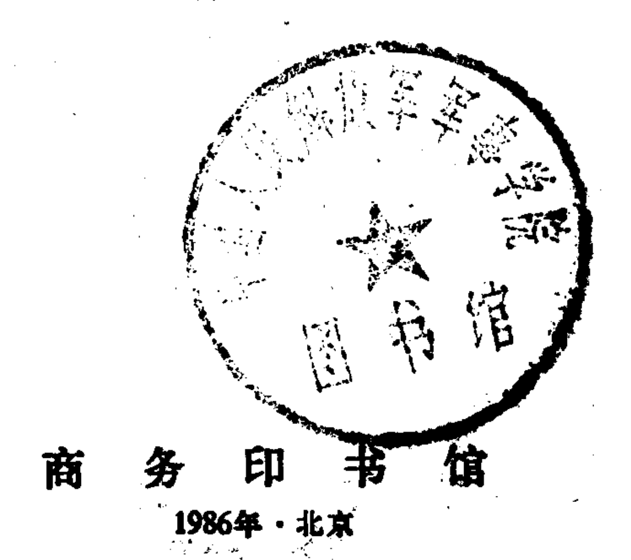



#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 第九卷

斯拉法主编

胡世凯译




商务印书馆

1986年·北京

EDITED BY
PIERO SRAFFA

#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VOLUME IX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1952*
根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1952 年版译出

#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九卷

斯拉法主编

胡世凯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安平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4017·342

1986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62 千
印数 3,200 册　　印张 12 $^{3}/_{8}$
定价: 2.05 元

# 译　序

本卷是《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中通信部分的最后一卷，收编了1821年7月至1823年9月(李嘉图于该月11日去世)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等人来往的书信119封。这些信按时间的先后和内容可大致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1821年7月至1822年6月的第437至504号信，约占本卷篇幅的一半，这些信主要讨论了价值问题，并涉及生产动机、人口、农业萧条等问题。

第二部分是1822年7至12月的第505至514号信，内容主要是李嘉图告诉朋友们他和家属在欧洲大陆旅游的情况。李嘉图偕夫人和最年幼的两个女儿，以及一名家庭女教师，一名女仆，一名男听差，共七人，于1822年7月12日至12月8日，在欧洲大陆旅行了五个月，游览了比利时、荷兰、德国、瑞士、意大利和法国。他在瑞士会见了西斯蒙第，在法国会见了萨伊。他在信中谈到同他们会见的情况和对他们的印象。这些信与本书第十卷中李嘉图写的《大陆游记》有密切关系，读者可互相参阅。

第三部分是1823年1月至9月初的第515至552号信，这些信主要讨论了价值尺度问题。

第四部分是1823年9月安东尼·奥斯汀和詹姆斯·穆勒写的第553至555号信，这三封信描述了李嘉图患病和去世的经过。

本卷中的主要通信者有麦克库洛赫、马尔萨斯、特罗尔、穆勒、埃奇沃思和萨伊，李嘉图与他们来往的书信占本卷119封信中的106封。

在本卷里，与麦克库洛赫来往的书信数量最多，共有26封，这些信反映出李嘉图和他之间有着一种似乎师生的关系。他们于1816年6月开始通信，但在1823年5月14日之前，麦克库洛赫从未到过伦敦，没有见过李嘉图。1823年5、6月间，他访问伦敦六周，与李嘉图等人进行了多次讨论。从本卷里他们的信中可以看出，麦克库洛赫不但在自己的论著里宣传李嘉图的经济理论，而且在爱丁堡开班讲授政治经济学；他常把自己的论著和讲稿寄给李嘉图看，征求他的意见，并按照他的意见修改自己的论著。他们在信中谈到，一棵树最初栽种时所费劳动不多，而长成以后价值很大；葡萄酒经过贮藏，它所包含的劳动量并未增加，而价值增殖。李嘉图感到用他的劳动价值论来解释这些现象很困难，因而对自己的理论发生动摇。他在1822年3月19日致麦克库洛赫的（第491号）信中说："在以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来计算商品的价值方面，您比我走得更远一些：您似乎不允许有任何例外或修正，而我总是愿意承认商品相对价值的某些变动可以是由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以外的原因。"他在这封信中认为，工资的涨跌可以影响商品的价值。他在1823年8月21日致麦克库洛赫的（第544号）信中又认为，利润的变动也会使商品的价值变动。他早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一章第四和第五节中已经谈到工资和利润的变动会使商品的价值变动，直到他去世的1823年这些问题仍在困扰着他。李嘉图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生产价格和价值，他不了解在

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已经转化为生产价格。但他认为工资和利润对商品价值的影响极其微小，商品的价值仍主要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他并未放弃他的劳动价值论。李嘉图理论中的这一矛盾遭到他的论敌们的攻击。麦克库洛赫为了捍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而把机器和各种自然因素都说成是会劳动的，是创造价值的，树和葡萄酒的价值因为自然因素的劳动而增殖，这样他就把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完全庸俗化了。

李嘉图与马尔萨斯来往的书信在本卷里有23封，这些信继续了他们之间长达十几年的争论。在本卷里，他们先是争论生产动机问题。马尔萨斯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非生产性开支，即消费，商品要滞销，利润要下降，生产就缺乏动机，整个经济要停滞，所以地主和资本家的消费是非常必要的。马尔萨斯是为剥削阶级的寄生生活作辩护，但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他的消费不足学说比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说早了一百多年。李嘉图以自己的无危机论来反驳马尔萨斯，认为经济不会停滞，“因为不会有普遍的过剩，也不会有某种商品必然生产得多于需求”(本卷第30页)。这种说法当然不能驳倒马尔萨斯。在价值问题上，二人争论激烈。马尔萨斯从生产费用论出发，坚持利润的多少会影响商品价值的大小。李嘉图则坚持劳动价值论，认为利润对商品价值的影响极其微小，商品价值主要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他们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马尔萨斯终于在1821年11月25日的(第467号)信上宣布，停止讨论这个问题。后来马尔萨斯在1823年头几个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价值的尺度》，他们从这年4月起又就价值尺度问题进行了争论。马尔萨

斯以劳动作为价值尺度，并认为他的这一尺度是绝对准确的、不会变动的。但马尔萨斯所说的劳动是指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而不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李嘉图不同意他以这样的劳动作为价值尺度。李嘉图认为，价值尺度应当与它所衡量的商品在相似的情况下生产出来：在生产中使用了劳动和资本的商品才能成为其他使用了劳动和资本的商品的价值尺度，在生产中只使用了劳动的商品只能作为其他只使用了劳动的商品的价值尺度。他还认为，价值尺度本身应当是不变的，这样它才能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变动，以劳动作为价值尺度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劳动本身的价值是变动的，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不同。因此，他坚持，绝对准确的价值尺度是没有的，所能有的只是一个近似于准确的价值尺度。实际上，李嘉图对价值尺度的理解也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劳动的价值是指劳动力的价值，他把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混为一谈，因而不能正确地以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

在本卷里，与特罗尔来往的书信也有 23 封，它们讨论了价值和价值尺度等问题。特罗尔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观点，李嘉图用自己的理论纠正他的错误。

与穆勒来往的书信有 21 封，其中有致穆勒的 4 封长信（第 506 至 509 号信）完全是谈李嘉图一家在欧洲大陆旅行的情况，可以说，就是本书第十卷中《大陆游记》的缩写。其余的信谈到穆勒于 1821 年出版的书《政治经济学纲要》，以及价值和价值尺度问题。第 473 号信后附有李嘉图对该书的一篇评论。

玛丽亚·埃奇沃思是当时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她和她的两个

妹妹在李嘉图家住过一些日子以后，于1821年12月开始与李嘉图通信。在他们来往的9封信里，谈到了买卖证券和马铃薯对于防止饥荒是否比小麦更为优越的问题。

萨伊与李嘉图来往的书信在本卷里只有4封。他们就价值问题进行了争论，萨伊以效用解释价值，李嘉图则坚持劳动价值论，把使用价值和价值区分开来。关于价值究竟由效用还是由劳动来决定的问题，他们早在1815年就已开始争论，直到1822年这项争论还在继续进行，萨伊一味诡辩，而李嘉图未能说服他。这是古典学派和庸俗学派在价值理论上的重大分歧。

译者在翻译本卷时，《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中译本已出版第一至七卷，本卷脚注中与上述各卷有关的地方和书末的通信者索引中都已改用中译本页码，以便读者查阅。

# 目　　录

## 1821(7—12月)、1822和1823年日历

## 1821年7月—1823年书信

# 1821（7—12月）、1822 和 1823 年日历

## 1821

| | 七　月 | 八　月 | 九　月 | 十　月 | 十一月 | 十二月 |
|---|---|---|---|---|---|---|
| 日 | 1 8 15 22 29 | — 5 12 19 26 | — 2 9 16 23 30 | — 7 14 21 28 | — 4 11 18 25 | — 2 9 16 23 30 |
| 一 | 2 9 16 23 30 | — 6 13 20 27 | — 3 10 17 24 — | 1 8 15 22 29 | — 5 12 19 26 | — 3 10 17 24 31 |
| 二 | 3 10 17 24 31 | — 7 14 21 28 | — 4 11 18 25 — | 2 9 16 23 30 | — 6 13 20 27 | — 4 11 18 25 — |
| 三 | 4 11 18 25 — | 1 8 15 22 29 | — 5 12 19 26 — | 3 10 17 24 31 | — 7 14 21 28 | — 5 12 19 26 — |
| 四 | 5 12 19 26 — | 2 9 16 23 30 | — 6 13 20 27 — | 4 11 18 25 — | 1 8 15 22 29 | — 6 13 20 27 — |
| 五 | 6 13 20 27 — | 3 10 17 24 31 | — 7 14 21 28 — | 5 12 19 26 — | 2 9 16 23 30 | — 7 14 21 28 — |
| 六 | 7 14 21 28 — | 4 11 18 25 — | 1 8 15 22 29 — | 6 13 20 27 — | 3 10 17 24 — | 1 8 15 22 29 — |

## 1822

| | 一　月 | 二　月 | 三　月 | 四　月 | 五　月 | 六　月 |
|---|---|---|---|---|---|---|
| 日 | — 6 13 20 27 | — 3 10 17 24 | — 3 10 17 24 31 | — 7 14 21 28 | — 5 12 19 26 | — 2 9 16 23 30 |
| 一 | — 7 14 21 28 | — 4 11 18 25 | — 4 11 18 25 — | 1 8 15 22 29 | — 6 13 20 27 | — 3 10 17 24 — |
| 二 | 1 8 15 22 29 | — 5 12 19 26 | — 5 12 19 26 — | 2 9 16 23 30 | — 7 14 21 28 | — 4 11 18 25 — |
| 三 | 2 9 16 23 30 | — 6 13 20 27 | — 6 13 20 27 — | 3 10 17 24 — | 1 8 15 22 29 | — 5 12 19 26 — |
| 四 | 3 10 17 24 31 | — 7 14 21 28 | — 7 14 21 28 — | 4 11 18 25 — | 2 9 16 23 30 | — 6 13 20 27 — |
| 五 | 4 11 18 25 — | 1 8 15 22 — | 1 8 15 22 29 — | 5 12 19 26 — | 3 10 17 24 31 | — 7 14 21 28 — |
| 六 | 5 12 19 26 — | 2 9 16 23 — | 2 9 16 23 30 — | 6 13 20 27 — | 4 11 18 25 — | 1 8 15 22 29 — |

| | 七月 | 八月 | 九月 | 十月 | 十一月 | 十二月 |
|---|---|---|---|---|---|---|
| 日 | — 7 14 21 28 | — 4 11 18 25 | 1 8 15 22 29 | — 6 13 20 27 | — 3 10 17 24 | 1 8 15 22 29 |
| 一 | 1 8 15 22 29 | — 5 12 19 26 | 2 9 16 23 30 | — 7 14 21 28 | — 4 11 18 25 | 2 9 16 23 30 |
| 二 | 2 9 16 23 30 | — 6 13 20 27 | 3 10 17 24 — | 1 8 15 22 29 | — 5 12 19 26 | 3 10 17 24 31 |
| 三 | 3 10 17 24 31 | — 7 14 21 28 | 4 11 18 25 — | 2 9 16 23 30 | — 6 13 20 27 | 4 11 18 25 — |
| 四 | 4 11 18 25 — | 1 8 15 22 29 | 5 12 19 26 — | 3 10 17 24 31 | — 7 14 21 28 | 5 12 19 26 — |
| 五 | 5 12 19 26 — | 2 9 16 23 30 | 6 13 20 27 — | 4 11 18 25 — | 1 8 15 22 29 | 6 13 20 27 — |
| 六 | 6 13 20 27 — | 3 10 17 24 31 | 7 14 21 28 — | 5 12 19 26 — | 2 9 16 23 30 | 7 14 21 28 — |

## 1823

| | 一月 | 二月 | 三月 | 四月 | 五月 | 六月 |
|---|---|---|---|---|---|---|
| 日 | — 5 12 19 26 | — 2 9 16 23 | — 2 9 16 23 30 | — 6 13 20 27 | — 4 11 18 25 | 1 8 15 22 29 |
| 一 | — 6 13 20 27 | — 3 10 17 24 | — 3 10 17 24 31 | — 7 14 21 28 | — 5 12 19 26 | 2 9 16 23 30 |
| 二 | — 7 14 21 28 | — 4 11 18 25 | — 4 11 18 25 — | 1 8 15 22 29 | — 6 13 20 27 | 3 10 17 24 — |
| 三 | 1 8 15 22 29 | — 5 12 19 26 | — 5 12 19 26 — | 2 9 16 23 30 | — 7 14 21 28 | 4 11 18 25 — |
| 四 | 2 9 16 23 30 | — 6 13 20 27 | — 6 13 20 27 — | 3 10 17 24 — | 1 8 15 22 29 | 5 12 19 26 — |
| 五 | 3 10 17 24 31 | — 7 14 21 28 | — 7 14 21 28 — | 4 11 18 25 — | 2 9 16 23 30 | 6 13 20 27 — |
| 六 | 4 11 18 25 — | 1 8 15 22 — | 1 8 15 22 29 — | 5 12 19 26 — | 3 10 17 24 31 | 7 14 21 28 — |

| | 七月 | 八月 | 九月 | 十月 | 十一月 | 十二月 |
|---|---|---|---|---|---|---|
| 日 | — 6 13 20 27 | — 3 10 17 24 31 | — 7 14 21 28 | — 5 12 19 26 | — 2 9 16 23 30 | — 7 14 21 28 |
| 一 | — 7 14 21 28 | — 4 11 18 25 — | 1 8 15 22 29 | — 6 13 20 27 | — 3 10 17 24 — | 1 8 15 22 29 |
| 二 | 1 8 15 22 29 | — 5 12 19 26 — | 2 9 16 23 30 | — 7 14 21 28 | — 4 11 18 25 — | 2 9 16 23 30 |
| 三 | 2 9 16 23 30 | — 6 13 20 27 — | 3 10 17 24 — | 1 8 15 22 29 | — 5 12 19 26 — | 3 10 17 24 31 |
| 四 | 3 10 17 24 31 | — 7 14 21 28 — | 4 11 18 25 — | 2 9 16 23 30 | — 6 13 20 27 — | 4 11 18 25 — |
| 五 | 4 11 18 25 — | 1 8 15 22 29 — | 5 12 19 26 — | 3 10 17 24 31 | — 7 14 21 28 — | 5 12 19 26 — |
| 六 | 5 12 19 26 — | 2 9 16 23 30 — | 6 13 20 27 — | 4 11 18 25 — | 1 8 15 22 29 — | 6 13 20 27 — |

# 437. 李嘉图致特罗尔[1]

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

1821年7月4日

我亲爱的特罗尔:

我离开伦敦之前，曾在投票办公室嘱咐米切尔先生，他一得到印好的农业委员会证词记录就寄一份给你，我相信他会这样做的。希望你对报告的大部分感到满意，报告中有些荒谬可笑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但考虑到该委员会是怎样组成的，以及地主先生们在反对正确的原则，我认为，整个来说，报告是会为委员会博得声誉的。

我感到高兴，你认为，我在我的评注里反对了马尔萨斯的攻击，为我的书进行了辩护。[2] 如果说，我没有做到，那是由于我的软弱，而不是由于他的坚强，因为我确信他的书有着许多不一致和矛盾的地方。你不同意我关于交换价值的定义，我并不感到惊讶。但是，当你说"耗费在一件商品上的劳动是确定和始终[3] 调节商品交换价值准确性的尺度"时，你正是承认我所主张的一切。我想，我没有说，耗费在一件商品上的劳动是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而是

---

① 信封上写着:"萨里，戈达尔明，昂斯特德伍德，哈奇斯·特罗尔先生"。——编者

② "评注"指李嘉图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书"指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译者

③ 特罗尔说"最终"。——编者

说，是商品实在价值[1] 的尺度。我还补充说，交换价值是由实在价值来调节的，因而是由耗费的劳动量来调节的。

你说，如果没有商品交换，商品就不能有价值。如果你是指交换价值，我就同意你的意见了。但是，如果我不得不用一个月的劳动来给自己做一件上衣，而只用一个星期的劳动做一顶帽子，虽然我决不把它们拿出去交换，上衣将是帽子价值的四倍。如果一个强盗闯进我家，抢走我一部分财产，我宁愿他抢走三顶帽子，而不愿他抢走一件上衣。那是在社会的早期阶段，那时交换很少，商品的价值[2] 完全按照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来计算，象亚当·斯密所阐述的那样。

老实说，当你说"一件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实际上构成它的交换价值"时，我没有正确地理解你赋予"交换价值"这个字眼的意思。我们假定，一码高级衣料能够支配一个人一个月的劳动，但在整个一年里，由于某种原因，它只支配了一个人两星期的劳动，你不得不说，衣料的交换价值下跌了一半。无论是衣料由于发明了改良的机器而用少得多的劳动来生产，还是劳动者的食物和某些其他必需品生产起来困难重重，以致工资上涨，因而劳动与衣料以及其他许多物品比较起来是上涨了，你都不得不这样说。那时你将会说，衣料的交换价值下跌了一半，虽然衣料将换得完全同样数量的金、银、铁、铅、帽子、茶叶、糖和另外一千种物品。如果由于发明了机器，衣料生产起来格外方便，因而将只换得一半数量的金、银、铁、铅、帽子、茶叶、糖和另外一千种物品，你也将使用完全同样

① 原文为 positive value。——译者

② 先写作"商品"，后改为"商品的价值"。——编者

的语言。现在你我之间的不同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我将同你一样地说，衣料下跌到它原有交换价值的一半，我的证明是，衣料将只换得劳动和一切其他物品原有数量的一半；但在前一种情况下，我将说，衣料的交换价值没有改变，因为它将换得完全同样数量的一切其他物品。的确，衣料将换得较多的劳动。为什么？因为劳动的交换价值下跌了，其证明是，它将换得只有一半数量的金、银、铅、铁和一切其他物品，或许价值也已下跌的谷物和某些其他必需品除外。我不能赞同你这样说：衣料的交换价值下跌只是因为它将换得较少的劳动；而我却能赞同把同样的名词应用到衣料换得较少的盐或糖这一事实上去。这样使用交换价值这个字眼肯定会使人迷惑和误解。劳动的价值增长是一回事，商品的价值下跌是另一回事，但是一旦采用你的语言，这两件不同的事就混淆在一起了。在这两种情况下，说衣料以劳动计算的交换价值下跌了，都是十分正确的，正如同说它以盐计算的价值下跌了一样，如果事实真是这样。但是，这样说就指明了你衡量交换价值的媒介，而且你只是说明了一件事实。这与说衣料的交换价值下跌了，而不提到专用来确定它价值变动的媒介，是很不相同的。

在我关于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所说的话里，我已经消除了你对于成本和价值之间的区别的反对意见。成本是一个意义含糊的字眼，它有时把资本的利润包括在内，有时又把利润排除在外。我认为你恰当地使用了这个字眼，在你使用它的方式里，意义毫不含糊，你把资本的利润包括在成本内。

我深盼欧洲继续保持和平，我想目前存在的骚乱将会平息，我们将看到普遍繁荣。当我们的钱袋果真被重新装满时，我们或许

会变得象往常那样争吵，但我希望各国正在变得明智一些，而日益相信一国的繁荣不是由另一国的穷困来促进的，对商业的种种限制不利于发财致富，对贸易的自由不加束缚和制订开明的政策，才能最好地促进每个国家[①]所特有的福利和所有国家的总福利。我必须公正地对待我们的大臣们，而说我相信，他们正视这些问题，他们若未遭到特殊利益的狭隘和自私的政策阻挠和反对，就会大为改进我们的商业法典，那些特殊利益在下议院里被有力地用来阻止改进和支持垄断。

李嘉图夫人同我一起衷心问候特罗尔夫人和你。

你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438. 穆勒致李嘉图

[由 441 回答]

东印度公司，1821 年 7 月 5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至为遗憾地奉告您，关于我的消息很坏，我不能陪图克先生来拜访您了。在这个办公室里，要把事情安排到能够离开至少一周，是困难的。但我另有他事，这使我不能来访有别的理由了。我被内皮尔拴住了，因为要给他的《百科全书》写篇文章《出版自由》。我曾预料，几个月内，《百科全书》不会向我提出什么要求，因为要刊登《法学》的这一期尚未出版，而且我知道《出版自由》只能包含

① 这里删去了"个别的"字样。——编者

在下一期里。可是，有一天我收到内皮尔来信，他告诉我，目前这一期被耽搁只是因为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的那篇绪论；同时，他已开始印刷下一期；下一期已大有进展，我的文章将在一个月内需要。即使我没有别的事，也不可能在一个月内把它准备好。但是，当我的稽延将会妨碍许多人的时候，我不能考虑去旅游。我必须尽快摆脱我在这里的责任，埋身于我的家人现在所在的马洛，[①]直到完成我的任务为止。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良好的基础上不是无关紧要的，我急于尽我所能地把它处理好。我仍有希望偷空来您处一周，但必须在本季度的晚些时候。同时，我们将互通音讯，也许会找到一个对双方都方便的时间。同时，我希望女士们不要忘记我。我多么希望同她们欢聚一堂，在老地方干老的活动，我不会轻易推迟实现这些希望的。[②]

波拿巴的死讯谅已传抵您处。在这里，它的唯一影响是使我们免去一些开支。法国将会有一部分那个觊觎王位者之死在这里有过的影响——使得政府肆无忌惮、寡廉鲜耻地追求专制主义。

我听到关于"八月典礼"[③]的种种传说。有关于国王脑袋的谣言。关于王后问题的骚动也令人兴奋得可怕，我相信，比有理由那样做还要可怕。事实上，人民似乎理解这次"壮观的场面"的性质；尽管有侯爵和尼基·范，[④]人民只是把它看作笑骂的主题。这件

① 巴克斯的大马洛。——编者

② 1821年7月10日，穆勒自东印度公司写信给内皮尔："我曾为«出版自由»一文努力工作，并为此而推迟付印我论政治经济学的书。……我取消了对李嘉图每年一度的访问，而使我可以为您工作。所以，如果我稍有稽延，请勿见怪。"（见«M.内皮尔通信选集»，第27页；贝恩：«詹姆斯·穆勒»，第194页。）——编者

③ 1821年7月19日乔治四世的加冕典礼。——编者

④ 伦敦德里侯爵（卡斯尔雷勋爵）和尼古拉斯·范西塔特。——编者

事可以容忍，因为这是件旧事。但在今天试图把它吹嘘成一件要事，不把它当作一件过去时代的事而极其简单地来完成，却大肆挥霍公共的钱财，这只是强迫人民看到它与时代的精神多么不协调，与文明时代的人民多么不相称，与产生它的野蛮时代一同被消灭则是多么地更为恰当。目前这场表演显示出来的愚蠢将变得如此明显，或许能防止它重演一次。根据我耳闻目睹的一切，它的影响似乎是使王国更为可鄙，使它看来好象一出滑稽戏里主要的一幕。

希望不久就听到您的回音，我同任何时候一样，总是

您最真诚的

詹·穆勒

# 439. 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1]

［由 474 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1821 年 7 月 8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应穆歇特先生的请求，寄上数行，奉告您，他正忙于修改他的表，使它们在原理上是正确的。他说，您可望在两三周内收到一册他的新版本。[2]

您就农业委员会的报告发表的意见好极了。[3] 我很高兴知道，

[1] 信封上写着："爱丁堡，巴克留广场，约·拉·麦克库洛赫"。——编者

[2] 麦克库洛赫评论的是这一版，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8 卷，第 392 页。——编者

[3] 《农业委员会的报告》，《苏格兰人报》1821 年 6 月 30 日的主要文章。——编者

我极力反对了您援引的第一段中的原理，① 但未成功。赫斯基森先生本人并不十分同意它是正确的，但他和我之间的分歧是：他要把农业永远保持在它现有的高度，而我要把农业逐渐降低到它将会有的水平，如果贸易是自由的。如果小麦缴纳每夸特8先令永久不变的税，以抵销土地缴纳的特殊赋税，那么我应当把贸易叫做自由的。您没有注意到第16页上以“所以，假定”开头的那段话，也没有注意到第17页上以“然而，他们能够毫无困难地说”开头的那段话，这两段话都是很可加以反对的。第11页与报告的前一部分很不一致。我们说“所以，以它作为基础”等等，在这里，我们是说，稳定的价格对地主有利。我们以前还说过，只有允许价格低廉，并与其他国家的价格处在同一水平上，才能获得稳定的价格。然后结论是，低价对地主有利。我不能同意这一结论，但现在我没有时间多写了。

您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① 在这一段里，农业委员会建议议会考虑：“谷物贸易始终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开放，并且只征课一种固定的赋税，以补偿谷物生产者所失去的鼓励（他在上次战争中，由于谷物自由输入受到阻碍而得到那种鼓励），从而保护现已投入农业的资本不受国内市场上不平等竞争的影响，这样的谷物贸易作为一种永久的制度，是否要比现在调节谷物贸易的法律的状况来得可取。为了正确地把这一原理付诸实施，那就必须这样：应当公平地计算这种赋税，以抵销两种费用之间的差别，一种费用包括通常的利润率，按照这种费用，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谷物可以被生产出来并送上联合王国的国内市场，另一种费用也包括通常的利润率，这是平常向我们供应外国谷物的主要国家之一生产谷物的费用，再加上从那里到我国市场上的通常运费。”（《联合王国农业委员会报告》，1821年，第16页。）重点是《苏格兰人报》加的。——编者

# 440．马尔萨斯致李嘉图[1]

## [由442回答]

圣凯瑟琳，[1821年]7月[7日][2]

我亲爱的李嘉图:

我家刚在这里安顿下来。由于这里邮车不准时，或由于仆人的缘故，你的信[3]未象它应有那样快地抵达我处。

马尔萨斯夫人和我非常感谢你的盛意邀请，我们若能接受，那将使我们深感愉快。但我们来此已晚于预定日期，且不得不在本月24或25日回去，我们不能进一步缩短我们对埃克索尔一家的访问，象我在城里跟你提过的那样。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对盖特科姆的访问推迟到有更好机会的时候。

请问，麦克库洛赫特别反对了你关于机器的新学说吗？从你向俱乐部提出这一问题的方式来看，我推断他曾经反对过。[4]我想，他在上一期《爱丁堡评论》中写过论机器的文章以后，[5]看到你那新的一章一定会非常沮丧。

---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大·李嘉图议员先生"。邮戳上是"巴思，1821年7月7日"。——编者

② 手稿上漏掉了。——编者

③ 李嘉图的信没有见到。——编者

④ 在政治经济学俱乐部6月25日的会议上(那次讨论了马尔萨斯提出的问题:"商品会过剩吗？")，李嘉图建议下次会议考虑这一问题:"机器是否具有减少对劳动的需求这一趋势？"由于李嘉图没有出席下两次会议，讨论一直推迟到1822年2月4日。(见《政治经济学俱乐部1821—1882年会议记录》，第43—46页。)——编者

⑤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366页，注2。——编者

我担心，我在近著的冗长的最后一整章①里，表达自己的意思一定很笨拙，因为你在你的评注②和谈话里，似乎都十分误解了我。你总说这不是一个关于生产动机的问题。现在我却肯定要使它成为一个几乎完全是关于动机的问题。我们几乎在世界各地都看到，有巨大的生产能力没有投入使用，我解释这种现象说，由于实际产品分配不当，就没有足够的动机去继续生产。至于研究财富增长的直接原因，我的意思是清楚地指，主要研究动机。我根本不想否认，某些人或另外一些人有权消费生产出来的一切。但重大的问题是，产品在各有关方面之间的分配方式是否会为未来的产品造成最有效的需求。我明确地坚持这一看法：企图很快地积累，必然意味着非生产性消费有相当大的缩减，因而这种企图大为损害通常的生产动机，而必定过早地阻碍财富的增长。这当然是重大的实际问题，而不是我们是否应该把会造成过剩的那种情况叫做停滞的问题。我把那看作一件很次要的事。

但是，如果企图很快地积累真会使劳动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几乎破坏未来积累的动机和能力，从而破坏维持和雇用日益增长的人口的能力，那么，不是必须承认，企图这样积累，或储蓄过多，可能实际上会损害一个国家吗？在我作过这番解释之后，请再看一下我那一章。

至于你在俱乐部向我提出的问题，我应当明确地回答：在一切通常情况下，如果生产的能力增加了，而非生产性开支没有随着

① 第7章："论财富增长的直接原因"。——编者［这是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版的最后一章。——译者］

② 李嘉图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译者

增加，就不可避免地要降低利润，并使劳动者失业。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生产的能力增加了，随之而有适当比例的非生产性开支，那就肯定会提高利润和工资，并使国家的财富大为增长。根据前一种假定，我预料结果将是，劳动阶级极为懒散怠惰，总产品不是增加，而是减少。这种懒散怠惰的情况将造成低额利润。

马夫人同我一起衷心问候李嘉图夫人和你愉快的全家。

我们在一个非常美丽和富于诗情画意的山谷里，要是天气好一些，我们可以尽情欣赏它。

你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 441. 李嘉图致穆勒

［答438—由448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21年7月9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在来信中宣称，您必须放弃原定对盖特科姆的访问，这使我们全都感到失望，因为我们曾经确信可在本月或下月见到您。我们感到您为自己不能前来而提出的理由不够充分。我们并不认为《出版自由》那篇文章不应当写，但认为我们格洛斯特郡的空气是如此之好，您在盖特科姆而不在马洛写它，并不会使它受到损失。我们将使您有充裕的时间来完成这项重要任务，而剩下的时间还足以让我们一同领略这乡村风光。我不知道您良心上怎么过得

去，您教我学步，并在其他方面改善我的场地，却又这样抛弃我。我要求您认真考虑所有这些事，并尽力给我以补偿，在您的事务允许的最早时刻光临盖特科姆。

我想，波拿巴离法国太远了，对他的监禁又太严密，他不会对该国的各种委员会产生多大影响。因此，他的死不会增加专制主义发展的机会，而对政府或许会有一种有益的影响，因为他的儿子会被视为觊觎王位者，反叛者利用他可能会多于利用他那被幽禁的父亲。

我从邓曼的演说[①]看出，他对"八月典礼"并不象您那样轻视。我认为，他对于遵守习俗的重要性说得太多。按照他的意见，各种制度不要因为它们实际上可能有益或有害而予以保留或摒弃，但我们必须查明它们的年代，以及它们获得习俗和使用的承认已经多久，它们越古老越应该受到我们尊重。我认为，对旧习俗有所尊重，足以使人保留它们，直到它们的无用已极为明显时为止，但那种尊重一旦形成以后，我却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仅仅因为它们在我们先辈的眼里是可敬的而就遵守它们。

我有一封麦克库洛赫的来信，[②]依我看，他在信中承认，使用机器的影响可能是减少我国的年总产品。我认为这是把问题丢开了，因为总产品减少，雇用劳动的能力也一定减少。

马尔萨斯在巴思，我曾希望在这里见到他，但他离开伦敦的时间很有限，不能抽出必要的时间来访问我。我收到他一封长信，[③]

---

① 1821年7月6日在枢密院为支持王后的加冕要求而发表的演说。——编者

② 第434号信。——编者

③ 第440号信。——编者

信中说我误解了他的书，因为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生产动机，并说明为什么生产能力如此巨大却没有足够的动机去进行生产。我认为他没有理解他自己，因为他对萨伊和我的全部攻击，肯定不是因为我们说了，在一切情况下，都有足够的动机把生产推向它的最大限度，而是因为我们说了，商品被生产出来总能找到市场，总能找到一些消费者，他们有对等的物品来交换它们。

这里的乡间显得非常美丽，晒干草的工作正在全力进行，市场上没有过剩的农业劳动。有人告诉我，大麦和燕麦看来不好，但小麦丰收在望。制造业主们使他们的人都有活干。昨天奥斯曼告诉我，希克斯先生叫他的人加班，当然付给他们加班费。如果农业和制造业中的劳动阶级干得很好，我们必须为地主和佃户们的不幸感到宽慰，他们在总人口中只占一小部分，而且想到其他资本家的繁荣兴旺不足以弥补他们蒙受的损失，这就是不小的安慰了。

克拉特巴克先生和夫人正同我们住在一起。克拉特巴克夫人比我早些时候见到她时较为健康。奥斯曼夫妇星期三才回家。他们星期五来此，我们坚持把他们留下过这整个星期。他们和我们这里所有其余的人谨向您竭诚问好。

您永久的朋友

大卫·李嘉图

# 442.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440—由443回答]

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

1821年7月9日

我亲爱的马尔萨斯：

你回伦敦之前不能为我抽出几天来，使我感到遗憾。请重新考虑你的决定，若能改变，请这样做。星期六我恭候图克先生，他早已确定那天来我处。我可以肯定，倘若你也成为我们这次聚会的一员，对于他和我来说，他来访的快乐将大为增加。

麦克库洛赫特别强烈地反对我论机器的那一章。他认为，我因为加上了那一章，而破坏了我的书，还因为我发表了那些意见和我发表它们的方式，而严重地损害了这门科学。我们就这个问题通过两三封信。在我看来，他在上一封信里承认，使用机器的影响可能是减少年总产品的数量和价值。他在承认这一点时，把这个问题丢开了，因为不可能争辩说，总产品的数量减少，却仍有同样的雇用劳动的手段。依我看，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命题的正确性是绝对可以论证的。

麦克库洛赫正在哀叹背离了我的通货计划，并有意把它作为《爱丁堡评论》中一篇文章的主题，象他在《苏格兰人报》上已经做

① 信封上写着："巴思，圣凯瑟琳，埃克索尔先生转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李嘉图写上"1821年7月10日"而免费邮寄。——编者

的那样。[①] 我感到非常遗憾,在我们所做的从一种未经调节的通货到一种由固定的标准调节的通货这一巨大改变中，我们竟没有比目前的经理们更能干的人们来办这件事。如果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这场激变尽可能令人感到压抑，他们却不能采取比他们实际采取的更为周密的措施来使它这样。他们的做法使标准本身增加了价值，几乎全部压力都来自这一增加的价值。他们真是一批非常无知的人。

你认为我明白,你在尊著中,没有宣布要研究生产的动机，而是要研究丰富的产量带来的影响，你这样设想是对的。你在信中说:"我们几乎在世界各地都看到，有巨大的生产能力没有投入使用，我解释这种现象说,由于实际产品分配不当,就没有足够的动机去继续生产。"如果这正是我认为你要说的话，我就不会有片言只字来反对你。但我毋宁理解你是说,有巨大的生产能力投入了使用，而结果却对人类的利益不利。你还建议,应当少生产一些,或者非生产性地多消费一些，作为补救办法。如果你说:"在实际情况下,达到一定限度以后,试图生产得更多将是无用的，达不到目的;如果能够生产得更多，归提供资本的阶级所有的将是更少,而不是更多",那么我就同意你的意见了。可是,在那种情况下,我应当说，这种错误的分配的真正原因要到市场上劳动量不足这当中去寻找,并以增加劳动的供给来有效地予以医治。但我同你一样地说,不可能有足够的动机把生产推向这一高度,因而生产也就绝不会达到那样的水平。我不知道我这样发表意见——"我同你一起

①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378页注5和第392页注2。——编者

这样说”——是否正确，因为我觉得你时常争辩说，没有足够的动机，生产不仅能够达到，而且近来确实已经达到那样的水平，以致现在我们正在承受它的后果，如贸易停滞，我们的劳动者失业，等等，而你提出的补救办法则是增加消费。我不同意这后一学说，并坚决反对它。我承认，也许没有足够的生产动机，因而物品将不被生产出来。但我不能承认：第一，动机不足，商品却将被生产出来；第二，如果商品的生产使生产者蒙受损失，那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由于给予雇佣的劳动者的比例太大。增加劳动者人数，弊病就得到了补救。让雇主本身消费得更多，对劳动的需求就不会减少，但劳动者以前非常高的报酬却将降低。你在信中说：“如果生产的能力增加了，而非生产性开支没有随着增加，就不可避免地要降低利润，并使劳动者失业。”我并不完全[①] 同意这一命题。首先，我说，生产性开支或非生产性开支都必定随之而增加。如果劳动者获得大部分产品作为工资，他所获得的一切多于他提供必要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那就同样是非生产性消费，正好象被他的主人或国家消费掉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制造业主也许会大肆挥霍，或纳税很多，而使他的资本在许多年内逐步减少。如果他由于自己的意志，或人口不足，而支付给他的劳动者那样多，以致没有留给他自己足够的利润，或者根本没有利润，他的境况却仍将一样。他也许不能逃避赋税，但他能逃避而且将会逃避最后这一项最不必要的非生产性[②] 开支，因为他能有同量的、报酬较低的劳动，只要他储蓄得少些。他的储蓄将毫无目的，因而是荒谬可笑的。你看，我

① “完全”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② 在手稿上，字下划了双线。——编者

承认的比你要求的还多。我说，在这些情况下，主人方面的非生产性开支不增加，利润就要下降。但我还要说，即使劳动阶级的非生产性消费和开支增加，利润也要下降。减少这后一种非生产性开支，利润将会重新上升。这可以用两种办法来做到：增加人手，这将降低工资，从而降低劳动阶级的非生产性开支；或者增加雇主阶级的非生产性开支，这也将降低工资，因为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①

恐怕我是作了不必要的重复，但我确实非常希望向你表明，我们真正存在的分歧究竟是什么。我很高兴听到，你们是在一处令人愉快的乡间。李嘉图夫人、小儿和小女们全都同我一起向马尔萨斯夫人和你竭诚问好。

你永久的朋友

大卫·李嘉图

# 443.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②

[答442—由444回答]

巴思，圣凯瑟琳

1821年7月16日

我亲爱的李嘉图：

我向你保证，当图克先生同你在一起的时候，来参加你们的聚

① 关于非生产性开支的影响，有类似的讨论，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127—128 页，特别是第三版中所增加的文字。——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大·李嘉图议员先生"。——编者

会将使我感到异常愉快。但我们正在恭候汤顿夫人① 明天来这里同家人团聚，我若退出，不会被原谅，特别是下星期初我们将回到城里去。

我想麦克库洛赫对你论机器的那一章会很恼火，那一章与他的评论是针锋相对的。我很同意你命题中的理论，但实际上我认为，在无论多长的时间里，机器使总产品减少的情况是很罕见的。你使用了一种容易被劳动阶级牢牢抓住的说法；② 也许你还没有充分考虑到你所作的让步对尊著其余部分的一切影响。例如，你在[给]③我的信中说，生产的能力增加了，生产性开支或非生产性开支都必定随之而增加；如果总产品减少了，情况就不能是这样。我确曾提到过产品的暂时增加，因此上面的看法对我也是完全适用的。我提到它，只是为了表明，这种让步对其他意见和说法会有多么意想不到的影响。

至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如果你读了我最后一章第一节的头两段，竟然"理解我是说，有巨大的生产能力投入了使用，而结果却对人类的利益不利"，看来，好象我们永远不会彼此彻底了解，我对于能够向你说明自己的意思也几乎感到无望了。

我明确地说，我的目的是要表明，促进生产能力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我建议要有一定比例的非生产性消费，显然唯一目的是为最大限度的继续生产提供必要的动机。我仍然认为，随着土

① 马尔萨斯夫人的姊妹。——编者

② "劳工阶级认为机器的采用往往有损于他们的利益的看法并非基于成见与错误，而是符合于政治经济学正确原理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336 页。）——编者

③ 手稿上漏掉了。——编者

壤肥沃程度等等而变化的这一定比例的非生产性消费，对于利用一国的资源来说，是绝对必需和不可缺少的。赞许地引用亚当·斯密的那段话是否就几乎不矛盾了呢？那段话说，对食物的需求受到人类的胃的狭小容量所限制，但对奢侈品和各种便利条件的需求却是没有限制的；又说，节俭，或节省奢侈品和各种便利条件的开支，和增加必需品的生产，对于丰饶富庶都不会是不利的。

我确实没有在任何地方象你似乎暗示的那样说过，没有动机，人们仍将继续生产；因为我明确地把缺乏足够的生产动机作为世界上产品匮乏的理由。现在，在各种生产动机中，最主要的动机之一肯定是，产品的适当份额应当属于那些推动生产的人。但你自己承认，在利润大到足以鼓励储蓄的时候才开始有的巨额临时储蓄，可能会造成产品的这样一种分配，它使进一步增加生产没有动机。如果有一个时期没有进一步增加生产的动机，这样一种状况不被恰如其分地叫做停滞，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叫做停滞了，特别是因为这种停滞不可避免地要使正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失业。我们从一再重复的经验知道，在许多工人失去工作还不太久的时候，劳动的货币价格绝不会下跌。问题是，生产增加了，地主和资本家方面却没有适当比例的非生产性消费，由此引起的资本的停滞，和随之而来的对劳动的需求的停滞，是否能够对国家没有损害，并且不使幸福和富裕的程度低于另一种情况下所能有的，在那种情况下，地主和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与社会的自然剩余合乎比例，因而使生产的动机继续不断，并防止起初对劳动有一种不自然的需求，后来又必然地和突然地减少这种需求。但假如是这样，怎么能够正确地说，节俭虽然可能对生产者有损害，对国家

却没有损害呢？或者说，地主和资本家增加非生产性消费有时并不能适当地补救没有生产动机的状况呢？

你自己就在来信中说过同样的事。在谈到过度的储蓄造成低额利润时，你提到付给劳动者的产品的比例大可以用两种办法来补救，即增加人手或增加雇主阶级的非生产性开支。现在第一种补救办法，我们能够支配的劳动人手还没有达到你所需要的那样多。因而第二种补救办法，即地主和资本家增加非生产性消费，按照你的意见，就是我们必须藉以恢复和保持生产动机的办法。但是，我认为十分正确的这一结论，依我看，与你在来信的另一部分提出的强烈反对并不一致，你反对把增加消费作为救治我国贸易停滞的办法。然而，我们对一种原理意见一致，对它的应用却可以意见分歧。因为我认为，现在我们可以说都同意这一点：为了使拥有推动生产的手段的人们获得产品的适当份额，他们一定数额的非生产性开支是必要的。但你认为，在我国的情况下，我们所抱怨的弊病丝毫也不是来自对上述那种停滞的偏见。至于把我们关于利润的原理应用于我国的情况是否妥当，现在我不愿加以讨论，而只愿说：在我看来，症状与非生产性劳动突然转变为生产性劳动和减少非生产性消费所引起的恰正相似；而且，作为一种意见，我倾向于认为，如果证券持有人在新形势下储蓄得少些，花费得多些，利润就要高些，贸易的停滞将会有所好转。但现在我们的问题更多是关于一般原理。如果按照一般原理，对于维持一个适当的利润率来说，地主和资本家的一定比例的非生产性消费是绝对必需的，那么这也就肯定是应当加以充分讨论的关于利润和需求的理论的一部分。

劳动阶级本身的、超过他们的能力和人数增长所必需的非生产性消费，与他们雇主的非生产性消费是如此不同，以致对利润产生正好相反的影响。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确可以被恰当地叫做非生产性开支，它却是来自总产品中用来替代资本的那一部分，而不是来自直接消费的那一部分（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

银行经理们把通货的事情管理得那么糟，真令人痛心。汇兑的状况表明了这一点。但是，除了这样造成的物价下跌和货币上涨以外，我不能不认为，在这里和在美国，需求的减少和供给的相对过多造成了同样的更深的影响，纸币和银行经理们受到了过多的指责。

请代向图克先生问好。马夫人同我一起衷心问候李嘉图夫人和全家。

你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 444.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 443—由 455 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21 年7月 21 日

我亲爱的马尔萨斯：

我认为，我所作的让步承担不起你加在它上面的建筑结构。

① 信封上写着："巴思，圣凯瑟琳，埃克索尔先生转 托·罗·马尔萨斯牧师"。李嘉图写上"1821 年 7 月 22 日"而免费邮寄。——编者

"生产的能力增加了，生产性开支或非生产性开支都必定随之而增加。"你对这句话发表了意见，并且说，如果总产品减少了，它就是不正确的。当然不正确，但我从未说过，生产的能力增加了，总产品将要减少。我从未说过，机器能使你获得更大量的总产品。我对机器的唯一抱怨是，它有时[①] 确实使总产品减少。

至于我们之间讨论的那个问题，我理解你在尊著中说，"有巨大的生产能力投入了使用，而结果却对人类的利益不利"，你对此似乎感到惊讶。你没有这样说过吗？你对机器的反对意见是，它常生产出某一数量没有需求的商品，过剩就是这一对人类利益不利的数量的后果，不是吗？甚至当你在这次来信中阐述你的命题时，我有权利断定，你把巨大的生产能力看作巨大的灾祸，因为其结果将是这一数量的商品，而且商品将下跌到低价。你会说，储蓄首先导致大量生产，然后导致低价，而低额利润又必然随着低价而来。利润很低，储蓄的动机就要中止，因而增加生产的动机也要中止。那时你就不说，增加生产常给人类带来有害的后果，因为它破坏勤勉的动机和继续增产的动机吗？对此，现在我有许多不同意你的地方。我的确承认，设想储蓄是如此普遍，以致使用资本而无利润可得，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是这样，我要争辩说，这有特殊原因，因为应当构成利润、而且在通常情况下确实构成利润的全部基金，都成为工资，并过分扩大了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劳动者因他们的劳动而获得过多的报酬，他们必然成为我国的非生产性消费者。我也同意，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既然没有足够的动机从收入中储蓄来增加资本，他们将停止这样做，甚至——如果高兴的话

① "有时"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将花费掉他们的一部分资本。但我要问，这将带来什么恶果呢？你将会承认，对资本家来说，一点也没有，因为他的享受和利润都将因此而增加，否则他就要继续储蓄。对劳动者来说，我们应当感到不满的地方一点也没有，因为他们的处境极为有利，他们可以忍受工资的减少而仍然处于极为宽裕的境地。这就是我们意见最为分歧的地方。你认为，资本家由于他的利润低，不能停止储蓄而不在某种程度上中断雇用人。相反地，我认为，尽管用来支付给劳动的基金有所减少(我承认这是资本家的新道路的后果)，剩余的仍足以雇用能够得到的全部劳动，而且报酬优厚，因而事实上，生产出来的商品数量没有什么减少，只有分配将会不同，归资本家的将会更多，归劳动者的将会更少。

我认为，停滞不是一个恰当的名词去用于这样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下，有一个时期没有进一步增加生产的动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本的巨额积累和缺乏供应食物给日益增长的人口的手段，利润将如此之低，进一步储蓄的一切动机都将中止。但那时不会有停滞，生产出来的一切都将按照公平的相对价格自由地交换。停滞这个字眼用于这样一种状况肯定是不恰当的，因为不会有普遍的过剩，也不会有某种商品必然生产得多于需求。

你说："我们从一再重复的经验知道，在许多工人失去工作还不太久的时候，劳动的货币价格绝不会下跌。"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以前工资是高的，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在许多劳动者失去工作以前，工资不该下跌。我明了，所有一般的论证都是有利于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为什么有些人同意没有工资，而其余的人却报酬极其优厚呢？我必须再说一遍，在这种情况下，对劳

动的需求突然减少必定意味着给劳动者的报酬减少，而不是对他的雇佣减少；他至少要工作得同以前一样多，但获得他工作的产品的比例较小；为了使他的雇主有足够的动机来雇用他，将会是这样；如果产品中雇主的份额减到如此之低，以致增加生产对他来说有害而不是有利，他就肯定没有足够的动机。从未"有人说过，① 地主和资本家增加非生产性消费有时并不能适当地补救没有生产动机的状况。"我不知道有谁，在资本的利润已经消失以后，还建议大家坚持节约。我从未这样做过，我首先要责备资本家不放纵于非生产性消费的愚蠢。我确曾说过，在投资甚至提供中等利润的时候，没有需求的物品也不能被生产出来，除非是由于计算上的错误。但我没有说过，在理论上，生产不可以扩大到那样大，以致破坏资本家继续生产到同样规模的动机。我相信生产可能扩大到那样大，但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从未亲眼目睹过这种情况。我深信，这种状况对于资本家无论多么有害，它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劳动者获得了不合比例和异乎寻常的利益。因此，补救办法，唯一的补救办法，乃是比较公正地分配产品。我在上一封信里说过，只有增加工人，或资本家更大方地作非生产性的开支，才能实现这种分配。如果我象你一样地认为，现在我们是因为储蓄太多而受苦，那么，我不应当反对把增加消费作为救治贸易停滞的办法。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看不出，贸易的停滞怎么会产生于这样一种原因。

看来我们在一般原理上分歧并不很大，但在原理的应用上分

① 马尔萨斯问道，"怎么能够正确地说"等等，见本书第26—27页。——编者

歧较大。[1]这样那样的弊病可能存在，但问题是，它们现在存在吗？我认为不存在，没有症状表明它们存在。依我的意见，储蓄增加会减轻而不是加重我们近来抱怨的苦楚。停滞是对制度的扰乱，而不是资本积累过多所引起的生产普遍过多。

图克先生自上星期六以来一直在这里。明天我同他一起去布罗姆斯伯罗，他从那里再去罗斯，并顺怀河而下，去切普斯托。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谈得很多，并发现在某些点上我们之间有部分的意见分歧。他带来两本小册子，其中经常提到你和我。也许你已看到它们，书名一本是《对马尔萨斯先生赞成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的研究》[2]，另一本是《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3]。

李嘉图夫人同我一起衷心问候马尔萨斯夫人和你。图克先生也嘱我代为问好。

你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① 参阅特罗尔的信，《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393页。——编者

② 这是书名的一半；全名是《对近来马尔萨斯先生赞成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的研究，从它得出结论，赋税和维持非生产性消费者有助于财富的增长》，[匿名]，伦敦，R.亨特书店，1821年。作者攻击马尔萨斯赞成赋税和非生产性消费；但意义含糊的书名似乎使它的一些读者误解了。（参阅E.R.A.塞利格曼：《论某些被忽视的英国经济学家》，载《经济学杂志》，1903年9月，第351页。）——编者

③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关于价值、需求和供给的争论》，[匿名]，伦敦，R.亨特书店，1821年。马克思注意到这本小册子与同一书商在1825年也匿名出版的萨缪尔·贝利的《对价值的批判性研究》非常相似。（见《剩余价值理论》，1905年德文版，第3卷，第146页。）——编者[《剩余价值理论》中译本第III册第134、155、157、176页上都谈到有抄袭或相似之处。——译者]

# 445. 特罗尔致李嘉图①

[答 437—由 447 回答]

昂斯特德伍德,1821 年 7 月 22 日

我亲爱的李嘉图:

昨天我从芒瑟姆回来,我在那里同我的兄弟一起过了一周。他有一所令人愉快的寓所,座落在一处景色宜人的乡间,他在那里尽情休憩。他同你一样,不大象一位乡绅,他的时间主要用于读书和锻炼。他的长子②是一位很有前途的青年,再过一年左右将去牛津;他的父亲对他自然关怀备至。他对诗很有修养,不断吟出一些佳作。

多谢你惠寄给我报告。我很赞成它;无疑它的流通是会大有好处的。迫切需要的是传播关于这个问题的正确概念。整个来说,这份报告是含有这些概念的。我从它的学说判断,你在它的写作上是起了相当大作用的;我还从许多地方听说,这是事实。我希望他们有意出版证词,因为,毫无疑问,它一定包含许多使农业家感兴趣的重要事实。

我完全同意你在上次来信中就交换价值问题所说的话;我们之间若有分歧,那仅在于阐述这个问题的方式。当我说"一件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实际上构成它的交换价值"时,我的意思不是要限

① 信封上写着:"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议员,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沃尔特·约翰·特罗尔(约 1805—1877),后来成为奥里尔学院的研究员,再后成为主教。(约·福斯特:《牛津大学校友名录》。)——编者

制劳动这个名词，而把商品排除在外；而是要表明，某种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或其他商品实际上构成它的交换价值，因为一件商品所包含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自己的意思）劳动实际上构成它的成本。

你说："我想，我没有说，耗费在一件商品上的劳动是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而是说，是商品实在价值的尺度。我还补充说，交换价值是由实在价值来调节的，因而是由耗费的劳动量来调节的。"但是，你若看一下你论价值的那一章，我想你会发现，从你所说的得出的推论是，你把耗费的劳动看作交换价值的尺度。因为你在第 3—4 页[①] 上说："在社会的早期阶段，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决定这一商品交换另一商品时所应付出的数量的尺度，完全取决于各商品上所费的相对劳动量。"在第 12 页[②] 上又说："不过当我说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基础，相对劳动量是决定商品相对价值的"等等。

我很知道，你在确立原理时，是想不考虑市场上的暂时波动。但问题是，在这样做时，你是否恰当地使用了交换价值这一名词。事实上，这是唯一的问题。你把交换价值和自然价格看作同义词。老实说，在我看来，交换价值应当应用到市场价格上去，应用到你把商品换出去时所能实际获得的价值上去。无疑，那一价值的基础就是交换的商品的自然价值。但是，自然价值和交换价值是难得相似的，需要不同的名词来加以区别。

①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8 页。——编者

②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15 页。——编者

我认为，这是马尔萨斯在与你的争论中几乎唯一正确的论点，而它仅仅与一个名词的使用有关，虽然他力图把它扩大成一个相当重要的关于原理的问题。老实说，我认为，用成本这一名词来表示耗费在一件商品上的劳动，用交换价值这一名词来表示那件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或其他商品量，意义的含糊和混淆就可以避免了。

好啊！壮观的加冕典礼已经过去了；有些人被逮捕了，而没有引起骚乱。我认为，王后在这件事情上判断失误，① 并使公众对她的评价大为降低，这是毋庸争论的。她的法律官员们为她的加冕权所做的只是一件糟糕的事；此后，谨慎小心要求她保持沉默。可是，我是把她看得尽可能坏的人之一，她越错，我越高兴，因为公众对她的实际品格也就看得越清楚。起初，大臣们自己尽量做错事，现在王后陛下在仿效他们的聪明榜样。

你那里乡间情况如何？地租、什一税、济贫税、工资和商人的期票都在下跌吗？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各点。但是，牢骚满腹的愚蠢农场主只盼望涨价。

参照货币或土地的价值，你应当怎样计算什一税的价值？我说一下什一税：有人向我提出，我的按 28 年的收益来购买，而我认为我应当按 26 年来购买。

特罗尔夫人同我一起向李嘉图夫人和全家竭诚问好。请相信我是

你永远真诚的

哈奇斯·特罗尔

---

① 卡罗琳王后要求与国王一起在 7 月 19 日加冕，枢密院没有同意，她在加冕日驱车去威斯敏斯特寺院，门口的官员们拒绝让她入内。——编者

# 446. 萨伊致李嘉图[1]

[答430—由488回答]

我亲爱的先生:

5月8日尊函和一册您重要著作的第三版均已收到。请接受我的衷心谢忱。在那里,我看到有新的证据表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太复杂了,因为大家都在真心实意地寻求真理,而且在我们这些人和另外一些人花费了好多年去钻研这门科学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后,竟然还有许多论点马尔萨斯先生以及您和我不能意见完全一致。

可是,在意见分歧之中,有一种很好的迹象,那就是,我们基本上是意见一致的。我要谈谈人们增殖他们财富的可能性。

您劝我,经过一番新的思考以后,皈依财富以物品的交换价值作为基础这一学说。您在尊著第一版中批评我时,我已经那样做了。我在出版拙著《政治经济学概论》第四版时,重新开始做同样的检查。我在着手写一部比我迄今为止所写的都要大得多的著作[2]时,又想起这同一个问题。我向您承认,在我看来,这一学说总是符合事实的(事实是我们对待一切的导师),而且,在我眼里,它没有摒弃政治经济学上的任何现象而不予以说明。

此外,这一学说还有论证可衡量的数量的优点,这是一切科学

① 萨伊的《杂文集》第112—122页和《文选》第418—422页刊载的文字,与上面刊印的原文很不相同,可能那是萨伊在1825年为了出版而准备的一种新文本;它显然包含有几处后加的对李嘉图的"抽象"的嘲弄。——编者

② 《实用政治经济学完整教程》,共6卷,1828—1829年出版。——编者

的学说的基本特征，唯一能保证研究者前进的特征。因为，为了最终知道什么增加或减少我们的财产，就应当知道巨大的或微小的财产是由什么来构成的。请允许我告诉您，这却不能表明考虑到使用价值了，在我看来，这些字眼是互不相容的，因为价值的概念不能与比较及交换的概念分开。

我坚信创造效用就是创造财富，但我们没有另一种尺度来衡量这种创造出来的效用，而只是以另外某种产品的或多或少的数量作为尺度；这一数量构成前者的交换价值，即它的现行价格。

一物天然具有的而不是被赋予的效用，如水的效用，乃是我们天然财富的一部分；但它没有任何交换价值，它不能成为经济科学研究的对象。为什么水一点交换价值也没有呢？因为它不是交换的物品，一个人为了拥有它，并不需要购买它，它不是任何需求的对象。

一种无需多大费用的巨大效用近似于那种具有这一效用的物品，一种天然财富，一种花费同样费用或不花费用而具有效用的物品。但在政治经济学中，我们只能研究花费了一些费用才被赋予的那部分效用。

花费了一些费用而不生产效用的情况，象赋税一样，并不生产财富。当人们支付给工作的完成者一些费用时，是支付给他一种价格，人们在交换中就不再给他什么。

换句话说，那些仅有的新财富是一些生产性服务——我们的勤劳、资本和土地的初步成果。人们互相交换它们，或者确切地说，人们交换它们的产品。人们为了拥有另外一些产品而付出的某些产品的数量，表明人们赋予它们的价值，只有这种价值才是我

们研究的主题。

先生，在我看来，这整个学说与真实情况完全一致。现在轮到我来要求您，竭尽您的全部深邃知识来作一番新的思考。您即将看到，这一学说说明那些主要的困难地方，您在那些地方反对我。

您(在第4版第332页上)[①]说：“当我为换取一磅黄金所付出的毛呢二千倍于为换取一磅铁所付出的数量时，这能说明我认为黄金的效用二千倍于铁吗？”等等。不！但是，暂时假定一磅黄金和一磅铁给予某人的一项服务完全相等，尽管它们的价值不等。我说在一磅铁里有：

1999份天然效用构成自然界不要我们支付的财富的一部分，它与政治经济学无关；

和 1份由勤劳、资本和土地创造的效用，即我们所支付的和唯一构成可交换财富的那一部分，才是我们研究的唯一对象。

共计2000份效用存在于一磅铁里。同时，在一磅黄金里有：

2000份完全可交换的效用，因为它完全是我们的勤劳、资本和土地的成果。这种效用并不构成我们天然财富的一部分，而构成我们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只有社会财富才是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

您(在第336页上)[②]责备了我，您说：“萨伊先生始终忽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有根本的区别。”我确实忽视了没有使用

① 应为“第3版”，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1页。——编者

②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3页。——编者

价值的东西,或者不如说,没有价值的效用,因为我把使用价值这个字眼看作一种相反的意义。我主张政治经济学不要考虑没有价值的效用。

至于您在上次来信中举出的巧妙例子——两个面包得自两块肥沃程度不同的土地而价值相等,我要求您允许我,按照我的学说来解释,象我为一磅黄金和一磅铁的例子所做的那样。自然界赏赐给土地所有者一种生产性服务,而他能把这种服务提供给消费者,因为他垄断了这种不可缺少的服务。在土地肥沃时,自然界给他的赏赐就较多;在土地贫瘠时,赏赐就较少。如果土地的服务是无穷无尽、取之不竭的,人人都能得到它,那么它就是给一切人的赏赐,我们享受它而不支付费用,象吹动我们篷帆的风那样,每次我们都希望自己得到服务。消费者将是无限地富有,倘若他能以同样的价格获得他希望用来满足他各种需要的全部效用。但他的一切财富都将是天然的,它们并没有更多的交换价值。政治经济学将不复存在。但人们也将不再需要它。

我不明白,为什么您在来信中谈到这一学说时对我说:“这种信息是无用的,并不能使人作出可以指导我们未来实践的任何推论。”依我看,相反地,我们能够得出这一结论:生产的巨大进步在于以自然界赏赐的服务取代勤劳、资本和土地的昂贵的服务。

您还说:“我们希望知道,什么是调节与其他物品的价值相对而言的面包价值的一般规律。”那就是供求学说。人们对某一物品的需要引起对它的需求,而生产该物品的必要性限制着对它的需求。在消费者眼里,一件物品值它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就生产它。当人们赋予它的价值不等于它的存在所必需的生产性服务的价值

时，人们就不生产它。后面这种情况证明，同样数量的生产性服务能够造出一种比这种物品更有价值的产品。

我不怕在肯定这一点时犯错误：这些学说(及其发展)说明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希望知道的一切。

我很高兴知道，你们在英国组织了一个政治经济学俱乐部。我毫不怀疑，它将有力地促进这门科学的原理的传播。与它发生联系，我将感到荣幸。同时，您若认为我们的争论会使它的成员感兴趣，请将此信转他们一阅。①

我亲爱的先生，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和非常诚挚的忠忱。

让·巴·萨伊

巴黎，1821 年 7 月[19 日]②

伦敦，大卫·李嘉图先生

又及：我痛苦地看到，有些英国作家提到我致马尔萨斯的信而并不总是忠实地表达我的意思，他们嘲讽地翻译我对《人口论》杰出著者的颂扬。您有时见到他，请告诉他，如实地表达我公开承认的看法，就是我对他第一部著作③仰慕钦佩的证明，这不是我们进行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讨论所能改变的。我读过人们为攻击他的人口学说而写的主要著作，我将很高兴让他知道，它们丝毫也没有动摇我对他的学说、著作和尊敬的著者本身的崇敬。

① 李嘉图在 1822 年 2 月 4 日出席俱乐部的下一次会议时这样做了。见本书第 167 页，注 2。——编者

② 手稿上漏掉了，但《杂文集》和《文选》中有。——编者

③ 《人口论》。——编者

# 447. 李嘉图致特罗尔[①]

[答 445—由 456 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21 年 8 月 22 日

我亲爱的特罗尔:

自从你写信给我,已过了将近一个月,早该奉复,但事实上,与我不被业务占据的时间相对来说,我变得越来越懒散,越来越纵情于游览和娱乐。我自抵此以来,总有一些朋友同我在一起,而且我有许多时间用于看望小儿,他住在一处美丽的乡间,我常带朋友们去那里,[②] 以及离我住处远近适宜的其他地方。

我感到高兴,你赞成农业委员会的整个报告。在它的写作上,我只是使用了我所能有的最好论据来支持那些我认为正确的学说。当我认为我对手的学说不正确,并能向大家表明它们确是如此时,我决不轻饶他们的学说。在委员会散会时,赫斯基森先生同我意见不一致的地方极少。

委员会向议会提供信息,我认为它这样做有好处,而且还将会有好处。农业绅士们不久就要对各种委员会感到够了。我完全可以肯定,如果我们每年有一个委员会,对谷物贸易的限制将不是增加,而是短短的几年之后就会全部取消。赫斯基森先生向我正确

① 信封上写着:"萨里,戈达尔明,昂斯特德伍德,哈奇斯·特罗尔先生"。——编者

② 见本书第 32 页,并参阅《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8 卷,第 231 页。——编者

地指出，地主先生们作为原告进入委员会，作为被告离开委员会。我很惊讶，证词竟还没有出版。它一定不久就会出来，它出来时，将寄上一册。

至于我们在交换价值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它更多是一个表面的而不是实际的分歧。你在谈到交换价值时，心中毫无实际价值的概念，而我却始终是有这一概念的。我并不怀疑，你对我书中某些段落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那也是别人对同样段落的批评。出来了一本小册子《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①] 书中持有与你相同的反对理由。错误并不在学说本身，而在我阐述它的错误方式。我说，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不能改变，除非它的实际价值或它所交换的物品的实际价值改变了。这是不容争论的。如果一件上衣可以购买四顶帽子，而后来可以购买五顶，则我承认上衣和帽子的交换价值都改变了。但它们这样改变，是由于它们当中的一个或另一个的实际价值改变了。所以，如果我用价值这个字眼，而不在它前面加上交换这个字眼，则我说上衣的价值增加了，而帽子的价值不变，或者说帽子的价值下跌了，而上衣的价值保持静止不动，都是正确的。在我作了这番解释之后，请看一下你援引的段落（第 3—4 和 12 页），并告诉我，为什么它们要遭到反对。

可怜的王后的麻烦现在已经结束了。如果大臣们没有粗野地、错误地处理这件事，也许她已经带着人民的同情而被送入坟墓，对政府的憎恨丝毫也不会增加。她的遗嘱指示了她的遗体应在何处安葬，消除了她埋葬问题上的一切困难。为什么大臣们不满足人民关于送葬队伍经过的路线的愿望呢？要是同意了公众强

① 见本书第 32 页，注 3。——编者

烈表示的意见——王后的遗体应当穿过市区，公众的平静就不会被扰乱，这还能有什么疑问吗？①

我认为，从英国和法国公债的高价，我们可以断定，土耳其和它的希腊属民之间的争端不会扰乱欧洲和平。我希望和平能维持下去，但考虑到现在战争对公债价格会有巨大影响，我认为，在土耳其和俄国之间似乎要愤怒争吵的情况下，公债竟保持目前的高价，令人十分惊异。

穆歇特出版了一套奇妙的表②来证明，货币价值起初贬低，后又恢复，总的来说，没有使证券持有人获得利益。他以有条不紊的方式和大量的劳动，计算了逐年的利益或亏损，分别考虑了每一笔贷款，并表明应支付给公共债权人多少，而实际上支付了多少。结果是，证券持有人作为一个整体，如果一致获得了他们实际应得的，现在就有权利比他们实际获得的每年多得72,704镑标准价值的货币，我相信这一结果是正确的。

你问我，我怎样计算什一税的价值，我是参照货币资本还是土地资本来计算它。我与你意见不同，我认为是参照后者。我认为，什一税按28年的收益来购买，比土地按28年的收益来购买要便宜得多，特别是，如果你考虑到国家的日益繁荣和人口的不断增长。在一个日益进步的国家里，什一税总比地租以更大的比例增长，因为什一税与土地总产量的比例始终相同，而地租即使增长，它与总产量的比例或许总在缩减。假定你土地上的地租在50或

① 卡罗琳王后于1821年8月7日去世。她的遗嘱指示，她应被安葬在布伦斯维克。政府试图使送葬队伍不要穿过市区，这引起了骚乱，两人被军队打死。——编者

②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390页，注1。——编者

100 年内上涨 50%，我毫不怀疑，那同一块土地上的什一税将增长得比 50% 还高许多。如果你的什一税估计得公平合理，并不异乎寻常地高，则我认为，你按 28 年的收益来购买它是挺好的。

在我国这部分地区，事情糟糕透了。地租在下跌，佃户们却很困难。济贫税、工资和商人的期票也都下跌，但我相信什一税是继续上升的。劳动者似乎景况较好，不缺少工作，工资足以使他们获得多于通常数量的必需品和舒适。制造业的劳动也已充分就业，但业主们说，他们没有得到他们的通常利润，我猜想，他们所说的通常利润是指不寻常的和过高的利润。

我不知道你的兄弟是位乡绅，或者不如说，他住在乡间。我并不认为他能够参加乡间的许多娱乐活动。但是，对于一个喜欢书本的人来说，还有什么享受能比一处美丽的和有益于健康的休养地上一间好的图书室更好呢？如果在一年的两三个月里伦敦的社交活动使这种享受有所变化，那就更好了。希望你兄弟的长子不辜负别人对他的期望，这将使他的父亲深感欣慰。

李嘉图夫人同我一起向特罗尔夫人竭诚问好。

你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448. 穆勒致李嘉图

[答 441—由 449 回答]

东印度公司，1821 年 8 月 23 日

我亲爱的先生：

上月我事务繁忙，现在才有时间回复尊函；至少我总有个借口一直拖延到现在才回复您。我的家人曾在马洛，我往返奔走，尽可能同他们一起多消磨一些时光，这大大侵占了我本来可以有的空闲时间。

现在我执笔在手，除了说我很希望收到您的信，听到在盖特科姆的或与之有联系的每个人情况如何以外，不知道还要说些什么。有一天，我同图克先生谈了一分钟，听到一些关于您的事。他的旅行似乎使他很愉快，他曾去布罗姆斯伯罗，并顺怀河而下，等等。他告诉我时，我真羡慕他。

至于我自己，我除了公务以外，主要忙于我的文章《出版自由》，可是我对它一点也不满意。我写得太仓促了，而且内皮尔没有告诉我，他希望我写多少字，我超过了他留的空位，不得不删减压缩而把它弄得更糟。

我听说辉格党的大人物们，对于暴民在王后安葬日对抗当局获得成功，深感惊恐。他们说，大臣们非常愚蠢；陪审团在审讯中厚颜无耻的阻挠很坏；但没有比人民认为他们可以及时成功地对抗暴政机关这样的灾难更为不幸的事了。昨天我在董事会举行的盛大宴会上遇见了道格拉斯·金奈尔德。他告诉我，他前天见过休姆，休姆神情十分沮丧；休姆说，他认为专制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对一个人来说，贵族在他心中几乎是专制主义的朋友；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漠不关心；少数人徒劳无益地折磨他们自己是毫无用处的。对这一切，你说些什么？你是否也意气消沉呢？我笑了，金奈尔德问我想什么。我说，如果休姆企望贵族来帮助对抗暴政的发展，那么他应当一开始就失望了。专制主义是他们的，他们大概不会很

快就对它不满。可是,对于人民来说,情况则不同。诚然,他们还无能为力,因为不完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以及他们拥有的支配它的手段如何。可是,这种无知迅速消失了,过去的种种事件有力地给他们以启发。很奇怪,几乎你遇到的每一个人——辉格党的和托利党的——都同意宣布他们对于一件事情的意见:富人和穷人这两个等级之间的伟大斗争在我国已经开始了,最后人民必定占上风。可是,富有阶级做得似乎他们深信情况与此相反,因为,如果人民必定取得胜利,但在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要深受痛苦,要使胜利者愤怒到极点的这些人是什么意思呢?一句老话看来是正确的:当上帝要毁灭一批人的时候,他首先使他们发疯。贵族至少可以仿效一位西班牙爵士,他在临终的床上,当听他忏悔的教士告诉他,如果他不首先与上帝讲和,魔鬼将会对他怎样时,他说道:“我的主啊!我希望魔鬼不要那么残忍。”教士责备他谈到魔鬼时那样尊敬,他回答道,由于他还不知道将会落入谁的手中,说好话无论如何总不会有坏处。但是,贵族就谈这样多,他们仍将是他们原先那样。

我极其盼望知道,您做了些什么,以及您还将做什么;总之,您的历史,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因为有很多我不知道,而您知道。我已经把我值得奉告的一切都奉告您了。马洛周[illegible]间使我很愉快,我尽情欣赏它。要是我的文章早一周写完,[illegible]提议前来,与您共度这一周。约翰在家已数周之久,[1] 长大了[illegible],看起来几乎是个大人,而其他方面与他去时没有多大不同。他学会了法语,但几乎忘记了他自己的语言。他差不多同以前一样地羞涩

[1] 在他旅居法国之后;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293页。——编者

扭捏。然而，他仍然热爱学习，并显得温顺谦恭，明白事理。如果说，他没有成为法国人所说的和蔼可亲的人，我却毫不怀疑，他将成为英国人所说的和蔼可亲的和有用的人。

我深受牙痛之苦业已数日，此刻痛得如此厉害，连纸也看不清了，所以再见。

您永久的朋友

詹·穆勒

# 449. 李嘉图致穆勒

[答 448—由 450 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1821 年 8 月 28 日

我亲爱的先生：

当我看到您来信上的笔迹时，期望信中宣布您的劳动已经结束，准备离开伦敦，来同我共度一个短暂的时期。信中实际带来的消息使我大失所望，务请您尽可能来这里，即使不马上来，无论如何要在下次议会大选以前我们在这里居留期间来。还希望您带约翰来。他长期旅居国外之后，我很想看见他，听他亲口讲述他的经历。虽然您恰巧没有时间来，看见他也将使我很高兴。他将有时间读书和学习，在这里几乎同在家一样，没有什么干扰，并因同陌生人混在一起而有所裨益，这可能有助于消除他的羞涩腼腆，您说这是他所仍然具有的。

真遗憾，您不得不压缩您那篇论出版自由的文章。至于它使您不满意，那无关紧要。您对自己的作品并不善于判断，我却毫不

怀疑,它将使您声誉更隆。

关于盖特科姆及其居民们以及与盖特科姆有关系的人们的消息,我即将奉告。谢谢您关心我们。克拉特巴克先生和夫人及其孩子们,自从我们到这里以来,一直同我们在一起。他们本周离开我们去布罗姆斯伯罗。奥斯曼夫妇偶尔在这里,我有时也在他们那里。我们大家继续相亲相爱,共享团聚之乐。克拉特巴克正在考虑更换他的住所,我们一群人有过两三次愉快的乡间旅行,在离我们 20 英里的范围内,去看出售或出租的某些地方。可是,他们迄未确定他们要去的地点。戴维同往常一样,助人为乐,但不象我希望他的那样勤奋好学。莫蒂默和他最年幼的两个姊妹尽情享受骑马之乐,难得有一天不骑。自从您曾在这里以来,我们的这部分马群有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玛丽晋升到有一匹大马,伯瑟继承了玛丽的,莫蒂默有他弗兰克叔叔给他的一匹漂亮的小马。

我的事务同平时差不多。书总给我以乐趣。由于我读后很快就忘了书中的内容,一间小小的图书室乃是我取之不竭的源泉。我被从图书室拖走的次数多于我所希望的,有时是被偶尔来访者,有时是被我的家属,而常常是被我活跃的伙伴克拉特巴克拖走的,但我的时间过得愉快惬意。我刚读过克拉伦登的《叛乱史》,并颇有兴趣地看了皮尔西·雷文斯通先生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虽然这本书错误百出,里面还是有些好东西。他是一个努力奋斗和精明能干的拥护改革者。①

辉格党人是一群自相矛盾的人——他们对于政府采取的坏措

① 皮尔西·雷文斯通:《人口和政治经济学问题上普遍具有的某些看法的正确性质疑》,伦敦,安德鲁斯书店,1821 年。——编者

施怨声最高，可是又反对每一种使我们有机会迫使政府采取好措施的方案。他们说富有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斗争业已开始，我们制止这一斗争的唯一前景，就是富有阶级把本当属于其他阶级的东西交出来，但这是他们愿意凭藉的最后措施。我不禁沾沾自喜，正义终将占据上风，而不再发生暴行。但是，果真如此，这只是因为斗争事件将使大家都看得如此明白，以致权宜之计——富人的权宜之计，甚至在他们看来，也将使正义成为必要的。至于休姆，他总说要看到事情得以弥补是无望的，但他采取行动的能力不会减弱。他在科克先生一年一度的宴会上正确地说明了他自己。他说，他所做的事给他的快乐，同听他演说的人所做的与农业有关的事给他们的快乐一样多。[①] 如果休姆的努力不比在上次会议上更为成功，但已获得某些成功，他就会坚持下去。他对舆论很敏感，公众对他颂扬备至，这使他继续努力不懈。

您在布鲁克街我家会见过一位住在巴思的绅士埃尔温先生，他现在正住在我这里，明天离开我。下星期二我恭候西德尼·史密斯及其家属光临盖特科姆。他们从汤顿去约克，路过此地。他和我将畅谈改革。

我没有看到托伦斯的书。[②] 他答应寄一册给我，但没有这样做。当他答应我时，我告诉他，我将寄给他一册我的第三版，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住处。您读过它吗？图克不很喜

① 见 1821 年 7 月 11 日《晨报》上休姆在科克于霍尔坎姆举行的“剪羊毛”宴会上的演说。——编者

② 罗伯特·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伦敦，朗曼书店，1821 年。（7 月 28 日《苏格兰人报》上刊登的广告说“今日出版”。）——编者

欢它。我收到萨伊的一封信,① 为他书中的某些段落辩护,我在我的上一版中批评过那几段。我认为他的信很糟糕。它撇开了整个问题,却又装作它的每一部分与书以及与它本身都是一致的。

您从这张纸上的书写方式可以看出,我忘了我获得的崇高地位,而算计着不要使您多花费9便士。②

李嘉图夫人和这里所有其余的人都向您竭诚问好。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450. 穆勒致李嘉图

[答449—由453回答]

东印度公司,1821年8月31日

我亲爱的先生:

日前收到尊函,这不是对它的答复。我应普莱斯的要求,为他给葛德文的答复而写信给您。

他正在考虑找一位出版商,经过三心二意之后,终于认为默里最好,倘若默里愿意承担的话。您认为出版很好这样的信息对他最为有利。我有很好的理由同意这一点。那时我被问道,我是否认为您会以某种方式向默里推荐。我答道,我认为很可能您愿意读一下手稿,如果是这样,您就不会反对向默里说明您对它的

① 第446号信。——编者

② 信的结尾是横过来写的,占据了信纸背面留供写地址的空间。使用同一张信纸当信封的习惯,是由于单页的信要收信人支付的邮费较低;但议会议员有权免费邮寄信件,所以并未收费。——编者

看法。

我读过，或者听别人读过，手稿的很大一部分。它有中肯贴切的内容，足以确立一些结论，虽然并不总是表达得恰如其分。

我若星期一① 还未得您回音，禁止把它寄上，大概几天之内您就可以收到它。

多谢您对约翰的盛意邀请。当我的同事们都已度完他们假日的时候，我还有与您共度一周的希望。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一起来。如果我发现那不可能，我将很高兴让他单独来。

衷心问候李嘉图夫人和青年女士们，等等。你们似乎都很快乐，对此我感到欣慰。

您的

詹·穆勒

# 450A．普莱斯致李嘉图

[由 451 回答]

[伦敦，1821 年 9 月 3 日左右]

大卫·李嘉图先生

我亲爱的先生：

我已把我就人口原理答复葛德文的手稿寄上，恳请您把它看一遍。若不是我们的共同朋友穆勒要求我这样做，我本不该把这项工作强加于您。他在自己家里仔细读了差不多全部手稿，我们一起在马洛读了其余部分。他主张请默里先生印刷和出版它，他

① 9月3日。——编者

猜想默里愿意承担费用来这样做，条件是共同分配利润，要是有利润可分的话。所以，他提议，我应当将手稿寄给您，让您看看，您若认为它应该出版，就会同默里谈这个问题，也许会使他这样做。

穆勒先生将就这个问题写信给您。

您非常真诚的

弗朗西斯·普莱斯

## 451. 李嘉图致普莱斯[①]

[答 450A]

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

1821 年 9 月 9 日

亲爱的先生:

我极其注意地阅读了您的全部手稿，[②] 并很高兴地这样说，依我愚见，它令人满意地全面答复了葛德文先生对马尔萨斯先生阐明的人口理论的一切反对意见。我毫不怀疑，它的出版将给您带来巨大的荣誉，并证明您勤恳努力，才华横溢。希望您能作好安排，使它迅速出版。为了把我的颂扬的价值减去一点，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对于有关出生、结婚和死亡的计算不很熟悉，所以有权利被看作只是一个非常注意他面前的问题的普通读者。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 查林十字架广场 普莱斯先生”。信封上另一种笔迹写着:“归还手稿”。——编者

② 以这一书名出版:《人口原理的说明和证明，包括对马尔萨斯先生提议的补救办法的考察和对葛德文先生等人所持异议的答复》，弗朗西斯·普莱斯著，伦敦，朗曼书店，1822 年。它所答复的葛德文对马尔萨斯的攻击，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8 卷，第 291 页，注 3。——编者

看了一下我阅读尊稿时所写的笔记，我看到稿中有些部分我不很同意您的意见，现在我把它们提请您重新考虑，而不作任何解释。首先，在第一章的后半部分，我认为那里得出结论说，在一个平等的制度下，人口会比现在给生活资料以更大的压力。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相信，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人类会比现在增长得快得多，但食物也会如此。国家全部资本的较大部分将用于生产食物和必需品，较小部分用于生产奢侈品，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下去，甚至资本增加而困难毫不增加，直到那个遥远的时候为止，由于它的遥远，马尔萨斯先生说，它将不会减弱我们的热情。这是否将是社会一种较为幸福的状态，那是另一个问题，现在不必加以讨论。应当经常记住，我们还没有把食物的生产扩展到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不增加一先令资本，不增加国内使用的劳动，我们大概就可以使食物的数量增加25%。欧文先生的一切空想都是从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2．第3章第1节第4页。①我作了记号的那段话对待葛德文先生是十分公正的吗？葛德文先生说："我以一般的道理已经证明，如此等等不能是真实的。现在我要借助于事实向您表明我是正确的。即使我的事实并不提供我认为它们会提供的证据，但我的一般道理仍将是不容争论的。"您已经表明，并且还可以表明，他的一般道理是有缺陷的。但我看不出，以"他是否这样，他主张的事情是否可能"这样的话，来指责他自以为正确，是公正的。

3．第28页。②您的表假定最后一年的人口增长同第一年的

① 出版的书第41页。——编者
② 第70页。——编者

一样，这肯定是不对的。诚然，人口不象按複利积累的货币那样按同样的、稳定的几何级数来增长，但人口仍按某种可以叫做几何级数的比率来增长。您的表却建立在算术增长的原理上。

4. 第29页。[①] 由于刚才说过的同样理由，我反对把10年的增长减半来求得1795年的人口数。

5. 第3章第2节第4页。[②] 如果每8对夫妇增添1个孩子，就使300万人在55年内增为450万，那么人口将在110年内增为675万，因而不到110年就要增加一倍。

"如果一对夫妇有1/8个孩子，等等"。答案37是不正确的，因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如果每年1镑按5%的複利积累20年，金额将达到33镑。但是，我们因此而推论说，如果每年2镑，积累一半的时期也将达到33镑，那就错了，事实上只达到25镑。[③]

6. 第3章第3节第3页。[④] 葛德文先生认为，为了使人口在25年内增加一倍，美国必须一对夫妇生8个孩子，您指出他这种想法是荒谬的，而且与他自己的资料不符。但我认为，你们之间的分歧的这一重要部分您阐述得不够。

7. 第6章第1节第2页。[⑤] 您就马尔萨斯先生使用的"权利"这个字眼[⑥] 发表的意见，严格地说，也许是正确的，但您应当公正

① 第71页。——编者

② 第75—76页。——编者

③ 李嘉图的两个数字都有误差，"33镑"应为"34.719镑"，"25镑"应为"25.414镑"。——译者

④ 第86页。——编者

⑤ 第137页。——编者

⑥ "普遍认为人拥有一种权利——生存的权利，而我相信，当他的劳动不能公平

地回想，他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它的。马尔萨斯先生也许会说："法律宣布给每个人以享用他自己财产的权利，但在实际效果上，他得不到这种权利，倘若法律同时给另一个人以一种正好相反、恰相抵触的权利来靠这笔财产维持生活。一个穷人的劳动就是他的财产，所以，依此类推，他对于以自己的劳动获取的一切都拥有权利。但是，如果他没有获得我换取他劳动而慷慨地给他的财产，给他以享用我一部分财产的权利就互相抵触和不相宜了。"马尔萨斯先生是以"权利"和"自然规律"，来明确地指"道德权利"、"效用"、"全体的好处"或某些相当的说法。在这里，我不是在为马尔萨斯先生语言的准确性作辩护，我知道它不是严格地正确的。同您一样，我是边沁和穆勒学派的一名弟子，但不能把他的意思弄错。

8．同一章第5页。[1] 这里对马尔萨斯先生的建议[2] 所作的答复，我并不满意。如果人们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来维持生活，则可能存在、而且我认为将会存在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能["]成功地表明，没有劳动者和极少手工业者具有能够养活全家的前景。["][3]

---

地买到这种权利时，他就既不拥有、也不能拥有这种权利。诚然，我们的法律说他有这种权利，并强制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和食物给那些不能在正规市场上获得这些东西的人。但是，在这样做时，那些法律是在试图扭转自然规律。因而可以预期，不仅那些法律达不到目的，而且预定要获得益处的穷人将因这样不人道地欺骗他们而深受痛苦。"(《人口论》，第5版，1817年，第3卷，第154页。)——编者

① 第139—140页。——编者

② "我要建议制订一项规章，宣布自法律规定的日期起一年以后缔结的婚姻所生的孩子，和同一日期起两年以后出生的非法的孩子，都无权获得教区的帮助。"(《人口论》，第3卷，第179页。)——编者

③ "葛德文先生在答复这一点［即马尔萨斯的建议］时，成功地表明，没有劳动者"等等。(普莱斯的书第140页。)——编者

9．第 8 页。[1] 您同意马尔萨斯先生的这一意见：他的计划若被采纳，将会降低济贫税。但您说，它将使穷人降低到可能有的最恶劣状况。为什么？如果它使工资提高，就不会这样，这正是马尔萨斯根据他的计划所预期的。您必须表明，当现在支付给劳动的货币有一部分被以别的名义抽走并转交给劳动的雇主时，工资就不会提高。您说，私人的善行会比穷人得自济贫税的帮助更使他每况愈下。我相信情况恰好相反。要记住，马尔萨斯先生建议废除济贫法，并不是作为救济富人而是作为救济穷人的一项措施。在我看来，您似乎说，济贫法使我国的穷人每况愈下，而又警告我们不要逐渐废除济贫法，因为怕把我国人民降低到没有济贫法的国家里穷人所处的低水平上去，这样说是否有点不一致呢？

第 6 章第 2 节第 4 页。[2] 如果一个国家普遍相信——虽然这是错误的——增加人口是一种值得赞美的行为，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不结婚的人是否要比另一个国家里少呢？那个国家流行着较为正确的关于什么是真正值得赞美的、什么是真正有害的行为的概念。说"上帝从不送来嘴巴，而是送来肉"，与说"为国王和国家养育臣民是一种值得赞美的行为[”]，并不象初看起来那样不同。

您对富人的指责有许多是公正的，但那些关于"定居法"、"工资由济贫税来支付"、"生活必需品课以重税"的指责，我认为都是不公正的，因为最后一项并不具有穷人认为它具有的影响，而前两项是一种坏制度的结果，富人由于他们自身的利益，并不支持那种

① 第 143—144 页。——编者
② 第 152 页。——编者

制度。我毫不怀疑，济贫法最初是由于仁慈的但是错误的看法而制订的。我认为，谴责本来不该谴责的地方，损害了您很好地支持的理由。事实上，穷人有这些抱怨也许是正确的，但在我看来，您过于袒护他们。

第6章第2节第3页。[①]您援引马尔萨斯的话，然后说："于是他[②]被看作即使不是一个亵渎神明的人，也是一个煽动性地发牢骚的人，而他发牢骚并没有充足的理由。"这是对马尔萨斯先生的指责，而这是毫无根据的。他说过他没有理由发牢骚吗？恰恰相反，他说他有理由，但他把他困苦的原因弄错了。这不是一种公正的批评。在这一页上，下面接下去的好极了。我极感兴趣地阅读了您为工人阶级所作的辩护。我相信您对待他们是公正的，他们常被冷酷无情地诽谤中伤。如果您把对富人的粗暴态度放缓和一点，尊著的这一部分会起很多好的作用。对这些段落里的严词厉色我挑不出毛病。我抱怨它们的不公正。您说，富人的目的是把给劳动者的报酬压低到他们能够维持生活的最低报酬率，您的证据是，他们获得的报酬率是由这种最低报酬率来调节的。抱怨那些雇用劳动者的人竭力使他们按低工资工作是没有用的，不独富人如此，劳动者的一切雇主都是如此。至于按报酬率得来的微薄津贴，您能要他们做些什么呢？如果每一个需要工作的人都肯定能得到慷慨的救济，那不是更坏吗？穷人最诚挚的朋友们也许错误地认为，倘若把您所抱怨的微薄收入从穷人那里完全拿走，穷人的

---

① 第154页。——编者

② 劳动者。——编者〔下面几句话里的"他"字，有的指马尔萨斯，有的指劳动者。——译者〕

状况就会得到改善。第12页①上说,"把他置于那种状况之后,下一步就是使他降得尽可能低",这样说是公正的吗?地方长官等等往往是无知的,他们的行为的后果也许对工人阶级有害,但他们造成工人阶级的悲惨痛苦,而丝毫没有为自身的利益打算,那是不可想象的。您若能指出他们从中获得了什么,请这样做。指责个别的说出了您援引的那些话②的法官,他应该受到公众憎恨,但不要不加区别地指控这样一些罪行。您确实应该坦率地说出法官的名字和您提到的案件。

第14页。③我同意您建议的两件事都应当办,但它们作为救济劳动阶级的措施是很不够的。它们对富人和穷人同样有害。

第15页。④您承认,推迟结婚和防止生育过多是对穷人所受祸害仅有的有效补救办法。马尔萨斯先生建议逐渐废除济贫法作为加速达到这一合乎愿望的目的的手段,而我认为,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表明,这种手段是不会奏效的。

第8章第8页最后一节。⑤您谈到我国中等阶层的勤奋努力时,公正地予以颂扬。我们不可以说,他们的勤奋努力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有一个比别的国家较好的政府吗?出版自由——对议会一切重要措施的公开讨论,可能对中等阶级的心智和意向已经产生

① 第167页。——编者

② "如果他[劳动者]为了防止自己的状况恶化,而集合起来,或试图集合起来,他就被控为罪犯,在法庭上由一位英国法官宣布,'他的罪行比重罪更严重,同谋杀一样坏',并被判处两年单独监禁。"(第168页。)——编者

③ 第171—172页。普莱斯建议废除结社法、限制移民法和一切限制贸易的法律,特别是谷物法。——编者

④ 第173—174页。——编者

⑤ 第256页。——编者

了某些影响。

第9章第1页。[①] 穆勒并未表明用锨耕作将会产生的影响，而是表明不断增长的人口将会带来的影响，不断增长的人口总需要从事耕作的人口按比例增加。若能表明用锨耕作所用的资本和劳动比用犁或机械耕作所用的同量资本和劳动出产得更多，他将要建议用锨耕作。

如果在爱尔兰人们用锨生产谷物，而且能经济地这样做，抱怨用锨耕作就不正确了。这个名词选择得很不幸。爱尔兰人应当抱怨的用锨耕作的坏处是，与人们消费的其他物品的价值相比，他们食物的价值小，他们拥有其他物品的愿望也小。如果廉价的食物并不使生活不舒适和不体面，那就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如果我取得食物非常方便，我以一年食物的价值换取一件外衣又有什么关系呢？另一个巨大的坏处是，他们廉价食物的收成不稳定，而且从食物的营养来说，它的品质低劣。如果廉价食物能容易地逐年节省下来，或者营养部分能经济地提取出来，以备荒年，对爱尔兰人廉价食物的最大反对意见就会消失。

第3页。[②] 事实上，与其说爱尔兰是处于一个旧国家的地位，不如说是处于一个新国家的地位。

您说，[③] 有些人认为，由于人口增加，食物才增加。我就是那些人之一。可能人口增加而食物不增加，因为同量的食物可以由更多的人来分配。但在对食物产生有效需求以前，没有增加食物

① 第260页。这里援引了《英国百科全书补编》中穆勒的文章“殖民地”。——编者

② 第261—262页。——编者

③ 第262页。——编者

数量的动机，而人口不先增加，就绝不会产生有效需求。我应当说，资本首先增加，于是对劳动者有更多的需求，然后劳动者的状况才会较好。如果劳动者原先花钱浪费，他的家庭食物供应不足，则对食物的需求将会立即增加；如果情况与此相反，在这种需求增加以前，人口必须确实增加。在一种情况下，资本增加以前，人口已经增加了，并处于悲惨贫困的境地；在另一种情况下，人口在资本以后增加，而且总是繁荣幸福。

第 4 页。[①] 在这里，您很恰当地承认，人们的悲惨状况来自食物的数量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而未提到它是用锹生产的，也未提到它的价值较低。

现在我已说完我的全部意见，您可按照您对它们的看法来对待它们。

我将在今天或明天毫不迟疑地向默里先生表示我对尊稿的意见。我的意见对他大概不会有多大份量，因为它并不该有多大份量。也许您会在一两天内亲自拜访他，我将乐于听到尊稿在他的帮助下出版。

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我把手稿交给今天经过明钦汉普顿的马车寄上。

① 第 264 页。——编者

# 452. 李嘉图致默里[①]

亲爱的先生:

查林十字架广场的普莱斯先生写了一篇对葛德文先生论人口的书的答复,捍卫马尔萨斯先生的学说,反驳葛德文先生对它的攻击。前几天,普莱斯先生写信给我,希望我向您介绍,他要同您商谈他的书的出版问题。他将他的手稿寄给我时,要求我读它,并在读后将我关于它优点的意见奉告您。我感到遗憾,他选择了我来完成这后一项任务。并不是我不愿意读它,正相反,而是因为我可以肯定,他确定了一个很不称职的裁判,来宣布对这样一部著作的裁决。既已说了这样多,我必须进一步完成我承担的义务的剩余部分,将我的意见奉告您,让您来估计它的正确价值。

我认为普莱斯先生的答复是一个胜利的答复。依我看,他同葛德文先生一切最强的论点进行了斗争,并把它们彻底推翻了。马尔萨斯先生的看法,在一切要点上,都被表明是正确的。我认为,整个来说,普莱斯先生已经表明他自己是非常勤恳努力和才华横溢的。

普莱斯先生可能在数日内拜访您,您可按照您认为适当的方式对待他。[②]

---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阿尔比马尔街,约翰·默里先生"。——编者

② 1821年9月21日普莱斯写信给李嘉图:"默里先生曾将我的手稿给他的某个朋友看。我将在两三天内听他的回音。"(这是关于实用知识学校账目的一封信的附言,信未发表。)见本书第113页。——编者

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

1821年9月9日

## 453. 李嘉图致穆勒[①]

[答 450]

盖特科姆庄园

1821年9月9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已非常注意和高兴地读过普莱斯先生的手稿。对于他的才华，我比以前印象深刻得多。他在这部著作里所做的耐心研究比我以前对他所知道的更多。依我看，他在反对葛德文方面是完全成功的，连最不重要的反对意见也都予以答复。我希望它将被出版。我已将我对它的意见写给默里，并告诉他，普莱斯先生可能在数日内拜访他，同他商谈出版它的问题。我对有关出生、死亡和婚姻的计算不很熟悉，所以有点害怕我对普莱斯先生的书的意见不正确。但他在不止一种看法中对葛德文先生的空论的反驳是如此完整，因而我毫不迟疑地说，我对它十分满意。普莱斯先生或许会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东印度公司，詹姆斯·穆勒先生"。——编者

让您看我给他的信，[1]我在信中自由地批评了我不很喜欢的那些部分。您会同意我的某些反对意见，而对另外一些，我猜想您会不同意。我认为他对富人的谴责有许多是不公正的，因而大概会损害而不是有益于好的理由。他对济贫法是赞成的，似乎没有看到废除济贫法会有助于提高劳动工资。我忘记告诉普莱斯先生，我相信我以前曾向您提到过一本书——《雷文斯通论人口和政治经济学》，那本书里有与葛德文相同或相似的看法，书里可能有值得他注意的东西，书是新邦德街167号安德鲁斯书店出版的。

希望您不久就能来看望我们。无论如何，我要看到约翰。他一定总是一位受欢迎的来访者，因为他知道怎样自己娱乐，而绝不完全依赖别人。

西德尼·史密斯同我一起住了两天。他从汤顿去约克的途中来此很近，他的父亲住在汤顿，而他的住处靠近约克。他同往常一样，充满了欢声笑语。他在严肃地谈话时，总是站在自由派一边，但老是喜欢中途停止不谈下去。他赞成容忍一切宗教，但倾向于不容忍那些他以为不信宗教的人。我为林赛博士的原则——甚至无神论者的意见也应该听——进行了争辩，但西德尼·史密斯谴责了他，而没有听他的意见，然后把自己对他所作的判决作为不听他意见的借口。在政治方面，史密斯内心里也是一个改革派，但他没有光明正大地承认这一点，他害怕太公开地承认经常同他打交道的那些人所不赞成的意见会得罪他们。他很赞成投票，他没有听到比赞成投票的论点更占优势的反对投票的论点，但他还不会

① 第451号信。——编者

毫不含糊地说他赞成投票。然而，他谴责辉格党人在改革问题上不发言，我确实不知道他们怎样能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模棱两可进行辩解。

李嘉图夫人、我的女孩子们和男孩子们都向您竭诚问好。

您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454.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由 455 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21 年 9 月 10 日

我亲爱的马尔萨斯:

我不知道你是否收到我寄往圣凯瑟琳给你的上一封信,[②]因为它一定是在你正好要离开那里去海利伯里的时候到达的。也许圣诞节你又要朝这条路上来,果真如此,我们将希望见到你。

普莱斯先生对葛德文的答复已写完了。他很希望默里出版它，并为了同他商谈这个问题而要求我向默里介绍。他把手稿寄给我,使我能谈谈我对他书的优点的感想,我已读过手稿，并归还给他。依我看,我所见过的出自普莱斯笔下的东西,都没有具备这篇答复的一半优点;他在一切阵地上迎战葛德文,并在每一处都胜利地答复了他。在美国人口问题上他十分成功，并用官方文件来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东印度学院，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② 第 444 号信。——编者

说明，从这些王国去美国的移民人数若干，以及完全不适当的移民对该国人口的实际增长影响如何。他以很大的力量阐明了穷人的情况，我认为在许多方面是很公正的。他告诉你，穷人对富人抱怨什么，他们所抱怨的主要是对他们的困苦缺乏同情和存在着压制性法律，如结社法、谷物法、对商业的种种限制和其他许多法律。在他的某些指责中，我认为他对富人最不公正，他对你唯一不公正之处是，指责你支持对穷人普遍进行的诽谤中伤。我相信他将根据我对他提出的意见① 来修改他著作的这一部分。

他不希望目前采取任何措施来废除、甚至逐渐废除济贫法；他认为废除济贫法会使穷人的处境更为恶化。他完全依赖于明智地向人们的理性呼吁，依赖于教导他们：他们的幸福或悲惨主要取决于他们的人数与对他们劳动的需求之比，因而也就是取决于他们自己。我认为他的论点通俗易懂。如果你已答复了葛德文，就要很详细、很恰当地阐述你以前在尊著第2卷第11和12章② 中提出的论点。关于我们结论中的错误来源于登记数字，普莱斯说得极少。普莱斯谈到欧文的防止人口过多的办法之一，③ 而未加以论述，但我有点怀疑提到它是否对。

你见过雷文斯通先生一本论人口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吗？④ 我已读过它。我认为它错误百出，并表明著者对这个问题的知识

① 本书第56—57页。——编者

② 《人口论》，第5版，1817年，第2卷，第11章“论婚姻的繁育力”，第12章“时疫对出生、死亡和结婚等数字的影响”。——编者

③ 参阅《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71页注①，并见普莱斯的《人口原理的说明和证明》第6章第3节“著者对防止人口比食物增长更快的办法的看法”，可是那里没有提到欧文的名字。——编者

④ 见本书第48页的注。——编者

很有限，可是我对于阅读它很感兴趣。劳[动]① 阶级困苦的原因阐述得很好，但他似乎不知道提供一种补救办法的困[难]。

我收到萨伊的一封长信，② 为他的价值、效用等等学说辩护。我把它交给今天的邮车寄上，供你阅读。你读后，把它分成两包寄还我，一包对于免费邮寄来说太重。

告诉我你对它的意见。依我看，这是一篇很差的论证。

西德尼·史密斯曾同他的家属来盖特科姆，他们从汤顿去自己家的途中，在这里停留了两夜。他同往常一样，平易近人，同他交往使我们都感到非常愉快。

请代我们问候马尔萨斯夫人，并相信我是

你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455.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③

[答 444 和 454—由 458 回答]

东印度学院，1821 年 9 月 13 日

我亲爱的李嘉图：

你的信到达时，我正想就一个难点写信给你。我收到你前一封信是在我们正要上马车回家的时候。但是，一则我到达时有一大堆各种事务，二则对于在我们那时讨论的问题上更加接近你我

① 被图章盖住了。——编者

② 第 446 号信。——编者

③ 信封上写着："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大卫·李嘉图议员先生"。——编者

感到失望，我没有回信。

我很高兴听到你谈普莱斯的著作，我希望它会有用。我想默里不会反对出版它。它若如你所说，是以一种通俗的方式写成的，也许它会畅销。我很感激你提出意见为我辩护。我并未意识到曾经说过什么来支持对穷人的诽谤性报道，而且确实从未打算这样做。你所说的他对富人的主要指责，看来与其说是出于缺乏同情心，不如说是出于无知。

我只有过一次机会看了一点雷文斯通先生的书。它肯定是，如你所说，错误百出，但我相信他是一个语意深长的人，我将再看它。

我认为，与其把萨伊的争辩看作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不如把它看作一种避免他学说的后果的、人为的巧妙方式。我总认为，他的效用学说滥用了这一名词的本来意义，甚至按照他目前的解释方式，它也包含着许多矛盾。同时，我应当说，按照大家对效用一词的共同理解，确实没有衡量效用的尺度，而且一种物品无论多么有用，如果它超过了需求，它的一部分就会变得完全无用，因此，除了计算与**最不容易变动**的物品（而**不**是仅仅与萨伊先生所说的“另外**某种**产品的或多或少的数量[”]①）比较而形成的相对价值以外，没有别的近似地计算相对财富的办法。我可以顺便说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我更倾向于你的看法所要求的对价值的解释，但我比以前更加相信，我提出的近似地衡量价值的办法是正确的。

我要摆在你面前的困难问题就是一个适当的例子。我要请问，是否任何商品都能被适当地看作具有固定的价值，而与货币无

① 本书第37页。——编者

关，这些货币是在商品继续需要垫支同样多的劳动和资本来生产的时候，在不同的时期以很不相同的利润率获得的。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一件商品的自然价格包含必要的垫支和它们的正常利润率；我想你会承认这一点。现在我要问，在两件商品当中，哪一件可以保持是最固定的呢？一件商品中劳动方面的垫支增加而利润率下降，另一件商品中劳动方面的垫支不变而资本的利润减少。依我看，必须认为后一件商品的以任何稳定的商品来计算的价值下跌了，亦即以一定量劳动而无资本所获得的货币，或以一定量劳动、一定量资本和一定的利润率所获得的货币来计算的价值下跌了。如果是这样，假定在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谷物所必需的劳动量小）利润为100%，而在同一个国家，货币也以同样的利润率生产出来，那么在土地上的劳动量增加而利润下降时，谷物和劳动以这样的货币来计算似乎都增加了一倍。说货币的价值和那些继续需要同量劳动的商品的价值都降低了一半不是更正确吗？以同量劳动和同样的利润率生产出来的任何普通的外在的[①]商品来计算，它们都肯定会显得这样。在同一个国家里，利润是一样的，商品的价格会按照劳动量来变动，但这只是一种相对的变动，可能是由于一种商品的价值高和另一种商品的价值低。如果使用少量劳动而获得的东西被很高的利润率所抵销，我们就不能很有把握地假定，劳动者的必需品的生产成本在土地丰产时是绝对地低。

① 原文为 external。马尔萨斯用了这样一个语意含混的字，连李嘉图也不明白它的意思（见本书第78页）。从这封和以下几封信来看，马尔萨斯是指另外的商品。——译者

恐怕我没有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但你会看到这个问题涉及极其重要的后果。让我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顺便告诉我，你认为托伦斯如何。① 衷心问候李夫人。

你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在土地上的利润最高和最低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下，虽然在它们中间利润由于供给和需求而可有相当多的变化，谷物和劳动以某种外在的稳定的商品计算的价值可以保持不变吗？

# 456. 特罗尔致李嘉图②

[答447—由461回答]

昂斯特德伍德，1821年9月13日

我亲爱的李嘉图：

承蒙你吩咐把一大本证词③寄给我，我已收到，并通读了它。它是一份极为宝贵的有趣和重要的材料，委员会为它花费的全部时间和劳动是很值得的。我因为阅读它，而比以前更加相信（如果这是可能的），这一活跃、聪明和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民的智谋才略是无穷无尽的。看到国家这条航船怎样纠正了它自己，令人欣慰，而你，我的好朋友，也会心满意足地想：主要由于你英明卓越的建议，它才得以安全地驶出包围着它的沙洲险滩。向委员会提供的

① 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大卫·李嘉图议员"。——编者

③ "关于抱怨农业衰退状况的请愿书而向特别委员会提供的证词记录"，《议会文件》，1821年，第9卷。——编者

证词充分证实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各种看法。我毫不怀疑，不仅为了农业家自身的利益谷物贸易应该开放，而且有害的谷物法不久将被废除。贵友图克先生的证词好极了，证明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彻底掌握了这个问题。韦克菲尔德先生的证词也很好。雅各布先生的证词包含着一些有趣和重要的关于外国农业的信息。翻阅这些页不可能不注意到，在情报和信息方面，与制造业主或代理商比较起来，农场主是一种多么低下的动物。他们向委员会尽可能少提供信息，而过分夸大自己困苦的情景，例如埃尔曼的证词和小埃尔曼提供的账目[①]就是这样。账上没有农场上的牲畜，而大家知道，每一个农场主都要靠他的牲畜来支付地租。没有人会在神智清醒的时候，把他的地产作为农场而不饲养牲畜，或者接受一个根本不能饲养牲畜的农场。

从这个问题转到天气上去是很自然的。天气虽坏，我相信它比一次好收成对农场主更为有利。又一次充裕的供应会无情地打击他。目前还有要获得好价钱的大量陈谷在手中。向委员会提供的证词中说，价格变动总是超过剩余或不足的比例，对此我并不怀疑。

现在我必须提到你的上一封信和你就交换价值这个问题发表的意见。你说："你在谈到交换价值时，心中毫无实际价值的概念，而我却始终是有这一概念的。"无疑，这是我们之间的分歧的根源。但我要说，你不应当以同一个名词来表示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

① 小约翰·埃尔曼提供的"萨塞克斯的威尔地方 100 英亩可耕地的开支和产量账目，不包括地租"。("关于抱怨农业衰退状况的请愿书而向特别委员会提供的证词记录"，第 111 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你不会否认，在交换价值和实际价值之间有着实际的区别。它们并不总是吻合的：交换价值是一件商品的市场价值，实际价值则是商品的成本。市场价值虽受实际价值制约，并总向它靠拢，却难得与它相符。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两个概念完全分开并以不同的名词来表示呢？这样做，这个问题就肯定是比较容易理解了。我没有看见你提到的小册子，或另外几本我看到登广告的小册子，即《斯托顿勋爵致利物浦勋爵书信集》① 和托伦斯的新出版物②。这一些或任何其他我没有注意到的值得我读吗？我承认，现在我感觉到，关于原理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虽然无疑还有一些作者在争论许多次要的论点。但我急于看到这些原理广泛应用于赋税的实际征收。现在我们需要一本教科书，政治家们可以立即参考它来调整他们的财政措施。迄今为止，赋税从未根据某种确定的原理来征收，相反地，大部分赋税在战争时期使用过一切原理。方便一直是唯一的准则。任何项目看来可以承受赋税负担并提供大量税款，就被选中了。但现在是放弃这一可耻的毁灭性做法，并使我们从最近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大量论述获益的时候了。必须重新解开我们钱袋的时候将会到来，我们应当有所准备，并知道如何最好地使用我们的财源。对于这样一项任务，我知道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来完成。的确，你在你的杰出著作中已经为这个问题开了头，我将高兴看到你完成业已很好开始的工作。

我们何时可以看到穆勒的书出来呢？我没有看到报上对它的

---

① 《关于农业萧条致财政委员会主席尊贵的利物浦伯爵的两封信》，伦敦，莫曼书店，1821 年。同年出版了《第三封信》。——编者

② 《论财富的生产》。——编者

介绍。

我国这部分地区的大量收获仍在上市，当然有相当大一部分被损坏了。价格在上涨，但因次谷很多，我认为好谷将获得高价，而不怕达到进口价格。我想，最好的小麦可按 27 或 28 镑出售，而一般小麦仍在 20 镑以下。

验尸官的古怪验尸程序① 无疑是在为你们准备圣诞节以后在圣斯蒂芬的娱乐。

我已按 28 年的收益购买了我的什一税，它肯定不是按照特别高的地租来确定的；所以，整个来说，我很满意了。

你关于什一税所说的话是很正确的，但这种意见揣测的成份太大，不能按照它去做。在计算一个人的货币投资时，不幸必须采取一种狭窄得多的看法，而不把今后半个世纪内可能发生的变化包括在内。那时情况如何对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想，在那时以前，我们的账目早已结束，并结算出差额来；上帝保佑，它也许是令人满意的。

所以，我认为，应当把购买什一税看作从土地上买走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税，而且应当参照货币的价值来计算。土地具有许多优点，如势力、享受、娱乐、住所等等，而土地上具有什一税形式的产品则没有这些优点。

此外，什一税总是占总产量的同一比例，而地租占总产量的比例可能越来越小，虽然这是正确的，仍将取决于具体情况。对于某一部分土地上的什一税的购买者来说，这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① 在检验王后葬礼上被杀的两个人的尸体时，为了辨认罪犯，陪审官们把整个一团人都集合起来。——编者［句末所说的"娱乐"大概是指把罪犯公开处死。——译者］

如果在财富增长过程中，较差的土地要加以耕种，无疑，与土质较好的土地相比，较差土地上的地租占总产量的比例要缩小。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必然影响原先耕种的土地上的地租。地租并不因此变得占总产量的比例较小。相反地，农业的改进可能会使地租变得占总产量的比例较大，我几乎可以说，农业的改进将是社会这种进步状态的必然结果。

也许你会说，由于农业的改进，旧土地上所增加的产量可能比以前的产量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要小，而什一税对这增加的产量同样要起作用。

但是，假定情况真是这样，我将从这笔追加的投资上获得平均利息率，否则我不投入这笔资本。如果我把货币投资于什一税，我不会得到更多的货币。

但是，这是我结束这封长信的时候了。请代特罗尔夫人和我向李嘉图夫人致意，并相信我，我亲爱的李嘉图，

你非常真诚的

哈奇斯·特罗尔

# 457. 李嘉图致惠特利①

明钦汉普顿

盖特科姆庄园

1821年9月18日

先生:

昨天收到尊函和一并附来的小册子。关于一种可变的通货的弊端，和一个国家采用种种措施来提高与工业品相对而言的谷物价格的失策，虽然我原则上同意您的意见，却并不同意小册子中的许多论点和结论。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已公诸于众，所以现在我只要说，我认为，假定谷物价格仅仅由供求来调节，而不参照它的生产成本，是错误的。制造货物并输出它们去换取谷物，则谷物的成本就是生产货物的成本。如果我们限制谷物输入，在国内生产

① 信封上写着:"施鲁斯伯里，约翰·惠特利先生"。李嘉图写上"1821年9月18日"而免费邮寄。

关于约翰·惠特利(1772—1830)的生平和著作，见F.W.费特的文章，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42年6月，第357—376页。

惠特利的主要著作是《论货币理论和商业原理》，共两卷，4开本；第1卷，伦敦，卡德尔和戴维斯书店出版，1807年；第2卷，伦敦，卡德尔书店出版，1822年，但在施鲁斯伯里印刷；它的广告首先刊登在1822年1月10日的《书籍广告月刊》上。

这封信无疑提到《论货币理论和商业原理》第2卷的内容，以前一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李嘉图竟把一本4开本的书称为"小册子"，而且他在出版前大约四个月就收到了它。现在瓦伊纳教授发现(我感谢他通知我)，第2卷中的一节曾在出版前先行单独印刷；耶鲁图书馆中有一册(这似乎就是李嘉图信中所评论的"小册子")。扉页上印着:"使国家摆脱困难的计划。施鲁斯伯里，1821年。编年史办公室印刷"。扉页的背面印着:"使国家摆脱困难的下列计划取自惠特利先生论货币理论和商业原理的著作，它的第二卷在印刷中。"——编者

谷物而不制造货物，我们蒙受的唯一损失是生产谷物的成本较高。从您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来看，我认为您把损失估计得高得多，并把谷物的高价归因于数量减少而不是生产谷物的困难较大。

在通货问题上，您的计算会引导我们得出这一结论：为了把通货恢复到一个固定的和增高的价值，国家蒙受了重大损失。现在我愿意同意，在某些情况下，这样一种措施可能是很不正确的，但我不明白它怎么能影响整个国家的利益。您说，价格下降使农场主和制造业主一年损失了23,000万[①]镑。[②]我要问，没有人获得这23,000万镑吗？如果您说，有些人获得了，我就要再问，如果他们不是农场主和制造业主，那又是谁呢？您不会说证券持有人获得了这笔巨款，因为他们的全部年利息仅达2,900万镑。您也不会说证券持有人和公务官吏一起获得了它，因为他们从国家的全部公共[③]收入中得到的仅达5,400万镑。事实上，有些制造业主和农场主获得了利益，而另一些则蒙受了损失；当通货被搅乱时，情况总是这样。这些阶级作为阶级而蒙受的唯一损害，是赋税确实增加了，在1813年货币贬值时，赋税的增加可能达到一年五、六百万镑。

我看到您颇为误解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从未劝告政府将已经贬值30%的通货恢复到它的票面值。我应当如您所提议的那样，但不以同样的方式，来建议[降低][④]通货的标准，而使通

① 手稿上多写了"百万"字样。——编者

② 惠特利争辩说，由于产量增加，对谷物进口的种种限制使国内市场上谷价下降，从而使地主、农场主和制造业主变穷。见《论货币理论和商业原理》，第2卷，第5章。——编者

③ "公共"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④ 在这里和下面，手稿破损。——编者

货固定在已经贬低的价值上，不要再[有]进一步的偏离。从 1813 到① 1819 年，未经任何立法，通货就增加了价值，与黄金的价值相差不到 5%。在这种情况下，通货没有贬值 30%，我建议恢复旧的标准。这项建议可能不好，措施也不英明，但参照不复存在已 4年多的状况来评判它，对我以及同意我的人会是不公正的。

先生，我是

您顺从的仆人

大卫・李嘉图

## 458.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②

[答 455—由 459 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21 年 9 月 18 日

我亲爱的马尔萨斯：

恐怕我没有十分理解你的"难点"，但我丝毫也不怪你。依我看，你是把在任何可以假设的情况下都不能加以比较的事物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了。一件商品在生产中劳动方面的垫支不变而资本的利润减少，另一件商品"是由一定量劳动、一定量资本和一定的利润率获得的"，你把它们加以比较。这不是在假定同时有两种利润率吗？也许不是这个意思，你的问题是在一切行业的利润都同

① 先写作"在"，后改为"从 1813 到"字样。——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东印度学院，托・罗・马尔萨斯牧师"。李嘉图写上"1821 年 9 月 19 日"而免费邮寄。——编者

样变动这一假定之下问的。如果是这样，我毫不迟疑地回答：如果由于土地上的劳动量增加了，而不是由于货币的生产上的便利增加了，谷物的货币价格看起来增加了一倍，那么我们应当象我们经常说的那样，说谷物上涨了100%，而不说货币下跌了50%。我们在这一点上有分歧，实际上又回到我们的老争端上来，即一件商品中的劳动量是否应当成为它的价值的调节者，或者一切物品的价值是否在一切情况下都应当以它们换得的谷物量来计算。你说："如果使用少量劳动而获得的东西被很高的利润率所抵销，我们就不能很有把握地假定，劳动者的必需品的生产成本在土地丰产时是绝对地低。"我当然应该说，这些必需品的成本是低的，如果生产它们所费的劳动极少。但你采用另一种尺度，就不有时候也认为，价值一般是以商品所能支配的物品的数量来计算的吗？你会同意，这些必需品不会支配大量别的物品，那么你就不说这些必需品的成本的价值小吗？你说必需品低廉的成本被很高的利润率所抵销，我不懂你的意思。如果100夸特谷物在我的劳动者和我之间分配，它的成本由工资和利润构成，则不论利润是高是低，它的成本是一样的，这种分配丝毫也不会影响谷物的价格。但是，如果在接下去的一个时期，同量的劳动和资本只能获得80夸特，因而80夸特中给劳动者的比例比以前100夸特中给劳动者的比例大，则以我的尺度和你的尺度来衡量，谷物都要绝对地上涨。我愿意以某一种或更多的外在的商品作为稳定的尺度，在那些商品的生产中，劳动方面的垫支的货币价值增加，而资本的利润减少，但你往往拒绝这样一种稳定的尺度，而坚持不论一定量劳动的产量是100还是80夸特，在这两种情况下，谷物都保持为一种稳定的价值尺

度。在你所假设的情况下，你说，在利润减少时，劳动方面的垫支相同的商品"不仅与谷物相对来说要下跌一半，而且以同量劳动和同样的利润率生产出来的任何普通的外在的商品来计算，它也会显得这样"，我希望你说出这种商品的名称来。首先，我否认它会以同样的利润率生产出来，因为在同一个国家不能同时有两种利润率。其次，我要争辩说，这种商品与谷物相对来说也要下跌一半，所以与其他商品相比似乎是不变的。

你所说的外在的商品也许是指从国外输入的一种外国商品。如果是这样，为什么那种商品不象本国制造的任何商品那样，与谷物相对来说，以同样的程度变动呢？如果一大桶红葡萄酒值一定量的衣料、帽子、金属器具等等，它对这些物品的相对价值会因为在英国生产谷物比较困难而改变吗？它的价格会因为我们拒绝从别国输入它而上涨吗？在我看来，非常清楚，与我刚才列举的那些物品相比，红葡萄酒不会变动，而与谷物相比，它却会变动。请考虑这一点，并告诉我，我是否对。

你在来信的附言中问道："在土地上的利润最高和最低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下，虽然在它们中间利润由于供给和需求而可有相当多的变化，谷物和劳动以某种外在的稳定的商品计算的价值可以保持不变吗？"我回答道，不，它不能保持同样的价值。你会承认，它不能保持同样的以本国商品计算的价值，而且由于我们靠这些本国商品来购买外在的① 商品，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假定这些如此交换的商品能够改变相对的价值。我希望我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了。我感到高兴，你有点接近我的看法了，希望你告诉我，接近到

① 在这里，李嘉图是指"外来的"、"外国的"商品。——译者

什么程度了。托伦斯告诉我，他要把他的书寄给我，他还没有这样做，我还没有看到它。

你永久的朋友

大卫·李嘉图

## 459.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

[答458—由460回答]

东印度学院，1821年9月25日

我亲爱的李嘉图:

很抱歉，我没有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我想，外在的这个名词使你误认为我不是指同一个国家的一件商品。我当然知道，在同一个国家里，各种利润是几乎相同的。我将试图予以说明。

假定互相通商的许多国家都以10%的利润率获得谷物、货币和商品，但有一个国家生产谷物只需要一半数量的劳动，而生产其他商品需要同世界其余地方一样多的劳动。让我们再假定，自由贸易已经建立起来。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土壤肥沃的国家会用它的谷物去购买几乎它所需要的一切工业品。它的谷物起初可能由于供给过多而便宜，后来由于输出而几乎上涨到以商业世界的货币计算的一般水平，同时它的工业品会价格高昂，那些体积庞大而不能输入的本国商品可能会大大高于它们在别国的水平。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我们能够假定国民资本和对劳动的需求都几乎是静止不变的，我们就可以设想劳动的货币价格同其他地方一样，而利润可能是100%，本国货物的价格是别国价格的两倍。从这一点

出发，显然，在100年的过程中(如果假定有积累)，劳动和谷物可以保持几乎同样的价格，同时，由于利润率降低到别国的水平，本国商品以商业世界的货币计算的价格要下跌一半，这种货币一直被假定为以同量的劳动和资本以及同样的利润率获得的。

我在这里所作的假定大概不会真正实现，但有一种明显的类似情况却在美国确实存在着。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会自然地预期的对劳动的需求，使劳动者获得大量谷物作为报酬，结果使一般的利润率相对地低，也许是20%，而不是100%。这使美国的本国商品受利润的影响不那么大，虽然它们因此而受工资的影响要大些。由于对劳动的需求比欧洲的大得多，美国的工资大大高于别国，对谷物价格的影响并不小很多。但是，总括起来，我看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在美国的开垦过程中，它本国商品以大桶法国红葡萄酒或欧洲货币计算的价格都肯定要下跌，而它的谷物和劳动的平均数将保持几乎一样。

按照我的看法，任何时候货币或别的商品要用比生产谷物所必需的多一倍的劳动量去取得，而且与别国相比利润率也很高，这就肯定无疑地标志着，这样的货币或商品与对它的需求相比极为缺乏，因而在积累和开垦的过程中，它的价值将要下跌。一个停滞国家的一大桶红葡萄酒可以许多年继续交换一个进步国家同量的帽子，但这仅仅因为在后一国家，白银价值下跌在价格上抵销掉利润下降造成的帽子生产成本的实际减少。

帽子或货币的生产成本的减少仅仅是因为谷物和劳动下跌了，这种减少是很不可靠的，对谷物和劳动的需求随时都可能使它完全中止，这样的需求是极其可能的，而且商业世界中常常确实

有过。

除了假定货币总是用同量劳动而不用任何资本取得的以外，没有别的假定能使货币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当然，骤然看来，假定具有同量劳动和同样价值的货币，在一个时候是以100% 的利润获得的，而在另一个时候是以 5% 的利润获得的，似乎是一种矛盾。

我在价值问题上与你接近，只是更倾向于拒绝以一般商品作为尺度，而只采用那些包括利润在内的生产成本几乎始终一样的商品作为尺度。托伦斯的著作①写得很巧妙，我认为，整个来说，他对于我和你差不多同样地赞成。但他仍为异端邪说所困扰，试图说明价格和利润而不涉及需求和供给，可是每一种物品都实际上取决于供求。告诉我，我是否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了。

永远你的

托·罗·马尔萨斯

# 460.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②

[答 459—由 462 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1821 年 9 月 28 日]

我亲爱的马尔萨斯：

你告诉我的情况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怎么能所有的国家都

① 《论财富的生产》。——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东印度学院，托·罗·马尔萨斯牧师"。李嘉图写上"明钦汉普顿，1821 年 9 月 18 日"而免费邮寄。——编者

以同量劳动生产商品；除了一国以外，所有的国家也都以同量劳动生产谷物；而且所有的国家，那个国家也不例外，都有同样的资本利润率呢？你假定有一个国家只用其他国家所需要的一半数量的劳动来生产谷物，那个国家就很可能以便宜得多的价格获得劳动，因而它的利润将会较高。

如果所有这些国家之间确实进行了自由贸易，则它们可能都有几乎相同的利润率，因为谷物和必需品以劳动量计算的价格在所有的国家都几乎相同。在继续讨论这一假定的情况时，我们必须知道，以相对地极少的劳动获得谷物的国家，在它被要求供应别国的市场以后，是否还能以同样的条件获得谷物。如果它能够，那么，在所有的国家里，谷物和商品的相对价格都要变动。在生产廉价谷物的国家里，货币将处在一个比以前高一些的水平上，因而谷物也比以前贵一些，但商品一般不会价格更高，它们确实还会更便宜一些，因为它们将从国外输入，从某些国家输入，在那些国家里，通货水平将略为下降，从而商品的成本价格将会较低，因而商品可以比较便宜地卖给输入它们的国家。体积庞大的商品和劳动的价格仅在这一特定的国家里将被抬高，因为通货的水平将被略为抬高。以真正的价值尺度衡量的劳动将要降低一些，那就是说，支付给劳动者的那部分产品，包括工业品和农产品，大概将要增加一些。但是，由于自由贸易和资本的分配较好，一定资本的[①]全部产量中劳动者获得的比例将要缩小，他的比例实际上是用较少的劳动获得的。

对其他国家的利益是不容置疑的。在那些国家里，谷物和劳

① “一定资本的”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动将大大下跌，因而利润将要上升。由于它们去换取谷物的那部分出口货必须首先是货币，通货的一般水平将要降低，商品一般都要下跌，这不是因为它们能被更便宜地生产出来，而是因为它们是由更有价值的货币来衡量的。这是那个例外的国家能够继续以极少的劳动来生产谷物这一假定之下的情况。但是，假定对谷物的需求增加迫使该国耕种更贫瘠的土地，则谷价将因通货的水平较高以外的另一个原因而上涨。如果这一困难同别国的差不多大，谷价将差不多高。但当该国在任何条件下都能输出谷物去换取商品时，在输入商品之前先要有贵金属流入和较高的通货水平。没有这样较高的通货水平，商品绝不能以同样的价格从它们原先所在的国家输入，而商品在那些国家是需要同量劳动来生产的。你所说的情况是不可能的。首先，因为你假定两国的利润相同，虽然一国的必需品的生产成本只是另一国的一半。其次，你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假定，在有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如果输出国的谷物生产成本没有增加，输出国的谷价将要上涨到输入国的谷价，而输入国的谷价将要下跌到输出国的谷价；如果谷价上涨了，它只是按照生产成本增加的比例上涨。在国家之间进行着自由贸易的时候，利润不可能差别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有差别的唯一原因乃是劳动者的生活方式不同：在一国他们也许满足于马铃薯和泥屋，而在另一国他们也许需要一所象样的房屋和小麦面包。你说："从这一点出发，显然，在100年的过程中（如果假定有积累），劳动和谷物可以保持几乎同样的价格，同时，由于利润降低到别国的水平，本国商品以商业世界的货币计算的价格要下跌一半。"本国商品要下跌是因为利润下降。如果利润下降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本国商

品要下跌。但是，如果谷物和劳动保持几乎同样的价格，为什么利润要下降。除了劳动下跌[①]以外，我不知道利润下降还有什么原因。你说:“有一种明显的类似情况却在美国确实存在着。”你接下去说:“唯一的区别是美国的情况使劳动的价格高。”但这是这一情况的唯一重要特点。然而，我坚决认为，如果在美国劳动的价格很低，因而利润比现在高很多，美国的本国商品就下跌极小。

我的确同意你的意见，在美国的开垦过程中，它的谷物必定随着生产谷物的困难增加而上涨。这种情况必定有一种减少相对[②]数量的趋势，或者不如说，降低美国通货水平的趋势，这种趋势一定会增加货币的价值，从而降低那些体积太庞大而不能输出的美国商品的价值。* 美国输出的商品不会同样地受影响。对我来说，没有比商品的货币价格的涨跌更不重要的了，我们所注意研究的是谷物、劳动和商品的实际价值的涨跌，也就是说，生产谷物和制造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增减。详述实际价值的改变对货币价格的影响，可能使人感到奇怪，但人类真正感兴趣的只是，使劳动有生产力，享受丰衣足食，以及很好地分配资本和勤勉所取得的产品。我不能不认为，在你所作的推测里，你设想这些与货币价格的关系太密切了。

我在《爱丁堡评论》上读到一篇很好的对葛德文的批评，我完全可以肯定，我知道作者。[③] 它写得很好，极其令人满意地揭露了葛德文的无知和奸诈。

---

① 应为“上涨”。——编者

② “相对”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③ 1821年7月，第6篇，“葛德文论马尔萨斯”。作者是马尔萨斯；见本书第90和94页。——编者

* 在把我这封信重读一遍时，我怀疑这一关于可供出口的商品的意见是否正确。

你永久的朋友

大卫·李嘉图

我不能同意你的这一意见：在美国的开垦过程中，它的谷物和劳动之间的平均数将保持同现在几乎一样的以货币或大桶红葡萄酒计算的价格。我的意见是它将要上涨。让我拿你自己所作的假设来看。一国生产谷物只用另一国一半的劳动，因而它只使用一半的资本来生产一定的数量。① 该国的谷物价格将只是另一国的一半；100 夸特将售 200 镑，而在另一国则售 400 镑。假定两国的利润都是 20%，一国将使用资本 166 镑生产 100 夸特谷物，另一国将这样使用 333 镑，这两笔资本的 20% 将是一笔 33 镑，另一笔 66 镑。要取得 33 镑，一国必须在 100 夸特中分得 $16\frac{1}{2}$ 夸特，另一国必须有正好相同的数量，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支付工资和其他费用 $83\frac{1}{2}$ 夸特。但土地肥沃国家的农场主使用的劳动只是另一国的一半，结果每个劳动者以同样的货币工资将支配双倍数量的谷物，他将有你所说的双倍实际工资。

现在假定土地肥沃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终于达到必须使用

① 这里删去了“或者工资必须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使用几乎同一数额的资本”字样。——编者

333 镑而不是 166 镑来生产 100 夸特谷物的状况，这的确是可能的。在我们已经开始的这一过分夸张的假定下，劳动的货币价格可能继续一样，但谷物的货币价格不加倍却很不可能，因为生产谷物将需要货币工资一样的两倍数量的劳动者。如果谷价加倍，而工资保持静止不动，则两者之间的平均数必然上升，结果该国的谷物和劳动之间的平均数，以红葡萄酒或货币来计算，就不能象你所说的保持几乎一样了。如果（因为我有权假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在谷物生产如此方便的时候，劳动的货币价格低，那么在谷物上涨时，结论将对我有利得多。

我不能承认，在一个进步的国家里，帽子将因利润下降而下跌。如果利润下降必定与工资上涨相伴而来，怎么能说利润下降使帽子的生产成本降低呢？请向我表明，以任何固定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工资不上涨时，利润可以下降，然后我才会承认这一点。但你没有权利谈利润下降，你所说的是一个利润低和工资高的进步国家的例子。如果在那里用极少的劳动就能生产出谷物来，每 100 夸特谷物中有 83 夸特给劳动者，而在生产 100 夸特谷物使用两倍数量的劳动者的国家里，给劳动者的并不更多，那你就不得不说，前者的工资非常高。以我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工资将不是非常高，但工资所购买的商品将是过分地低廉。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将很适当。

用这样长一封信来加重你的负担是不公平的，而且还这样快呢！

# 461. 李嘉图致特罗尔[1]

[答456—由466回答]

莱德伯里，布罗姆斯伯罗广场

1821年10月4日

我亲爱的特罗尔:

我很高兴从你上一封信中获悉，与农业委员会报告有关的证词记录中包含的信息你认为很好，你评论了不同的个人向委员会提供的证词，你的意见与我的几乎完全一致。图克先生的证词只有一部分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他在那部分里说，如果谷物贸易是完全自由的，联合王国的谷物生产者就能与别国的谷物生产者竞争，按照他自己的解释，那就是指，按若干年平均来说，我们向别国输出谷物的可能性同我们从那些国家输入谷物的可能性一样大。[2] 我不相信这一点。我们在制造方面有优越性，我们的财富更多，以及我们人口稠密，都有使我们成为谷物输入者的倾向。虽然我们要输入的数量仅够几星期的消费，可是我认为，我们将习惯于经常做一个输入国。在委员会里，大地主们走到了图克先生的意见的另一极端，他们认为，有自由的谷物贸易，我们就要输入几乎我们的全部谷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问道，贵族会怎样呢？如果他们被毁灭了，他们要知道，社会上什么阶级能够提供他们作为地

---

① 信封上写着:"萨里，戈达尔明，昂斯特德伍德，哈奇斯·特罗尔先生"。——编者

② «证词记录»，第288—289页。——编者

方长官、大法官等等所提供的重要服务。如果我们的全部土地真要抛荒，象这些恐慌主义者所预期的那样，则输入问题真是严重了，我们将不得不适当考虑它可能引起的重要政治后果。雅各布先生提供的事实令人感兴趣，但这个问题的科学部分我认为他简直胡说八道，并坚持向他提出问题，直到我相信他认为我粗暴无礼时为止。我从他的出版物[①]知道，他对这个问题持有一种偏见很深和非常笨拙的看法。

关于"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的问题，你问，为什么不把这两个概念分开并以清楚的名词来表示呢？的确，为什么不呢？我来回答，但是轮到我来问，在一个前面加上"实际"字样，在另一个前面加上"交换"字样，是否还没有把它们分开呢？

我既没有看到托伦斯的出版物，也没有看到斯托顿勋爵致利物浦勋爵的信。关于那封信，我没有听见什么，但是关于托伦斯的书，我从马尔萨斯那里听到一种赞同的说法。[②]他说它写得好而清楚，他认为，整个来说，它赞成他（马尔萨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同赞成我的看法一样多。我不知道为什么穆勒的书还没有问世，我相信他已经写完了。

同你一样，我愿意看到大家现在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应用于赋税的实际征收，我希望不久就有这样的著作问世。大臣们重视他们用赋税敛钱的便利和他们能从赋税获得的成果，总多于他们重视赋税对国家的繁荣和未来的财源造成的后果（请看遗产

①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6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0页，注2。——编者

② 本书第81页。——编者

税)。然而，这一论点并不反对良好学说的普遍传播，因为如果一位大臣不受一种诚实的立法机构所约束，他就不会受到开明的公众微不足道的阻碍。你认为我能写出一部这样重要的著作来，你犯了一个大错误。

关于盖特科姆，坏天气并未使我们损失许多谷物，虽然它受到一些损害。但我听到我正在写信的这部分地区的农场主们抱怨不已，他们的庄稼全部被毁了。

最近王后葬礼上发生骚乱时验尸官的验尸程序，比以前更有机会成为议会讨论的主题，因为这些程序导致罗·威尔逊爵士被解除军职。就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来说，我认为对待他太严厉了。[①]

我不能同意你的这一意见：一个人把钱用于投资时，必须采取一种狭窄得多的看法，而不要把半个世纪内可能发生的变化都包括在内。虽然那时我们已经去世，我们的儿孙还将活着，我们把钱用于投资时，一定要按其正确价值和远近来估计未来的和一时的利益。在比较土地的购买和什一税的购买时，按其正确价值来评价前者以势力、享受和娱乐为形式的优点，是十分正确的。但你的反对意见是，你在购买什一税时，只得到普通的利息率；如果你把同样金额的资本用于改良你的土地，你会得到同样多，否则你就不会这样使用它。这不是一种好的反对意见，而且完全改变了争论中的问题。

我们讨论的是，购买土地还是购买什一税更为有利。但你阐

① 议会议员、陆军少将罗·威尔逊爵士被解除了职务，因为他以私人身份出席葬礼而斥责向人民开枪的士兵。关于解除他职务的辩论于1822年2月13日进行；关于王后葬礼的情况的辩论于1822年3月6日进行。(《汉萨德》，新系列，第6卷，第282页及以下各页，第923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述的命题却是，把资本用于改良土地还是用于购买什一税更为有利。我毫不怀疑，在一个日益改善的国家，后者最为有利。但是，这同我们以前讨论的基本上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如果你购买土地，你就没有资本去改良土地，你只得到地租。当你的佃户热衷于在土地上耗费更多资本时，即使他丝毫没有改良土地，地租也会按比例提高。他可以从这种耗费多得到一些，也许他不得不给你一部分那一增加的数量。你将拥有较大的部分，而且每一部分都将有更大的价值。但我要争辩说，什一税所有者仍将更为优裕，他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将同以前一样，他将不仅有较大的部分，而且有同样的比例，地主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则可能要缩小。

西德尼·史密斯及其家属，在从汤顿去约克的途中，同我一起过了两天。[①] 他同往常一样，兴高采烈，那样快就失去他，使我们感到遗憾。《爱丁堡评论》中他论弹簧枪和论监狱的两篇文章，[②] 我认为都很好。他是一个优秀的论证者，同法官们进行了一场极好的辩论。我喜欢那篇论葛德文的书的文章，我没有听说作者是谁，但我毫不怀疑它是马尔萨斯自己写的。[③] 他的学说被很好地证明是正确的，时常用来攻击它的诽谤之词都被反驳了，我认为原理本身确立得极为成功。马尔萨斯的书里是有许多可加以攻击的内容，但他的论敌们对待他很不公平，他的主要原理被有意撇开了。

我正同小儿一起过几天，他住在一处肥沃而美丽的乡间。步

① 他和家属曾去汤顿看望他那年已82岁的父亲罗伯特·史密斯；他正在回到约克附近福斯顿他的牧师住所去。(见霍兰夫人：《忆西德尼·史密斯牧师》，伦敦，1855年，第2卷，第217—219页。)——编者

② 1821年7月，第2篇和第8篇。——编者

③ 见本书第84页。——编者

行十分钟可以登上马尔文山第一座、也是最低一座山的顶颠，从那里可以看到广阔的远景和(萨默斯勋爵的)伊斯特诺城堡及庄园的美景。我敢说，你知道这处乡间。

李嘉图夫人同我一起向特罗尔夫人致意。

我亲爱的特罗尔

请相信我是

你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西德尼·史密斯年轻时住在此地。

## 462.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 460—由 463 回答]

[1821 年 10 月 9 日左右][②]

我亲爱的李嘉图:

也许是我的解释极不成功，也许是你对我们讨论的问题充满了自己先入为主的看法，以致你不去注意与你看法不同的论述，而这种注意对于使你明了论述的意思是必要的。

你说，我所说的情况是不可能的，首先，因为我假定两国的利润相同，虽然一国的必需品的生产成本只是另一国的一半；其次，因为我假定，在有自由贸易的情况下，输出国的谷物价格将要上涨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大·李嘉图议员先生”。——编者

② 李嘉图在信头上写着:“1821 年 10 月 10 日收到”。伦敦邮戳，1821 年 10 月 9 日。——编者

到输入国的价格，而输入国的谷物价格将要下跌到输出国的价格。

关于你的第一种反对意见，我要问你，我在哪里做过那种你推诿于我的假定？肯定不是在我的上一封信里。除非是我错误地漏掉了一个字。我的第一项假定是，在以双倍的便利获得谷物的国家里，利润将是100%，而在所有别的国家里，利润是10%。在我直接提到美国的第二项说明里，我假定利润是20%，或者是欧洲各国的两倍。再看一下我的信，并告诉我，我是否在欺骗自己。

关于你的第二种反对意见，虽然你可能认为欧洲各国的谷物价格将按美国生产上的便利而同比例下跌，我肯定有一种不同的意见。我举出实际情况来证明我是有理由的。我要问，自从北美洲开始殖民以来，看来是美国的谷物更接近欧洲的水平，还是欧洲的谷物下跌到美国的水平呢？果真能够根据理论来预期，美国——以它小小的人口最快的、可能的增长所能获得的最大量劳动——每年能够输出的少量剩余将足以基本上降低全欧洲的谷物价格吗？

你说，你不能同意我的这一意见：在美国的开垦过程中，谷物和劳动之间的平均数将保持同现在几乎一样的以货币或大桶红葡萄酒计算的价格。然后，你立即假定，美国的谷物价格只是别国的一半。但是，如果这与事实相反，什么使你有权作出这一假定呢？你所援引的我的看法与美国特别有关系。在美国，在战争结束以前的半个多世纪里，谷物以金银条块计算的价格低于欧洲的平均价格，少于劳动以金银条块计算的价格高于欧洲的平均价格。如果这是大家承认的真实情况，当然我就有很充分的理由得出结论：美国的谷物和劳动之间的平均数，在今后的100年内，同弗兰德斯

和法国的谷物和红葡萄酒相比(假定它们继续是一样的),大概是下跌多于上涨。

你还说,如果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获得谷物如此方便,劳动的货币价格低(你有权假定它这样),结论将对你有利得多。现在我认为,这是一种我很可抱怨的回答。按照你的理论,劳动应当肯定是低廉的。但我反驳你的理论,而说,获得谷物无论多么方便,如果国内外对它的需求把它几乎抬高到别国的价格,这在一个处境良好的殖民地里可以容易地发生150年之久,那么由于需要(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和劳动者赚得的谷物数量),劳动以金银条块计算的价格一定是高的。我还举出美国的实际情况作为证明。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事情是表明,事实在任何方面都不会使你的理论无效。但是,为了驳倒我,而假定一种与我举出的不同的事实,似乎是一种古怪的辩论方式。我从未听说有哪一个人怀疑这一事实:在最近的萧条以前,美国的劳动以金银条块计算的价格高。当我发表谷物和劳动之间的平均数在今后100年内将不会更高这一意见时,同我以前说过的一样,我特别提到了劳动价格高的美国。

你说,你不能承认,在一个进步的国家里,帽子将因利润下降而下跌;但是,我若能表明,以任何固定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工资不上涨时,利润可以下降,你将承认这一点。现在,依我看,肯定是这样:如果每个国家都以同量的劳动获得同量的金银,而没有任何资本,货币将是一种比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更为固定的价值尺度。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点是十分肯定的:耗费同量劳动的商品在不同国家的货币价格将完全按照利润率变动,一个进步国家的帽子将按照利润的下降而下跌。仅有的静止不动的商品将是谷物和劳

动。根据假设，劳动将静止不动，而谷物将有总是保持同样价格的倾向，因为生产谷物所必需的日益增长的劳动量和资本量将正好被利润下降或给劳动者的必需品的数量减少所抵销。在同一个国家，可以假定利润是相等的，（就全部价格能够包括劳动和利润来说）价格将按照使用的劳动量来变动。在不同的国家，利润不等，耗费同量劳动的商品的价格将按照利润变动。

按照你的理论，如果在一个以10%的利润生产谷物和货币的国家，土地上生产的便利增加了一倍，谷物和劳动就要下跌一半，而利润也许要上升到100%以上。现在我要问，以前生产的货币将会怎样呢？显然，该国的谷物和劳动最初只能吸收它们以前所吸收的一半；可是，由于生产货币以及其他商品的利润将是100%，无疑货币将被继续生产。在一个孤立的国家，这样大量的货币就不会必然使劳动和商品的价格上涨吗？如果该国并不孤立，它谷物的输出将会防止谷价大跌。老实说，在我看来，仅仅因为你假定某种突然的变化使一个资本充裕的国家和一个资本缺乏的国家以同量的劳动去取得它们的谷物，就把它们等同起来是极为困难的。在它们能够达到相似的景况以前，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和损失大量的资本。在农业有极大改进和谷价下跌的情况下，我的意见是，在人口增加以前，如果劳动要下跌，这只能是因为劳动过剩和缺乏需求。

你赞成《爱丁堡评论》，我感到高兴。如果你已发现作者，不要泄漏秘密。我希望普莱斯受到默里很好的接待和他的书即将出来。我明天进城，到霍兰邸宅去两天，还有其他事务。有一天，在潘桑格，我在考珀勋爵家会见了霍兰夫妇，霍夫人要我答应作这次

访问。马夫人同我一起衷心问候李嘉图夫人，我希望她很好。

你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 463.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 462—由 467 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21 年 10 月 11 日

我亲爱的马尔萨斯：

没有理解你向我提出的命题，很可能错误在我，而且如你所说，这可能是由于我过分先入为主地拥护自己的看法。但对于未给予命题本身以必要的注意这一罪名，我并不认罪。现在你说："我在哪里做过那种你推诿于我的假定？肯定不是在我的上一封信里。我的第一项假定是，在以双倍的便利获得谷物的国家里，利润将是 100%，而在所有别的国家里，利润是 10%。"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我确实应该被公正地指责为未加注意。但这些是我上次答复过的你信里的话："我将试图予以说明。假定互相通商的许多国家都以 10% 的利润率获得谷物、货币和商品，但有一个国家生产谷物只需要一半数量的劳动，而生产其他商品需要同世界其余地方一样多的劳动。"没有一个字说到该国有不同的利润率。既然你说过许多国家的利润都是 10%，我断定该国的利润也被假定为 10%。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承认，错误在你，而不在我。后来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东印度学院，托·罗·马尔萨斯牧师"。——编者

你确实假定，单独这个国家输出谷物，从别国获得高价，并靠这种办法把它的利润提高到100%。但这显然要取决于这一事实：该国是否将得到别国的价格，或者谷物输往的国家的国内竞争是否会使谷价下降到输出国的生产价格。

现在我理解这就是你所说的情况。如果生产谷物非常方便的国家被同所有别的国家完全隔离，你大概会承认，该国谷物的便宜会与生产谷物的便利成正比。如果所有别的国家都决心保护自己的农业而绝对拒绝输入外国谷物，则你也会承认这一点。但你认为，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输出国的价格会上涨到别国的价格水平，因而利润将会非常高。我不能承认价格高这一事实。如果我能承认这一事实，我就应当采取①你的结论，我应当说一般的利润会比谷价上涨以前高②。地租无疑将会较高，因为地主至少会有同以前一样大的一份谷物，而那份谷物的价值将大为增加。劳动的价格将会较高，因为当谷价加倍时，劳动者将要求较高的货币工资。利润也将会较高，因为资本家将有比以前多的谷物，同时谷价较高。与工业品相对而言，谷物的价值高，使所有这些阶级都得到利益，特别是资本家，因为在那些工业品当中有劳动者的某些必需品。所以，虽然支付给劳动者较小份额的谷物，他自己和家属支配的食物和必需品的数量仍将增加。于是我们之间的问题是，在生产谷物仍旧非常方便的国家里，谷价是否将永久地上涨？

我认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样的上涨才是可能的，那就是假定该国的全部资本都用于生产谷物，却又不能生产足够数量的

① 先写作“拒绝”。——编者

② 先写作“低”。——编者

谷物来满足别国的需求。在那种情况下，谷物将具有垄断价格，同只有特殊地区才能生产的那些稀有的酒具有垄断价格一样，因为竞争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在谷物这种物品上，竞争会受到缺乏资本的限制，这使谷物生产者获得巨额利润，正好象东印度公司或别的公司可以赚得巨额利润一样。缺乏生长葡萄的土地会抬高酒这种物品的价格，而抬高的价格主要以地租的形式归于地主。但是，假定没有垄断，假定资本如此充裕，以致需求的谷物全都能得到供给，则我认为可以表明，价格将下跌到输出国的谷物生产价格。

可是，另外还有一点，我们有分歧。你说，有一种明显的类似情况在美国确实存在着，唯一的区别是，对劳动的需求使劳动者获得较大量的谷物作为报酬，结果使利润率相对地低。但你的意思肯定不是说，美国输出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受到给予劳动者的谷物数量的影响最小。你预料，由于美国的资本积累，那里的任何商品都应下跌，直到商品不再具有垄断商品的性质为止；我不能认为你的预料是正确的。美国的谷物和体积庞大的商品（后者总是由谷物价格来调节），直到谷物按照谷物生产上实际耗费的劳动量所决定的、而不是别国的需求所决定的价格出售时，才能下跌。到那时，谷物不再是一种垄断商品，而是要同利润一起下降到公平竞争的谷价和利润率。我否认美国是属于你所假定的情况，证明是：如果你把美国同所有别的国家隔开，除了阻碍它从别国得到劳动的供给以外，你没有别的办法使它的利润率下降。但是，对一个情况如你所假定的那样的国家做同样的事情，利润就会立即从100%下降到也许20%。事实上，你所说的情况是一个国家拥有一种需求非常普遍的特殊商品，竞争对它的作用极其微弱。我们时常讨论

这种特殊情况，我们对它的意见总是一致的。可是，老实说，听到你说这就是美国的情况，使我感到惊讶。你可以有同样多的理由争辩说，这也是俄国、波兰、好望角、博塔尼湾的情况。如果美国确实能够不花费用就把它的产品从内地运往欧洲，而且所有国家的港口都开放，自由地接受美国在我所假定的情况下能够供给的谷物，那么我应当说，这些情况是相似的。但是，从美国内地运送谷物的费用巨大，美国真能按照比欧洲生产谷物低得多的费用供给欧洲的产品就微不足道了。你问，什么使我有权假定，美国的谷物价格将只是别国的一半，然后再根据那一与事实相反的假定来争辩。我回答道，我没有把我的论点应用于美国，而是应用于你所假定的情况——一个国家生产谷物只用别国生产谷物所需劳动的一半。如果美国能做到这一点，那我就把它应用于美国。你抱怨我没有很好地向你论证，我的理论要求美国的劳动低廉。但你反驳我的理论，并举出美国劳动高昂的实际情况。可是我要争辩说，我有权假定劳动是低廉的。我是讨论你所说的情况，而不是美国。至于美国，我没有掌握它的事实，我不能承认我的理论要求该国劳动的价格低。它要求地租低，因为不那样，在满足地主以后，就不能有巨额剩余产品在另外两个阶级之间分配。你总要使我说，利润取决于谷物的低价。我从未这样说过。我要争辩说，利润取决于工资。虽然我认为工资将主要由获得必需品的便利来调节，工资并不完全取决于这样的便利。你要把我局限于那一理论，但我拒绝它。它不是我的，我时常这样告诉你。我认为我确已表明，你的事实并未使我的理论无效，你说这是我所不得不表明的。我没有为了驳倒你，而假定一个与你举出的不同的事实。当然，这样说

是公平的:"由于这样那样的理由,你的结论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象我有权假定的那样,这样一个国家的劳动便宜,因为那里劳动者的必需品是方便地获得的,我的论点就会更加强烈地反对你。"

我不明白,在一个景况象你所假定的美国那样的国家里,什么会使它的谷物上涨。按照你的论点,谷物已经具有垄断价格,而不能涨到那一价格以上,除非欧洲有更大的需求和更高的价格(你说欧洲的价格调节美国的价格),或者美国变得人口众多,以致它的谷价将象别国那样,由生产谷物的费用来调节,而那一费用将超过欧洲目前的费用。如果你的理论是正确的,这可以在150年内不发生,尽管资本积累得极多。但是,在那整段时间内,劳动都不会下跌吗?如果它下跌,则谷物和劳动之间的平均数将下跌。但是,假定另外一种情况,假定美国谷物的成本[①]价格将涨到欧洲目前的成本价格以上,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将下跌吗?依我看,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假定货币的价值要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谷物和劳动之间的平均数的价值也要变动。

如果帽子在与货币相同的情况下生产出来,它不会由于利润下降而价格下跌。如果帽子是用资本生产的,而货币象你假定的那样,没有用任何资本来生产,那么我承认,而且在我的书里说过,[②]帽子将随利润下降而价格下跌。但我再说一遍,货币被看得太重要了,生产上的便利才是重要和令人感兴趣之点。它怎样影响人类的利益?

---

① 在手稿上,字下划了三条横线。——编者

②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5—36页;该书第3版中增加了一整节。——编者[该书第1章第6节。——译者]

你问，一个国家以10%的利润生产谷物，如果它生产谷物的便利增加了一倍，利润就要上升到100%，则该国以前生产的货币将会怎样。你还问，在生产货币的利润也是100%时，该国是否就不继续生产货币以及其他商品。如果生产谷物的便利增加了一倍，许多劳动将用于其他物品，因此该国谷物和商品的总货币价值将同以前的一样大，需要同量的货币来使它们流通。至于生产更多的货币，那要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其他物品的价格。我认为，货币的生产将继续同以前一样，但很可能对于生产货币的鼓励会少于对其他物品的鼓励，因而除了这一行以外，各行各业的资本都可以提供100%的利润。我奇怪你竟会拒绝同意这一明显的结论。你说，你的意见是，在人口增加以前，如果劳动由于农业的改进而下跌，这只能是因为劳动过剩和缺乏需求。这一意见同我认为你持有的另一意见一致吗？我同意你的那一意见：劳动者必需品的价格是劳动价格的调节者之一。

我曾向几个人提到过，我怀疑谁是《爱丁堡评论》中论人口那篇文章的作者。从现在起，我将不再说了。我没有听到关于默里和普莱斯的消息。我希望你对霍兰邸宅的访问愉快。李嘉图夫人同我一起衷心问候马尔萨斯夫人。我们都很好，过着欢乐的生活，一周在沃斯特音乐会和布罗姆斯伯罗，另一周在巴思，等等。

你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464. 李嘉图致穆勒[1]

[由469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21年10月14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已读过您论出版自由的文章,[2]非常高兴,并深受启发。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但我认为您非常巧妙地表明,困难并不在于给罪行下定义,而在于确定是否犯罪的事实,为此您必须依靠证据,同所有其他已被起诉的犯罪案件一样。您确立的原理自然地遵循您以前在论政府的文章里确立的那些原理,而且您清楚地表明,缺少几乎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地方长官所关注的人民利益的最重要保障之一就要失去作用,而没有这项保障,所有其余的保障也都无效。

关于允许有鼓励人民借助于出版去对抗他们的地方长官和推翻政府的自由,您的建议的范围之广,使我惊讶。我充分理解,不向人民提供去对抗的巨大便利,就不能有真正的自由,但在这一点和公开地允许鼓励对抗之间还有一大步。尽管您提出了赞成它的良好理由,我在进一步考虑之前,还不敢贸然同意。我怕您会使推翻一个政府太容易了,这当然是件坏事,同使它太难一样。

我只有另一点意见要说。您承认,真实情况会证明,一切可能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东印度公司,詹姆斯·穆勒先生"。——编者

② 在《英国百科全书补编》中。——编者

扰乱个人平静的著作都是正确的，但您谈到一些例外，允许有一些打破常规的例外也许是明智的。关于您作为例外而提出的一些例子，我认为您把它们说得太好了。为什么一个爱好虚荣的人要隐瞒他的出身贫贱呢？因为对地位和财富有不适当的看法。为什么他的缺点要比所有其他人的缺点更得到原谅呢？您是愿意把他的缺点公诸于众的。我认为我可以举出一个比您的更为有力的例子，可是无论如何我不会把它放在常规之外。一个人私自违犯他所属的社会的宗教戒律，而您过于纵容他的感情。为什么给他盖上一层面纱呢？他可以自己选择：或者满足于他的以及同他想法相似的少数人的自我赞许，并公开宣布他的原则，或者为获得广大群众的原则而付出代价。一种成文法律竟然鼓励和支持诡谲欺诈，确立这样的原则肯定是危险的。我知道您自己的结论是，真实情况毫无例外应该是唯一的准绳，伤害个人感情的著作应由这条准绳来衡量，但是在我看来，您在自己的论述里过于赞同别人希望排除的某些例子。

我很高兴听到，现在您的《政治经济学》即将开始付印。

我希望您告诉我，默里已经同意出版普莱斯先生的书。

近来我们在这里很快活。我们曾经同女孩子们、奥斯曼夫妇和克拉特巴克夫妇顺怀河而下。从那时以来，我们在布罗姆斯伯罗过了一周，并曾去马尔文和沃斯特。下周我们去巴思过几天。我还没有放弃在这里看见您的希望。埃奇沃思小姐写信给我，问我关于约会的事，她打算接受去年我在史密斯先生家见到她时向她提出的邀请，同她的两个姊妹来盖特科姆过几天。也许您愿意会见她，倘若如此，我将奉告您她确定来访的时间。那时或任何别

的时间接待您，对我都是适宜的。请记住，您若来，约翰将与您同来；您若不来，他就单独来。我们即将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场地，您若不久就来，正好赶得上在着手改进之前谈谈您对改进的意见。

永远您的

大卫·李嘉图

## 465. 图克致李嘉图

温布尔登，1821年10月13日

我亲爱的先生：

昨晚我回到此地时，看到您11日的几行字。我将代表小贝斯维先生同约翰·桑顿先生谈谈。他只是我合伙人①的很远的亲戚，但我同他相当熟悉。我将竭力为小贝斯维先生约请我可以找到的朋友们，来参加您提及的这一新的火灾和人寿保险公司，但我迄今听到关于它的细节还很少。②如果小贝斯维先生愿意到市里来看我，我很高兴见他，那时他可以向我更清楚地指出我可能对他有用的渠道。

自从我们上次通信以来，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没有忘记您

① 图克是俄国商人斯蒂芬·桑顿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并"主要管理"这家公司（见《上议院对外贸易委员会第一次报告，证词记录》，第25页，载《议会文件》，1820年，第3卷）。——编者

② 保卫者火灾和人寿保险公司大约在这时成立，克拉彭的约翰·桑顿（1783—1861）是董事之一。董事们在1821年11月5日第一次会议上，从四名候选人中，选举建筑师小乔治·贝斯维（1794—1845）担任检查员。（见A.W.塔恩和C.E.拜尔斯：《保卫者保险有限公司1821—1921年记录》，伦敦，私人印刷，1921年，第64—65页和第132页。）——编者

和盖特科姆庄园里我的其他朋友，我经常真想寄上一行，闲话家常，但在城里时业务的压力，和在这里度过的几段短时间里家庭的琐事，都时常妨碍了我。当我告诉您这是我六周以来（星期日除外）头一天能在这里住下时，您就可以判断我忙碌的程度了。著名的切斯特菲尔德勋爵谈起过纽卡斯尔老公爵，公爵在上午失去了半小时，就好象整天的其余时间里都在寻找它。所以，我可以说，既已在夏季丢开业务去过了两周（愉快的两周），我不得不在那个季度的其余时间里加倍工作来弥补它。

下月的第二周，我打算在此地拔营，而以后的六个月在拉塞尔广场扎寨。那时，我至少可以省掉每天从这里到城里的往返路程，而多点空闲时间。或许我可以利用那增加的空闲时间，用比我现在所能有的较长时间，以我苦思瞑想的作品来款待您，它充其量也不会有多大价值。甚至现在，我还被图克夫人和园丁叫去发表意见，并批准为了这里冬天的工作而进行的改进和其他事务，这是他们同我商量的少数机会之一。所以，我必须以简明扼要的方式来回答您的询问。您对谷物法的憎恨不会超过我。港口在11月肯定不会开放，甚至在2月也很少有开放的机会。同时，我们必须整个冬季以高价吃坏面包。① 承蒙您吩咐惠寄给我那册证词记录，②我已收到。在重读我自己的证词时，我看到遗漏和篡改简直是太多了，尤其是前者，我不能承认我是完全满意的。可是，有一个地方，目前的事件证实我发表的意见之一是正确的，我相信您同意我的那一意见，即：农产品过剩造成的低价和从而农业萧条并不**必然**

① 参阅图克：《物价史》，第2卷，第83页。——编者

② 向农业委员会提供的证词。——编者

使收益下降。如果您继续容忍科贝特那个恶棍，您将看到，他把滥加于您的谩骂的一部分加到了我身上。在这些问题上，您是理所当然的最高权威，这就是他不放过攻击您的机会的十分充足的理由。他象我预期的那样轻易地放过了我，他没有触及这一见解：上个世纪中叶，人们抱怨过类似的萧条，而那时的通货状况并不能说明它。①

明天穆勒先生和他的儿子、沃伯顿先生以及另外一两位经济方面的朋友，在这里同我一起过一天，您可以掐指计算，伦敦时间晚上8点正，我们将举杯祝您健康，也祝李嘉图夫人和府上所有其余的人健康。图克夫人和我们的艾顿② 同我一起衷心问候她们。

您最真诚的

托马斯·图克

两天前，我在邻居默里家进餐（顺便说一下，我在那里会见了贝尔桑尼），③ 他告诉我，马尔萨斯先生解释收益的增长，是把它归因于人口的增加，而这种增加来自以前高价的刺激。

---

① 见“科贝特就农业报告和证词致地主们的信，第3封”，载《科贝特周报》，1821年9月29日。科贝特攻击委员会把萧条归因于“生产过剩”，而不归因于皮尔提案，并攻击委员们“以图克先生的古怪难题”来娱乐他们自己。“这位机敏的图克先生发现了（委员会‘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这个机敏的人发现了，人们在丰盛的时候并不比平时吃更多的面包，而且丰盛时增加的消费‘并不多于浪费’。以前报纸肯定从未登过这样可怕的东西。”（第726页。）——编者

② “威廉·艾顿·图克［1806—1830］，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的儿子，在道德和学识这两方面都有特殊价值的青年，因早死而离开了人世。”（约·斯·穆勒：《自传》，第81页。）——编者

③ 乔万尼·贝尔桑尼，非洲旅行家，那时是“伦敦时髦的狮子之一”。约翰·默里是他的出版商，不久前在温布尔登买了一所乡村房屋。（S.斯迈尔斯：《一位出版商和他的朋友们，已故的约翰·默里回忆录和通信集》，伦敦，1891年，第2卷，第82和第97页。）——编者

# 466. 特罗尔致李嘉图[①]

[答 461—由 471 回答]

戈达尔明,昂斯特德伍德

1821 年 11 月 2 日

我亲爱的李嘉图:

你从莱德伯里附近的来信，使我想起若干年前我穿过那里乡间的一次飞快的旅行，它的美景我还大体记得。马尔文山俯瞰着一片富饶乡村的广阔景色,但我回想起我是背向着沃斯特郡,去看威尔士的雄伟山脉。鸟瞰,无论多么广阔,最初使人对景色感到惊异,但很快就厌倦了,而眼睛喜欢浏览雄浑的、断断续续的远景。

我记得,若干年前，我舅舅[②]住在莱德伯里附近，我想他是把他住的地方叫做贝鲁院。[③]但我以前不知道，那个地方现在属于令郎。

西德尼·史密斯在《爱丁堡评论》中的作品都很好，但可惜他竟把他深刻的理解力分散在一些不连贯的作品里，这些作品并不费他多大气力,却也绝不会抬高他的声誉。事实上,他是一个很懒

① 信封上写着:"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议员，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② 显然是罗伯特·史密斯(西德尼·史密斯的父亲；参阅在布罗姆斯伯罗广场写的第 461 号信的附言，本书第 91 页)。据说，他一生中很大一部分时间花费在"购买、改变、毁坏、然后再卖掉英国大约十九处不同的地方,而使他的财产减少，直到他年老时为止，他最后定居在主教的利迪亚德"，靠近汤顿，1827 年他在那里去世，年 88 岁。(见霍兰夫人:《忆西德尼·史密斯》,第 1 卷,第 2 页。)——编者

③ 参阅《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7 卷,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227 页,注 2。——编者

散的人，不愿意象他应做的那样，发挥他的天赋才能。一年中有大半年过着休养的生活，没有什么必须完成的工作占据他的时间，他以适当的勤勉就可以使他自己在这个时代的文人当中出类拔萃。象现在这样，他的俏皮话和诙谐戏谑都将同它们使之生气盎然的社交圈子一道消失。

虽然我不象图克先生走得那样远，认为在港口向谷物开放这件事情上，我们输入谷物同我们输出谷物的可能性一样大，可是我相信，这里和国外的谷物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最终[①]不会很大。我感到满意，对于土壤的能力和心灵的能力来说，情况是一样的，取决于耕种要比取决于自然肥沃程度多得多。我国在农业科学知识方面具有无限的优势，足以抵销土壤贫瘠造成的劣势。诚然，这种知识不久将传播到我们的邻国去。但是，对大陆充分发挥作用的各种原因必定很快导致那里耕种土质贫瘠的土地，这不同样地正确吗？

上月的《评论季刊》里论农业报告的那篇文章，[②]依我看，对于地租的实际性质和资本积累对农业及制造业的影响，作了很好的说明。作者认为，这种看法证明这一意见——“把这些看作受同样的规则支配是一个错误”[③]——是正确的，但我不能同意他的这一

① 可以读作“始终”。——编者

② 1821年7月[10月出版]，第9篇；评论农业报告和韦斯特的《论资本应用于土地》。惠肖在1822年2月5日致托马斯·史密斯的信中说，这篇评论的作者是“一个来自牛津的、有进取心的、聪明的青年，名叫西尼尔，马达伦学院的一个成员”。（《霍兰邸宅的‘教皇’》，第242页。）——编者

③ 第467页。评论者用下面的话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基本的区别”是，“制造业中每一笔追加的资本生产出一个更大比例的净收益，而农业中每一笔追加的资本生产出一个更小比例的净收益”。——编者

想法。他说:“工业品价格一般受生产成本支配，受供求支配只是一个例外；而农产品价格受供求支配，受生产成本支配只是一个例外；需求增加终将降低前者而抬高后者。”①

看来，这里作这种区别的理由是，只有最后加以耕种的土地上生长的那部分谷物才真正受生产成本支配，所有其他谷物都按照远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因而不能说受生产成本支配。但是，同样的话肯定也可以应用于制造业，虽然它的正确性可能不同样地显著。无疑，竞争终将使制造的机械处于几乎同一个水平，但它只能慢慢地而绝不是完全地这样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工业品的自然价格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的，虽然它们的市场价格相同。在长时期内，竞争使垄断终止。但是，每种经过改进的机器的发明者在一个时期内享有垄断地位，在那个时期，他的处境与在优质土地上生产谷物的农场主完全相同。所以，同一条规则对工业品和农产品都适用，虽然该规则的应用略有不同。唯一的区别是，生产谷物的机器不断变坏，而生产工业品的机器不断改进。

罗・威尔逊爵士被解除军职，无论他在其他方面会受到什么损害，从钱的观点来看，他的政治追随者的慷慨赠予似乎会使他不致蒙受损失。我明白，在军官当中，谁似乎对这个问题与某一部分公众同样感兴趣，毫无疑问，解除他的职务就会被认为是适当的。这个案件的事实尚未公诸于众。然而，同往常一样，这些不偏不倚的公众却决心诉诸一切可能的暴力和顽强精神。

从宪法的观点来看，我认为，无论罗・威尔逊爵士的罪行如

① 同上，第470—471页。——编者

何，没有疑问，国王已经行使了他的特权赋予他的权力。他是军队的唯一首领，军队完全在他控制之下。叛乱法规定了对军事罪行的处置办法，而军人所犯的另一类罪行就由国王来决定。我承认，公众询问是否已经恰当地行使了特权，在任何时候都是、而且必定是一个好问题。但是，在那一点上，在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以前，我们不能、因而也不应该作出决定。在原则这一点上，我认为科克伦勋爵的案件是完全类似的，而且大多数人认为，那时特权行使得十分恰当。①

你对公债可能有的价格意见如何？你认为把钱投在证券中现在利率5%的好的抵押债券上合适吗？我听说抵押利率正在下跌。

再见，我亲爱的李嘉图。特罗尔夫人同我一起向李嘉图夫人和你竭诚问好。请相信我是

你非常真诚的

哈奇斯·特罗尔

# 467.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②

[答463—由468回答]

东印度学院，1821年11月25日

我亲爱的李嘉图：

虽然我对那个问题还有许多话要说，却害怕继续进行我们的

① 科克伦勋爵在1814年犯了对证券交易所的欺诈罪之后，被解除了海军中的职务。——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大·李嘉图议员先生"。——编者

讨论，唯恐那要花费我们太多的时间。当我遇到一个困难时，我就把它提交给你，满足于听到你对问题的意见，而不再反驳。如果你使我感到满意，事情就解决了。如果你没有，我便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以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我已把自己的思想提交给我所知道的最机敏的人，他并未表示我是错的，我就有权想象我是对的。我也许完全忘了，我没有被说服，可能仅仅是由于我的偏见或愚蠢。

我现在写信，是希望你到城里参加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第一次会议，我刚听说会议将于12月3日星期一举行。一般来说，这是一个繁忙的时间，正好在我们的学期末尾，星期二一早我必须到学院，但我想我将于星期六在城里，一直逗留到那时候。

我若有机会见到你，那将给我以莫大的愉快。

我断定，此刻你一定见到托伦斯的著作了。他有精心写成的论有效需求的一章，① 但我比以前更加坚信关于"销路〔"〕的学说基本上是根本错误的。

匆匆草上。

你永远最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

① 《论财富的生产》，第6章，第6节，"关于需求和供给的原理"。——编者

# 468.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1]

[答 467]

盖特科姆庄园

1821 年 11 月 27 日

我亲爱的马尔萨斯:

你不继续进行由你开始的讨论,你的借口很巧妙,我应当对它感到满意,因为它还带有对我的溢美之词,就象你向一个一直是你论敌的人所能说的那样美。可是,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对彼此的想法都知道得这样清楚,以致私下讨论对双方都不会有多大好处。如果我舞弄我的笔能象你那样好,我想我们进行公开讨论可能对公众有些好处。

很遗憾,我将不得不错过两次政治经济学会议,因为 1 月底之前我将不在伦敦。

12 月 7 日我将应邀在赫里福德同休姆一起在一次公共宴会上进餐,那次宴会是为他举行的,为了向他赠送一只银大酒杯和一大桶苹果酒,作为赫里福德居民对他为公众服务表示尊敬和感激的象征。届时休姆从城里来,于午前 11 点在罗斯受到迎接,并被以应有的礼遇护送到赫里福德。我希望一切都将进行得秩序井然,平平安安。我非常厌恶吵闹斗殴。[2]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东印度学院,托·罗·马尔萨斯牧师"。李嘉图写上"1821 年 11 月 28 日"而免费邮寄。——编者

② 李嘉图在这一场合的演说,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5 卷,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441 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我还没有看到托伦斯的书，在我到伦敦之前，也不可能看到它。托伦斯关心《斗士》,[①] 它附有一种政治经济学周报。我认为这些论文都写得很好,但你可能不同意我的意见。

永远你的

大卫·李嘉图

# 469. 穆勒致李嘉图

[答 464—由 470 回答]

东印度公司，1821 年 11 月 30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终于能够寄上一册我的《纲要》,[②] 虽然您对它的内容已经知道得够多了。但是,当您读完全书时，我急于知道，您认为它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我们给它预定的目的，是否还能做什么使它更好地达到目的,而不用重写,我几乎无法重写。可能不久就会有对第二版的要求(因为第一天就订购了、即售给书商 350 册),除非这项预期不幸竟使人失望。在某些方面，我将重视没有学过的人的意见多于重视您的意见。我希望您能使某些女士们读它。有一次，我打算为此而寄两册给我的两位朋友——奥斯曼夫人和李嘉图小姐。但我对她们了解不够，不能肯定她们不会认为这是把一

① 一种期刊。1821 年 9 月 30 日星期日起，该刊采用了副标题"政治和政治经济学评论周刊"和格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同时，它开始在"经济学家"这一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编号是累计的，这些文章通俗地阐述了李嘉图的对外贸易、地租、利润等学说。最初这些文章的署名为"S.E."，在这一年的后期为"F."。——编者

② 《政治经济学纲要》，伦敦，鲍德温书店，1821 年。——编者

项义务强加给她们，她们会把这看作负担，所以我没有这样做。但是，您若暗示我一下，我立即遵命。由于我认为她们两位都非常善于学习这门科学，我很愿意鼓励她们学。[1]

我很久没有听到您的消息，虽然我承认这是我的过失。我已有五、六周身体很不好，每件事对我来说都是一项负担。我早已打算来您处过几天，但我终于不得不希望明年能够弥补我这次的失望，因为我即将愉快地在伦敦见到您一会儿。要是我早点决定了自己的事，应该叫约翰来。但现在他同老师们有事，等等，不得不象我一样，推迟他的拜访。

关于公共事务，我无需奉告我的想法，因为您料想得到。大臣们主要是对坎宁迷惑不解。我从权威方面获悉，自从国王一家从汉诺威回来以后，当利物浦勋爵获准觐见去说明他的留任必须取决于允许坎宁进入内阁时，国王说，他愿意象老朋友一样，坦率地告诉勋爵，他掌握了确凿无疑的证据，坎宁先生同他的妻子（王后）私通。所以，他问利物浦勋爵，他是否还要请求在他的内阁里有坎宁先生。对此，您有何想法？对我来说，我不相信。我毫不怀疑，这是国王在撒谎，以免勋爵强行要求，而且他没有这样的证据。

普莱斯对葛德文的答复是不幸的。默里把它保留了很久，最后根本未作任何答复就把它退还了。它又被送交朗曼书店和鲍德温书店，但两家都不愿承担风险来出版它。普莱斯本人则说，他负担不起为它赔的钱。[2]这样多劳动白费掉，而且公众失去出版它的

---

[1] 以前布罗姆斯伯罗广场的图书室里有一册1821年穆勒的《纲要》，他在书上写道："给奥斯曼·李嘉图夫人，她诚挚的朋友、著者赠"，接受者在书上写了许多注释。——编者

[2] 该书由朗曼书店于1822年出版。见本书第52页，注2。——编者

好处，都使我烦恼。

我已接到卡夫先生[①]的邀请，下星期一与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先生们一同进餐。但我想这是一个错误。我似乎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会议不是在12月的第一个而是最后一个星期一举行。

再见。祝您在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愉快欢乐。我虽不能亲自来，但精神上将同您在一起。除非我摆脱了痛风病，我将无心做任何事。我谢绝了一切邀请，晚上只是坐在扶手椅里，同妻子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们使我高兴多久就让他们呆多久，然后叫他们走开。

谨向盖特科姆夫人竭诚问好。我在目前虚弱无力的情况下，常想起她来，她是一位极好的女医生，我认为她和克利弗夫人[②]都是第一流的护士。

让我很快听到您的回音，并相信我是

您最真诚的

詹·穆勒

我听到一条使我相信的消息(写完上面的以后听到的)，坎宁将出任印度总督。您若谈到这件事，不要说是从我处获悉的，虽然这不是作为一个秘密告诉我的。[③]

① 卡夫先生大概是共济酒家这一旅店的主人，该俱乐部常在那里聚餐。见《政治经济学俱乐部1821—1882年会议记录》，第45页；关于穆勒出席的1821年12月3日星期一的会议，同上，第43页。——编者

② 李嘉图夫人的仆人。——编者

③ 坎宁于1822年被任命为总督；但他在卡斯尔雷去世时，回到了外交部，而未就任总督。——编者

# 470. 李嘉图致穆勒

[答 469]

布罗姆斯伯罗广场

1821 年 12 月 10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拜读尊著[1]后,拟即奉函,但我近来东奔西走,以致不能为此而抽出半小时来,直到现在。但是,让我有条不紊地进行。首先,我必须对您告诉我的近况表示遗憾,我猜想您有痛风病的气质在您周身游动。虽然这次不便来访,病痛会同以前一样,迅速地离开您。我希望很快就见到您精神矍铄,象青年人那样活跃。真遗憾,今年您和约翰一起,或约翰独自一人,都未能设法来访。

现在谈谈那本书;非常感谢您赠书。我已仔细地读过它,您一定知道,我能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极少。我看到有几处我们的意见不十分一致,我已把它们记下来,以后作为谈话的内容,或者我把它们写出来,您何时要看,我就寄上。如果我对这几点的看法是对的,您在下一版中还要作些微小的修改。至于您表达自己看法的清晰程度,对我来说,当然它们都是很清晰的,而且据我判断,对于所有曾对所读学科予以一般注意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但是,正如您正确地指出,对这一点,我不能象没有学过的人那样好地判断。有两位青年女士属于后一阶级,她们希望成为学过的人,并将很高兴通过您的著作成为这样。您必须把这看作您要我给您的暗

[1] 《政治经济学纲要》。——编者

示,如果我发现有人有这种意向。奥斯曼夫人说,您曾答应给她一册您的书,她要您履行诺言。她已勤恳地为此而作准备,因为她非常注意地学习了马塞特夫人的著作。我很高兴地补充一句,她大受裨益,似乎很理解它。您的书将证实她心中的良好学说,并在这门学科上供给她一些新观念。

小女玛丽也急于收到您的这一礼物,她保证要对书的内容予以极大的注意,并对您想到她非常高兴。您的书休姆读得不多,他和我在谈到您的书时,都感到遗憾,您竟在一本您称为教科书的书里时常使用"生殖"这个字眼。我们怕它会激起许多反对它的人心中的偏见。不用它,学说也可以差不多同样好地得到阐释。

您从我的信头上可以看到我在哪里。我于星期三来此,星期五上午与小儿一同去赫里福德。我们发现那座城里繁忙喧嚣,街上挤满了人,窗口排满了妇女,等候休姆光临。180 多名骑马的人和许多马车从赫里福德去迎接他,在我们到后大约一小时,马队出现了。马在两边排好以后,马车出现了,休姆在第一辆车里,坐在那天的主席和副主席之间。这辆车和跟在后面载着该郡议员普赖斯的第二辆车,都由人拉着。当马车来到旅馆对面,休姆在旗帜挥舞、鼓声咚咚和人们欢呼中下了车。一会儿,他登上阳台,准备向他们演说,他总是能够立即发表演说的。他告诉人们,他们被统治得多么地坏,以及他对他们日益增长的才智抱有多么大的期望。他要求他们活跃起来,发表他们的意见,等等,等等。

进餐后,一只大酒杯赠送给他,一大桶苹果酒听候他处置。那时,他又发表了一次演说,长达一个半小时,大家都很注意听。这一群人有 250 个,我们有很多次演说,有些是很好的演说。大家都

提到了改革，都承认改革是要予以注意的伟大目标。我不得不说几句话，没有忘掉说一些话赞同秘密选举的重要性。[1]在餐桌前度过了将近 6 小时以后，我们中的一大群人陪伴休姆去附近的普赖斯先生家。我在那里住了两夜，昨天回到此地。休姆今天去蒙默思市议会进餐，去接受该市的市民身份，明天他将在这里同我在一起。第二天我们都将去盖特科姆。至此，我已把我们的活动情况如实地奉告您。

如您所猜想的那样，休姆对他在各地受到的接待极为满意，他开辟了一条新路线，将继续受到高度赞扬，直到他再有几个竞争者时为止。他起了巨大的作用，唤起公众对浪费开支这一还在继续进行的罪行的关注。我确实相信，现在是人民中一个较好的阶级比以前科贝特和亨特所操纵的阶级更为活跃。

听到普莱斯手稿的命运，我为之惋惜。听说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在预定的那天开了会，有 20 人出席。我不知道您是否其中之一。您看到《斗士》吗？[2]它每星期附一张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报纸，正确的原理在报上得到很好的阐释。我猜想是托伦斯写的。坎宁似乎不能越过国王对他的仇恨这一可怕的障碍。

奥斯曼夫妇谨向您竭诚问好。

永远您的

大卫·李嘉图

---

①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5 卷，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443—444 页。——编者

② 参阅本书第 112 页，注 1。——编者

我发现，关于向奥斯曼夫人作的有关您书的许诺，我弄错了。您这方面的许诺是，您要使书明白易懂，以致她能够理解它。她那方面的许诺是，如果您这样做了，她就要读它。

# 471. 李嘉图致特罗尔[①]

[答466—由478回答]

布罗姆斯伯罗广场

1821年12月11日

我亲爱的特罗尔：

似乎你命中注定要收到我从此地寄上的信。我原拟离家之前写信给你，但我有各种事情要做，不得不推迟到此刻才写。上星期三我在去赫里福德的途中来此，休姆先生的抑慕者邀请我去那里参加一次公共宴会，那是他们为他在那座城里举行的。在那个场合，向他赠送了一大桶苹果酒和一只银大酒杯，那都是用每人捐献一先令筹集的基金购买的。星期五我去赫里福德，到达不久就看见我的朋友休姆乘一辆由许多人拉着的马车到来，前面还有许多骑马的人和旗帜。似乎全城的人都在街上，窗口挤满了妇女。吵闹的欢呼声向他致意，那种欢呼声通常用来欢迎大家爱戴的人物。一会儿，他已登上旅馆的阳台，阳台紧挨着我占据的窗口，他从阳台上向街上的绅士们发表了长篇演说，欢呼声经常打断他的演说。3点钟我们坐下进餐。我们一共250人，我想大部分是农

① 信封上写着："戈达尔明，昂斯特德伍德、哈奇斯·特罗尔先生"。李嘉图写上"格洛斯特郡，12月12日"而免费邮寄。——编者

场主和商人，也许有大约50人是邻近地区较高阶级的有钱绅士。餐后有许多人演说，休姆讲了一个半小时，其余被要求发表演说的人——我是其中之一——都讲得时间很适当。① 那一天过得很好，我们一大群人按照预先约定的，去该郡议员普赖斯先生家(他的父亲著有一部论图画般景色的著作)，② 在那里，我们被丰盛地款待了两天。

你可以相信，休姆极为满意。昨天他在蒙默思，今天他将在这里同我会合，③ 并同我一起回盖特科姆去。你会把所有这些活动都叫做"激进的"，但我相信这些活动是为了许多好处：增进人民对政府事务的关心，使他们对什么是好政府、什么是坏政府有较好的判断，同时，这对我们的地方长官也有用，使他们趋于节约和宽容。

你对«评论季刊»中论农业报告的那篇文章的意见，我看是很正确的。我感到高兴，我得到一位这样好的同盟者赞成我认为正确的原理。在看到这些原理日有进展时，你一定与我同享我感到的快乐。马塞特夫人的最近一版颇有改进，她在这一版里承认了许多她以前各版里根本没有谈或谈得模棱两可的东西。④ «斗士»发表了一系列论地租、工资、赋税等等的文章，依我看，都是正确

①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41页。——编者

② 尤夫代尔·普赖斯：«论与雄伟的和美丽的相对而言的图画般的景色，兼论为了改善实际风景而研究图画的用处»，伦敦，1794年。——编者

③ "莱德伯里，12月12日。——休姆先生在从罗斯去布拉姆斯伯里访问奥·李嘉图先生的途中，昨晚出人意外地到达此地。虽然邮车换马用不了五分钟，人们已经认出他来，把马牵出来，大家拉着马车穿过城镇，表示对他的赞赏。"(«泰晤士报»，1821年12月17日。)——编者

④ «政治经济学问答；对这门科学的基本内容作通俗解释»，«化学问答»的著者著，第4版，伦敦，朗曼书店，1821年。——编者

的。[①] 穆勒也刚出版了他的书，书中赞同一切好的学说。[②] 所以，我们应当对我们所作的进展感到满意。我发现，国内流行着许多对通货问题的错误看法，有些人把国家遭遇的每件坏事都归罪于皮尔提案，又必定把皮尔提案归罪于我。这些人把谷物和牲畜下跌的总价值说成仅仅是名义上的，他们说这些物品实际上没有下跌，而是货币上涨了。他们不愿意听到货币价值已有10%的变动，而我却很愿意向他们承认这一变动。他们也不愿意听我为自己辩护，反对他们不公正的指责。我提出过一种方案，采用这种方案，无论银行或任何其他人都不会有对一盎斯黄金的需求。可是，采用了另一种方案，银行和个人都不得不需求大量黄金，而我却被认为应对后果负责。如果我是一位银行经理，处置这一通货问题，我认为我能靠提高货币（仅仅）5%而恢复金属标准。我并没有说，有了金属标准，我就能保护它不发生各种标准通常随时都会发生的变动。科贝特说，我在谈到以黄金作为标准时，简直是个傻瓜，唯一好的标准乃是谷物。[③] 他这样说，表明他无知。但是，假定这是正确的，他能告诉我什么可以保证我们不受他的标准变动的影

① 见本书第112页，注1。——编者

② 见本书第112页，注2。——编者

③ 见"科贝特就农业报告和证词致地主们的信，第5封"，载《科贝特周报》，1821年10月20日："把黄金的市场价格作为标准正是那位圣人——'集体智慧'的圣人——所做的事。他说，黄金是世界上一切物品的标准，每种价格都取决于黄金的价格，现在黄金在它可能最低的价格的$4\frac{1}{2}\%$的范围之内，按照这一尺度，其他物品的价格就不能下跌得多于$4\frac{1}{2}\%$。""这是皮尔提案被通过的根据！可是，这一古怪的、交易所小巷的、犹太人般的以黄金价格作为标准的观念，并不是新观念；圣人的吹鼓手及其金银条块委员会、金勋爵和其他许多人，在卓越的圣人说出这一观念之前很久，已经反复说过多遍了。"（第925—926页。）——编者

响吗？也许他的标准比任何别的标准更容易变动。但是，对你说这些无用，你都很知道。

休姆说，大臣们在反对罗伯特·威尔逊爵士的案件中得不到什么，他们认为他们有了一件反对他的案件，但他们完全被谎报的情况欺骗了。

你对最近行政上的更迭看法如何？[①] 皮尔不是升高了许多吗？他的才能可以使他胜任这样显赫的职务吗？事情就这样安排停当而不给坎宁留有余地吗？他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但我猜想，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完全过到我们这边来。

议会下次会议上会提出许多有趣的问题来。精简节约将是一道常有的菜。我们将有谷物法、爱尔兰骚动、罗伯特·威尔逊爵士案件、刑法和其他许多问题。我喜欢事业。

请代向特罗尔夫人竭诚问好，并相信我永远是，我亲爱的特罗尔，

你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① 皮尔任内务大臣；韦尔斯利侯爵任爱尔兰副总督；古尔本任爱尔兰总督。——编者

# 472. 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①]

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

1821年12月14日

亲爱的先生：

此信将请约翰·奥斯汀先生面呈，他是一位我已认识多年的绅士，他的兄弟娶了小女。[②] 他访问贵地是为了商业上的目的，要达到这一目的，他可能需要聘请一些在法律方面负有声望的绅士。他在苏格兰人地生疏，在他认为需要聘请的绅士方面，您能提供正确的意见，您的意见对他可能大有裨益。我可以肯定，您会欣然允许他同您磋商的。您这样做，或以其他方式为他效劳，将使我感激不尽。

亲爱的先生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约·拉，麦克库洛赫先生

① 信封上写着："爱丁堡，巴克留广场，约·拉·麦克库洛赫先生"。——编者

② 普里西拉。——编者

# 473. 李嘉图致穆勒[1]

盖特科姆

1821年12月18日

我亲爱的先生:

两位女士非常感谢您寄书给她们，与书一并寄来的信使她们非常高兴。她们是否有勇气写信给您，亲自向您这样说，我很怀疑。然而，她们已经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我希望她们在完全理解它的道路上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寄上我匆匆记下的我的意见。我象一个朋友应该做的那样，用心找毛病，却几乎不能发现什么。总之，我认为有毛病的那些地方未必是这样，我觉得它们有毛病只是因为我带有偏见。

休姆已在星期日离开我。

您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附件:李嘉图对穆勒《政治经济学纲要》的评注]

第2章第2节。一个富庶、奢华和人口众多的国家的人口，在有利的情况下，能以一个贫穷的新国家同样的比例增长，这一理论有人反对，他们不会承认妇女的生育能力是一个决定性的论点。

---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东印度公司，詹姆斯·穆勒先生"。——编者

因为他们争辩说，由于崇尚奢华，许多妇女放弃了生育孩子的职能，以致没有足够的人数来以较早时期同样的比例扩大人口。他们还争辩说，对护士和各式各种女仆的需求，减少了生育孩子的妇女。

第48页。“在一个所有的人都降低到……的国家里”。① 能有这样的国家吗？在所有旧的国家里，地租会构成一种基金，它会保证一个相对富裕的阶级存在。我不很同意这段话头一部分表述的意见：“富人可以大大节约开支来减轻匮乏的影响。”这一结果在两三年内不会产生，而在您假定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资源枯竭的地步，它同样地会产生。无论土地是否被一再细分为小块，总有很大量剩余产品以地租的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贫穷。我并不把最后这种状态说成合乎我们的心愿；我同意您的意见，在这种状态下，人民群众会遭受极大的苦难，但我认为您把它描绘得太强烈了。

您在这一章里说，对劳动的需求和雇用劳动的能力将与资本的增加成正比。我相信我说过同样的话，在一本初级的书里这样说可能是对的，虽然这并不是严格地正确的。雇用劳动的能力取决于资本一个特定部分的增加，而不是全部资本的增加（见我论机器的那一章）。

您是否低估了储蓄的能力和愿望？您没有谈到资本可以靠储蓄来增加的两种方式。您谈到一种普通的、日常的方式，即把更多的年产品投入生产性使用。但您一点也没有说，发现比较便宜

① “在一个所有的人都降低到领取工资这一状态的国家里，大量减少通常的供应将会造成普遍的、不可救治的灾难。”——编者

的生产方式有时使资本大量增加。

第3章第2节。在这一节里，我看到自己在同一个问题上也有的同样困难，即确立一个普遍正确的准则——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乃是商品交换价值的准则和尺度。例外情形将与您对立，如同它们与我对立一样。第76页上有一段话以这样的字句结束："丝毫也不影响以前命题的正确性，等等。"如果一只表和一件普通上衣的相对价值改变了，而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毫不增加或减少，我们能说"劳动量决定交换价值"这一命题是普遍正确的吗？依我看，您是把我所说的对一般准则的例外和修改说成是属于一般准则本身的。

第89页那一节。我不能同意这里所作的区别——各国商业上的利益是从它们输入的而不是输出的物品上得来的。事实上，各国从未输入任何物品而不输出某种物品去支付它，交换才是有益的。除非付出一件商品和收到一件商品，否则就不是交换。我不明白这样一桩交易怎么能分成两部分，怎么能正确地说只有一部分是有益的。我们得到的换取我们商品的物品，实际上就构成我们出售商品的价格或价值。

第109页。"只有固定在耐久的机器中相对小的那部分除外。"这部分可以正确地叫做相对小的吗？它不仅包括耐久的机器，而且包括船舶、运河、道路、桥梁、作坊，等等。

第119页。"但在这种情况下"，等等。这一段的后一部分不清楚。当钞票回到银行时，为什么银行要为它的钞票按4镑来支付呢？答：银行的黄金存量不可避免地将很快耗尽，银行为了重置那一存量，将不得不在市场上按4镑把它按3镑17先令$10^1/_2$便

士售出的黄金买回来。

第120页。“如果流通中没有铸币，等等。”如果银行趁机按2镑10先令买进黄金，然后增加它的发行额，并按4镑出售黄金，它就可以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第120页。“在使用金属通货的情况下，等等。”这段话意思有点含糊。政府不能把整个通货的价值降低，而能把构成那种通货的每一块铸币的价值降低。

第127页。我很不愿意让政府在假定的情况下，在流通中保持同量的纸币。我们根据什么标准才能把对黄金的实际需求同缩小的资本区别开来，把流通同节约使用货币的技巧有所改进区别开来？等等。

第145页。“如果一笔差额已到期，等等。[”]用期票来了结这笔交易就必须这样：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欠汉堡1,000镑，或者他能从汉堡收到1,000镑的金银条块比从英国收到花费较少的费用。在汉堡售出他要求英国付款的票据，汉堡就代替英国而成为他的债务人。①

第147页。“当通货，等等。”这应作一点限定，因为两国的金属数量不改变，两国通货的相对价值也可以变动，在从一国往另一国运送金属的费用的范围内变动。如果10,000盾的内在价值同1,000镑的一样，运送货币的费用为2%，则在某个时期，1,000镑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购买一张10,200盾的期票，而在另一个时期，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可以只购买一张大约9,800盾的期票。把这放在一条注释里也许有用。

① 在手稿上，这条意见和下一条意见都加在纸的末端。——编者

第 153 页。[①] 任何时候两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的商人之间交换。可以肯定，进口商品以出口商品计算的价值必定超过出口商品的价值，差额是两种商品的全部运费。如果英国在歉收季节把衣料运往波兰去换取谷物，当谷物到达英国时，它必定至少比运去的衣料更有价值，差额是衣料和谷物的全部运费，否则任何人从事这项交易都不可能获利。对于货币，这也同样是正确的。如果我同意从英国输出货币，从波兰输入谷物，当谷物到达英国时，它的价值必定不仅等于它在波兰的成本，而且等于运送货币和谷物的费用。我们假定 100 夸特谷物在波兰值 200 镑，输出货币的费用为 5 镑。如果我输出货币，因而谷物要花费我 205 镑。但我们假定把谷物带到英国来的费用为 10 镑，因此，当谷物到达英国时，它一共要花费我 215 镑。除非我在那一金额以上出售谷物，否则我得不到利润。这 215 镑不是包括原有的成本 200 镑、货币的运费 5 镑和谷物的运费 10 镑吗？我明白您关于交换的意思，您的意思是对的，但您没有选择适当的词句来表达它。

第 163 页。"由于……的人……，[②] 所以谷物生产者没有蒙受任何最小的损失或不方便。"这句话是否应改为，他只蒙受一般的损失，这是所有其他消费者被迫为受到保护的商品支付更多的钱时都蒙受的损失？

---

① "如果英国在歉收季节把衣料运往波兰去换取谷物，英国的谷物将不负担输入谷物和输出衣料的费用，而波兰不负担任何运输成本，它将得到衣料而不付运输成本，因而衣料同在英国一样便宜。显然，事实将是这样：谷物在英国比在波兰贵，差额是从波兰输入谷物的成本；衣料在波兰比在英国贵，差额是运送衣料的成本。"——编者

② "由于把资本投入这一所谓受到保护的贸易的人，没有从保护得到额外的利润"。——编者

第 167 页。我再次反对这一学说：贸易上的一切利益都是从输入的而不是输出的商品上得来的。

第 171 页。被迫向母国购买是否比被迫向母国出售对殖民地的损害更大？殖民地的产品运往母国要比运往它最终销售的国家负担更多的费用，然而它一般要被分散到对它有需求的各地，因而最终获得最好的价格，增加的费用经常得以减少。但是，殖民地被迫从一个市场获得商品，被迫在那个市场上购买货物，虽然它在其他地方购买同样的货物可能要便宜得多。我认为，很明显，它不仅负担它所买商品已增加的费用，而且负担已增加的成本。

第 181 页。衣料生产者是否能将作为利润而属于他的那部分衣料加到他的资本上去，取决于他以那部分衣料换取食物、原料、工具和劳动的能力。

第 194 页。“在这种情况下，等等。”这并未回答常有的反对意见。如果每个人都热心储蓄，生产的食物和必需品（这些资料主要用于获得劳动）就会比消费的多。供给超过需求会造成过剩，以致数量虽已增加，您也不能比以前支配更多的劳动。储蓄的一切动机都将消失，因为它不能实现。但缺乏动机的真正原因是，资本比人口增加得快，因而劳动者处于支配很大量净产品的情况。这种情况只能延续到人口增加时为止，那时劳动要再下跌，净产品的分配将对资本家更为有利。在工资很高的时期，食物和必需品的产量不会造成过剩，因为按照需求和适应有高工资花费的人的爱好来生产这些物品，将是符合生产者利益的。

第 192 页。“但对于同样的数额，等等。”我不能同意这一点，因为增加的衣料数量可能是由去年收益中储蓄的追加资本生产

的，而不是由从其他行业撤出的资本生产的。我同意那一结论，而不同意那一论述。衣料业主象我假定的那样，以他储蓄的资本来生产衣料，而对衣料的需求却不足。他以生产衣料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他希望出售他的衣料和购买另一种物品。他应该生产那另一种物品，那就任何商品都不会过剩。除了由于意外情况，任何物品都不会过剩，意外情况几乎总是计算错误造成的。

第199页。"如果一群人，等等。"在一个较长或较短的时期里，将没有地租，因而不能有国家税收。对这种赋税可能有一种反对意见：它有阻碍改进的趋势，或在某些情况下最终落在农产品消费者身上。我是指这种情况：地主把许多资本投入土地，他不是以利润的名义，而是以地租的名义，从他的投资获得报酬。这些投资是不会有的，除非农产品涨价使资本家有理由认为，他应当因为他所处的特殊不利状况而得到补偿。在这种赋税制度下，赌博投机将大受鼓励。临近战争时，土地将与对战争期限的预期成正比地下跌，每经过一次战役或缔结一项条约，人们就会按照他们的希望或恐惧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去推测。土地将成为一种如此不可靠的财产，以致占有土地并不能为孩子们提供可靠的保证。整个来说，我很喜欢目前的赋税制度。如果要把土地作为课税的特殊对象，采取亚洲的方式倒是合乎心愿的，并把政府看作任何时候——战争时期及和平时期——都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有权收取全部地租。

第202页。立法机构确实有权增加国家的生产，这样说是否确切？立法机构可以借助于好的法律排除增加生产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它可以使勤勉获得劳动的一切成果，等等，但立法机构并不

借助于这些法律实际增加生产。

第234页。“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等等。”① 我认为您应该加上“倘若所有类似的商品在进口时都征收相等的赋税”。从下面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出您是这样的意思，但您若这样说了，那段话就会更加清楚。

关于各种不同赋税的影响，我认为阐述得很简明精辟。

# 474. 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②

[答436和439—由476回答]

爱丁堡，1821年12月23日

我亲爱的先生：

承蒙惠赐您对穆歇特先生的表的意见，早拟奉函道谢，而且这也是我的责任。最初我推迟这样做，直到我可以有机会寄上一册我为《英国百科全书补编》写的一篇论货币的文章的时候。但由于这种出版物容易遇到的没完没了的拖延，这两天我才收到这篇论文的几册抽印本。我将由第一班邮递寄上一册，寄往伦敦尊府，我将乐于知道您对它的写法的意见。它的理论是您自己的。

您或许会从《苏格兰人报》刊登的一则广告上看到，我又在教

① “在这两种情况下[“在一种情况下，任何数目的商品都计件征税，……在另一种情况下，一切商品都按价征税”]，商品的价格都不高，换句话说，货币的购买力不低，没有把货币输出本国的趋势。”——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大卫·李嘉图议员先生”。——编者

授一个私人的政治经济学班。① 但我打算而且已经开始写一本讲义，在下一届教授一个公开的班。② 多种动机导致我从事这项工作。一俟我写好讲义，再加以润饰和改进就比较容易了，我可以因此而能够帮助传播这门科学的正确原理，并可以不太麻烦地挣一点钱。在编写讲义时，我的目的与其说是使它深奥，不如说是使它具有教益。我必须论述这门科学有用和实际的部分多于涉及理论讨论的部分。然而，我将不略去后者。但为了使我的讲义令人感兴趣，我必须主要加强那些我能引起听众注意的地方，以及他们最容易理解的地方。我给现在这个班讲了两篇导论，③ 如果要求您阅读讲义的手稿不过于冒昧的话，我将在您至伦敦时把手稿寄上，并将极其感谢您对它以及整门课程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件事对我至为重要，因为，由于土地的价值下跌，我几乎没有从我在苏格兰南部的小小产业上得到什么。④ 也许您可以将您对马尔萨斯先生近著的评注再借我用几星期；对于论述调节利润的规律和其他许多问题，那些评注极为有用，它们在我的保管之下是绝对安全的。您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提到，您得到伊尔弗拉科姆比一位绅士写的一部非常精辟的论货币问题的著作，但它不是为出版而写的。我可以向您也借用一下这本书吗？⑤ 我还想知道，您是否有关于荷兰

① “政治经济学。——约·拉·麦克库洛赫先生拟于11月20日，星期二，在巴克留广场10号开设一个私人的政治经济学讲习班。1821年10月29日。”（《苏格兰人报》1821年11月3日的广告。）——麦克库洛赫在《论政治经济学的兴起……》，1824年版，第109—110页，大致说明了他教授私人班的方法。——编者

② 见本书第257页，注1。——编者

③ 见本书第157页。——编者

④ 麦克库洛赫继承他祖父的“一份小小的世袭地产，叫做奥钦古尔，在柯克布赖特行政区”。（《绅士杂志》，1865年1月，第111页。）——编者

⑤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337页，注2。——编者

商业和金融史的资料。我确信可以从那里得到许多奇妙的和宝贵的说明。除了《荷兰的财富》和1750年呈递给奥兰治亲王的备忘录以外，[1]我未见过其他关于这些问题的拉丁文或法文的著作，我不能读德文的。

您将会很高兴地看到苏格兰的公共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敌人陷入困境。您能设想还有什么比检察长——位居苏格兰政府首脑并行使英格兰大陪审团职能的人——成为一家报纸[2]的私下合伙人更应受到责难的吗？这家报纸大肆谩骂他阁下朝夕相处的人们，其程度远甚于对约翰牛的谩骂。如果下议院象它所应有的那样，现在他阁下就不会处在一个很舒服的境地了。《爱丁堡评论》刚出版的一期上有一篇论苏格兰陪审团的文章，[3]它值得您注意。它的语调写得很温和，但它所论述的已足以满足每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它说由于陪审制已在帝国的这一部分实施，它就是一架最厉害的压迫和滥用权力的机器。这里的郡司法长官不象英格兰的郡司法长官，他们都是为国王的利益效劳的律师，仅仅因为他们卑躬屈膝才被任命。这些郡司法长官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搜罗所有

① 《荷兰的财富》，两卷集，阿姆斯特丹，1778年，麦克库洛赫认为著者是阿卡里阿斯·德·塞里昂纳。《已故的奥兰治亲王殿下给国会诸位阁下以及荷兰国和西弗里兹兰国关于纠正和改变共和国的贸易的建议》，译自荷兰文，伦敦，1751年。（见麦克库洛赫的《政治经济学文献》，第47和63页，和他的文章"荷兰商业的兴起、发展和衰落"，《爱丁堡评论》，1830年7月，第5篇。）——编者

② 《烽火》，托利党于1821年1月开始出版的一份诽谤性报纸，同年8月停止出版，那时它的秘密捐助人，包括威廉·雷（检察长）和沃尔特·斯科特，在他们的名字被揭露以后，都撤销了他们的支持。辉格党对这件事的叙述见H．科克伯恩：《他的时代的记录》，爱丁堡，1856年，第380—383页；托利党的叙述见J．G．洛克哈特：《斯科特传》，1837年，第5卷，第152—155页。——编者

③ 1821年10月，第9篇，"苏格兰陪审团的提名"。（H．科克伯恩著；见他的《记录》，第386页。）——编者

能够在某个场合充当陪审员的人，法官再从这些人当中挑选一个陪审团；当法律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任何人可以不经审判就被送往博塔尼湾——时，您一定羡慕我们的勇气，或者不如说，我们的愚勇，我们竟敢反对大臣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如果议会讨论这个问题时，您作一次简短的发言，宣布您对这一可恶制度的意见，我们都将大为欣喜。也许您从未注意过《苏格兰人报》上关于这个城市的警察的文章。然而，这是一种很歹毒的事业。您若看一下上一期的《苏格兰人报》，① 您将看到高等民事法庭庭长、帝国这一部分的最高法官告诉被任命来伺候他的最可敬的公民的代表团说，“他宁愿他们的喉管被割断”，而不愿改变他已发表的意见！

但我侵占您宝贵的时间已经太久，所以就此结束。祝您圣诞节愉快，并致崇高的敬意。我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最忠实的

约·拉·麦克库洛赫

① 12月15日那一期。——编者

# 475. 玛丽亚·埃奇沃思致李嘉图[1]

汉普斯特德

弗罗格纳尔

T.W.卡尔先生住宅

1821年12月27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愿意写一行告诉我,您和李嘉图夫人拟于何时来城吗?

我有一个好理由来问这个鲁莽失礼的问题,但我要得到您的答复以后才告诉您。

我的姊妹范妮和哈里特以及我都希望您和您的家人继续保持对待我们的盛情,我们就是在那种盛情之中离开您们的。我们不能奢望更多的了。

谨致诚挚的敬意和谢忱,您真诚的

玛丽亚·埃奇沃思

您在布鲁克街有多余的房间吗?

---

① 信封上写着:"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大卫·李嘉图先生"。埃奇沃思小姐及其姊妹们曾在这年的11月到盖特科姆访问过李嘉图。——编者

# 476. 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①]

[答 474—由 479 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22 年 1 月 3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最近我给过一位绅士约翰·奥斯汀先生一封致您的介绍信,[②] 我非常感谢您对他的关注和盛情。奥斯汀先生从爱丁堡写信给居住在此地附近的他的兄弟，向后者叙述了您对他的盛情款待,这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占据了您太多宝贵的时间。我在给他那封信时，绝未企望您为他牺牲如他所说那样多的时间。如果您的盛情此刻使您有所不便，我和他都将深感抱歉。

尊函数日前抵达我处,我在收到那天有个好机会将您所要的我对马尔萨斯先生的书的评注寄往伦敦,我随即把它发出,我相信在这封信之前您就会收到它。我找过以前向您提及的论货币的小册子，准备与评注一同寄上，但未成功。它可能在伦敦我的书箱里,在那种情况下,当我有机会把它寄上时，您将得到它。也许我已把它借给某个朋友，而他尚未还我。我记得，我认为它写得不坏,但对您来说,它没有新东西。

很抱歉,我没有关于荷兰的商业和金融问题的书。倘若我有,

① 信封上写着:"爱丁堡,巴克留广场，约·拉·麦克库洛赫先生"。李嘉图写上"泰特伯里，1821 年一月三日"而免费邮寄;邮戳上是"1822"年。——编者

② 第 472 号信。——编者

它应供您使用。我同意您的意见，从一部关于该国商业和金融的详细历史可以得到许多宝贵的说明。

欣闻您未放松教授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努力，且您考虑下一届向一个公开的而不是私人的班讲授。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在这门科学的正确原理的传播上比您更为有用。您的著作如此清晰，您的说明如此令人满意，它们不能不使人信服。您刊登在《百科全书补编》和《爱丁堡评论》上的文章包含着极其宝贵的教益。我将非常愉快地阅读您已准备好的讲义手稿，或您以后寄下的任何其他手稿，但我毫未企望对您课程的进行能够提供什么有用的意见或建议。在安排的每一点上，我都很无知，而且我确信，我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是最糟糕的。我将仔细寻找我认为在原理上是错误的东西，并提交您考虑，为的是，如果那是您的错误见解，我可以消除它，如果那是我的错误见解，就由您来纠正它。我将非常高兴听到，您讲课的安排成为您持久的和相当大的报酬的来源，因为除了我对您福利的关切以外，它还证明您正在为别人服务。本月底或2月初我才会在伦敦，所以在那时以前看不到您论货币的文章，除非您愿意把它另行封装，寄到这里来给我。它若在2月以前印出，希望您这样做。科贝特及其追随者不断攻击我，因为我在向银行委员会提供的证词里说过，把通货恢复到古代的标准，将只改变它的价值5%①。他忘了我是在谈我所建议的恢复通货的计划，它并不要求使用黄金，因而不会引起对那种金属的需求。于是我问道，在恢复金块本位的过程中，什么会使各种价格改变5%以上

① 见本书第138页注1，并参阅《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7页。——编者

呢？1819年黄金每盎斯为4镑2先令，假定那时我们有两种价格，一种纸币价格，一种金块价格；4镑2先令纸币不会比3镑17先令$10\frac{1}{2}$便士金币购买得更多。把纸币的价值提高5%，3镑17先令$10\frac{1}{2}$便士纸币不是要与相同数额的金币购买得一样多吗？①如果在限制纸币数量的过程中，我大量购买黄金，把它锁在箱子里，或把它用于它以前未曾有过的用途，则提高黄金的价值，从而压低货物以黄金和以纸币计算的价格，而纸币必须与黄金的价值一致；这正是银行所已经做的。银行由于无知而使得恢复一种固定的通货成为国家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

科贝特还忘了，皮尔提案绝对禁止银行在1823年以前支付硬币。所有赞成那项提案的人都有权利预期银行在1822年(规定的时期前一年)以前不作支付硬币的准备，至少我认为，如果在1819至1822年间发现支付金银条块的制度安全易行，支付硬币就会被进一步推迟。但银行对这项计划偏见很深，而立刻开始购买金银条块和铸造货币，去年银行绝对是被迫要求立法机构允许支付硬币，因为它已积累了大量铸币。在银行愚蠢到这样做以后，议会是同意或拒绝它的要求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其实同意它更合乎心愿，因为购买和积累黄金已经造成了祸害，以铸币(在流通中)代替银行希望收回的纸币已不能产生进一步的危害。科贝特先生的某些仰慕者谈过我在蒙默思的错误的预言，这同一批人又在赫里福德，

① 这两句仅略加修改，以及下面的论点的内容，都被麦克库洛赫包含在《苏格兰人报》1822年2月2日的一篇文章里；见本书第144页，注2。——编者

而我也在那里，我有机会为自己说话，那时他们什么也不说了。①

检察长在《烽火》事件上的行为是该受责备的，但恐怕下议院不会象应有的那样去注意它。从您在来信中说的那一点儿已可清楚地看出，任何人通过出版而冒犯了政府，在这里的法庭上与政府斗争，他获胜的机会很小；在苏格兰，由于挑选陪审团的方式，尤其如此。我将注意地阅读《爱丁堡评论》中您推荐的那篇文章，并将在下议院里就这个问题说几句话，如果那时我还没有发现我要表达的想法已有别人更好地表达了。

奥斯汀先生在他的信中谈到，您初步打算春季访问伦敦。我希望您完全作出一个如此美好的决定。看见您将给我以莫大的愉快。

亲爱的先生，

您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您能吩咐把《苏格兰人报》在2月份一开始就寄往伦敦吗？我一去城里，就会向伦敦沃里克巷的代理商订阅。

---

① 参阅本书第118页。下面的刊登在《科贝特周报》1821年12月29日第1596页上，题为"休姆先生和李嘉图先生"："我听说前者是被邀请去赫里福德郡参加一个宴会，对此我很高兴。但后者在那里搞什么鬼呢？除了那些已经提出的主张——实施皮尔提案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和价格下跌只能是$4\frac{1}{2}\%$——以外，他还有什么功绩？他肯定是某地的圣人；但是，赫里福德郡的农场主们能把他看作什么呢，或者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信仰！激进的鞋匠、木匠、铁匠和劳动者比这一点知道得还多些。他们的圣人们的预言更正确一些。在休姆先生去的地方蒙默思，进行的活动还有点意义。在那里，这位圣人遭到了斥责，但他不在那里。"——编者

# 477. 玛丽亚·埃奇沃思致李嘉图

汉普斯特德

贝利夫人住宅

[1822年]① 1月7日

我亲爱的先生:

在一个不值得您好奇的问题上，我不要拖延着不立刻说明我的意思，因为那仅仅与我自己的方便有关。我曾问过，您大概何时到城里来，因为您若决定在14日星期一和2月初之间的某个时候来，我就要写信给李嘉图夫人，告诉她我那时无事，并问她接待我的姊妹们和我几天对她是否方便和适宜。

我知道这是一项奇怪的提议，因为很少有人希望或能够在伦敦的房子里，除了自己家人以外，还供什么人住宿。但2月底以前，我不能到城里来住些时候，或为我们自己租套公寓。我已约定与E.惠特布雷德夫人一起在肯辛顿戈尔度过那个月初和以后的两三周。

现在，这使我在城里的时间正在繁忙季节，而且是在议会开会以后，我知道那时我们没有机会安静和充分地与您以及您的家属欢聚，也不能自私地垄断同您们的欢聚，象我所希望的那样。所以，我建造了这座空中楼阁，因为我恐怕它将会是这样。它缺乏基础，即:您在城里和能够接待我们。

① 手稿上是"1821年"; 但请参阅第475号信和A.J.C.黑尔编的《玛丽亚·埃奇沃思的生平和书信》，第2卷，第51页。她正住在乔安娜·贝利家。——编者

让这件事留在一大堆倒塌的空中楼阁里吧，我要接下去谈另一件我相信是不属于那一类的事。

埃奇沃思夫人刚买进了法国公债，并收到了她的巴黎银行家德勒塞尔先生的来信，现在附上。[1] 请您读那封信，并写几行给我，示知她必须怎样委托代理。她要知道委托书是否必须在伦敦或都柏林开出，以及必须加上什么样的证人姓名。

我亲爱的先生，原谅我给您添麻烦。请代我们向李嘉图夫人和您整个快乐的家庭竭诚问好，并相信我是

您非常诚挚的

怀着极大敬意和关怀的

玛丽亚·埃奇沃思

我们曾与和蔼可亲的令媛克拉特巴克夫人及其可爱的、很有教养的孩子们一起度过一些愉快的日子，自从那时以来，我一直没有见过您。

## 478. 特罗尔致李嘉图

[答 471—由 481 回答]

昂斯特德伍德，1822 年 1 月 10 日

我亲爱的李嘉图：

我们刚从萨塞克斯回到家来，在那里，我们与我的内弟斯莱特先生一起在纽维克庄园过圣诞节。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那里

① 所附的信没有见到。——编者

的乡间太潮湿，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而那里土壤的性质却恰好相反。

关于我们的朋友休姆受到公众敬重爱戴，你给我的报道使我感到有趣，你也分享了这种荣誉。我十分愿意把他在下议院所作的不懈的努力看作他的巨大功绩。无疑，他已经做了而且还将做许多好事，他值得公民们为他喝彩。大量喧嚣的欢呼是一种很方便又经济的方式来酬谢为公众的服务；我敢说，这是我们的朋友休姆非常满意的付酬办法。不幸的是，“这些小东西对于小人是巨大的”。

韦尔斯利勋爵被任命去爱尔兰，我感到高兴，对他的卓越才干和政治家般的能力，人们可以抱有许多期望。但是，使他能够迎接和克服爱尔兰的困难的，不仅仅是他作为副总督而被赋予的权力。我对他的期望是，他将要获得的信息将使他能够把必须采纳的制度以浓重的色彩提交给大臣们，使他们把那种制度提交给议会，供议会考虑和采纳。对于平息目前的骚乱，我认为，消除天主教徒的无能为力状态也许有用，但不会很有用。依我看，在取消一切小农场和小土地的租佃以前，不会有永久性的或实质性的好处。这些是爱尔兰的灾祸。预计它们将会破坏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完全依赖，而这是社会的主要环节之一；它们将会鼓励懒散的习惯，而这是一切道德感情的大患。我知道，实施这项措施会有困难，但目的至为重要。爱尔兰有两大不足：缺乏资本和缺乏勤勉。你破坏小土地的租佃，就可两者兼得。例如，假定出租的农场都不小于50英亩。首先，这要求取得这样一个农场的人要有些资产。其次，这要求有一定数量的人经常劳动去耕种它。佃农将转变成劳

动者，并以经常不断的勤勉努力去获得，不仅是现在这样勉强维持生存的手段，而且是改善了的生活状况的各种舒适。但这些佃户从何而来呢？如果这些小土地的租佃不复存在，那些可怕的害人精——爱尔兰的中间人——的大部分工作将被破坏，他们可以转变成农场主。此外，采取一种看来安全可靠和报酬公允的制度，必然会使需要的资本及时流入爱尔兰。

但是，怎样取消现在的制度呢？无疑，是逐渐地进行。这不是靠干预现存的契约，而是靠制订有远见的法律，予以时间和注意，来处理一切既得利益。老实说，在我看来，某种象这个制度这样的制度，是为了给这一希望——可以逐步改善爱尔兰穷苦人民的状况——提供合理的基础。让我听听，对此你要说些什么；按照你对这个重要问题的看法，还有什么别的计划可以更好地用来达到所希望的目的。

毫无疑问，什一税问题不容忽视，但它困难重重，而且在我看来，它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天主教的解放问题。

我同意你的这一想法：皮尔晋升得太高了。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并打算在公共生活中占据上层地位。但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该怎样看待他的那些原则。我怀疑它们是否开明得足以使我满意。在天主教问题上，它们肯定不是这样。但他最近表现出一种保留的和谨慎的态度，我不大知道该怎样看待它。你不要自以为坎宁有可能站在你那一边。无论如何，他会比那样做得更好。但我希望不要派他去印度，因为我认为，在所有的职位中，这个职位他最不称职。印度总督应该是一个有冷静判断力的高级人物，具有平易近人却又端庄大方的仪态。尽管坎宁具有各

种不能估计过高的才干，我认为不能说他突出地具备这些资格。

看来，你可能以某种形式再次向议会提出农业问题。地主们和农场主们会大声疾呼，要求减免麦酒税；感受到减税好处的将主要是消费者。豁免各种赋税当然更明智得多，这将刺激我们的整个贸易，并减少对走私犯进行可怕的战争。至于立即解救农场主，这种情况不允许解救办法超出全国正在实施的减少地租和什一税这一应当提供的、自然的、显著的解救办法。至于地主作为一个整体，我不大同情他们的景况。现在要求他们作出他们很有能力作出的牺牲，而且要他们作出牺牲是公正的。

我已去要穆勒的书，急于看到它，因为我不大知道他出版它的目的是什么，他几乎完全同意你对这门学科的各种看法。《季刊》里有一篇很好的评论，论葛德文对马尔萨斯的粗鲁、庸俗而又无力的攻击；[①] 还有对《人口论》的真正目的很公正的看法。我很高兴看到《爱丁堡》和《季刊》一致支持那部精辟著作的学说。

大约一个月以前，我同代表威尔士的议员查尔斯·泰勒先生，[②] 还有沃拉斯顿医生、约·西布赖特爵士[③] 和沃伯顿先生，一起过了几天，后者告诉我，穆勒为《百科全书》中的一册写了一篇很精辟的论政府的文章。请告诉我，我在哪里能看到它。无疑，它是够激进的。但我喜欢看这些先生们展开他们的原理，他们建议把他们的民主基础建立在那些原理上。这样我们可以全面看到他们的制度，并确定他们臆想的程度。

① 《评论季刊》，1821 年 10 月［12 月出版］，第 7 篇。——编者

② 代表韦尔斯的议员 C.W.泰勒。——编者［特罗尔将韦尔斯（Wells）误写为威尔士（Wales）。——译者］

③ 约翰·西布赖特爵士，代表赫里福德郡的议员。——编者

你何时移居布鲁克街？我猜想这时期正在很快到来。若有情况要我去伦敦，定必登门拜访。

特罗尔夫人同我一起向李嘉图夫人和你以及家属竭诚问好。请相信我是，我亲爱的李嘉图，

你非常真诚的

哈奇斯·特罗尔

## 479. 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①]

[答 476—由 483 回答]

爱丁堡，1822 年 1 月 13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已妥善地收到装有您对马尔萨斯先生评注的包裹和您 3 日的来函，万分感激。我未能对奥斯汀先生更为关注，甚感歉仄，因为他是您的朋友，而且他本人是一个富有才智、态度谦逊、易于相处的人。别以为他侵占了我的时间，远非如此。我同他一起度过的时间不容易被利用得更好了。

关于 1819 年议会就皮尔先生的提案进行的讨论，您在来函中所说的话使我感到高兴。没有比这更令人满意的了，这确实是一项无可反驳的声明，我将尽早利用机会把它的内容插入《苏格兰人报》。[②]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盖特科姆庄园，大卫·李嘉图议员先生"，还写着："约翰·奥斯汀先生面呈"。——编者

② 《苏格兰人报》1822 年 2 月 2 日的主要文章："皮尔先生的提案评介——维护它不受侵犯的理由"；见本书第 137 页，注 1。——编者

我趁奥斯汀先生去格洛斯特郡之便，奉上一篇我论货币的文章，① 我非常乐于知道您对它的意见。在它付印之前，我未充分了解您在上封信中提到的情况，使我感到遗憾。当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曾打算加上某些主要国家的纸币史，但由于这会使文章太长，我不得不留待另有机会的时候。

我真诚地感激您在谈到我拟开设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时所表示的亲切态度。当您到达伦敦时，我将利用您给我的自由，寄上两篇导论，供您审阅。我确信，我将从您的评论中获得许多教益。

当您在伦敦时，没有事会象访问伦敦那样使我高兴的了。但在行将到来的春季和夏季里，我将非常忙碌，准备冬季的选举运动，以致我虽然很不愿意，却不得不放弃访问这个大城市的快乐，直到某个更有利的时机。

请原谅我在这样的纸上写信给您。我的信纸已经用尽，而今天是星期日，不能再买。请相信我是怀着极大关注和敬意的

您最忠实的

约·拉·麦克库洛赫

① 在《英国百科全书补编》中。——编者

# 480．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①]

[由 483 回答]

[1822 年 1 月 13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写好一同呈上的那封信后，从我卓越的朋友、律师约·阿·默里先生[②]那里得到一册异常稀少的达德利·诺思爵士的小册子的重印本，[③]他要求我将它转送给您。我还送上默里先生与小册子一并寄来的那张卡片。[④]他曾有幸会见过您，我深信，当您在伦敦时，他若恰好也在那里，您会很高兴与他重叙友情的。默里先生为了美好的理想而作了巨大的牺牲。他若同意修改他的意见，或许此刻他已是苏格兰的检察长了。但是，虽然他是一位极为温文尔雅的绅士，他却非常坚定，极度蔑视一切意味着放弃原则的事，

---

① 信封上写着："大卫·李嘉图先生"；无日期，未经邮递，无疑是同前一封信一起面交的，李嘉图一起答复这两封信。约·阿·默里的信的日期大概也是 1822 年 1 月 13 日，星期日。——编者

② 约翰·阿奇博尔德·默里（1779—1859），自《爱丁堡评论》创刊后就是该刊作者，后来任国会议员、检察长，并作为默里勋爵而任法官。——编者

③ 《贸易论；主要针对利息、剪削铸币、增加货币等情况》，1691 年。麦克库洛赫将它重印在他为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编辑的《英国早期商业论文选集》中，伦敦，1856 年。麦克库洛赫在他的序言中说，这本小册子曾被认为完全遗失了，直到出售罗杰斯·鲁定牧师的藏书时才出现一册，"被爱丁堡的一位绅士"买去，"他印了几册，分赠他的朋友们"。——穆勒曾"多年寻求它"，这项发现使他"极为"高兴，他要求内皮尔为他取得"一册贵友将重印的书"。（1822 年 1 月 14 日的信，载于贝恩的《詹姆斯·穆勒》，第 202 页。）——编者

④ 即此信后面所附的约翰·默里的那封短柬。——译者

而不去取得那个部按照这样的代价所能赋予的最高荣誉。

您最真诚的

约·拉·麦克库洛赫

[附件，信封上写着："巴克留广场10号
约·拉·麦克库洛赫先生。"]

乔治街122号，星期日

亲爱的先生：

寄上诺思的书两册。一册给您，另一册给李嘉图先生。我原拟写信给他，但我在"俱乐部之王"见他以来已有多年，我不能希望他还会记得我。我非常愉快地向他致敬和问候。请相信我是

您非常真诚的

约翰·阿·默里

# 481. 李嘉图致特罗尔[1]

[答478]

盖特科姆庄园

1822年1月25日

我亲爱的特罗尔：

本周内我将离开盖特科姆去伦敦，不久将全力以赴地承担起

① 信封上写着："萨里，戈达尔明、昂斯特德伍德，哈奇斯·特罗尔先生"。——编者

我在议会里的责任。我预料农业问题将受到广泛注意。我有些担心，由于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普遍存在着错误，某些不明智的措施可能被通过。我仔细阅读了不同的会议上所说的一切。虽然我认为我看到公众对谷物法政策的看法有了决定性的改进，可是，依我看，对于萧条的起因和挽救它的正确办法，持有合理和科学见解的人很少。他们全都把缺乏有利的价格归咎于巨额赋税，而我不能同意这种意见，虽然我愿意承认，立即取消某些影响农产品的赋税会大大减轻农场主的困难。取消一件商品间接负担的一种赋税和那种商品的价格下跌之间，相隔一段时间，这对生产者有利，农场主将会享有这段时间的利益。如果萧条是由于暂时的原因，这段时间也许会长到足以使他们能够克服直接压迫他们的困难。所以，说赋税负担就是谷价低的原因，是很不科学的。价格低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供给超过需求。为什么现在会供过于求，为什么两年前也是如此，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许多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论来说明它。当我说价格低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供给超过需求时，我并不十分正确，因为我似乎把通货价值的改变不算作原因之一，而我不想这样做。我把 10% 的影响归于那一原因，在这样做时，我是放得很宽的。我看到贵郡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考虑这个问题，我希望你做你很善于做的事，表达你自己对这一最重要问题的正确看法，不要让一个韦布·霍尔① 的梦想和一个科贝特的过分夸张和往往是邪恶的言论到处流传而不加反驳。我将饶有兴趣地注意报纸上正确地全文报道你的演说。

① 乔治·韦布·霍尔，农业协会主席，那时正在组织请愿，并在全国各地的会议上演说，支持保护农业的极端措施。——编者

我同意你所说的关于爱尔兰的许多话，但在某些点上我们意见分歧，我认为取消小农场和小土地的租佃是可取的，但我并不把这些和另外许多[①]可在爱尔兰有利地予以纠正的事看作那个不幸的国家在其下呻吟的弊病的原因，而是看作那些弊病的结果。如果爱尔兰有一种良好的法律制度，如果财产有保障，如果一个英国人借钱给一个爱尔兰人，可以经过某种简易的手续强制他履行契约，而不致遭到爱尔兰郡长手下的官吏施展诡计所否定，那么资本就会流入爱尔兰，资本积累就会带来一切有益的结果，这些结果在任何地方都是随着[②]资本积累而来的。最经济的生产方法将被采用，小农场将变成大农场，对劳动将有巨大的需求，因而爱尔兰将在各国当中占据它应有的地位。我衷心相信，爱尔兰的弊病起因于治理不善，我希望在韦尔斯利勋爵执政期间，开始改革滥用职权的情况，那个国家正在那种情况下痛苦地挣扎着。我相信，休姆要在下议院里攻击爱尔兰的什一税制度。[③]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足够的技巧来有利地干预一个这样复杂的问题，但我认为他一定能做些好事。各式各样滥用职权的情况被叙述和讨论得越经常越好；这促使能干的头脑去工作，人民也变得知道他们真正的利益所在。这对政府起反作用，因而即使在我们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下，滥用职权的情况往往终于得到纠正。

多日前，我曾寄上穆勒论政府的文章，[④]谅已收到。你不会赞

① 这里删去了“弊病看作”字样。——编者

② 先写作“流入”。——编者

③ 见《汉萨德》，新系列，第6卷，第136页(1822年2月7日)和第7卷，第1147页及以下各页(1822年6月19日)。——编者

④ 《政府》，根据《英国百科全书补编》重印，旅游办公室1821年5月5日。李嘉图的一册重印本现存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图书馆。——编者

成它，但我认为这是一篇极好的文章，说理透彻。他自从写了那篇文章以来，又为《百科全书补编》写了另外两篇。我认为这两篇都很好，一篇论司法制度，另一篇论出版自由。① 如果你不能方便地得到《百科全书》，我可以把这些文章借给你，因为我在伦敦每篇文章都有一份，我想你会喜欢读它们的。

对于他论政治经济学的书，我却不是一个好裁判。我对这门学科考虑得这样多，以致我对于他的著作要给初学者留下的印象很不以为然。但是初学者告诉我，他的著作很清晰，完全达到了他宣称预定要达到的目的。

数月前，我收到萨伊先生一封信，答复我上次对他书的评论，我拟日内给他回信。你或许喜欢看他的来信和我的答复，② 我将在伦敦见你时拿给你看。

我认为《季刊》和《爱丁堡》中对葛德文著作的评论都很好；在所有通情达理的人们的心目中，马尔萨斯所争辩的原理肯定是完全确立了。

我继续时常收到麦克库洛赫的来信。他是政治经济学正确原理的热心拥护者，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人都更加积极地传播它们。除了他在《百科全书补编》、《爱丁堡评论》和《苏格兰人报》上写的优秀文章以外，他还在爱丁堡讲授政治经济学，并考虑明年把一个私人班扩展成一个普及班。尽管约翰·拉塞尔勋爵聪明地说过，从这门科学的知识得不到什么好处，在他致亨廷登选民们的信中，

① 《出版自由》，根据《英国百科全书补编》重印，伦敦，英尼斯印刷所，无日期。李嘉图的那一册现存戈德史密斯图书馆。——编者

② 第446和488号信。——编者

还是谈到这门科学，象它应该被谈到的那样。①

李嘉图夫人同我一起向特罗尔夫人竭诚问好。我亲爱的特罗尔，请相信我是

你永远最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希望我们很快就在伦敦见到你。

# 482．李嘉图致辛克莱②

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1822年1月29日

亲爱的先生：

您完全知道，您和我对目前农业萧条的原因意见不一致，我们对适宜于挽救这一萧条的办法也看法不一致。您认为，由于通货的价值增加，谷物进口者已遭受不利，对这种不利我们就意见更不一致了。您向阿特伍德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不公平的，因为使汇兑从18提高到25的同一原因会使谷物从每夸特40先令下跌到28

① “然而，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以一门叫做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而闻名，他们希望以波兰和俄国的谷物代替我们自己的谷物。他们的原理是，你应该总在你能够最便宜地购买的地方去购买。……他们不关心一个农业人口和一个工业人口在与道德、秩序、国家力量和国家安宁有关的一切上的差异。财富是他们考虑的唯一目的；他们不大考虑两三百万人民在他们这样做的过程中可能被降低到赤贫的境地。他们把这叫做使资本转入别的渠道。他们的论证这样多地依赖于抽象名词，他们的推算这样多地按总体进行，以致他们漠视民瘼，如同一位将军对于被他的战役弄得筋疲力竭的人的损失漠不关心一样。……政治经济学现在是一种时髦，而英国的农场主，如果不提高警惕，可能要成为牺牲品。”（从1822年1月18日《晨报》上剪下来的约翰·拉塞尔勋爵的这封信，是在李嘉图周游欧洲大陆时使用的袖珍笔记本中发现的。）——编者

② 这封信涉及辛克莱著的一本小册子《致土地所有者和占用者》，爱丁堡，康斯特布尔书店，1822年，“李嘉图文稿”中有一册这本书。——编者

先令9便士。如果外国一个向英国输出谷物的人按40先令出售谷物，并按每英镑对18法郎转让他的期票，或者按28先令9便士出售谷物，并按25法郎转让他的期票，这对他来说是件无关紧要的事。假定货币的价值增长使黄金从5镑10先令下跌到3镑17先令 $10\frac{1}{2}$ 便士，汇兑从18上升到25，可是又假定小麦继续稳定在每夸特40先令，这不是一种谬误吗？亲爱的先生，我永远是您忠实而顺从的仆人，

大卫·李嘉图

# 483．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

[答479和480—由484回答]

伦敦，1822年2月8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已找到有一次我向您提过的书。[1]书名是《关于金银条块问题、国债、大不列颠的资源和宪法可能持续的期限的基本思想》。您若愿意要它，我立即寄上。也许您喜欢此书与讲稿一同寄上；您把讲稿交给我，我总得把它奉还。

我非常欣喜地阅读了《补编》中您论货币的文章。它的原理正确无误，它还充满了有关我国货币在不同时期发生各种变化的资料。

① 见本书第135页，并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337页。——编者

我已写信给默里先生，为那册达德利·诺思爵士的《贸易论》向他道谢。我没有想到，在那么早的年代，竟有人具有象这本书所表达的这样正确的见解。我完全记得在"俱乐部之王"与默里先生的会见；我确实有理由记得那次会见，因为他对待我非常亲切。我希望不久将有机会同他进一步交往。

我很担心您会不同意我有一天晚上在下议院发表的意见：赋税不是农业萧条的原因。[①] 减轻赋税对农场主、地主和所有其他的人都是有用的，但这并不能证明萧条是赋税造成的。我想，问题仅仅是："如果英国绝对没有赋税，它会有农业大萧条的情况吗？"我认为答案是清楚和明显的：它会这样，因为它可能有过剩的农产品。如果一个国家曾禁止谷物输入，突然一下子开放它的港口，让谷物廉价地输入，它就会发生农业萧条。如果一个国家连年丰收，它就会有农业萧条。如果它突然大大改进了它的农业生产方法，它也会发生萧条。所有这些原因合起来造成了英国的萧条，因为我们已经开放我们的港口，让廉价谷物从爱尔兰不受限制地输入，我们已有两三年的好收成，以及我们改进了我们的耕作。

对我国的实际状况，我们或许不会意见一致。我认为，整个来说，它是处在欣欣向荣的情况，我们的财富正在日益增加。每件事都表明，我们的制造业在不断改进，我从生产出来的收益得出结论：制造业的繁荣弥补农业阶级的损失和不幸绰绰有余。我不能不认为，农业萧条不会是长期的，而且不免担心，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反应，它对农场主非常有利，而对所有其他阶级非常有害。我希

①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2页。——编者

望我们将逃脱这场危机，而不至以坏的立法使这场灾祸更为加剧。我看不到采取好措施的希望，在下议院里，地主的势力太大，使我们没有希望看到，他们将会放弃他们事实上已设法强加于社会其余部分的赋税。他们似乎很不满足，很不高兴，我几乎怀疑，如果我试图表达与他们恰正相反的看法，是否会有人听。

本星期一，我参加了我们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一次会议，全体出席，讨论了几个困难的问题。[①] 我在拙著最近一版的一处注释里[②] 表达了一种意见：如果一种商品由于被课税而价格提高，可是被消费的数量仍同以前一样，增加的价格并不需要更多的货币来使它流通。穆勒在他的书里表达了同样的意见。[③] 这一见解的正解性受到怀疑，因而成为谈话的主题。我认为，与会的人大部分已被说服，承认这一命题是正确的。还讨论了我的这一意见——机器影响到对劳动的需求，但是大家对这一争论点的意见我都不满意。穆勒和托伦斯由于身体不好，没有出席。当他们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将重新谈论这两个主题。

怀着深切的关注，我永远是

您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① 在2月4日的会议上，李嘉图宣读了他同萨伊来往的信件（见本书第167页，注1），"图克先生宣读了他致穆勒先生的一封信的复本，内容是关于赋税对物价的影响。讨论了下列问题：1.机器有减少对劳动的需求的趋势吗？大·李嘉图。2.在一个没有对外贸易的国家里，赋税对物价的影响如何？托·图克。后一问题留待下次会议再作进一步的考虑"。（«政治经济学俱乐部1821—1882年会议记录»，第46页，并参阅第45页；并见贝恩：«詹姆斯·穆勒»，第197页。）——编者

②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81页。——编者

③ «政治经济学纲要»，1821年，第234—235页。——编者

# 484. 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

[答 483—由 486 回答]

爱丁堡，1822 年 2 月 12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就我论货币的文章所说的话使我非常高兴，虽然我总怀疑您对我的评论太宽容了。您从上一期《苏格兰人报》① 可以看到，我对农业萧条的原因的见解与您的完全吻合。毫无疑问，这种萧条来自主要农产品的低价。要是假定低价是课税过重造成的，那就荒谬绝伦了。如果我们取消了谷物法，我不知道您对我国的状况看法如何，但我应当同您意见一致，因为，我向您保证，我每次与您意见分歧总是深感痛苦。但是，只要谷物法继续生效，我看不出怎么可能避免价格的巨大波动。在一个象我国这样的国家里，制造业的人口如此巨大，当价格被人为地提高到一个高水平时，其后果必然是极大的萧条。如果明年谷价上涨到 100 先令一夸特，这一假定并不是不可能的，我们肯定会再有一次激烈的叛乱。我还认为，在我们的赋税如此苛重时，我们的繁荣就不能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我们不应该忘记荷兰的例子。它商业上的伟大成就长期掩盖了破坏它命脉的毒瘤的影响。但是，低额利润终于证明，它的繁荣所遇到的障碍已严重到无法克服了。为什么在英国类似的原因就不该产生类似的结果呢?

我已答应为即将出版的《评论》写一篇文章，论高额和低额赋

① 2 月 9 日那一期；关于郡的几次会议的社论。——编者

税对收益的相对影响。[①]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尽可能注意不同的赋税对爱尔兰收益的影响。约翰·纽波特爵士在上次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古怪的言论；[②] 但由于我不认识这位尊贵的准男爵，您若试行从他那里取得他拥有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使我可以将它包含在《评论》里，则不胜感激。虽然您自己也许不认识约翰爵士，您的某些朋友会认识他。我相信，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我的目的会为我给您添的麻烦道歉。由于我必须在短期内准备好这篇文章，您若取得资料，敬希付邮寄下。

我们的某些警察长官日内离开此地去伦敦，那时我将送上我的一份讲稿。我还准备了几份，但它们都写得不好，在我重写一遍以前，不能要求您看它们。如果本市的地方长官提出的警察提案被通过而成为法律，那将是一项最可耻的法案。我心里真不相信，在 13 万人口中，这项法案竟由 130 人批准。您想象不到，我们的警察官吏犯下了什么样的劫掠罪行。由于居民选举的委员们查明了这些诈骗行为，予以揭露，并将该机构的经费减少到大约以前的一半，它的一半成员要被撤职，全部权力都掌握在市议会任命的当然委员们的手中，而居民对市议会并不比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会更为关心。务祈原谅我给您添的一切麻烦。怀着极大的敬意和关注，我仍是

您永远忠实的

约·拉·麦克库洛赫

① 见本书第 178 页，注 1。——编者

② 代表沃特福德的议员约翰·纽波特爵士说过，在爱尔兰，“国库的收入减少与人民的负担加重成正比”。（1821 年 6 月 15 日的演说，《汉萨德》，新系列，第 5 卷，第 1193 页。）——编者

# 485．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①

[由486和491回答]

爱丁堡，1822年2月13日

我亲爱的先生：

随信附上我的第二份讲稿，它包含我拟讲授的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大纲。② 希望您能读它而没有很多困难。听到您对它的看法，我将至感愉快。第一份讲稿是论述证据的性质，政治科学和经济科学中的结论都是以证据作为根据的。③ 当我把它写得清楚易读时，我将利用将来的某次机会把它奉上。

这封信将托本市的警察长官之一托马斯·迪克先生面呈。他去伦敦参加警察提案委员会。您若能把他或其他长官介绍给您的担任委员的朋友们，这可能大有帮助。我们全都对这个问题的命运至为关切。如果威廉·邓达斯先生提出的提案被通过而成为法律，它在效果上将成为我国任何地区曾经有过的最严酷、压迫性最强、最使人屈辱的法律。

当迪克先生回爱丁堡时，敬希将论金银条块等等的书④ 和附

① 信封上写着："大卫·李嘉图先生"。未经邮递。——编者

② 可能收编在麦克库洛赫的书里：《论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发展、特殊目的和重要性；包含这门科学的原理和学说的讲授大纲》，爱丁堡，康斯特布尔书店，1824年，第72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③ 参阅《苏格兰人报》1821年5月12日的主要文章"证据的性质，政治经济学中的结论应该是从证据得出的。——欧文先生的所谓实验表明它根本就不是实验"。这篇文章有一部分重现在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中，1824年，第10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④ 见本书第152页。——编者

上的讲稿一起交他带下。然而，您若在迪克先生离开以前没有时间看一下讲稿，那毫无关系，因为我可以在将来某个时期得到它。怀着深切的关注，我是

您永远忠实的

约·拉·麦克库洛赫

# 486. 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

[答 484 和 485—由 495 回答]

伦敦，1822 年 2 月 19 日

我亲爱的先生：

今天上午我同女儿们出去作短距离散步时，贵友迪克先生光临舍下，留下了您托他带来的包裹。我没有见到他，殊感遗憾。然而，我将立即采取步骤，设法同他会晤，尽力为他效劳，把他介绍给我的担任议员的朋友们。

约翰·纽波特爵士把他为您准备的文稿拿给我看，由于昨天我的免费寄信权已经用完，[①] 我请他寄信给您，信中附有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希望它对您的目的有用。

您把警察提案描述得如此不符合爱丁堡人民的愿望，我一定以我的一票反对它，并竭力引起我的朋友们注意它的原则和条款。

我很不善于演说，昨晚我力图向下议院相当充分地表达我对目前这个问题的意见，这个问题如此强烈地引起了全国的关心。[②]

① 作为议员，他有权一天免费寄 10 封信。——编者

② 农业萧条；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5 卷，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37 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下议院注意地听我发言，似乎跟得上和理解我的论点，但我感到遗憾地说，《泰晤士报》的记者似乎没有理解我。我没有看别的报纸，但我可以肯定，倘若您是我的听众之一，您会同意我提出的每一个命题的。

没有比布鲁厄姆最近向下议院作的几次政治经济学演讲更糟糕的了。他甚至没有精通亚当·斯密的著作，看来实际上也毫不注意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出版的著作。

我将注意地阅读您的讲稿，如果我对它有什么评论，将同它一起交迪克先生奉还。我还将请他把论金银条块的书转您，这本书您无需费心归还我。

我再次被任命为农业委员会的一名委员，[①]但我担心我不能在委员会里起什么好作用。在使所有的党派都谴责现行法律方面，我们已有所收获，但我并不怀疑，用来谴责现行法律的同样理由也可以用来反对他们想要确立的保护性法律的原则。

怀着极大的敬意，我永远是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① 农业委员会1821年的全部委员都在1822年被重新任命为委员。——编者

# 487. 李嘉图致特罗尔[①]

1822年2月20日

伦敦

我亲爱的特罗尔:

感谢你告诉我你在郡的会议上的经过。[②]我收到你的信以前,[③]已遗憾地发现，你的演说被你听众的不耐烦和喧闹打断了。我希望你没有冒昧地论述这个微妙的主题——取消那些曾经是农业萧条的原因的赋税，因为，即使这一学说是正确的(对此我很怀疑),它也不能成功地在这样一个集会上加以论述。如果你支持了我公开宣布我拥护的不那么不合口味的学说，他们也不会对你客气一些,那一学说是：课税不是农业萧条的原因，取消赋税会减轻所有的人的负担，但不会向农业阶级提供特别的补救办法。你在

① 信封上写着:“戈达尔明,昂斯特德伍德,哈奇斯·特罗尔先生”。——编者

② 1822年2月18日,萨里郡的不动产所有者在埃普森举行会议，向议会请愿，要求减少赋税和进行议会改革。“特罗尔先生表示遗憾,在目前这个场合，农业萧条和议会改革这些重要问题被混淆在一起了。大家把目前农产品价格低的原因归于1815年通过的可悲的谷物法,多于归于皮尔先生的提案。他这样说,并不是要赞成韦布·霍尔先生的愚蠢行为。他认为目前的农业萧条主要是由于最近的丰收。这位可敬的绅士从这一立场出发，在会议的喧嚷声中说了一些时候。他在说的过程中被某人打断了,那人问他,他是否认为，赋税是农场主现有的困难可能有的原因之一。当他回答说已被取消的赋税使农场主蒙受的损失最大时，群众中发生了巨大的混乱，以致演讲者无法再讲下去。他两三次试图使大家继续听下去，均告无效，于是他让位给格雷·贝内特先生。后者说，特罗尔先生的令人惊讶的命题——我国征税太少——引起了刚才发生的骚动,他并不感到惊奇。”(《泰晤士报》1822年2月19日报道。)——编者

③ 特罗尔的信尚付阙如。——编者

埃普森演说的同一天，我在下议院提出这一学说。[①] 由于我的听众较有礼貌和人数较少，他们耐心而注意地听我发表意见。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的过程中，大家将会看到，许多人是拥护同样的学说的。我希望你给记者们的表会被公布。如果它不被公布，请寄下，我将竭力使它刊登到某些报纸上去。[②] 凡是有助于表明市场上无论是谷物还是牛羊的数量都过多的事实，对于确立这一重要问题上的正确观念，都是非常有用的。科贝特及其追随者争辩说，货币价值的改变对于工人阶级具有不可估量的好处。[③] 因此，他们争辩说，这增加了对食物的需求。可是，他和其他人经常向我们报道市场上尚未售出的谷物数量，以及集市上因为需求不足而被圈着的牛和羊的数量。供给已经增加了，我们能有更有力的证明吗？货币价值改变是商品价格改变的充足理由，但它不能影响数量。如果它使农场主和地主陷入困境，为什么其他生产者阶级却不受它的影响呢？对于商人、制造业主等等来说，赋税是否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增加了呢？把目前萧条的原因归于赋税或货币价值的改变是错误的，从未有过比这更为错误的说法。科贝特是一个害人的歹徒；他把国家在其下痛苦挣扎的各种弊病

①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43页。——编者

② 《致特罗尔书信集》的编者们认出了这张表就是"1820—1821和1821—1822年收获后谷物等等的数量和价格统计"，他们在特罗尔的文稿中发现了它的片断。他们还发表了一位谷物商人约翰·格伦赛德1822年2月15日致特罗尔的信（第178—179页），信中含有1819—1821年"关于输入伦敦港的（包括来自国外的）谷物的说明"，表也许是指它。数字覆盖的地域有一部分与《对农业的保护》附录B中的相同，但在细节上不一致。——编者

③ "劳动者比以前生活优裕，以后还会更加优裕。"（《科贝特周报》，1822年2月16日，第437页。）——编者

都归咎于货币价值改变，却又劝导人们贮藏黄金，他知道黄金会使货币价值更为增加。[①] 他所需要的是混乱，他并不在乎他用什么手段来制造混乱。但是，不管他怎样，国家将克服它的困难。当国家重新繁荣时，他又会傲慢无礼地说，他预言了国家的繁荣。

你对布鲁厄姆的演说看法如何？多么糟糕啊！我已很久没有听到一个装作懂得政治经济学的人象他上星期一那样发表了那么多荒谬的意见，[②] 那些意见将成为会议余下部分经常谈论的话题。请相信我永远是

你最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488. 李嘉图致萨伊[③]

[答 446—由 496 回答]

伦敦，1822 年 3 月 5 日[④]

亲爱的先生：

您惠函答覆我去年 5 月的信，我已收到。您费心解释了您对

---

① “无论如何，收钱时，要取得金镑，并把那些金镑安全地锁一会儿。它们既不吃，也不喝。它们不会造成损失，却可能成为一笔巨大的收益。”（《致货币贮藏者》，载《科贝特周报》，1821 年 12 月 22 日，第 1531 页。）——编者

② 2 月 11 日，关于他自己所提的关于国家萧条状况的动议；参阅《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5 卷，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33—134 页。——编者

③ 手稿为拉乌尔——杜瓦尔先生所有（还有萨伊加的两个注释的手稿）。“李嘉图文稿”中有一份与李嘉图原件相同但不是他笔迹的复本，日期为 1822 年 3 月 3 日。

李嘉图在一个月前写了这封信，并于 1822 年 2 月 4 日在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宣读了它；见本书第 150 页和第 167 页注 1。——编者

④ 先写作“3 日”。——编者

价值问题的看法，不胜感激。我很高兴看到，我们之间的分歧比我原先认为的要少得多。您谈到商品具有两种不同的效用，一种得自自然界，而毫无人类的劳动，另一种则完全得自人类的劳动。您把这些效用当中的第一种叫做天然效用，您说它不能换得有价值的物品，只有劳动或勤勉赋予商品的那部分效用才能换得有价值的物品。您还说："但在政治经济学中，我们只能研究花费了一些费用才被赋予的那部分效用。[”]您根据这些原理来解释我向您举出的一磅铁和一磅黄金的例子，我假定它们具有完全相同的效用，虽然黄金的价值大2,000倍。如果我们赋予黄金的价值比铁的大2,000倍，您说，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只加以研究的那种特殊效用，即劳动所赋予的效用，比赋予铁的那种效用大2,000倍。您还说，铁有1999份天然效用，那些效用不费分文，而黄金没有天然效用。

虽然我不很赞同用来解释这一真理的名词，可是我知道，而且实际上总是同意，证明这一真理的论述，因为我总是主张，商品的价值与投入它们的劳动量成正比。当您说商品的价值与它们的有用程度成正比，而它们的有用程度与投入它们的劳动或勤勉的数量成正比时，事实上您是用别的话来表达同样的意思。

从您的学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使用某种①生产方法，在劳动赋予黄金的2,000份效用中，有1,000份是自然界赋予的，另外1,000份是劳动赋予的，黄金就要下跌到它以前交换价值的一半。但是，一磅黄金会构成同以前一样的一份财富吗？您不得不说，它不会，因为您说，财富不是取决于数量，而是取决于价值。

① 在手稿上，萨伊在这里添上了"经济的"字样。——编者

相反地，我不是按照价值来计算财富，而是按照构成财富的商品所具有的效用总量来计算财富，不论效用来自什么来源：来自自然界，还是来自勤勉。我应当说，在发现这种经济的生产方法以后，我拥有一磅黄金仍是同样地富裕，虽然我的财富将只有它以前价值的一半。您不同著作中的许多段落可以证明我这样说是正确的。您在尊著《政治经济学问答》最近一版[①]第2页上说，一个人的财富与他拥有的商品的价值成正比，而不与商品的数量成正比。到这里为止，您一再重复这同样的意见。但是，当您的学生要求您解释什么是物品的价值尺度时，您回答说，那就是物品的所有者能够用它们来支配的所有其他物品的数量，如果他同意交换它们。现在我认为这里有一个矛盾。因为我们被告知，财富与价值成正比，而价值与物品的数量成正比，所以财富与物品的数量成正比。可是您说，财富与价值成正比，而不与物品的数量成正比。[②]

让我们假定，同样的原因，即把黄金价值降低一半的经济的生产方法，同时以同样的程度和同样的办法，使帽子、鞋子、毛呢和麻布也都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一磅黄金将支配同发现某种经济的生产方法以前一样多的帽子、鞋子、毛呢和麻布。我问道，拥有一磅黄金的人同以前一样富裕吗？您第一次回答说，不，因为他没有一件价值相等的商品，而您第二次回答说，是，因为他能支配相等

① 第2版；见这封信的末尾。——编者

② 附加在手稿上的萨伊笔迹的注释："李嘉图先生在这里发现了一种谬论，那是因为他把所有者抽象掉，而我从不把所有者抽象掉。我说，财富与人们拥有的价值成正比，而人们拥有的价值与人们能够取得的物品成正比。我认为人们不能绝对地谈论财富，我的意思是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财富总是相对的。"参阅本书第181页。——编者

数量的许多其他商品。

您在致马尔萨斯先生的信中说得非常正确，如果生产谷物和羊毛制品非常方便，以致用它们以前的生产性服务的成本竟生产出两倍的数量，它们的价值就要下跌一半。您把价值当作财富的尺度，可是您又说，一个人换得两倍数量的羊毛制品和谷物，就得到一份更大的财富。[“]在这样的交换中，产品①与使用了生产性服务的价值相对立。可是，同所有的交换中一样，这两个项目之一取得对方的数量较大，它就值得较多，结果这些生产性服务比数量已经增大和价格已经降低的产品值得更多。因此，产品的下跌，在增大一个国家的生产基金及其收益的价值的同时，也增大国民财富。拙著《政治经济学概论》(第4版[)]第2篇第3章中的详细论述，在我看来，为这门科学进行了一些服务，解释了迄今为止曾被感觉到而未被解释的事，即：虽然财富是一种交换价值，总财富却是被商品和各式各样产品的低价所增大。[”]用经济的生产方法把A、B、C、D的生产都增加一倍，您并不增大他们任何人的财富，但是集体地他们却比以前富裕一倍。在这一解释里，财富和价值这两个字眼肯定并不总是按照同样的意义来运用的。按照我的看法，他们单独地和集体地都将双倍地富裕，但他们的财富的价值不会增加；财富的价值不会增加是因为它们不会具有更多的完全由劳动赋予的效用。

在另外一点上，我们在许多方面是意见一致的，那一点是关于

① 手稿上误写为“服务”；萨伊在手稿上改为“产品”，象《致马尔萨斯书信集》第57页上那样。——编者[引号内这一大段话原文为法文，由李嘉图引自萨伊致马尔萨斯的信。——译者]

这一情况：肥沃程度不同的土地上生产的两个面包价值相等，虽然从它们得到的地租不同。地租是垄断有一定肥沃程度的土地的结果，地租必定与面包的价值一起增长，并与生产追加的面包的困难一起增长。但是，最后生产的那个面包支付极少或不支付地租，它的价值和所有其他面包的价值都增长，因为它的较大量效用得自劳动和勤勉，较小量效用得自自然手段。您说需求和供给调节面包的价格，这是正确的。但是，什么调节供给呢？生产成本，即勤勉赋予面包的效用量。地租是高额价格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某些面包里，地租必然极少，我应该说，根本没有地租。您说面包的价值由生产性服务来调节，这是正确的。但在某些价值 5 先令的面包里，生产性服务可以分成：地租 2 先令，利润 1 先令，劳动 2 先令。在数量相同、价值相等的另一些面包里，它们可以分成下面这样：地租没有，利润 1 先令，劳动 4 先令。我反对把生产性服务堆积在一起，我要知道每一种服务对于赋予面包以价值所起的作用。①

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上次会议上，我宣读了您的信，

---

① 附加在手稿上的萨伊笔迹的注释："我并没有说，仅仅由生产性服务来决定面包的价格。它们决定供给；但是，价格并不仅仅是供给的结果。它是供给和需求合在一起的结果。人们对面包的需要同面包的供给一起决定价格，按照它，人们需求某一数量的面包，我把这一数量叫做需求量或价格的另一要素。

"如果对面包的需要是这么大，人们按照 5 先令的价格而需求一定的数量。为了生产这一数量的面包，在一块土地上耗费的劳动被决定为 2 先令，资本的利息为 1 先令，土地的利润（地租）为 2 先令。

"如果需要不那么大，或社会不那么富裕，以致人们不能再需求同数数量的面包，在价格为 3 先令时，2 先令归劳动，1 先令归资本，土地则什么也没有。

"我并没有说，面包的价值由生产性服务来调节。我说，供给由生产性服务来调节，但供给只是价格的要素之一。"——编者

会议要我为那封信向您致谢。① 我们的学会是很谦逊质朴的，没有制订接受名誉会员的条文。然而，现在他们通过了一项规定，只以这样的身份接受外国人。我很高兴地奉告您，我们已一致选举了您。我们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把我们自己从一个"俱乐部"提高到一个更庄重的称号，使它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科学团体。

我已从普莱斯先生那里收到尊著《政治经济学问答》第2版，② 对此我非常感激您。我还没有时间比头两章看得更多，我期望从阅读其余部分获得快乐和教益。

亲爱的先生，怀着最大的敬意，我永远是

您忠实的仆人

大卫·李嘉图

# 489. 李嘉图致福斯特

伦敦，1822年3月5日

先生：

我认为，如果政府有办法偿付公债，它以低于100镑货币对100镑资本证券的比率来偿付利率为3%的公债，就会破坏全国

① 在1822年2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萨伊先生致李嘉图先生的一封信，信是关于他们之间有关财富和交换价值的意见分歧，还宣读了李嘉图先生的答复。俱乐部投票决定为两位绅士的通信而感谢他们"。在同一次会议上，斯温顿·霍兰提议接纳萨伊为名誉会员。在3月4日的下一次会议上，萨伊当选。(《政治经济学俱乐部1821—1882年会议记录》，第46—47页。)显然，李嘉图把他的信保留了一个月才发出去，以便他宣布萨伊当选。——编者

② 《政治经济学问答》，"为了希望深入研究这门科学的原理的人们而全部改写并以注释扩大的第二版"，巴黎，博桑热书店，1821年。——编者

对它的信仰。换句话说，利率为3%、4%和5%的公债的票面额都是100镑。

先生，我是
您最顺从的仆人
大卫·李嘉图

彼得·勒·尼夫·福斯特先生

## 490．李嘉图致特罗尔

伦敦，1822年3月5日

我亲爱的特罗尔：

我一直未能细读你制订的允许人们一次缴清他们应缴纳的赋税来清偿颇大一部分债务的计划。但浏览一下以后，我可以断定，它含有某种谬误，详加考察时就会发现它。你建议给予购买应缴赋税的终身利息的人以5%的利率，获得的货币用来按4%的利率清偿债务。你并没有增加整个赋税负担。尽管它具有我说过的坏处，可是你认为，按照你的计划，债务会比坚持目前的方式减少许多。我可能同意你的计划是最安全的，因为它留给大臣们的权力极少，甚或完全没有。但我认为，它不可能象现在实施的计划那样经济。有一个错误是立即可见的：你假定500万的偿债基金在12年内只偿付6,000万，但你忘了，它是按复利起作用的，所以它的影响将大为增加。也许是我错了，如果是这样，请纠正我。[1]

① 特罗尔的计划是在他的一份手稿中提出的(手稿现为博纳博士所有)，它全文刊印在《致特罗尔书信集》中，第183—185页。内容是，他建议应该允许个人一次缴清

H. 帕内尔爵士向我谈过一项计划，它具有使偿债基金可供使用的效果，同时又使大臣们抓不到它。① 这项计划如下：用你的500万来使你的永久性年金② 成为有期限的，于是你达到在一个国家存在的一个短时期内还清一大部分债务的目的。在市场上，长期的年金是按20年购买的，利率4%的是按25年购买的。给利率4%的5亿债券的持有人每年500万，他们就会同意接受每年2,500万(而不是每年2,000万)，条件是利息将在1860年全部止付，那是长期年金终止的时期。到1860年，我们的债务将减少到3亿。如果同时从剩余的收入可获得较大的金额用于上述目的，债务可能全部还清。这可以说明这一原理：用500万于那一目的而在较少的年份里还清较小的金额也许是可取的，或者你可以在不同的时期里还清不同数额的债务。这你很容易理解。

你赞同我在议会的演说中表达的看法，③ 我感到高兴。不理解这个问题的记者们不能迅速领会我的意思，对我很不利，他们往往把我报道成我在胡说八道。

我相信，乡间的流通额已大为减少，它是由有地位和财产的银

他们终身应缴纳的赋税，利率为5%，收入款项用来按票面赎还利率4%的债券。两种利率之间的差别所造成的亏空，应由每年拨归偿债基金的金额来补足。这是假定缴纳应缴赋税的人一般在35至50岁之间，终身利息的平均购买期限约为12年。——编者[从信中和这个编者注中所说的来看，特罗尔建议，允许个人一次缴纳大约12年的应缴赋税，此后不但终身免税，且可终身每年获得预缴税款的5%的利息，政府获得的大笔预缴税款可用来偿还年利4%的公债。——译者]

① 1823年3月，帕内尔在下议院说明了这一计划(«汉萨德»，新系列，第8卷，第536和548页)；见李嘉图的评论，«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58—259页。——编者

② 在这里和下面，“年金”是指公债持有人每年获得的公债利息，“购买年金”是指购买公债而获得每年的利息。——译者

③ 参阅本书第160页。——编者

行家们发行的。我不大担心恢复支付硬币会使他们遭到动摇。如果科贝特的建议会因为大家普遍贮藏金镑——对此我简直不能理解——而再度危及英格兰银行的安全，那就必须再一次采用支付金锭的计划。[①] 可是，如果现行制度在切实可行的时候不被坚持下去，我将感到非常遗憾。科贝特的目的是有害的，但若银行以它通常具有的小心谨慎来处理它的事务，他就不能得逞。经理们被认为很不善于调节我们目前情况下的通货，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要担心的话，那就是他们的无能。当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一定时常反覆警告他们。赫斯基森在他担任的职务上一定有很大影响，他一定会有用地和科学地运用他的影响。

我想，我们将不审查农业委员会的证词。我们经过长时间讨论以后，已取消了班克斯先生关于用100万公款购买谷物的建议——我们否决了它。我们面前还有一些荒谬的建议，但我相信它们都将遇到同样的命运。我认为，现行的谷物法将被废除，另一项较少遭到反对的谷物法将取代它，但仍是一项坏谷物法。我因惠特莫尔先生[②]获得提名而在委员会里得到一个重要和有力量的同盟者，他热烈拥护正确的学说。另一方面，我失去了赫斯基森的帮助，他借口沃德豪斯在议院里攻击他而不出席。但我认为他真正的原因是，他既不能赞成又不愿反对政府推荐的计划。[③]

① 见《科贝特周报》，1822年3月2日，《致货币贮藏者》。“贮藏是为了你自己。……你要记住，在1823年5月以前，银行可以随它高兴在任何时候停止支付金镑。诚然，有人要去兑换金银条块，但那就不大方便了。”(第530页。)——编者

② 威廉·沃尔里区·惠特莫尔(1787—1858)，代表布里奇诺思的议员；著有《关于农业的目前状况和未来前景的一封信。致萨普洛郡的农业家们》，在1822年晚些时候出版(伦敦，哈查德书店)。——编者

③ 1822年2月20日，赫斯基森在下议院宣布，由于他被指控把上一年的农业

今晚议院散会早，使我有机会涂几笔给你。我的信是一个奇怪的大杂烩，把许多事混合在一起，象我的演说一样。你一定要象下议院那样对待我，试行弄清楚我的意思，并原谅我表达自己意思的方式。

李嘉图夫人同我一起衷心问候特罗尔夫人。我永远是

你最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491．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

[答 485—由 495 回答]

伦敦，1822 年 3 月 19 日

我亲爱的先生：

今天我得到迪克先生的回音，他已将我托付给他的文稿转交给您，我断定他是自己带给您的。所以，我必须不再迟延地奉告您，我对您的讲稿非常满意。我高兴地发现，我俩都有的见解被表达得如此透彻清晰，不禁期望您继续努力使它们得到发展和广为传播。

在以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来计算商品的价值方面，您比我走得更远一些：您似乎不允许有任何例外或修正，而我总是愿意承认商品相对价值的某些变动可以是由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

委员会弄得莫名其妙和误入歧途，他将在委员会重新任命时谢绝参加。在 5 月 6 日的辩论中，他公开反对伦敦德里勋爵（下议院议长）提议的关于农业的决议；后来他立刻辞去森林委员的职务，但未获准。（见《尊贵的威廉·赫斯基森演说集》前面附加的“传记性回忆录”，伦敦，1831 年，第 1 卷，第 84—85 页。）——编者

量以外的原因。如果1,000块砖对价值昂贵的机器生产的一定量棉布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动,这可能是由于两个原因当中的一个:生产二者之一所需要的劳动增多或减少,或者工资普遍上涨或下跌。对于变动的第一个原因,我们意见完全一致。但您似乎不承认,虽然砖块和棉布将各自使用同样的劳动量,它们的相对价值却可以仅仅因为劳动的价值上涨或下跌而变动,而这一事实在我看来是不可否认的。我不象马尔萨斯先生等人那样看重这第二个原因,但我不能完全闭上眼睛不去看它。

您讲稿中另有一段我认为需要略加修改。您说:"每种产品都可用来满足它的所有者的需要,或增加他的享受;或者它可用作资本来再生产比它本身更大的价值。"[①] 如果它是一种能够用于再生产的商品,或者它能够换得这样的商品,它就可以用作资本。但是,如果您生产酒,我生产细布,则我们都不能把它们用作资本,也不能把它们互相交换而得到能够用作资本的商品。

我很喜欢今天收到的《苏格兰人报》上您论繁荣的证明这篇主要文章,并将饶有兴趣地期待那篇预定刊登的论利润的文章。[②] 然而,我要对利润和工资可以都高这一看法提点意见。通过什么媒介它们可以都高呢?诚然,它们可以由生产出来的数量丰富的商品来支付,但是这样,商品的价值就会相对地低。如果全部产量中付给利润的比例大,利润就高。如果比例小,利润就低,而工资高。

① 这句话经过修改以适合李嘉图的论点后,出现在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中,1824年,第105—106页。——编者

② 《国家繁荣的标准》,载《苏格兰人报》,1822年3月16日;高利润率是国家繁荣的证明。预定刊登的《对决定利润率的种种情况的研究》构成1822年4月6日那一期的主要文章。这两篇文章仅略加修改合并成《爱丁堡评论》1824年3月号上的第一篇文章《国家繁荣的标准——利润的增长和下降》。——编者

我感到高兴，爱丁堡警察提案大概会制订得使您满意。我们应该为您进行过一番很好的战斗。

您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492. 李嘉图致特罗尔[①]

伦敦,1822年3月25日

我亲爱的特罗尔:

我很愿意接受你的盛意邀请,在议会的短暂假期里,同你一起过几天。但我不能来,我有许多约会,不得不去践约,这使我不在伦敦就很不方便。非常遗憾，我不得不放弃访问你将会给我带来的快乐。

昨天我看见穆勒先生，向他转达了你的音信。他要求我转告你，他在东印度公司的工作使他在假日里也不能离开。这是选举董事的时期,董事会常开会,他需要参加。他向你竭诚问好。

如果我对偿债基金有意见而不竭力去取消它，那我就忽视了自己的责任。如果你把一笔基金留在大臣们手中，而经验表明它将被用来只是为了最后进一步增加债务，那么在和平时期减少债务又能有什么用呢？在大臣们有这笔基金实际上归他们支配的时候,他们一有机会就想发动战争。要使他们保持和平,你必须使他们穷困。

在农业委员会里，每一项要求采取良好措施的建议得到的回

① 信封上写着:“戈达尔明,昂斯特德伍德,哈奇斯·特罗尔先生”。——编者

答都是，我国农业正处在前所未有的萧条状态，委员会就是为了向农业提供补救办法而被任命的。我想不出现在能对制订较好的法律起什么好作用，但我希望为未来的较好制度奠定基础。对这种希望也许我将感到失望，因为你提到的那些限制太严的规章遭到乡绅们极为激烈的抗议，他们形成一个紧密的团体，决心不向减少对农业的保护作丝毫让步。我们今天开会，聆听宣读我们的主席[①]准备的报告。

我被迫撤回我要求得到马克巷出售谷物的统计的动议，因为侍奉我的职员接到命令后说，他无法照办。于是我动议要求得到输入伦敦港的谷物统计，它还没有呈交下议院。当它印就时，我将寄上。[②]可是，那位职员告诉我无法准备的统计已经呈交［农业］[③]委员会。[④]我若能得到一份，将寄上。

我不知道为下议院这次会议准备的济贫税统计，[⑤]我也未看到切特温德先生的流浪者提案。[⑥]我将在今天向投票办公室要它们。如果你没有从邮车收到它们，你可以断定，它们尚未送到议员手中。

① 伦敦德里勋爵。——编者

② “1819、1820和1821年每月谷物到达伦敦港统计（英国的与外国的分开）”，1822年4月17日命令付印。（«议会文件»，1822年，第21卷（第203号）。）——编者

③ 被图章盖住了。——编者

④ 1822年的农业委员会（4月1日的）报告中提到这项统计，但未全部引用。后来根据李嘉图的动议（见1822年5月2日«信使报»），公布了一项有些不同的统计，题为“十年来马克巷实际售出的英国小麦、大麦和燕麦的数量统计”。（«议会文件»，1822年，第21卷［第297号］。）这项统计的日期为1822年5月6日，由谷物统计审查员乔治·利维克签署。参阅«对农业的保护»，附录B，«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6—248页。——编者

⑤ 见本书第192页。——编者

⑥ 于1822年3月20日在下议院提出。——编者

李嘉图夫人同我一起向特罗尔夫人竭诚问好。

你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切特温德先生的提案此刻留在舍间，我交今天的邮车寄上。

# 493. 李嘉图致霍奇森[①]

伦敦，1822年3月30日

亲爱的先生：

给您增添了许多麻烦，真使我非常过意不去。今天上午收到的尊函使我担心，在利物浦的代表职位即将出现空缺的问题上，最初我没有说得更为肯定是错误的。[②]我自见您以来，曾同一位朋友商议，我对他意见的正确深为信赖，他劝我满足于原有的地位，而决不要野心勃勃地企图代表利物浦。[③]这一劝告与我自己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我重申昨天我匆匆忙忙在我短柬中说过的话，即我完全放弃成为候选人的一切想法。非常感谢您关心我，但让我要求您把我的回答看作经过适当考虑以后作出的最后回答。如果您对我更为了解，就会知道，我对于竞选和您要给我的显要职位都不

① 戴维·霍奇森是一名教友会信徒，克罗珀—本森公司的合伙人，利物浦的商人。关于他向1821年农业委员会提供的证词，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370页，注2，并见《科贝特周报》，1821年9月29日，第733页。——编者

② 在议会里代表利物浦的议员坎宁，已被任命为印度总督。虽然他从未就任，却在秋季（成为外交大臣以后）从利物浦退休，因为这是一个太麻烦的选区。"赫斯基森被遴选来继承他，作为唯一能够安抚利物浦商人的托利党人。经过一场无人与之竞争的竞选，他于1823年2月15日当选。"（《全国传记辞典》，赫斯基森条。）——编者

③ 参阅穆勒在另一场合给予的类似劝告，《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7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3页。——编者

合适。倘若我成功了，您便要承担曾经协助给予利物浦城一个不称职的代表这一责任。

对您的好意怀着感激之情，

我永远是，亲爱的先生，

您非常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戴·霍奇森先生

# 494. 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

伦敦，1822年4月19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曾要求默里先生把我刚出版的小册子及早寄一本给您。①希望您已收到。对目前的萧条的恰当补救办法（及其使用时间），很可能您与我意见不同，但我相信您会同意我所确立的一切原理。事实上，这些原理与您自己一再极其成功地加以鼓吹的是一样的。虽然现在对我仍有较弱的催促鼓励，我相信它们还是不能太经常地公诸于众，可是现在我却特别愿意公众注意它们，因为我在下议院发表的看法经常在议会内外被误解和误述。

最近有人要求我向您转达，您若在《爱丁堡评论》上您的任何文章中评介凯利博士的《各国货币及度量衡一览表》，② 将使他感

① 《关于对农业的保护》。《苏格兰人报》于1822年4月27日加以评论。——编者

② 《各国货币及度量衡一览表和商业指南；关于通商各国及其殖民地的汇兑、货

到高兴。在提这件事时，我已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一切。您最能判断这部著作的优点和如何评介它适宜。

我亲爱的先生，怀着极大的敬意，我永远是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495. 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①

[答 486 和 491—由 497 回答]

爱丁堡，1822 年 4 月 17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趁敝友斯图尔特·英格利斯先生去伦敦之便，送上我的三份讲稿，英格利斯先生曾于上个冬季听我讲课，自然地想被介绍给一位绅士，那位绅士对他学习的这门科学起过极其伟大的作用。希望您原谅我擅自让他来拜识您。您将发现英格利斯先生是一位非常易于相处的人，见过许多世面，深受此间他的朋友们敬仰。

我送上的讲稿是关于资本的积累和使用的。我另外还写了一些，但那些问题都不够重要，我不能以字迹潦草的手稿来麻烦您。但是，当我写好论价值、工资、利润等等这几讲时，如果您不禁止我，我将把它们寄上。虽然我相信，您不会认为这些讲稿里有什么

---

币、重量和尺度的详尽准确的论述；关于它们的银行、公共基金和纸币的说明»，语言文学博士帕特里克·凯利著，修订第 2 版，共两卷，伦敦，为著者印刷，1821 年。——编者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上布鲁克街，大卫·李嘉图议员先生"，并注明："斯图尔特·英格利斯先生面呈"。——在写第 494 号信以后收到。——编者

错误，可是我不愿意您仅仅根据它们来评价我的政治经济学。为了有机会普及这门学科，我必须跳过某些较为困难的部分，而细述那些较为浅显易懂的部分。我还经常阐述各种命题而必须附加较少的条件，比我倘若写一本关于这门学科的书要附加的少。因为，不这样，普遍真理就不会以足够的力量抓住听众的心，引起他的注意，或留下持久的印象。这就是原因，为什么在您已拿到手的讲稿里，我在谈交换价值时，不愿意使它太累赘，而不提那种不会被理解的、资本不同耐用程度所造成的对一般原理的限制。然而，这不是一个我予以回避的问题；相反地，我早已对它详加论述，并尽我所能地试图使我的学生们理解它。

承蒙您寄下论金银条块的书，并从约·纽波特爵士处取得关于爱尔兰的说明，请接受我的衷心谢忱。在即将出版的这期《评论》里，这些说明我已用得颇多。[①] 当您见到约翰爵士时，请您费心向他提一下，我多么感激他对我的关注。如果他赞同我已做的事，也许他愿意再寄给我一些同一类的说明。我特别喜欢拥有关于爱尔兰什一税的一切可以得到的资料。我若有足够的原料，将竭力把它们加工成一种有形的和有效的形式，刊登在《评论》第 73 期上。[②] 也许休姆先生可以供给我一些事实。[③] 如果他这样做，他可以放心，我不会把它们丢掉的。

---

① 《爱丁堡评论》，1822 年 2 月[第 72 期，迟至 4 月才出版]，第 8 篇，“高额和低额赋税的相对生产性”。没有疑问，约·纽波特爵士的贡献是第 530 页上的一张表，表明自 1807 年以来强加于爱尔兰的额外赋税已使总收益下降。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只是 1821 年 12 月 1 日《苏格兰人报》上一篇题目相似的文章略为扩大一点的翻版。——编者

② 1822 年 6 月，第 3 篇，“爱尔兰”。——编者

③ 参阅本书第 149 页。——编者

我已为即将出版的这期《评论》写了一篇论谷物法的文章。[①]您若在数日内得不到《评论》，我将寄上文章的印张。我已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使这篇文章有效。但它的成功也许与我的努力不符。也许您会认为，我夸大了谷物法的有害影响。但我向您保证，我若这样做了，那是出于无意。我的目的不是取悦于任何阶级的人，而是清楚地阐明谷物法实施过程中我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委员会刚发表的报告是可耻的。不仅下议院而且全国都不信任它。事实上，它荒谬得如此可悲，以至于不值得指出它的错误。

我还把一篇小论文同讲稿一起奉上，我写它是为了在《苏格兰人报》上发表。可是，我发现它太长了，读报的上百万人宁愿它所占的篇幅报道谋杀、暗杀等等。这篇论文我只印刷了12份，它只是为了保存我的主要观点。关于商业的各种不同理论和见解的发展史，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喜爱的一个主题；我若摆脱了某些比较繁重的任务，我愿意对它稍加注意。[②]

奥斯汀先生告诉我，您有意今年夏季访问苏格兰。我相信您将实现这种想法。我可以肯定，没有陌生人会被接待得更好。我确实认为，即使不为别的，您也应当来看看亚当·斯密的故乡。萨伊曾经为此目的而从法国来，我希望您学习他在这件事情上树立的榜样。

在从《哨兵》办公室获得的文稿中，有一封检察长的信，表示他

① 1822年2月，第6篇，“农业萧条——原因——补救办法”；对农业委员会报告的评论。——编者

② 一篇简短的“十七世纪英国商业科学的发展概述，第一部分”刊登在1822年1月19日《苏格兰人报》上。虽然宣布了“待续”，但它并无续文。找不到这篇短文的抽印本，可能它全文（象《苏格兰人报》上的文章那样）包含在《英国百科全书补编》中麦克库洛赫的文章“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部分里。——编者

对该报的赞许。这正是给他们以全权来诽谤和辱骂每一个人。如果他这位老爷没有因为这一极不正当的行为和入伙参加《烽火》而受到严厉的处置，那他就没有受到他应有的对待。①

英格利斯先生将把讲稿带回。怀着最大的敬意，我永远是

您最真诚的

约·拉·麦克库洛赫

请允许我说，您在下议院就农业委员会的报告所说的话，②使我多么高兴。在《评论》的那篇文章里，我的看法与您对课税的影响的看法完全相同，我还清楚地说明了，课税不可能是农业家们经历的这一特殊萧条的原因。立即取消限制不是更好吗？我倾向于认为，这比逐渐减低税率来得好。

## 496．萨伊致李嘉图③

答[488]

巴黎，1822年5月1日

我亲爱的先生：

3月5日尊函收到。它具有高度的正确性和清晰程度，使一

① 格拉斯哥的《哨兵》继《烽火》之后，成为个人对苏格兰辉格党人攻击的渠道。但在它的编辑们一次争吵的过程中，一盒手稿交给了一个名誉被毁的人，报纸的作者和支持者的姓名被揭露引起了一场致命的决斗和许多诉讼。（见H．科克伯恩：《他的时代的记录》，爱丁堡，1856年，第392—399页，和J.G．洛克哈特：《斯科特传》，爱丁堡，1837年，第5卷，第153页。）——编者

② 在4月3日；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3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③ 《杂文集》第131—136页和《文选》第426—429页有一种很不相同的文本，可

些问题及其名词较为简单，这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进步不是没有用的。我在某几点上同意您的意见，但我要求就下面的话对您作一番新的分析判断。

您对我说:

"您在尊著«政治经济学问答»最近一版(第 2 页)上说，一个人的财富与他拥有的商品的价值成正比，而不与商品的数量成正比。……但是，当您的学生要求您解释什么是物品的价值尺度时，您回答说，那就是物品的所有者能够用它们来支配的所有其他物品的数量，如果他同意交换它们。

"现在我认为这里有一个矛盾。因为我们被告知，财富与价值成正比，而价值与物品的数量成正比，所以财富与物品的数量成正比。可是您说，财富与价值成正比，而不与物品的数量成正比。"

先生，您在这里发现的显著矛盾，来自您完全没有象我那样，把一个人能够享受的有用物品的数量和能够用于获得他物的有用物品的数量区别开来。按照我的意见，有用物品的后一数量仅由政治经济学能够加以研究的财富组成，因为这一仅有数量的增加或减少都服从于政治经济学能够确定的规律。

不能用于获得他物的有用或合意的物品绝不是毫无交换价值。一个人的土地上有一层全村社都有的建筑用石块，或者有一

能是萨伊为了出版而重写的(参阅本书第 36 页，注 1)。萨伊给后一文本增加的段落之一写道:"我亲爱的先生，您很知道，您的信中包含着一种宝贵的证明，我把它看作对真理的崇敬。那是当您这样说的时候: 您不喜欢把各种生产费用堆积在一起，您要知道，它们每一种以什么比例把价值赋予一件产品。在我看来，到这里为止，您还没有给予劳动或勤勉以这一特权; 您还拒绝给予地租和资本的利息以这一特权。您在这样谈到不同的生产费用时，您是暗暗地赞同我曾试图做过的分析和估计。"(«杂文集»第 134—135 页，«文选»第 428 页。)——编者

条河流经他的土地，那条河也流经大部分其他土地，他拥有开采的石块和水。这些肯定是有用的和合意的物品，但这些物品（我假定这些物品在我国没有任何交换价值）绝不是他财产的一部分。它们的增加和减少并不取决于政治经济学规律，而是取决于物理规律，这些规律由地质学和自然史来加以研究。

所以，妨碍我们意见一致的是，您要在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中，把社会财富（或交换价值）与天然财富（或不是任何生产性服务的成果和亚当·斯密称之为使用价值的那些效用）混淆在一起。请您再看一下拙著《问答》（第2版）第201页和《概论》（第4版）第2卷第500页我谈两类财富的地方。

由于一种必要的原因，我没有把社会财富这一概念与所有者这一概念分开。我向您承认，我不同意所有那些关于财富的定义，在那些定义里，人们不涉及拥有财富的一个人或一个共同体这一概念，和不拥有财富却有欲望要获得财富的另一个人或另一个共同体这一概念。欲望是以财富的效用作为基础的，因此，按照我的意见，效用是财富的交换价值的首要基础。关于财富的定义建立在所有这些概念上，人们以定义冗长和复杂来责备我是不公正的。为了说明一件物品的特征，最好说明它所特有的、与另一件物品不同的一切特征。

您对我说：

“让我们假定，同样的原因，即把黄金价值降低一半的经济的生产方法，同时以同样的程度，使帽子、鞋子等等也都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一磅黄金将支配同……以前一样多的帽子、鞋子等等。我问道，拥有一磅黄金的人同以前一样富裕吗？您第一次回答说，

不，因为他没有一件价值相等的商品，等等。”

我请求您多多原谅。我没有回答说，不。我回答说，是。因为，在这一假定中，一磅黄金能购买同样数量的产品，而且一磅黄金的交换价值与它能购买的物品的数量成正比。但同时我说，生产性服务（它们形成我们的收益）的价值加了一倍，因为同样数量的生产性服务能获得两倍数量的黄金、帽子、鞋子，等等。正象生产性服务（亦即勤勉、资本和土地的服务）的价值加倍一样，生产性服务的来源（它们是人力、资本和土地）的价值也加倍。我由此得出结论：在您的假定中，国家是双倍地富裕了。它的产品具有同样的价值，而产品的数量加了一倍。

在我看来，这一学说解释了所有的现象，并与这一原理是一致的，即：某人拥有的财富与他凭藉自己的手段而能取得的物品的数量成正比。

我非常感激政治经济学会欣然接受我，我写了封信给它的秘书小考埃尔先生，表示感谢。同时，我把两三个问题提请学会考虑，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解答是重要的。①

敝国耽溺于各种事务、欢乐和政治争吵，而很少注意经济问题。在我们拥有的一所很好的学院（美术工艺学院）里，我在为大众举办的公开讲座里，一周讲两次政治经济学原理。我惭愧地说，我的听众约有一半是外国人：英国人，波兰人，俄国人，希腊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美国人。② 丹麦王储③ 即将出发去伦敦，不能继

① 致约翰·考埃尔的信刊印在萨伊的《文选》里，第438—439页；两个问题，载《政治经济学俱乐部1821—1882年会议记录》，第51页。——编者

② 见昂德雷·利斯：《复辟政权下的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美术工艺学院的让·巴·萨伊》，巴黎，吉约曼书店，1901年（第5章，“工业经济课程的听众”）。——编者

③ 见第498号信。——编者

续接受这一范围广泛的教育，要求我特别把这门科学的原理介绍给他。在我看来，这门科学他掌握得很好。这对于他受命去治理的人民来说，是个好兆。我预料这将使他在英国一定能受到良好的接待。我经常以尊著中包含的内容来丰富我的课程。

我亲爱的先生，请再次接受我崇高的敬意和非常诚挚的忠忱。

让·巴·萨伊

伦敦，下议院议员

大卫·李嘉图先生

## 497. 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①]

[答 495]

伦敦，1822 年 5 月 7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非常喜欢《评论》中您论谷物法的文章。我高兴地发现，我们对谷物法的有害影响的一切看法都如此接近。我可以肯定，谷物法终将被废除。我国日益增长的知识将使每一个人都能看到，谷物的自由贸易对我国的福利至为重要。

我阅读了您的讲稿，极为满意。制造业不断受到攻击，您对制造业的捍卫好极了。我同您一样地相信，我国的制造业人口与农业人口同样地道德高尚，而且消息肯定要灵通得多。亚当·斯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认为是很有缺陷的。[②]

① 信封上写着："爱丁堡，巴克留广场，约·拉·麦克库洛赫先生"。——编者

② 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 1 篇，第 10 章，第 2 节；坎南版，第 1 卷，第 128—129 页。——编者

我曾在您的讲稿中寻找缺点，而不是优点。在我看来是缺点的，我能找到的很少。在我确实找到缺点的地方，它们主要是在我们之间有点意见分歧的那些点上。我已在文稿中标明那些段落，您能很容易地找到它们。

1. 您说:“随着我国的资本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必定增加;随着资本的减少，它必定减少。”这不是绝对正确的。我可以用我的储蓄为自己建造一所作坊，① 或制造一台蒸汽机，从而增加我的资本，但第二年我可能并不多雇用劳动。

2. “当我国这样做(扩大它的资本)时，它对劳动的需求将总是不断增长，并将不断扩大它土地和劳动的产品，当然也扩大它的人口。”

评语。同上一条一样。

3. “能够投资而产生10%利润的资本家，同样能够积累得比只能为他的资本取得5%的资本家快两倍。”

评语。说得少了。他能积累得比快两倍还要多。从两个面包当中，我可以节省一个;从四个面包当中，我可以节省三个。

4. 评语。他不能雇用额外增加的工人。

5. 评语。这可能被误解。没有被消费的较少。您承认全部都已被消费，但这是被一个不同的阶级——再生产的而不是不生产的阶级——消费的。

6. “个人的利益绝不与公众的利益相抵触。”

对此，我不同意。在使用机器的情况下，主人和工人的利益是经常抵触的。地主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总是一样的吗?我可以肯

① 先写作“房屋”，后改为“作坊”。——编者

定，您不会这样说。

7．评语。我否认我们将能够雇用被机器的使用排挤的工人。

这些是我奉上的反对您讲稿中某些段落的全部评语。赞同您讲稿的评语我可以写很多，但那是不必要的。它们很清晰，一定能使人信服。

星期六英格利斯先生曾同我一起进餐。他看来是一位富有才智和易于相处的人。我感到遗憾，我的事务使我不能象我希望的那样经常见他。尊稿将由他奉还。

现在我就要去下议院，竭尽全力向乡绅们开战。[①] 我得到的支持很少，甚至贝内特和埃利斯也没有给我什么希望，而要同我分开。[②]

我已要求约·纽波特爵士和休姆先生把他们可能有的关于什一税的无论什么资料都寄给您。他们答应为您而供给我一些，我一定会提醒他们履行诺言。

关于立即恢复谷物的自由贸易，我不十分同意您的意见。谷价确实是低，但土地没有不加耕种。我认为，土地不加耕种的过程非常缓慢才合乎愿望。否则这将使农场主的处境不可挽回，他将被毁灭到无法补救的地步。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①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66 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② 代表施鲁斯伯里的议员亨利·格雷·贝内特和代表考文垂的议员爱德华·埃利斯都没有出现在5月9日投票赞成李嘉图提出的决议的少数人名单中。——编者

# 498. 萨伊致李嘉图

我亲爱的先生: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丹麦王储殿下的私人秘书阿德勒先生，王储正要去英国访问。[①] 王储希望不仅了解贵国的制度，而且认识贵国最杰出的人士。所以，他盼望见到您。我能够向您介绍阿德勒先生，使您与王储发生联系，深感荣幸，而阿德勒先生本人也是一位具有突出优点的人。

您还没有会见王储，他不熟悉我们这门科学的语言。他急于为他受命去治理的人民谋求幸福，希望同我一起寻求国家繁荣的源泉；而同时我钦佩他高尚的恒心、卓越的判断和极端的明智。接近谁比接近您，他能更好地了解贵国的经济，贵国农业遭受的损害及其原因和可能的后果，贵国的货币制度和商业状况，总之，一位王子，一位诚实的人，能向一位学识渊博的政治家询问的一切呢？

我亲爱的先生，请再次接受我崇高的敬意和始终不渝的忠忱。

让·巴·萨伊

巴黎，1822 年 5 月 8 日

伦敦

英国议会议员

大卫·李嘉图先生

---

① 1839 年即位而为克里斯蒂安八世（1786—1848)。这时他被怀疑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而过着赋闲的生活，于 1819 — 1822 年间在国外旅行。他于 5 月 15 日抵达伦敦。(«1822 年鉴»,“大事记”,第 87 页。)参阅本书第183—184页。——编者

# 499. 李嘉图致特罗尔

伦敦，1822年5月20日

我亲爱的特罗尔：

我将按照你的劝告，在议会散会时，当心不要使自己暴露在农场主们的盛怒之下。如果他们深知自己的利益，就不会对我发怒，因为我提议的措施[①]会使他们的贸易比在实施现有的或修订的法律的情况下安全得多。我相信，会议结束时，将是一个好时候，来执行我早已拟订的、同我的家属在大陆上作一次短途旅行的计划。我可能远抵瑞士，并在外出两个月之后，到格洛斯特郡休养。我经常出席下议院，我在谷物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自然会引起的一点焦燥不安，使得稍事休息和娱乐成为必要。我想我将欣赏我的旅行，并因旅行而增进我的健康。

赫斯基森先生和我没有完全联合我们的力量。他在委员会里放弃了他提出的决议，而我采纳了其中某些确立了正确原则的决议，再加上我自己的实际措施。我争辩说，我的措施比他建议采取的措施更符合他的原则。奥尔索普勋爵提议征收一项20先令的永久性小麦进口税，和一项18先令的永久性小麦出口退税，这得到布鲁厄姆支持。我不知道这些决议的提议者或支持者是从什么原则出发，他们并没有大胆地向下议院作解释。

---

① 李嘉图提出的关于外国谷物的决议，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1—162页。——编者

无疑你已看到特纳先生的小册子。[①] 他把它连同一封非常客气的短柬寄给我，他说希望它是以公正的批评精神来写的。对于这一点，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他不能使我相信，他所攻击的著作里会有一处原理上的错误。现在竟还有一位作者说，地租是高价的原因，而不是结果，这不是奇怪吗？

麦克库洛赫说："地主得到的额外地租不是衡量谷物法使公众蒙受的全部损失的尺度。"[②] 你对这一学说表示异议。我明了，他的意思是说，我国蒙受的是实际损失。千万不要以为，由于地主得到消费者支付的高价，我国遭受的全部不方便只是一种不适当和不公正的财产转移。远不止此。地主并未获得消费者的损失，而是产量实际上减少。实际的损失是由这样的产量减少来衡量的，而与价格或价值无关。

寄上一份斯卡利特先生的提案，[③] 考特尼先生的[④] 尚未付印。

昨晚你在伦敦，李嘉图夫人和我没有见到你，深感遗憾，但我们承认，你负的责任很重要，不容忽视。

南海计划[⑤] 已经失败，所以，对那一点，我不需要说什么。我

---

① 《关于英帝国的农业、商业和制造业的思考；兼论尊贵的罗伯特·皮尔关于英格兰银行恢复支付现金的提案的实际影响；并论大卫·李嘉图先生最近出版的题为〈对农业的保护〉的小册子》，皇家学会会员萨缪尔·特纳著，伦敦，默里书店，1822 年。——编者

② 《爱丁堡评论》，1822 年 2 月，第 6 篇，"农业萧条——原因——补救办法"，第 474—476 页（引文是大意）。——编者

③ 修订济贫法。——编者

④ 关于监狱、拘留所和感化院，于 1822 年 5 月 13 日在下议院提出。——编者

⑤ 南海公司最初愿意承担分发海陆军养老金年金的工作，但后来改变了主意。（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5 卷，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62 页和第 189 页，以及《汉萨德》，新系列，第 7 卷，第 784 页。）——编者

们将看大臣们要做什么来筹集每年的220万镑。

我希望你在下议院里支持我，攻击那些每日提出的赞成垄断和限制贸易的错误论点。我竭尽全力，但那是够糟糕的。用相当熟悉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而要使那些根本不理解这些问题的人或顽固地坚持他们固有偏见的人明白，是困难的。我是一个很差的演说家，我遗憾地说，我毫无改进。我没有一个好的支持者。有些人明白这个问题，但他们坐在大臣的席位上，不敢总象他们所想的那样说话。

你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500. 李嘉图致[考埃尔][①]

我亲爱的先生：

我已注意地阅读了考埃尔先生[②]的文稿。它是真诚坦率的，但我认为，他对农业萧条的补救办法不会象他想象的那样有效。他承认，萧条不是课税造成的，而是产品供给过多造成的，他要以降低生产成本的办法来解救农场主。无疑他要减少那些影响到作为生产者的农场主的赋税来这样做。但是，什么赋税影响到作为生产者的农场主呢？什一税和济贫税。把农场主从这些赋税之下解救出来切实可行吗？我认为不行。但假定它可行，谷物不会由于

① 收信人无疑是约翰·韦尔斯福德·考埃尔(约1795—1867)，他常被称为小约翰·考埃尔，是政治经济学俱乐部最初的一位成员和秘书，1836—1845年间是英格兰银行在格洛斯特和布里斯托尔的代理人，几本论银行业务的小册子的作者。——编者

② 大概是老约翰·考埃尔，前者的父亲。——编者

豁免这些赋税而下降到一个更低的价格吗？什么阻碍一位农场主或谷商低于现有价格出售他的谷物呢？那就是确知现有价格不能补偿未来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当他确信没有谷物能够低于一定的成本进入市场而使生产者有利可图时，他就颇有信心地抓住他的谷物。但若未来的生产被豁免了赋税，他面临的竞争将使他更加胆战心惊，则我毫不怀疑，他宁愿按较低的价格出售。如果低价是丰收造成的，则除了增加需求或减少供给以外，没有别的补救办法。在市场价格继续低于自然价格时，农场主有权利期望减少供给。但是，靠取消谷物生产上的赋税来降低未来的自然价格，那您就是鼓励而不是阻碍充裕的供给。假定每夸特 70 先令是有利可图的价格，您就会在现有价格 50 先令时，满怀信心地抓住您的小麦。但是，把有利可图的价格降低到 50 先令，您就愿意把您的谷物投入市场了。如果我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请问，这些赋税对谷价有什么影响呢？大概是每夸特 7 先令左右，因此，这种补救不会大于这一金额。

可能会有人对我说，取消另外一些赋税，农场主就会得到解救。我回答道，是有另外一些赋税，取消那些赋税，农场主和每一个其他消费者都会得到解救。他缴纳给国家的越少，他留给自己的就越多，他也就越能够克服他的困难。把他从这样的赋税之下解救出来，不会导致生产更多的谷物，因为这不会使生产谷物比生产任何其他商品相对地便宜。这是取消影响生产者的赋税和取消普遍影响消费者的赋税之间的主要区别。在第一种情况下，您使一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比所有其他商品的成本相对地减少。在第二种情况下，您使它们全都保持原有的相互关系。

我担心我解释自己的意思很不完整，但我事务繁忙，甚至不能试图做得好一些。可能我对这个问题存有偏见，而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1822年][①] 5月21日星期二晚

上布鲁克街

# 501. 李嘉图致特罗尔

我亲爱的特罗尔：

有人告诉我，关于济贫税，没有什么提交给下议院本次会议。有一个委员会正在讨论济贫税统计，但他们尚未提出报告。

穆勒先生认识《晨报》的编辑。[②] 我已把你的信交给他，旨在使它刊登在上述报纸上。他将同那位编辑谈这个问题，但他怀疑这样长一封信目前是否能够刊登，这时议会的会议记录占据着该报大量篇幅。[③] 我已读过你的信，同意它的绝大部分。你赞同我的支付金银条块的计划，使我很高兴。你对1797年以前流通中铸币的

① 手稿上漏掉了。纸上有水印"1821年"；1822年5月21日是星期二。——编者

② 约翰·布莱克，自詹姆斯·佩里于1821年去世以后任《晨报》的编辑和经理；约·斯·穆勒说："家父的一位特殊好友，受家父和边沁许多思想的熏陶，他在他的文章里重新表达了这些思想。…… 家父的谈话和个人影响通过许多渠道而使他的见解公诸于世，布莱克是这些渠道当中最有影响的一个。"（《自传》，第89—90页。）——编者

③ 特罗尔的信没有发表。——编者

估计高于我认为它实有的数目。目前在伦敦和乡间的流通总额大概不会超过3,200万很多，其中约有1,600万是英格兰银行5镑及以上的钞票，750万金镑，以及900万乡村银行的钞票。如果这是正确的，则1819年以来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和铸币合在一起的数额下降极少，甚或没有下降，但乡村银行的钞票已减少750万镑之多。如果我们能得到统计数字，我认为就会发现，这主要局限于农业地区。然而，这是一笔巨大的减少。

如果纸币取代了2,000万银行券，英格兰银行并未享有来自2,000万的利息的全部利润，而是由乡村银行分享了这一好处。根据呈报给下议院的统计，自1817年以来，已铸造了1,900多万金镑。在英格兰银行如此愚蠢地发行铸币的时期，输出铸币是有利的，他们丧失了500万金镑，①所以，如果这些全部被输出，现在国内一定还有1,400多万金镑。除了这一数量的黄金以外，可能英格兰银行还有相当数量的金银条块，也许还有一些几尼。②这一事业被经营管理得多糟糕啊！即使支付铸币，我们也可以稳妥地只用300万的黄金，因为我们只是维持国内1镑和2镑的流通。

星期二，韦斯顿先生提出他关于皮尔先生提案的动议，我对那项讨论很感兴趣。③

李嘉图夫人同我一起向特罗尔夫人竭诚问好。

你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伦敦，1822年6月9日

① 在1817年4月和9月。(见图克:《物价史》,第2卷,第51页。)——编者

② 当时英国的一种铸币,等于21先令。——译者

③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5页。——编者

你的信若已刊登，我将寄报纸给你。

## 502. 李嘉图致玛丽亚·埃奇沃思

[由 510 回答]

我亲爱的埃奇沃思小姐：

您的短柬[①]一开头就带有一点恭维，这立即使我极其注意它的内容。然而，很抱歉，您要求我考虑的事如此难以揣测，我无法提供意见。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并不关心别人的意见。我要冒昧地奉上的劝告是，您要自己判断两国公债的相对稳定性，还要考虑它们的相对价格。这样做了以后，按照您认为最适宜的办法，把您的钱保存在法国证券里，或把它转换成英国证券。但我绝不建议您在遥远和没有把握的事情上投机，并经常把您的钱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

按照提高了13%的价格售出您的法国证券，再重新购买利息3%的证券，您是否会获得几百镑的利润，当然要取决于您以前售出利息3%的证券的价格与您现在要重新购买它们的价格之比。

关于出售您的法国证券，虽然我不能提供忠告，我的意见是，您售出时，不应把您的钱留在德勒塞尔先生手中，除非您愿意留一些时候而没有利息。为了确保您将取得同您以前拥有的同样数额的利息3%的证券，您应在售出利息5%的法国证券时，就购买利息3%的证券。当您的钱在德勒塞尔先生手中时，英国和法国的证

① 这封短柬没有见到，李嘉图曾赠她一册《对农业的保护》，第2版，1822年。这册书上写着："埃奇沃思小姐，著者敬赠"。见H．史蒂文斯的目录第15号，伦敦，1936年，第793项。——编者

券都可能上涨很多，您可能将来购买其中任何一种都蒙受巨大损失。

我只再说一句，我持有法国证券，目前不想抛出它。如果它上涨到100，我可能会把钱拿回本国来，用于购买土地或做抵押。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上布鲁克街

1822年6月20日

# 503．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

［由504回答］

爱丁堡，1822年6月22日

我亲爱的先生：

检察长对帝国这部分地区的财政部报刊的行为，就我所知，下议院将于下星期二讨论。据我认为可靠的方面告诉我，检察长打算举《苏格兰人报》为例，来为他庇护的报纸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作辩护。但是，假定《苏格兰人报》真象《约翰牛》或《烽火》那样进行过人身攻击，那也只是国王在苏格兰的首席法律官员——他的责任是控告诽谤罪——成为下流话制造业合伙人的一项无足轻重的理由。可是，某种习惯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其他人放纵这种习惯的借口。检察长可能会使用下议院里经常被人凭借的对人而不对事的言论，并且说："对立面的先生们，当你们自己是一家更为诽谤性的报纸的庇护者时，你们怎么能够控告我庇护一家诽谤性

报纸呢？”由于我很熟悉检察长对真理的崇敬，我几乎可以肯定，他还会说这样或类似的话。我向您保证，任何与我有关的刊物要是被污辱为肆无忌惮地攻击私人的例子，这绝不是令人愉快的。

您订阅《苏格兰人报》已三年多，现在您一定很能够说，它是否真有我相信检察长及其友人要赋予它的性质。您若认为它没有这种性质，您在下议院里这样说，将使我感激之至。幸亏您退出了我们小小的吵闹和争论，您的意见对全国和下议院的份量比任何其他党派成员可能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意见的份量都大得不可估量，我宁愿要您的一票，而不要下议院一半的票。

可以说《苏格兰人报》进行过人身攻击的唯一例子，是现在任道德哲学教授的威尔逊的例子。但是，威尔逊做了什么呢？他的亲笔证据证明，他写过一篇对《苏格兰人报》的编辑极尽造谣中伤之能事的谤文，而那位编辑甚至从未提到过他的名字。① 这份确凿无疑的证据还证明，威尔逊有诽谤、中伤和诋毁他最亲密朋友们的习惯。派这样一个人去教道德伦理是政府的耻辱，谴责这样一种造谣中伤的行为，没有话可以说是太严厉的。

为了给《英国百科全书补编》写一篇论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文

① 见《布莱克伍德杂志》，1819年9月，第671页及以下各页，“猪仔教会朝圣记”。这篇文章以“休·马林”致其兄弟“莫迪凯”一封信的形式，并附有一幅漫画，嘲笑爱丁堡改革派。麦克库洛赫没有被点名，但被叫做“盖洛韦雄铁”或“苏格兰人”。他被描绘成“有着一双阴郁、呆滞、暗淡无光的眼睛，和一副没有血色、死尸般的面孔”，骑在一匹难以驾御的骡子上发颠痫病。在场的人中有一个喊道：“可怜的家伙，他是那个希望修改宪法的人吗？我可以肯定，没有一处洞穴有他自己的胸部一半那样臭烂”，等等。《布莱克伍德杂志》同一期第655页及以下各页有另一篇文章，“苏格兰人的难题”，攻击麦克库洛赫投给《爱丁堡评论》的稿件：“往昔，这至少是绅士们写的。象这个苏格兰人这样低贱的人一个季度来访问一次，杰弗里先生怎么能容忍对他自己和他的老同事们这样的侮辱呢？”参阅《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204—205页。——编者

章，我不得不中断写我的讲稿。我很不愿意承担这项工作，但我无法避免。我没有时间象我希望的那样来完成它。

斯密的编者布坎南先生最近曾试图推翻您的整个体系；然而，您不用担心他的攻击。他是一个极为软弱的对手。他写得很好，但他实际上没有货色。我在《苏格兰人报》最近有一期上评论了他关于需求和供给的某些见解。①

韦斯顿先生的动议的结果使我很高兴。不容易测量布鲁厄姆的深浅。我认为，他一定走得太远，而破坏了他关于经济科学的原理的知识的一切可靠性。②

您最近见过托伦斯上校吗？不知为什么，他完全停止同我通信。对此，我感到遗憾，但我没有办法。

希望您已决定今夏访问爱丁堡。

怀着极大的敬意，我是

您最真诚的

约·拉·麦克库洛赫

---

① 戴维·布坎南主编的、每周出版三次的爱丁堡报纸《苏格兰水星报》，在1822年5月13日的一篇主要文章里，批评了李嘉图最近关于农业萧条的演说。紧接着在5月25日又登了一篇长文"评李嘉图先生关于调节价格的准则的学说"，文章的结论是，价格完全取决于需求和供给。6月8日《苏格兰人报》以一篇文章"生产成本是调节价格的准则"来答复。6月20日和22日《水星报》以两篇文章"论李嘉图先生的价格理论"，6月27日《苏格兰人报》和7月6日《水星报》又以文章继续进行论战。——编者

② 布鲁厄姆发言和投票赞成韦斯顿6月11日关于恢复支付现金的动议。——编者

# 504. 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1]

［答503］

伦敦，1822年6月26日

我亲爱的先生：

您会从报纸上看到，昨晚下议院就检察长向《烽火》捐款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他（检察长）在他的发言中没有提到《苏格兰人报》，所以我就不必说什么来为该报的经营管理进行辩护。如果他指责它进行人身攻击，我就应该为它开脱罪责。检察长的理由不充分，多25人的多数在反对调查上意见分歧，就不会在公开的意见里宣告他无罪。

我只有时间写这几行。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505. 李嘉图致穆勒[2]

伦敦，1822年7月6日[3]

我亲爱的先生：

我想议会不会在本月月中这样早休会，而我的家人已急于开

① 信封上写着："爱丁堡，巴克留广场，约·拉·麦克库洛赫先生"。——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萨里，多尔金，詹姆斯·穆勒先生"。李嘉图写上"7月8日"（先写作"6日"）而免费邮寄。——编者

③ 先写作"5日"。——编者

始旅行，我已答应同他们一起在下星期五[1]出发。感谢您对我的祝福，您不能亲自来祝福我，使我感到遗憾。

我将象您要求的那样，写信给您。但我很担心，我以日记形式写的一切看法会很乏味。我将按照您要求的方式一试身手，那时才能较好地判断，坚持下去是否明智和谨慎。

希望您正在乡间尽情享受。我很高兴霍兰先生为您成功地取得了进入霍普先生的场地的许可。我毫不怀疑，您将会认识霍普先生。我可以肯定，如果他知道您是谁，您是干什么的，他将会设法同您认识的。

当我在国外时，将非常盼望有时能收到您的信。当我在瑞士山中，一封您的来信对我将是巨大的鼓舞。

李嘉图夫人和我的女孩子们附笔竭诚问好。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您能为我的仆人约翰做点事吗？

# 506．李嘉图致穆勒[2]

科布伦茨，1822年8月4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以每日记录我们进程和活动的形式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您，但它在表情达意上如此乏味和无聊，以致我虽已把它寄上，却

① 7月12日。——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伦敦，东印度公司，詹姆斯·穆勒先生"。——编者

决心不再以这类东西来麻烦您。[1] 我没有完全中断以日记的形式记录每天的事情，因为知道我们以后经过的地方的名称、经过的时间和可能引起我对那些地方的回忆的一些琐事，可能会使我感到愉快。由于它们或许会使奥斯曼和哈里特有点兴趣，我继续每写满一页就立即寄给他们。可是对您，我就不那么打扰了，但将时常让您听到我的消息，使您可以跟踪我们的进程，知道我们这一小队人在看到这样多新奇事物时一些兴奋的感情。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旅行进展顺利，没有感到失望或发生意外，走过的路，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是好的，许多比我们英国的好得多。我们穿过荷兰，接近科隆，莱茵河两岸的美景就从那里开始。我们在奈梅根离开荷兰国境以后，直到我们抵达科隆，道路坏得令人厌烦，但这是我们迄今走过的唯一坏路。荷兰的道路好得令人羡慕，它们大部分是以小块荷兰硬砖铺筑的，上面有一层薄砂，因而马车在上面跑与在肯辛顿花园中我们喜欢的步道上跑同样地方便。这项改进是在国王路易·波拿巴时代进行的，这不是慢条斯理的荷兰人要感谢那次革命的唯一的一项。我不在荷兰已 30 年，重新看见它感到欣喜。它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那里没有一处不给你清洁舒适的感觉。他们的门和窗框看上去总象刚油漆过，玻璃那么干净，石柱子和上面悬挂的铁链有那么多装饰，房屋普遍地好，以致你难免认为自己是置身于富裕兴旺的人民中间。看见他们各地的船运，卓越的河道，以及用他们特别建造的船只进行的巨额国内贸易，不禁使我充满喜悦。总之，我发现我深深钦佩荷兰人，我想您作为一位政治经济

[1] 那封信构成《大陆游记》的第一节，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10 卷。——编者

学家也会同样赞赏地看待他们。虽然他们的房屋、港口、街道和人民的外观在我眼里留下的印象只有富裕和繁荣，我却听到许多人极为可怜地抱怨贸易衰落和荷兰的毁灭日益迫近。我反覆询问自己，究竟是那些抱怨，还是我自己，很可能是错了。要是我不记得斯密博士的这一教导，我真要否定我自己：在他提到的一个长时期里，英国人总是抱怨贸易被毁，资源浪费，而在那一时期，他们却使财富和繁荣有了最迅速的增长。[①] 我明了，所有的国家都有这种倾向，如果它们的进步只是受到了阻碍，它们就认为自己遭到了毁灭，虽然实际上它们可能正在日益进步。然而，在谈到荷兰的城市时，我绝不会忘记我们路上经过的那些城市。我是指弗兰德斯的那些城市：根特，布鲁塞尔，安特卫普，特别是最后这一个，都是很漂亮的城市。您可以在几天之内穿过许多美好的城市：除了列日和我提到的那些以外，还有鹿特丹，海牙，莱登，哈勒姆，阿姆斯特丹，乌德列支，奈梅根。看过这些城市以后，进入第一座普鲁士城市难免使人感到忧伤。克累弗、格尔德、诺伊斯都很乏味，科隆好些。我正在这里写信的这座城市，是我这次旅途中访问过的城市里最好的一座。科布伦茨的环境是优美的。自从我上次在这里以来，[②]在莱茵河上用船搭了一座通往埃伦布里斯坦的桥，那里以前有过一座悬索桥。埃伦布里斯坦是一处天然要塞，坚固得令人难以置信，它的防御工事都被法国人摧毁了，但自从和平以来，现在差

① “和一百年前查理二世复辟时比较，现在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当然是多得多了。现在怀疑英国年产物增加的人，固然不多，但在这一百年时间内，几乎每隔五年，即有几本写得很好能使人动听的书或小册子，说英格兰的国富正在锐减，人口正在减少，并且说那里是农业退步，工业凋零，商业衰落。”（《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篇，第3章；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上卷，第 316 页。）——编者

② 在 1817 年。——编者

不多又重新筑成了。工事将比以前更加坚固。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他们现在正在很慢地继续构筑工事。全部费用将达 1,300 万普鲁士元，或将近 200 万英镑。我们到过全部工事，它们很值得看，但是按照我的看法，主要是看那从高地上俯瞰的美丽景色。摩泽尔河在这座城市的入口处与莱茵河汇合。我确信我对您的爱好相当了解，我可以说，我们这里周围的可爱乡间会使您大为高兴。今天上午我们还去看了一个古怪的老传教士在一座高山的一侧开辟的一处奇妙的花园，他在他的房子里藏有许多古董。他彬彬有礼地走出来，在他的花园里迎接我们。但是，我们只能很不完整地交谈，因为他不能说法语或英语，虽然他能略懂别人说的法语。他的花园俯瞰着防御工事、周围的乡间和科布伦茨城的广大范围。我毫不怀疑，这位老绅士在他这景色宜人的领域里，是很快乐的。我们昨天抵此，晚上看到了庆祝普鲁士国王生日的一些活动。一个点火的气球从我们旅馆前面的广场上放上去，它表演得很好。它冉冉上升，看上去缩成了一个小点，终于消失了。我们高兴地看到，对儿童的美好感情使成年人活跃起来。一根绳子围成一个圆场，使操作者有地方填充气球，儿童们毫无例外地都被允许占据前面的位置，男人们和女人们站在他们后面。明天我们将离开科布伦茨去美因兹，第二天将去法兰克福，并在看过海得尔堡、卡尔斯鲁厄和巴登以后，在以后的几天内，前往沙夫豪森和伯尔尼。我希望您写信，您若写，请寄往日内瓦给我。我总害怕我们的信件会落在我们后面，而不是走在我们前面。象我们这样不停地移动，就难以准确地确定我们将到达每个地方的时间。

我很少看见人们。我说我很少看见，是指我很少跟别人交谈。

我知道的法语不足以使我用那种语言谈话，但是，当我发现一个能说法语又懂英语的人时，我就谈得很好。我在荷兰略为有点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两个能这样做，我同他们谈话就很高兴。这些先生们对政府一无所知，虽然他们很注意这个问题。他们谈到国王的权力，似乎政府可以合法地用来达到人民幸福以外的其他目的。我带来几册您论政府的文章就好了。然而，我运用了它提供的论点，来反驳他们的理论。他们同情西班牙国王，远胜于同情在他长期苛政统治下的臣民。

李嘉图夫人对旅行者的生活非常满意，在情况良好时，她欣赏旅行者这一称号。她总是羡慕外国的各种事物，她每天遇到的许多新鲜事物使她非常高兴。女孩子们也很高兴，每当我们从一地至另一地，她们对妇女的不同装束都非常注意观察。在海牙，我们有过一个古怪的侍者，他给她们提供了好多笑料。他很早就告诉我们，他旅行过全欧洲，而且非常准确地提到他访问过的每个地方。我并不因此而责怪他，这是一种很可以原谅的虚荣心。但是，当他正在伺候我们时，每逢提到任何地方，我们就听到一些他的新旅行史。一个人抱怨荷兰的货币，他就希望我们见过波兰的货币，那种货币更坏得多。我们的听差说了些使他不愉快的话，他来一本正经地向我诉说。他说他比那名听差旅行得远得多，因此不愿意那名听差以那样的方式对他说话。这个人是一个大怪物。您会感到高兴，我已写到纸的下端，但我搁笔以前，还要向您转达我的旅行伙伴们对您的衷心问候和祝愿。我们还向穆勒夫人竭诚问好。

您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507．李嘉图致穆勒[1]

日内瓦，1822年9月17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于本月9日抵此，愉快地收到尊函，[2]它和另外几封我英国朋友们的来信已在邮局若干天了。您能详告近况和早些时候您吸入的纯净空气对您的益处，我感到高兴。我相信，当我返抵伦敦时，将看到您体格健壮，精神饱满，不需要再过您上个冬季过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我在苏黎世湖畔一处偏僻的地方获悉伦敦德里勋爵去世的消息。[3]后来不久我从报纸上得知他悲惨结局的详情。我同您一样，没有料到，象伦敦德里勋爵这样看上去冷静淡漠的人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来。我也同您一样，把这件事归因于发疯。但我不能同意您的这一意见：他并非劳累过度。相反地，我时常奇怪他和另外某些大臣们怎么竟能承受得住加在他们身上的负担，这种负担在我看来往往超过人类躯体所能忍受的。当我们在这里从英国报纸上获悉来自英国的最新报道时，他的职位尚无人递补。我同您一样地认为，要找到另一个人象他那样善于哄骗下议院，是困难的。就我所看到的来说，坎宁的目的地终将改变，这看来并非不可能；几天内我们将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正确消息。[4]

我抵达日内瓦，您就容易猜想到，我不久就找到我们的朋友杜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东印度公司，詹姆斯·穆勒先生"。——编者

② 穆勒的信没有见到。——编者

③ 他于8月12日自杀。——编者

④ 参阅本书第175页，注2。——编者

蒙的寓所。我发现夏季他住在乡间，离城不远，在一处名称非常适合我们的朋友居住的地方——“哲学家们”，这个名称不是新近才有的，而是在杜蒙先生去住以前很早就有了。我一有机会就去他的住宅拜访，但在那里才知道，他在科贝，晚上以前不会回家。我留下了姓名和地址，第二天上午早餐刚过，就愉快地看见杜蒙先生走进我们旅馆的房间。简直不可能告诉您，他对我们多么友好，他询问我们逗留的期限和我们打算经由的路线。当我们告诉他我们要去夏莫尼并拟重返日内瓦时，他表示希望取消他已有的一次约会，以便陪伴我们。他还确定了我与他一同进餐的日子，那时我将被介绍给日内瓦的许多名人。他带我一同乘坐他的马车去日内瓦，因为他有一辆一匹马拉的舒适的小马车，并带我看了那里值得看的一切。他的第一个目的是去取消他的约会，这件事他容易地做到了。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起出发去夏莫尼。这次远征花费了我们 4 天，幸亏天气良好，我们不乏各种享受。杜蒙在各方面都使我们得到巨大的收获；他知道这个国家的每一步，并叫我们注意最值得注意的事物。您知道，在夏莫尼，您就是在勃朗峰的脚下，几条从那座山上下来的冰川，不仅看得见，而且确实抵达了山谷。这些冰川之一，因为它范围宽广和波浪起伏的外观，而被称为冰海。要看到完美的冰海，您必须登上勃朗峰的山脊之一，叫做昂凡尔峰，它的顶颠高出海面 5,000 多英尺。女孩子们和我决定完成这一艰难任务，杜蒙毫不迟疑地陪伴我们。在一个非常晴朗的早晨，我们 6 点钟骑骡子出发，必须攀登两个半小时，道路如此崎岖不平，我简直惊奇骡子怎么能走路，与其说它们是走不如说它们是跳上山去的，绝大部分路程它们的活动似乎是一连串的跳跃。载着

杜蒙先生的是一头健壮的骡子，但他很重，骡子一再停歇，显然他需要完成一项很艰难的任务。在岩石碎片上爬上爬下两个半小时以后，我们抵达山巅，我们的辛劳得到的补偿，是冰川和周围山岩的一幅非常美的景色，这需要一枝与我的很不相同的笔来准确地描绘。抵达山巅只是我们最小的困难，我们还要下山，没有骡子帮助，走我描述过的道路。载人下山，甚至骡子也不可靠。我可以肯定，杜蒙先生感受到这项任务的全部困难，但他耐心地忍受着一切，没有嘟哝或抱怨一声，跟着我们走了3个钟头，直到山脚下。我们经受的疲劳没有使我们任何人身体不好。我相信，杜蒙先生对这次考验他力量的结果感到非常高兴。您知道，杜蒙先生总是一个愉快欢乐的伙伴，脑子里装满了传闻轶事，喜欢谈话，他一点也没有变，仍旧保持着他以前的全部活力和兴致。我发现他和日内瓦的其他许多人对公众的自由深感失望，他们全都高声抱怨英国的行为，说它是一切自由原则的大敌，说它同大陆上的国王们和皇帝们联合起来奴役人类。至于他们有关政府的见解，我认为他们全都有点过份倾向于贵族掌权，至少他们建议的措施会产生这样的后果。英国和这个国家之间肯定有巨大的差别，因而必须有不同的形式。我们知道，在英国，贵族拥有以某种方式损害人民的权力，因而拥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巨大势力。这里却不承认贵族拥有任何这样的势力，虽然我发现这难以使人相信。他们对下层和中层阶级的人民期望过高。他们说，他们无论花费多大代价都应该尽他们的[责任][1]。他们却没有想到采取可靠的办法，使他们的责任和利益尽可能不互相抵触。他们非常担心人民漠不关心

[1] 手稿上漏掉了。——编者

和对选择代表不感兴趣。可是，他们却一起宣称，这里的政府已经有所改进，而且正在改进。昨天我与杜蒙先生在布罗格利公爵家进餐，我从那里的谈话中收集到我给您的大部分消息。杜蒙先生正住在科贝的斯塔埃尔夫人的寓所。西斯蒙第先生也在公爵家，我们的谈话完全转向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您知道，西斯蒙第先生具有马尔萨斯先生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见解，他大胆地提出那些见解，但我认为没有什么技巧。他发现不可能回答公爵和我对他体系的反对意见，却经常满足于说，那些反对意见是可以回答的，他有把握，虽然那时他不能回答。布罗格利夫人使我感到十分可爱。在我看来，她举止得体，令人羡慕，参加谈话颇有分寸，使人感到她对谈话有兴趣，同时她的话很中肯，表明她相当熟悉这样的主题。她淑女般的安详，在我看来，令人羡慕。我认为，同她相处使我有宾至如归之感，我非常感谢她。几天前，我与拉·里弗先生一同进餐，在那里会见了一位布鲁蒂尼医生和他的儿子，以及«英国旅行记»和«瑞士游记»的著者西蒙德先生。我读过后一本书，我高兴地看到，他赞成反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学说。西蒙德先生出生于里昂，在那次革命的恐怖中失去了他的父亲和兄弟，早年去美洲，在那里住了很久。他曾与杰弗里一家的一位亲戚结婚，但已丧妻。他现在又与一位日内瓦女士结婚，成为这个共和国的公民，大概要终身在这里定居。他是一位易于相处和富有才智的人，我同他谈话深感愉快。洛桑和此地有许多英国人。我从夏莫尼回来时，在这座旅馆里，惊讶地发现诺曼先生和考埃尔先生。我很高兴会见他们，因为他俩都是很愉快、聪明和优秀的人。那天晚上，他们同我一起喝茶，第二天他们继续登程去意大利。他们一两周前

曾在此地，受到杜蒙先生殷勤款待。我感到遗憾，诺曼先生健康欠佳，旅行没有使它大为好转。

我收到您来信以前，已决定进入意大利。不过，我将不超过佛罗伦萨。您若见到拉尔夫，请代致衷心的问候。他是一个好人，而且明智，知道怎样选择一条适宜的通向幸福的道路。请代向图克先生竭诚问好。我希望他正在工作，当我在英国见到他时，他将准备好他的劳动成果。杜蒙先生向您问好。我把边沁先生的口信转告了他。他对于向他提出的罪名，似乎并不认罪。今天是我与杜蒙一起进餐的日子。参加的人将有我很喜欢的公爵，西斯蒙第，西蒙德，普雷沃斯，拉·里弗，也许还有旅行家亨博尔特，他在这里过一天。一位罗西先生，如果旅行及时回来，也将在那里；杜蒙对他评价很高。当我们见面时，我将有许多话告诉您。我们明天离开日内瓦。李嘉图夫人和女孩子们感谢您记得她们，并衷心问候您。我们一起向穆勒夫人致以良好的祝愿。我永远是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玛丽特别向您致意。[①]

① 这一行是李嘉图夫人的笔迹。——编者

# 508．李嘉图致穆勒[①]

波伦亚，1822年10月10日

我亲爱的朋友：

我给您的上一封信，是在我与我们的朋友杜蒙约好一起进餐的那天，从日内瓦发出的。我在他家会见了一群令人非常愉快的人，他给了我们一席我在日内瓦见过的最好的晚宴。西斯蒙第先生，西蒙德先生，布罗格利公爵，德·拉·里弗先生，贝洛尔先生，普雷沃斯先生，年轻的罗米利，还有一位我忘了他姓名的绅士，都受到了我们朋友的殷勤款待。他在他的乡间别墅里似乎生活得很舒适，并且很受他在日内瓦的社交圈子里的人尊重。翌日上午，我们离开日内瓦，去圣莫里斯，旅途愉快。我们经过梅约里的山岩，卢梭曾在他的小说《埃洛易丝》里，对它作过如此美丽的描绘。没有比此地的乡间更美丽的了。我们停下马车，我们年轻人费了3刻钟爬上这些山岩，从那里，我们看到了湖的美景和湖周围许多有趣的地点，如希隆，克拉伦，维尔讷夫，佛维，洛桑，等等。去马提尼的全部路程都穿过最美丽而有趣的乡间。翌日，我们去马提尼，第二天去大圣伯纳德山颠的修道院。对一位体重如李嘉图夫人的女士来说，这是一番壮举，各种因素似乎合谋来使此举更加困难。可是，我们没有被这些障碍吓倒，经过一番努力，达到了我们访问圣伯纳德高僧们的目的。他们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们，给我们的住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东印度公司，詹姆斯·穆勒先生"。——编者

处相当舒适，并尽“节食日”所允许的给我们吃好，还在第二天上午我们离别时为我们祝福。这次远征之后，我们准备越过辛普朗，并在我们回到马提尼以后的两天之内，发现我们自己已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多莫多索拉。这段旅程的天气异乎寻常地好，我们全都对穿过那些几乎不可到达的地点修筑的康庄大道赞叹不已。旅行者们对这条卓越的道路说得还不够多。无论它的地势如何，这都是一条完美的路。但是，当我们考虑到自然界对筑路造成的困难，对那些设计和完成这项工程的人们的颂扬就不能说是太多。在皮德蒙特斯一侧，旅行者穿过一些骇人而壮观的山谷，山岩陡立，似乎在旅行者的每一步都威胁着他的生命，而正在他的下面，一条翻滚的急流汹涌澎湃，把一切都冲走。要恰当地描绘这段道路的壮丽景色是不可能的，只有看见它才能理解。这条长路没有一段呈现出受到忽视的迹象，相反地，有许多人在路上工作，使它（如果可能）比现在更为完善。

我们从多莫多索拉去马乔列湖畔的巴文多，我们在去科摩的途中渡过了这个湖。我们从科摩去卡德诺比亚，它大约在科摩湖的中心，或者不如说，在那个地点汇合的3个湖的中心。我们看了已故王后的宫殿中在科摩湖畔的那两三座，它们因为无人居住而日趋破败。我们在米兰停留了三、四天，看了那座城里值得注意的主要物品。单单那座大教堂就是一件值得人们长途跋涉去看的目的物，而那里还有许多很值得注意的其他事物。波拿巴在米当和其他许多地方，留下了他的踪迹，但在辛普朗路尽头的大门只完成了一半。他曾想把它作为他在马伦哥和乌尔姆对奥地利人的胜利的纪念物。表现那些战役的历史的高浮雕还躺在作坊里，已准备竖

立起来，当然他本人是那段历史中最突出的人物。在米兰，他们说，那座大门将予以完成，但记载奥地利人战败的石块当然不会放上去。我们穿过维罗纳，国会就要在那里开会。我们在那里睡了两夜，并象旅行者应该做的那样，颇为活跃，观赏那里的珍宝古玩。我们从维罗纳去威尼斯，那是一座奇妙而有趣的城市，城里一匹马也看不见。如果有马，它会找不到一条它能插足的街道。运河、小巷和桥梁是威尼斯仅有的交通手段。我发现很难说明没有街道的原因。现在确实不能筑路而不破坏这座人烟稠密的城市的一半。但是，为什么最初没有象荷兰那样修筑道路呢？什么能够导致最初的居民满足于可怜的庭院和小巷呢？那些庭院和小巷剥夺了空气自由流动对他们的益处。威尼斯有一些美丽的地点，它还有许多宏伟壮观的教堂和宫殿。关于它拥有的建筑物和绘画这些珍宝，要给人以正确的概念是不可能的。我一生之中从未见过更好的绘画。它们主要是提申、保罗·维罗内塞、丁托雷托、帕尔马等人画的。在威尼斯繁盛和光荣的时代，曾经有过多少公共财产用来美化这座城市啊！我们看过王宫里的地牢，以前国家的囚犯关在里面，但现在已不再使用。它们是可怕的地方，里面发生过许多血腥的事件。昨天上午，我们离开了威尼斯，昨夜睡在斐拉拉，今天中午抵达这里。我们在意大利的旅途中，发现人们一般都有职业，生活资料相当丰富。我们到达这座城市之前，没有遇见过许多乞丐，而在这里，乞丐成群结队。今天下午，我同女孩子们走进一座大教堂，一位衣着整齐的肥胖教士跟我打招呼，使我大吃一惊。我以为他要向我介绍这座教堂，当我发现他在向我讲述一则我不能理解的悲惨故事，并要求我施舍时，我真大吃一惊。我不知道我

做得对不对，但我一个苏① 也没有给他。

我没有遇见能给我关于这些国家的有趣信息的人。我在米兰遇见了考埃尔和诺曼，他们要继续前往佛罗伦萨和罗马。诺曼对于获取有用的信息非常勤奋，当他回到家里时，他将会告诉我们许多。他们在米兰，要政府同意诺曼先生的兄弟同他们一起进入意大利有些困难，因为他的护照手续不完备。考埃尔先生施尽了他的口才和劝说的能力，终于使不完备的手续得到了纠正。

我在旅途中遇到两名波兰青年，② 他们已旅行了一些时候。他们跟我打招呼，问我是否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著者。我发现他们曾经是萨伊的学生，很喜欢这门科学，其中一位有希望成为华沙学院这门科学的教授。他们在米兰同我一起喝茶，告诉我他们曾短期在英国，认识利非弗先生。我希望他们将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传播正确见解的媒介。

您最近见过我们的朋友图克吗？我希望我不在期间，他在埋头写作。您见他时，代我致以衷心问候。我发现很难得到我所到各地金银相对价值变动的很准确的信息。米兰一位富有才智的银行家卡利先生告诉我，曾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拿破伦③ 的贴水是 1 法郎的 15 分④，但自从和平以来，它上涨到 26。他按照 26 这一价格，以拿破伦付给我法郎，这是我有权要求他兑付的。我向另一位

---

① 法国以前的辅币，等于$\frac{1}{20}$法郎。——译者

② 库纳特和鲁利科夫斯基，关于他们，请看《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10 卷，“大陆游记”，1822 年 9 月 23 日记录。——编者

③ 法国以前的金币，等于 20 法郎。——译者

④ “1 法郎的 15 分”应为“15 生丁”；生丁是法国的辅币，等于 1%法郎。——译者

银行家要求兑换，他要按28来提供它们。没有准确地知道法国铸币厂的比例，就不可能知道黄金的这一价值对英国黄金的价值的比例如何。

希望这封信寄到时，您和与您关系密切的人都很好，很快乐。希望您能与我同享这令人愉快的气候。天气好极了，它同英国7月份的一样温暖。丰盛的葡萄使我们大喜，葡萄非常之好。至于其他好的水果，则我们来得太迟了。在科摩，我吃过一些好的无花果，它们不大，但味美可口。自从离开科摩以来，我没有见过无花果。我曾预期在这里看见成熟的桑葚，我们却一点也没有见到。我们打算星期日到佛罗伦萨，在那里停留几天，离开它时，我将是逐渐朝家走了，我将很高兴回到家里。李嘉图夫人、玛丽和伯瑟都向您竭诚问好，她们还同我一起向穆勒夫人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您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509. 李嘉图致穆勒[①]

都灵，1822年11月3日

我亲爱的朋友：

自从上次写信给您以来，已过了很久，时深驰念。如果说，我没有写信，那是因为我认为，我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可以奉告。您会记得，在我的家人这个小圈子以外，我同任何人都极少来往。因此，除了向您说明我经过的地方和那些地方主要供外地人参观的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东印度公司，詹姆斯·穆勒先生"。——编者

物品以外，我可以向您说的就很少了。我冒昧地作这些说明，会是一次愚蠢的尝试，因为我可以请您参阅许多出版物，您可从中获得最令人满意的关于这些方面的信息。直到最近，我们已平静地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般都找到上好的旅馆、彬彬有礼的侍者、极好的道路和提供给现代旅行者的一切便利。但离开佛罗伦萨以后，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离开比萨以后，我们在去热那亚的途中，几乎遇到了旅行者都能遇到的各种不幸的意外事故。山上下来的急流使道路几乎不能通行，而旅馆则是一些令人极为厌恶的小屋，疲惫不堪的旅行者能够进去寻找一点有益于身体的食物和恢复疲劳的休息。从比萨到热那亚的途中有一段路，直到本月份内，还被水淹没。但相当时间以来，一直在准备一条新路，它被认为已达到先进的地步，可以向旅行者开放。这条新路及其提供的便利，我已听说过很多，满怀信心地朝它走去。当我接近它时，听到一些人低声说，它有一两英里有点难以通行。当我走上这段路时，我发现，走一两英里就要换一两次马。这条路大约换三、四次马的距离，是我旅行走过的最坏的路。我们不得不跨越、再跨越急流，走过有石块的地面，每一步都有马车被毁的威胁。有几段路我们不得不用 6 匹马，在上述三、四次换马的过程中，有两次总有一打的人跟着我们，稳住马车，防止它翻倒。我们步行了相当长的距离，但在经过急流和大部分崎岖的路面时，不得不回到马车里。在经过其中的一条急流时，我们是被人背过去的，以其他方式渡过它被认为是不安全的。经过一天极度的劳累，我们期望抵达一家相当舒适的旅馆，但我们不得不整夜停留在一个地方，那样的地方我曾以为只存在于小说家的想象之中。新路是从两头开始修

筑的，只有它的中间部分才象我描述的那样荒凉。已经完成的越过很陡峭山岗的部分好极了，与理应闻名的辛普朗山路相比，毫不逊色。我毫不怀疑，政府的意图是要根据已经开始执行的计划完成这整条路，要是他们不遭到低地的积水阻碍，他们终将完成一项很合心意的工程。这条路目前的恶劣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最近下的大雨，雨水把热那亚的3座石桥冲走了，使马车不能在我们进去的那一侧到达城市。我们在天黑以后抵达城郊，不得不拖泥带水地步行了4英里，才到一家舒适的旅馆。在热那亚，我们的不幸结束了，我们有了极好的住处，对城市和港口都非常满意。我们在那里停留了3天，然后离开它去都灵。都灵也是一座很好的城市；它会使您很满意，因为您可以在高高的拱廊下几乎走遍全城，那些拱廊既遮阳又蔽雨。国王的宫殿富丽堂皇，特别是内部，几乎每个房间都镶嵌玻璃或镀金的嵌板，而且我从未置身于一座比它更为宽敞的寓所。撒丁尼亚的历代国王们还在离都灵几英里的一座高山顶上，为他们自己提供了一处极为壮观的墓地，它是我见过的这一类地方之中最有气势的。明天我将离开都灵，预计第二天在法国，在去巴黎的途中。我没有走得比佛罗伦萨更远，您可能会责怪我，而且会问，为什么离罗马只有4天的路程我却不去那座城市。如果我去了，您可能又会问，为什么我不去那不勒斯。我对您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去罗马会使我多耽搁三、四个星期，并迫使我在一年之中最不愉快的时间旅行。还要对您说实话，我的好奇心已经满足了，我的一切愿望都倾向于回家。我出门在外已经够久的了，比我预计的长久。如果我去罗马，我仍是去看教堂、绘画和古董，我看过的那些已足以使我心满意足了。就我们走过

的距离来说，我们已看到意大利的许多地方，因为我们从米兰去过维罗纳、威尼斯、波伦亚、佛罗伦萨、莱亨、比萨和热那亚。这些城市大部分很好，但威尼斯、佛罗伦萨、比萨和热那亚比其余的更优越得多。在莱亨有一处壮观的墓地，叫做英国墓地，里面有许多很漂亮的纪念碑，都是为在国外去世并被埋葬在这块墓地里的英国人树立的。我无意中碰到了可怜的霍纳的墓碑，这块碑很漂亮，上面有很象他的低浮雕。我希望他还活着，他比年轻一代的政治家优秀得多。

自从离开佛罗伦萨以来，我没有见过一张报纸，所以对英国正在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听说谷物很贱，地主们失望。萧条持续如此之久，使我惊讶。我猜想科贝特正在兴高采烈。他在继续攻击我吗？我刚收到舍弟一封来信，他告诉我，休姆在他的故乡获得极大的荣誉，我很高兴听到这件事，我曾认为，在我离开英国以前，他的声誉正日趋下降。

希望边沁先生身体好。我在莱亨的一家雕塑店里，看到一尊富兰克林的胸像，感到它很象边沁先生。由于我对富兰克林和边沁都很敬仰，我想我最好是把它买下来。这一定是一桩好买卖，因为它达到了买两尊胸像的目的。① 可是，这导致一件浪费的事，因为有了富兰克林之后，又看到华盛顿瞪着眼睛望着我，好象在问我，他是否也值得我宠幸，我只好承认他的要求是正当的，因而把他也买回来。我希望在我抵达英国时，他们都已在英国。

① 参阅边沁的传记作者写的这段话："他的面貌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酷似，以致大卫·李嘉图把这个美国人的胸像当作英国哲学家的买下来。"（约翰·鲍林爵士的《自传性回忆录》，1877 年，第 338—339 页。）——编者

我上次见到考埃尔先生和诺曼先生是在米兰，我在离开那里的前一天晚上，在歌剧院里看见他们。他们使我有一切理由期望，在佛罗伦萨再看见他们，但我在那里，既没有遇见他们，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我在都灵开始写这封信，在塞尼斯峰脚下的苏扎写完它，我们打算明天越过这座峰。我希望星期五到里昂，下星期五到巴黎。

请代向那些问起我的朋友们问好，特别是图克先生。李嘉图夫人和女孩子们同[我]① 一起向穆勒夫人和您致以良好的祝愿。

您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苏扎，11 月 4 日。

里昂，11 月 8 日。我把这封信带到这座城市来了，我们昨晚平安抵此。

## 510．玛丽亚·埃奇沃思致李嘉图②

[答 502—由 511 回答]

埃奇沃思镇

1822 年 7 月 9 日

我亲爱的先生，您使我对于我存在法国证券里的那一小笔钱放下心来。我将让我的钱同您的钱一起留在那里，它们不能有更

① 手稿上无此字。——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伦敦，上布鲁克街，大·李嘉图议员先生"。伦敦邮戳，7 月 12 日。

李嘉图于 12 月 8 日从大陆上回来时才收到。——编者

安全和更好的地方了。感谢您费心就这个问题写得如此详尽。您一定要允许我把这一点归因于您对我的盛情，而不是归因于您所说的有点恭维的影响。由于您承认您喜欢恭维，我应当害怕恭维您，甚至最巧妙的恭维，因为只有那些“说他们讨厌一切恭维的人，才是最容易受人恭维的”。

我们重新在家里安静地定居下来，快乐地从事家内事务，好象我们从未见过伦敦的光辉景象。家庭的习惯和思想立即恢复原状，把过去同现在，把我们离家的日子同我们回家的日子，如此完美地连接起来，要不是某些现实的证据留下了强烈的、令人感激的、因而不可磨灭的印象，中间的那几个月对我来说似乎只是一场梦，就象穆罕默德的头浸入桶中时他做的梦。我们对盖特科姆庄园的快乐访问的每一细节，甚至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有现实的印记打在上面。我们同两位哈里特一起乘坐可爱的四轮马车兜风，那两位亲爱的哈里特啊！① 还有李嘉图夫人的毛皮围巾！我还能触摸到它，还有她对我和我的亲人的深情厚谊。再就是我们在伦敦的一切筵宴聚会中最愉快的聚会——府上的早餐会，② 以及与您和穆勒先生、布罗格利先生等人的谈话。现在我们回忆起这一切，都确实感到有许多真正有用的东西。以及当时许多令人愉快和感激的事，留在我们心上。

现在我离您300英里，我后悔同您在一起时，没有更好地利用我的时间，没有从您欣然进行的解释和讨论以及您那坦率、温和、

① 玛丽亚·埃奇沃思的姊妹和李嘉图的儿媳。——编者

② 玛丽亚·埃奇沃思于1822年3月9日寄自伦敦的一封信中提到“我们在李嘉图先生家的愉快的早餐”。（A. J. C. 黑尔编：《玛丽亚·埃奇沃思的生平和书信》，1894年，第2卷，第65页。）——编者

真正哲学家的气质获得更多的教益。虽然我在谈到这种气质时，把它称为哲学家的，就是在哲学家当中也很少活着或死去的榜样。(您把这叫做恭维吗？不。您感觉到这是实际情况。）在我希望听到您讨论的许多问题当中，有一个对我国至关重要——赞成和反对马铃薯问题。几百年来，马铃薯曾轮流地被颂扬为爱尔兰的福音和贬损为爱尔兰的毒药。在伯克利的《询问者》中(顺便说一下，它以逼问的方式包含着许多深刻的思想，要是苏格拉底在爱尔兰生活过，他可能会以巧妙的疑问形式提出那样多深刻的思想)，有这样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牛肉被输出而我们的劳动者以马铃薯为生的时候，爱尔兰是否有可能大为改善呢？"①

《英国百科全书》中论小农的那篇文章，② 已很好地讨论了这同一个问题。但我感到这个问题在我心里还没有解决。现在半个爱尔兰显然由于马铃薯歉收而正在挨饿，我承认这些论断正中下怀。但是，在另一个月份，当每个人嘴里都吃着新鲜和上好的马铃薯，挨饿的身体都恢复起来的时候，情况就改变了。我们应当回想起，在丰盛和独立的那许多年里，成千上万吃苦耐劳的躯体和快乐的灵魂(也许在硝烟弥漫中，但没有关系，如果快乐的话)感谢马铃薯。

至于马铃薯是一种不耐贮藏的食物这一反对意见，拉斯特里先生③ 表明，用一种简易的加工方法，马铃薯可以制成一种耐贮藏

① [第1部分]，第173问。——编者

② 麦克库洛赫写的，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7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26页。——编者

③ 拉斯特里—杜塞朗伯爵(1759—1849)，一位农业方面的作家。——编者

的面粉。我随信附上他 1803 年给我们的一点样品。

至于马铃薯便利小农细分财产，那倒是一种有份量的反对意见。

至于马铃薯鼓励爱尔兰的小农懒散怠惰，依我看，这不是一种有效的反对意见。这只是从浪费时间，而不是从使用时间，来争辩的。如果他对今年的食物心满意足，并有时间多余，他就使用时间，而不抱怨没有把时间用于以另一种方式生产食物。

至于马尔萨斯对马铃薯的一切反对意见，①并不全都适用于机器、制造业和有助于节省时间和劳动并增加一国财富的一切。

事实上，你们在英格兰不以马铃薯为生，并经历过制造业的全部盛衰，你们就生活较为优裕吗？你们就更加幸福吗？我并不是问，你们是否比我们在爱尔兰更为富裕？拿许多年来平均，而不要把您的眼睛紧盯住饥馑这一可怕的时刻。

我亲爱的先生，您拟游览法国，希望您回来以后，到可怜的、小小的爱尔兰来看看，由您自己来判断它。有您在埃奇沃思镇，我们将是多么快乐。李嘉图夫人怎么说呢？我亲爱的玛丽怎么说呢？还有伯瑟呢？我可以肯定，她们将会高兴再次看到范妮和哈里特。请在秋季到来之前予以郑重考虑，然后您就容易安排怎样实施这项计划了。埃奇沃思夫人和我的兄弟都恳切地请您加以考虑。

我冒昧地附上斯特里克兰先生致爱尔兰穷人救济委员会的一封信的复本，斯特里克兰夫人希望把它转给她的朋友，也是沃尔特·斯科特的朋友，莫里特先生。我已在信上写明地址，让它敞开着，供您阅读，如果您有时间或愿意读的话。我必须麻烦您把它装

① 见《人口论》，第 5 版，1817 年，第 3 卷，第 238 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进一个信封，我不敢用信封，恐怕它会太重。

我国的穷人没有忍饥挨饿。在这个教区里，我们不需要你们慷慨的英格兰捐款。

在这次付邮的另一封免费信件里，我附上一封致伊斯顿格雷的可怜的史密斯夫人[①]的信。我可以再谈谈伊斯顿格雷吗？如果李嘉图夫人愿意写信告诉我，我们深感同情的那位可怜的夫人的情况，则不胜感激。我要知道她是否还留在伊斯顿格雷。我希望她这样，她可以靠近您这一家，她爱您们，而您们是她诚挚的朋友。我已要求她不要回我的信。我知道回覆唁函令人痛苦得可怕。但我确实急于听到关于她的消息。

请把我、范妮和哈里特的爱给您的哈里特和玛丽。请向李嘉图夫人转达我们对她的殷勤款待和深情厚谊的谢忱。如果她还不知道，那么让我告诉她，我们对她的高度崇敬与我们对她的感情一样。

亲爱的先生，我是

您诚挚的朋友

玛丽亚·埃奇沃思

有一次李嘉图夫人要我介绍巴黎一些商人的情况。我是现在还是将来寄上呢？我写介绍信给我们在巴黎的某些朋友有用吗？请吩咐。您将看到我服从得是否迅速。

---

① 她的丈夫托马斯·史密斯已于5月31日去世。——编者

# 511. 李嘉图致玛丽亚·埃奇沃思[①]

[答 510—由 514 回答]

莱德伯里,布罗姆斯伯罗广场,1822 年 12 月 13 日

我亲爱的埃奇沃思小姐:

我可以肯定,当您发现过了好久还未收到回信时,您就会断定,您的信抵达我处之前,我已离开伦敦。所以,我不需要告诉您,事实正是这样,我第一次看见您的信是在本星期日[②]我从多佛尔回到布鲁克街时。我看到的大陆比我们离开伦敦时我所预期的多得多。我的伙伴们和我很舒适地一起旅行,穿过荷兰,沿着莱茵河走,穿过瑞士,直到我们抵达日内瓦,那时我们郑重地商议,究竟是回家,还是继续进入意大利。

如果这个问题由投票来决定,甚至公开投票,结果是毫无疑问的。但由于它取决于一位专制君主的许可,某些申诉就必不可少了。在日内瓦,我们收到我们所有留在家里的亲爱的孩子们的来信,它们全都带来好消息,它们告诉我们,克拉特巴克夫人同一个小女孩平安地躺在床上,她情况良好,所有其余的人都身体十分健康。这些事实都被有力地举出,专制君主圣心大悦,指示准备越过阿尔卑斯山。感谢波拿巴,这次翻山越岭不是一项困难任务;我们在最美好的气候里翻过了辛普朗,并连续访问了米兰、维罗纳、威

① 信封上写着:"爱尔兰,埃奇沃思镇,埃奇沃思小姐"。重寄往:"内文,黑堡"。李嘉图写上"莱德伯里,1822 年 12 月 14 日"而免费邮寄。——编者

② 12月8日。——编者

尼斯、波伦亚、佛罗伦萨、莱亨、比萨、热那亚和都灵等城市。我们从都灵翻过塞尼斯峰，尽快赶往巴黎。在巴黎，我们停留了3周，在上星期四飓风过后船只可以出海时，立即以一次顺利的航行横渡我们狭窄的海峡，结束我们的旅行。我们这一小队人回来时，身体十分健康，对我们的旅游非常高兴。如果我们有所抱怨，那就是我们要与之搏斗的困难太少了。我们既未被劫，也未露宿。道路几乎始终一致地好，我们的马车既未损坏，也未翻倒。旅店主人们对我们彬彬有礼，给我们好床和有益的食物，他们收费绝不是贵得不合理。尽管没有引人注目的冒险行动，回忆我们的旅行使我们深感快慰，我们谈论旅行中的一些小事，兴致勃勃，生气盎然。在日内瓦，我满意地看到我们的朋友杜蒙身体健康；他陪伴我们去夏莫尼，并**同我们年轻人一起**攀登昂凡尔峰，这证明他身体很好。我不需要说，同他交往使我们异常愉快，因为，您知道，他是一个多么令人喜欢的伴侣。这不是在日内瓦及其邻近地区等待着我的唯一快乐；布罗格利公爵和夫人都在科贝，我和杜蒙先生去同他们一起进餐。我以前从未见过布罗格利夫人，她使我感到愉快。我不知您是否知道，我很害羞，我有时候，也许一般都是，外表上尽量装得大胆，来掩盖我的害羞。我同公爵夫人在一起五分钟之后，痛苦的害羞感觉全部消失了。她如此谦逊温和，毫不矫柔造作，使我感到安逸自在，我简直不相信我是第一次同她在一起。公爵同往常一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西斯蒙第先生在座。对于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问题，他和我在看法上有许多分歧，这些分歧都已加以讨论。我有公爵作为我有力的盟友；战斗的冲击力落在他身上，他就以卓越的判断和能力为我们的共同原理辩护。公爵夫人坐在旁边

当仲裁人，如果说她没有决定赞成辩论双方中的哪一方，至少她使我们遵守了秩序和公平的规则。虽然我认为西斯蒙第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我却充分感觉到他的非凡才能和高雅风度。我离开日内瓦的前一天，杜蒙先生为我们设宴，我第二次会见西斯蒙第先生，深感愉快。在巴黎，我有幸又一次见到布罗格利先生和夫人，还有斯塔埃尔男爵。他们都在我到该市以后抵达那里。在巴黎，我没有忘记去探望德勒塞尔先生及其兄弟。两位绅士都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他们总是愿意给我，或为我取得，我需要的有关商业和金融问题的各种信息。在本·德勒塞尔先生家进餐时，我荣幸地坐在高蒂埃夫人① 身旁，她除了其他引起我好感的方面以外，她说您是她的朋友，这更增加了我对她的好感。

您会认为我把这封信相当大的篇幅用来叙述我们的旅行，现在我要谈谈您信中接触到的问题。首先，关于法国证券问题。您会看到，随着拥护和平或战争的意见占上风，价格就相应地发生巨大的变动。和平现在看来是可能的；如果和平不遭到破坏，为保卫我们安全的一切警戒现在都可撤销。对法国财力的可靠性，我仍持有良好的看法，而且目前证券价格疲软，我无意出售我的证券。但若价格涨到95，我愿意出售大约一半我所拥有的。我这样做的理由是，首先，我是以低得多的价格买进的；其次，因为我认为，法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即使不破坏与外国的和平关系，不久也会造成内乱。可是，我深信，不论发生什么变化，公债将会存在。

欣悉虽然您们都已恢复以前的习惯和事务的常规，却还保持着您们来英格兰旅行的愉快回忆。特别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在您

① 本杰明·德勒塞尔的姊妹。——编者

们心中，对我和我家人的回忆是与愉快的回想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我多么愿意接受的消息，我毫不迟疑地相信它，尽管您的信证实了我以前的怀疑——您把朋友们的优秀品质放在最突出、最令人愉快的地位，希望使他们高兴。

我没有仔细考虑过**赞成**和**反对**马铃薯的问题，因而不能很有信心地来谈论它。我认为，同其他大多数互相争论的意见一样，可能争论的双方都有些夸张。老实说，我总是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它把一国的人口主要靠吃马铃薯为生看作一件坏事。但是，我的反对意见几乎完全根据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一事实：马铃薯的收成不可靠，易受特殊的意外事故所影响。我想，如果我们能靠一定量的资本和劳动确有把握地生产一定量的食物，就象我们能靠同量的资本和劳动生产一定量的工业品那样，我们就不能怀疑人类的处境将会幸福得多。显然，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几乎能以绝对的把握来预测结果；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必定总是受季节的变化无常所支配，这使收成变动不定。如果承认生产一定量食物的可靠性是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在食物——倘若取得维持人类生存的食物不太困难——的各种不同性质中，对于人类的一般消费来说，可靠性这种性质最为可取，因为我们能够极有把握地依靠食物的生产。在比较小麦和马铃薯时，我明了，小麦与希望达到的目的要比马铃薯与它接近得多，因此，我肯定喜欢小麦。至于马铃薯只是偶尔歉收，在一切其他时候，世界上有数量更大得多的感到幸福和满足的人们，在我看来，这一论点是有缺陷的。根据我自己的感情来判断，如果经过食物丰盛的5、6或7年，我必须忍受一年的饥饿，眼看着我的家人和朋友们在那可怕的一年里受苦，那我宁愿我

从来没有生出来。没有幸福(我们现在谈的不是异乎寻常的幸福)能补偿持续一年之久的饥饿和接踵而来的各种灾祸；如果最后结果是饿死，幸福就更不能补偿这种苦难了。只要能回答这种反对意见，我就赞成马铃薯了。您说马铃薯是一种耐贮藏的食物，我由此断定，您会根据这一事实而推论说，丰年可以为偶尔出现的荒年准备好食物。如果马铃薯是一种耐贮藏的食物，而且为贮藏作准备并不昂贵，因而在歉收的年份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不会大涨，毫无疑问，捍卫马铃薯的工作就会大有进展，但我们必须满足于事实。再说，我还需要有这样的证明：在你们当中，有一些耐心、勤恳、精于计算的商人心甘情愿地从事一项投机事业，它要在4、5或10年之后才能成功。给我这些保证，我将同您一起为赞成马铃薯而战斗，死而后已，因为我追随边沁先生，我的格言是"给最大多数人以最大的幸福"。

至于马铃薯便利小农细分财产这一反对意见，我们以前对小麦也可以这样说。在马铃薯继续很贱的时候，它会有这种倾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马铃薯不会在适当的时候变得同小麦一样昂贵，因为，要经常记住，调节价格的不是数量，而是生产上的便利或困难。如果所有国家的人民都以马铃薯为生，我可以设想，世界上的人口要比现在多好几倍，马铃薯的数量增加50或100倍，而它的价值却只增为2、3或4倍。马铃薯并不比小麦更多地与懒散怠惰及衣衫褴褛相伴随。我们有一种作物，同有另一种作物一样，也可以有勤劳、幸福的人民，只是人数(也许)要多3倍。良好的政治并不取决于人民的食物。如果爱尔兰的人口从未以小麦以外的其他食物为生，而且小麦的收成因季节而发生的变化与马铃薯易于发生

的变化相同，我却很怀疑，他们是否就更有才智或更为幸福。爱尔兰的人口绝不会这样多，这却是十分肯定的。

我同意您的意见，马尔萨斯对马铃薯的许多反对意见是没有根据的，它们同样可以应用于制造业的机器。事实上，马尔萨斯本人就是这样应用它们的。①

我认为，我们在英格兰不仅比在爱尔兰更为富裕，而且更为幸福，还由于我上面说过的原因，我们从未象你们那样真正发生过饥荒。您能用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一可怕的灾祸呢？我将高兴地接受您的召唤，去爱尔兰自己作出判断，我感谢您向我发出这样诱人的邀请，李嘉图夫人，玛丽，还有伯瑟，也都感谢您，但目前这不可能。然而，我们希望有一天会来埃奇沃思镇访问您。我们感谢埃奇沃思夫人和您的兄弟鼓励我们来。

我是在小儿的家里写信给您，他和哈里特，还有李嘉图夫人、玛丽和伯瑟，都要求我代他们向您和范妮小姐、哈里特小姐致以衷心的问候。每当我转达这样的口信时，我总感到难以措辞，把我自己包括在那些致以衷心问候的人当中。但是，虽然我技巧不高，我的表弟妹们一定不要对待我不公正，以为我忘了[他们。]② 为了防止他们得出一个这样错误的[结]论的一切可能性，现在我向他们保证，我继续关[心]他们，并要求他们把我保留在他们美好的记忆里。

---

① 见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载《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3—346页。——编者

② 在这里和下面，手稿破损。——编者

我亲爱的埃奇沃思小姐，我永远是

您诚挚的朋友

大卫·李嘉图

我直到今天才将您附来的信寄给莫里特先生。

我还未见过史密斯夫人，但已得到她回音：她身体尚好，在她这不幸的情况下，她的举止象一个聪明贤惠的妇女那样。

## 512. 李嘉图致特罗尔[①]

莱德伯里，布罗姆斯伯罗广场

1822年12月14日

我亲爱的特罗尔：

你7月11日的信[②]直到本星期日才到我手，那天我从多佛尔回到布鲁克街。我于7月12日清晨离开伦敦去大陆，乘坐蒸汽邮船从塔梯[③]去加来，这段航程历时约13或14小时。陪我同游的有李嘉图夫人，我两个最年幼的女儿，兰西小姐(女教师)，李嘉图夫人的女仆和一名听差。由于我已不能按照上面提到的你11日来信中提出的要求，向你说明我打算进行的旅行，现在旅行已经结束，我愿意把我们走过的路线展现在你面前。我们从加来去尼柔兰各主要城市；然后去荷兰，在那里，我们访问了鹿特丹，海牙，阿

① 信封上写着："萨里，戈达尔明，昂斯特德伍德，哈奇斯·特罗尔先生"，并写上"莱德伯里，12月15日"而免费邮寄。——编者

② 特罗尔的信没有见到。——编者

③ 原文为 Tower-Stairs，大概是伦敦一处码头的名称。——译者

姆斯特丹，萨丹，乌德勒支，等等。我们从荷兰沿着莱茵河向反方向走，看到了那条高贵河流两岸的全部美景。我们在科布伦茨和法兰克福停留了一两天。我们从法兰克福去海得尔堡，卡尔斯鲁厄，巴登，等等，在巴塞尔进入瑞士。我们的路线是从巴塞尔去沙夫豪森，苏黎世，瓦楞施塔特，祖格，阿尔特，卢塞恩，迈临根，因特拉亨，格林德尔瓦尔德，劳特布伦，伯尔尼，洛桑，日内瓦和夏莫尼。我们从夏莫尼回到日内瓦，再从那里去圣伯纳德峰，马提尼，布里克，然后越过辛普朗，去科摩。我们从科摩前往米兰，维罗纳，威尼斯，波伦亚和佛罗伦萨。佛罗伦萨是我旅程的最远点。然后，我们去莱亨，比萨，热那亚和都灵。我们从都灵越过塞尼斯峰，尽快赶路，经过里昂去巴黎。我在巴黎停留了3周，于本月8日抵达伦敦，12日抵此。我已给你一幅匆忙画成的我们经过的国家的草图，只要再补充几句：我们几乎没有遇到值得一提的困难，我们看到的自然界的和艺术的美使我们全都非常高兴，我们的身体始终很好。

在日内瓦，我受到老友杜蒙殷勤款待，而他受到他同国人普遍尊重，他陪伴我们去夏莫尼，并冒险同我和我的女孩子们攀登昂凡尔峰。在靠近日内瓦的科贝，我找到了布罗格利公爵，我有幸于去年秋季在伦敦结识他。① 我不知道我曾否向你提起过他，他娶了斯

① 布罗格利公爵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初次会见李嘉图是在1822年3、4月间。那时他在伦敦，他收到埃奇沃思小姐的一封短柬，“她没有邀请我，而是叫我第二天两点钟到李嘉图先生家去，在那里，我受到了接待”。马尔萨斯也在座，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不消说，对那些我所知甚少的，我在所有的论点上都同意李嘉图先生。”虽然他还加上，“我将重新回到我对李嘉图先生的报道上来”，在已出版的回忆录里却找不到更多的报道。见《已故的布罗格利公爵1785—1870年回忆录》，巴黎，1886年，第2卷，第236—237页。参阅本书第218页。——编者

塔埃尔夫人的女儿。他和他的内弟斯塔埃尔男爵对英国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访问，他们把时间用于观赏值得注意的每样事物。他俩都是聪明人，公爵尤其如此。他爱好学习政治经济学，我很高兴地说，他是那些我认为正确的原理的最佳捍卫者之一。我出国之前已知道这一点，但在科贝我有机会听到他谈话，获益甚多，因为我在那里与他一同进餐的那天，西斯蒙第先生也去公爵家访问，他出版了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他的观点与我的恰正相反。西斯蒙第先生提出了他的特殊见解，遭到公爵和我反击。但这场争论的困难部分主要落在公爵身上，他捍卫我们的共同原理如此之好，在我看来，西斯蒙第先生对他无机可趁。西先生确实有一两次承认，他不能回答那些反对他的论点，但他决不会同意那些论点是不能回答的。杜蒙先生和布罗格利夫人坐在旁边当仲裁人，但他们只在维持公平时才干预。夫人是一位非常令人喜爱的女士，她在这一次和后来又有一次——因为我在巴黎再次会见他们——都在我心上留下了对她的非常愉快的印象。尽管我与西斯蒙第先生在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上有分歧，我非常钦佩他的才能，他的风度也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看过他的论战性著作，却没有料想到，他竟是如此坦率和易于相处。西斯蒙第先生①详述了他的看法，并恳切地希望确立他认为② 最有助于人类幸福的原理。他坚持，造成一切国家③ 广大人民的苦难的重大原因乃是财产的分配不平等，这使下层阶级被视同禽兽，备受侮辱。提高人的水平和防止他轻率

① 这里删去了“看法”字样。——编者

② 先写作“那是”，后改为“他认为”。——编者

③ “一切国家”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地结婚的办法，就是给他财产，并使他关心大家的福利。到这里为止，我们意见都很一致。但当他争辩说，机器和其他手段造成的丰富产量，是财产分配不平等的原因，在产量继续丰富时，他预定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我认为他完全错误地理解了这个问题，因而不能成功地表明他的前提和结论之间的联系。①

在巴黎，我见过萨伊先生几次，但发现他不大愿意谈论我们之间的分歧。我相信，萨伊先生感到谈论这些问题有困难；他的想法不能相当迅速地在谈话中表达出来。② 在同公爵谈到萨伊先生时，他说，在他看来，萨伊对新学派的学说一点概念也没有，萨伊在我的书的法文译本中加的注释，清楚地表明，他不知道争论的是什么问题。在法国，人们对政治经济学懂得很少，虽然他们有一些这门学科的好作家。亚当·斯密的翻译者加尼埃先生，在去世时，已完成了斯密著作新版本附加的一卷注释。这一新版本刚出版，③ 我在巴黎有机会看到这附加的一卷，并读了他对我见解的冗长的

① 西斯蒙第在《论消费与生产的平衡》这篇文章(载《百科评论》，1824年5月，第266页)里，叙述了他与李嘉图在日内瓦的讨论："李嘉图先生最近去世了，他的死不仅使他的家人和朋友感到深刻的悲痛，也使那些从他的知识得到启发、从他的崇高感情受到鼓舞的人感到沉重的痛苦。在他去世的前几年，他在日内瓦逗留过几天。我们曾经在一起对于我们主张不同的这个基本问题争论了两三次。李嘉图先生表示以谦虚、诚实和热爱真理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他的确也以这些高尚品质闻名，他对于自己的主张阐释得很明确，这决不是他的学生们所能预料的，他的学生在李嘉图先生经常的、直接的严格教导下，已经习惯于抽象思考了。"（这篇文章重印在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02页；参阅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巴黎，1837年，第1卷，第81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② 关于他自己，萨伊写道："我几乎从未对自己的谈话感到满意。我的第二种想法一般来说比第一种好，不幸的是，第一种想法经常是在谈话中产生的。"（《文选》，第15页。）参阅《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6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5页。——编者

③ 共6卷。热尔曼·加尼埃已于1821年去世。——编者

评语。每当我攻击加尼埃先生喜爱的著者时，他处处都反对我。但我可以肯定，布罗格利公爵对萨伊先生具有的有关我原理的知识的评论，同样适用于加尼埃先生。萨伊先生的兄弟路易·萨伊写了一厚本对亚当·斯密的、马尔萨斯的、他兄弟的和我的学说的批评。他同我们所有的见解争论，但表现得很明显，他对我们的见解所知甚少。[①] 一位议员加尼尔先生也对我的著作发表了评论，但我尚未看到。公爵不鼓励我去看它。[②] 最近日内瓦出版了一份评论的第一期，每篇文章作者的姓名都签署在上面。有一篇罗西先生写的文章，论两个议院比一个议院好；另有一篇杜蒙写的，论法律；一篇西斯蒙第写的，论政治经济学；另外还有几篇。布罗格利公爵告诉我，他已部分地答应，要写一篇文章论我的书。他果真这样做，我将急于看到它。[③] 除了我提到的这些绅士们以外，我还会见了一些很聪明的人，但没有什么时间去增进我同他们的泛泛之交。

在我旅行经过的那些国家里，看来人民都生活安定，丰衣足食。食物在各地都异常低廉。除了政府处于未确定状态以外，没有什么阻碍那些美好的国家使财富和人口极其迅速地增长。似乎没有人认为，目前的状况会长期这样继续下去，这种现状使得需时

① （南特的）路易·萨伊：《关于勤勉和立法对国家财富的影响的思考，以及对已出版的主要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批判性考察》，巴黎，阿约书店，1822 年。——编者

② 夏·加尼尔：《论政治经济学诸体系，它们的学说的相对价值，以及最有利于增进财富的一切。第二版，有大量增补，关于马尔萨斯、布坎南、李嘉图先生最近就政治经济学最重要各点进行的论战》，共 2 卷，巴黎，特勒特和维尔兹书店，1821 年。——编者

③ 《法学和政治经济学年鉴》，第 1 期，1822 年 11 月。罗西论《立法会议分为两院》；西斯蒙第评论约翰·巴顿论劳动的小册子；杜蒙《论审判前的假定》。《年鉴》出过第二期以后中断了，布罗格利公爵的文章没有发表。——编者

数年才能收获果实的一切冒险和投机的事业都受到阻碍。

我去城里时，将打听你的文稿，[①] 我应该在离开英国以前做这件事，但我的时间都被占据了，以致我从未想到它。我希望你已把这个问题扩大成一本小册子；现在还为时不晚，希望你会这样做。

我猜想，我们将有一次活跃的议会会议；农业阶级继续困苦将使乡绅们吵吵嚷嚷地要求采取某些措施来解救他们。他们不明白，没有解救办法可以提供给他们，除非牺牲社会其他阶级的利益——他们必须扣住证券持有人的一部分利息，或者比契约上规定的少支付几镑给他们的抵押债权人和其他债权人。通货贬值是地主先生们欢迎的一种措施，这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它立即使他们能够达到这两个宝贵的目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真诚地相信，这没有什么不公正，而在这一点上我同他们有争论。在这个郡里，他们非常赞成一种所得税，他们说，因为它会使证券持有人也被征税，好象证券持有人现在已被豁免他们应缴纳的赋税似的。他们在谈论，在赫里福德召开一次郡的会议，会上将提出某种这样的措施，作为向议会请愿的适当目的。如果我在这里，我将出席这次会议，也许还会试图证明，他们提出的补救办法是不适当的。[②]

我还没有读过奥马拉的书，[③] 人们以极大的兴趣读它，我并不感到奇怪。

希望特罗尔夫人和你的家人都好，请代李嘉图夫人和我向她

---

① 大概是特罗尔论通货的信，参阅本书第 192 页。——编者

② 参阅本书第 252 页。——编者

③ B.E. 奥马拉：《拿破仑在流放中；或来自圣赫勒纳的声音。拿破仑对他的一生和政府的最重要事件的意见和回想，他的原话》，伦敦，辛普金和马歇尔书店，1822 年。——编者

致以衷心问候。

我亲爱的特罗尔，我永远是

你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513.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

莱德伯里

布罗姆斯伯罗广场，1822 年 12 月 16 日

我亲爱的马尔萨斯：

久未通信，我回到英国以后，一有机会就写几行给你，主要是想听你亲笔讲述你自己和家人的近况。

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我一直很活跃，因为我不仅游历了瑞士，而且远抵佛罗伦萨。我在前往佛罗伦萨途中，偏离了直接的路线，去看威尼斯，从那里回来时，又做了同样的事，去访问热那亚。我们的旅行顺利得异乎寻常，因为我们全都十分健康，几乎没有遇到困难。我的伙伴们和我自己都非常欣赏这次旅游。

我在日内瓦时，见过我们的朋友杜蒙不少次，他陪伴我们去夏莫尼，又同我们一起回到日内瓦。在科贝，我会见了西斯蒙第先生。他、布罗格利公爵和我就我们之间的分歧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公爵站在我这一边，但经过长时间战斗以后，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仍持有我们开始讨论时原有的见解。西斯蒙第先生在我心里留下了愉快的印象。布罗格利夫人非常有耐性和自制力。我认为她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女士。

我回英国之前，在巴黎停留了3周。布罗格利先生和斯塔埃尔男爵在我之后抵达那里，我愉快地见过他们两三次。加卢瓦先生①使我很高兴，他使我认识了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老绅士德斯杜特·特累西先生，我曾愉快地读过他的著作。② 我不完全同意他的政治经济学，他是萨伊学派的成员之一，不过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分歧。我见过萨伊几次，但我们的谈话不大涉及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问题。他从不把谈话引导到那些问题上去，我总觉得他不大喜欢谈论它们。他的兄弟路易·萨伊出版了一厚本对亚当·斯密的、他兄弟的、你的和我的见解的评论。他对我们任何一个都不满意。他的主要目的是要表明，财富是由丰富的可以享用的商品构成的。他指责我们全都希望堆积我们所谓的有价值的商品，而不顾数量，政治经济学家应该只关心数量。我不相信我们任何一个会对这项指控认罪。我完全放心，我不该受到这项指控。

加尼埃先生已经去世了，但他去世之前为他翻译的《国富论》新版本准备了附加的一卷注释，最近刚出版。我有机会把它浏览一下，很自然地翻到他批评我的那些地方。他用了大量篇幅评论我的著作，但在我看来，他的评论都很不中肯。他或者萨伊先生都根本没有理解我的见解。在最后这一卷里，你的名字经常出现。我相信，他与你也有分歧，但我没有时间读他这整部书。

希望我不在期间你很勤奋，我们不久就可以看到你最新著作

---

① J. A. G. 加卢瓦(约1755—1828)，法国的政治家和政论家，边沁的一位朋友。——编者

② 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1—242页。——编者

的新版本。[①] 我急于知道，你怎样论述价值这个难题。我将饶有兴趣和非常注意地阅读尊著。

我发现农业萧条还在继续，这使我感到遗憾。我曾希望它在现在以前会好转。我猜想，在议会的下次会议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听到许多，而且我将成为一切乡绅攻击的靶子。我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意见没有一条是我想要撤销的。我感到遗憾的只是，我的论敌们对待我不公正，他们把我从未说过的看法强塞在我嘴里。科普尔斯通博士在《评论季刊》上他的文章[②]里，指控我维护这一荒谬学说：金块的价格是金块和通货的价值的可靠检验标准。一位佩吉特先生写了一封（印好的）信给我，[③]信中指责我持有同样的见解，而且每个人都知道，科贝特怎样顽固地坚持说我总是那样做的。[④] 我必须竭尽全力为我的理由战斗，我知道这是一种诚实的理由（尽管韦斯顿先生作了暗示[⑤]），如果它也建立在真理和正确看法的基础上，我终将得到公正的对待。

我于上周初抵达伦敦。我见过图克几分钟，很高兴听到他说，他一直在写，已差不多准备付印。[⑥] 我对他的判断力和他观点的正

①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版，直到1836年才出版。——编者

② 1822年4月，第11篇，《通货的状况》，第243—244和249页。——编者

③ 托马斯·佩吉特：《致大卫·李嘉图议员先生的一封信，论估计最近通货贬值程度的正确原理；兼论皮尔先生的银行恢复支付现金的提案的影响》，伦敦，为著者印刷，1822年。——编者

④ 见本书第120页，注3；并见《科贝特周报》1822年11月9日，第338页。——编者

⑤ 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96页。韦斯顿的《对地主第二次讲话》于李嘉图在大陆时出版。——编者

⑥ 托马斯·图克：《近三十年来物价高低的详情与看法，第I部分，论通货的变动》，伦敦，默里书店，1823年（序言的日期为1823年1月）。该书第II、III、IV部分于1823年6月另作为一卷出版。——编者

确性都有很好的看法。我认为，他将根据他的实际知识，对供给太多，或需求增加而供给不相应增加，对价格的影响这一问题作出解释。

我现在来看望小儿。27 日我将去盖特科姆一周。1 月 3 日至 17 日，我将在沃顿恩德里奇的布雷德利，与奥斯汀夫人在一起。17 日至 2 月 2 日，在巴思的威德科姆，与克拉特巴克夫人在一起。你将在何处度过你的假期？有我在巴思见到你的可能性吗？我将很高兴在那里与你见面。

我在报纸上读到，学院的青年人中间重新发生骚动，至为关切。[①] 我知道，这种不服管教的行为使你多么苦恼。你又一次碰到这种事，使我深感遗憾。我希望秩序已迅速恢复。

我在伦敦见过惠肖先生几分钟。我还有希望在伊斯顿格雷的史密斯夫人家见到他，我打算在去布雷德利的途中，在那里过两夜。

请代李嘉图夫人和我向马尔萨斯夫人致以衷心问候，并相信我永远是

你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① 学生们用炸药炸开了学院的大门，并打碎了教授们房屋的窗子。（《泰晤士报》，1822 年 10 月 19 日。）——编者

# 514. 玛丽亚·埃奇沃思致李嘉图[1]

[答511—由515回答]

内文

黑堡

1822年12月28日

欢迎，亲爱的先生，非常欢迎您和您的家人返回英格兰。我感到好象亲密的朋友们离我比较近了。虽然现在您不能来，我确信将来某个时候，您和您的家人将会来埃奇沃思镇，来到我们中间，那时我们已停止争吵怎样用橙色缎带装饰威廉国王的雕像，也不再朝我们总督的雕像扔瓶子和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您不嫌麻烦地给我写了那么长的一封信，您多么好啊！您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您旅行的成果使我高兴。谢谢您没有向我描述绘画、宫殿、房屋和教堂（包括圣彼得大教堂），关于那些，所有普通的旅行者已使我得了消化不良症，大概尤斯塔斯也治不好。我希望在您们当中过一两小时，听您们谈论那些小事。甚至在亨博尔特[2]的书里，个人的叙述总是使我最感兴趣的。

我认为，现在马铃薯这件事在我们之间取决于单独一点。顺便说一下，只有对于那些很好地、坦率地和为了真理而进行争论的人来说，一种论断才能被痛快地归结为单独一点。

① 信封上写着："英格兰，格洛斯特，盖特科姆庄园，大卫·李嘉图议员先生"，重寄往："格洛斯特郡，沃顿恩德里奇，安·奥斯汀先生"。——编者

② 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亚历山大·亨博尔特（1769—1859），德国的博物学家、旅行家和政治家。——译者

（请看，我把这种赞美词句的整整一半用在我自己身上，所以您就不用大惊小怪，只要把另一半悄悄地吞下去好了，不要象集市上一个爱尔兰女人那样装出许多怪相来。当人家敬她一杯威士忌酒时，她把头扭向一边，伸出手去拒绝道："噢，不！不！我从来不碰它。你怎么会这样想！………讨厌的东西！………我！在所有的人当中！决不！"

"但是，朱迪，你看，我在这杯子里给你加上糖"，那个有经验的引诱者回答道，一边呷着他那一半甜酒。"那么，好吧！"那位女士回答道，并且单纯出于礼貌，而把另一半喝下去。）

回到马铃薯这件事上来，也许它与威士忌这样坏东西很相近。您漂亮地答应说，您将同我一起为这种丰产的块根辩护，如果我能够向您证明，它具有一种主要的优点，在其他事情相同的情况下，这种优点，如您正确地指出，应该决定一个国家对食物的选择。这种优点就是可靠性，可靠性是指食物的供给是恒常不变的。或许我还应该补充一句，如果选定的食物发生匮乏，可有极大的可能性从其他来源得到供给。

我补充这一句是因为，在我看来，一个国家是否局限于一种食物，是无关紧要的，虽然它可能是该国大宗供给的食物。

然后，我来说明您所要求的耐贮藏这第一种性质。您看，我象您亲爱的边沁或穆勒那样，对这个论点一本正经地进行工作。

我在上封信里曾寄给您，还将在下封信里再寄给您，马铃薯粉的样品，那是拉斯特里先生于 1803 年在巴黎制成的，他给了我，自从那时以来，我一直保存着。您可以看到，它是好的，所以您必须承认，马铃薯粉是可以贮藏的，就是经过 20 年也是好的。

其次要考虑的是，这个国家大规模贮藏马铃薯的实际可能性和这样做的成本。现在我必须在这个论点的这一部分暂停一下，我必须等到我有进一步信息的时候。我已去信巴黎给拉斯特里先生，询问他贮藏马铃薯粉的方法是否已在一定范围内推广，费用如何。然后我再探讨这种方法怎样或是否可以在我国推广。

同时，今天上午，我向一位头脑清楚的人提出了几个关于谷物和马铃薯的相对优点的问题，我把他的答案奉告您；他对耕种土地很有经验，并曾在这里下层阶级人民中间生活过，所以知道他们的习惯。

第一问：你认为小麦或马铃薯歉收的机会在某一年会比别的年份更大吗？

答：小麦歉收的机会较大，而燕麦又比马铃薯歉收的机会大，我把马铃薯看作最可靠、最有利可图的作物。

问：如果在未来的10年里，完全靠你一人来养活这邻近地区的人，那么，你将依靠马铃薯还是谷物呢？

答：当然是马铃薯。

问：马铃薯、谷物和燕麦是在同一个季节，由于同样的原因，还是在不同的季节，由于不同的原因，而可能歉收呢？

答：在不同的季节，由于不同的原因。

问：为什么？

答：因为风损害小麦，而不触及马铃薯。霜损害马铃薯，而不触及小麦或燕麦。潮湿损害小麦，而不损害马铃薯，爱尔兰经常是潮湿的。

但是假定，我亲爱的先生，马铃薯全部歉收，而谷物是安全的，

您还会有食物的供给。由于谷物是一种耐贮藏的商品，您可以随您高兴贮藏多少，或按照预计可能需要的数量来贮藏。所以，如果马铃薯和谷物我们都种植一定的比例，即使马铃薯不耐贮藏，我们仍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谷物必须种植，否则就没有草料来为马铃薯提供畜粪。所以，只要确定两者之间的比例即可。

爱尔兰去年发生的灾荒，据说是由于马铃薯普遍歉收。但灾荒不能是由于这一原因，因为歉收并不普遍，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马铃薯丰富而好，虽然在其他地区不好。就我所知，灾荒部分地是由于丰收的地方和歉收的地方之间缺乏交通和信息，部分地是由于缺钱。在有足够信息的地方，就有丰富的食物，马铃薯和谷物都有。但下层阶级实在没有钱来购买这些食物，或者缺乏交换价值或商品。他们所有的钱都交了地租，而地租还没有交够。记住，我现在只是在谈事实。

据人家告诉我，在马铃薯确已歉收的地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地人民不顾将来，他们没有及时栽种马铃薯。

我承认，应该考虑到，这些不顾将来的习惯是与马铃薯作为全国食物的一般可靠性相抵触的。虽然您可能考虑到这一点，但您必须把它仅仅当作一件应该加以挽救的坏事，而不当作一种决定性的论断，来反对一件真正的好事。您作为一位立法者，当然要寻求一种医治方法，使得一件可以挽救的道德上的坏事得到医治，而不是把一件好事置于绝望之中，它只是被您应该加以改革的坏习惯弄得不可靠的。

我从我收集到的相当广泛的信息得知，马铃薯不仅是最有利

可图的作物，而且利润的比例相当大。

在这个米思郡，几个农场主在支付地租和粪肥、劳动等一切开支以后，还从他们的马铃薯上获得 $\frac{1}{4}$ 的净利润。

马铃薯的利润比小麦的利润平均每英亩多3镑，小麦的售价是40先令1桶。（在爱尔兰这一地区，1桶为20呖，1呖重14磅。）

马铃薯售价平均为5先令1桶或3便士1呖。

今年，在这个郡，马铃薯丰收，市场上马铃薯售价为 $1\frac{1}{2}$ 便士1呖，目前小麦售价为18至23先令1桶。

现在我疲倦了，我可以肯定，您对我也已厌倦了。

我必须立即放下国家大事，来谈我自己微不足道的小事。您愿意赐知我应当把我要投放的300镑投向何处吗？当然，既要利息高，又要稳妥可靠。我希望投放它，使我可以在一两年内收回本金，而本金不致减少。我应该买

利息5%的法国证券，

利息3%的英国证券，

还是我不知道利息百分之几的西班牙证券呢？

向李嘉图夫人致以亲切的问候和真诚的敬意，向玛丽、伯瑟和哈里特致意，如果她同您在一起。我是，

亲爱的先生，

对您感激和非常依恋的朋友

玛丽亚·埃奇沃思

范妮和哈里特都同我不在一起，否则她们会同我一起向您致意的。

我将在此地再住3周，所以，在这期间，您若有雅兴，愿意写信给我，请寄

内文

黑堡

我同一位亲爱的拉克斯顿姑母在一起。她是家父唯一活着的姊妹，同他很象，年已76岁，还有着20岁妇女一样的热心肠和活动能力。我好而快乐。告诉我您也一样。祝您圣诞节和新年快乐。我还很老式，祝我的朋友们这些节日好。

我家里的人都好，我昨天收到他们来信。

## 515．李嘉图致玛丽亚·埃奇沃思

[答514]

沃顿恩德里奇

1823年1月11日

我亲爱的埃奇沃思小姐：

我希望您那位可敬的拉克斯顿姑母长生不老，使您在今后对她的多次访问中，不致发现她的美好感情和活动能力有所衰退，现在这一定是件使您感到非常欣慰的事。

多谢您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我不象朱迪那样大惊小怪，而是吞下了您为我们配制的可口饮料的我那一份，没有装怪相，它使人非常愉快地下去了。

关于马铃薯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是意见一致的，我俩都认为，保证人民主要食物的适当供给至为重要。但您补充说，如果主要食物的供给不是恒常不变的，只要不足之数由其他来源来供给的可能性很大，您就心满意足了。我也会这样，但这里您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当马铃薯是一国人民的主要食物，而马铃薯歉收时，提供一种代替品的可能性是否很大呢？不可能提供任何代替品是反对马铃薯的人的主要根据。他们说，而且说得很正确，首先，不要假定可以提供比一般的需求量多许多的谷物；如果需求应该按照谷物增加的程度来增加，而从前以马铃薯为生的广大人民一下子需要谷物的很大一部分，供给就不足，因而价格要大涨。其次，假定第一种反对意见是没有根据的，可以按照平常的价格获得足够的谷物供给，而人民却买不起它，在食物丰富时忍饥挨饿。在一个种马铃薯的国家里，由于工资是参照那种块根的平均价值来调整的，在马铃薯歉收时，人民就没有办法购买较贵的食物。依我看，这些反对意见都断然反对依赖代替品，因而我们不得不考虑，我们有什么来保证马铃薯本身的正常供给，或保证以前丰年的耐贮藏的马铃薯粉的正常供给，来支援短缺的作物。在我就这个问题说点什么之前，我要指出，有人反对把马铃薯作为人民的主要食物，而他们的主要反对意见同样适用于他们认为应当是主要食物的谷物。

当谷物歉收时，他们说，人民可以依赖比较低廉的代替品，如马铃薯。他们绝不能用昂贵的食物代替廉价的食物，但他们可以用廉价的食物代替昂贵的食物。如果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廉价食物的供给，则这一论点是正确的。但在小麦是人民的主要食物的

国家里，如果小麦歉收，生产的马铃薯的供给量就不足以养活人民。生产的马铃薯通常是在小麦的一般收成以外所需要的，而不会更多。马铃薯怎么能代替小麦呢？马铃薯从哪儿来呢？在这种假定的情况下，马铃薯的价格会无限上涨。事实上，我们不会以一种廉价的食物代替一种昂贵的食物，因为这种平时廉价的食物会变得同小麦一样昂贵。

如果说，在马铃薯是一国人民的主要食物时，歉收使我们失去平时 $\frac{3}{4}$ 的供给，而在小麦是主要食物时，歉收从未使我们失去 $\frac{1}{4}$ 以上的供给，我看这或许是喜欢小麦的一个好理由，因为它是一种比较可靠的作物，这就把我们引导到两种食物提供的相对可靠性这一主要问题上来了。

我们首先考虑马铃薯粉耐贮藏这一性质，因为我喜欢正规的方法，象边沁和穆勒那样，他们的榜样您仿效得很好。

1. 马铃薯粉可以保存到所需要的时间，看来已为相当好的证据所证实，我愿意暂时假设，这项证明是令人满意的。

2. 第二点是加工和贮藏马铃薯粉的成本。如果成本很高，我认为，它就会成为通常成功地用来反对代替品的两种反对意见之一，即：我们绝不要在一种作物歉收时，试图以一种昂贵的食物代替一种廉价的食物。在这种情况下，马铃薯粉可以是一种良好的[①] 食物来对付小麦的歉收，但不能对付马铃薯的歉收。

3. 再一点，最重要的一点是，小麦和马铃薯这两种作物歉收的相对危险性。您向一位绅士提出了一些问题，您对他的意见颇

① 这里删去了“代替品”字样。——编者

为信服，他的答案是很令人满意的。如果这些答案再得到对具体细节有经验的人们证实，而且下面两个问题也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就可以消除我对马铃薯的一切反对意见。问：马铃薯的一般收成和歉收在比例上差多少？对小麦也是同样的问题。从我看到的爱尔兰马铃薯歉收和我国小麦歉收的影响来看，恐怕关于马铃薯的答案不会是令人满意的。您说，您向他提出问题的绅士是一位农场主。我在他的第一条答案里看到，他说："我把马铃薯看作最可靠、最有利可图的作物。"现在这个答案有点可疑。在农场主看来"可靠和有利可图"，在立法者看来并不如此。农场主所需要的是作物短缺，价格高昂；在作物普遍短缺时，价格总是高昂的。作物短缺对他来说，总是最有利可图的，按照他使用可靠这个字眼的意义来说，这总是最可靠的。但是，如果立法者遵循同样的规则，他就要犯大错误。他要向人民保证丰富的食物供给，而根本不关心使农场主有利可图的作物。

我认为，仅仅为了取得草料以供牲畜造粪而种植谷物，绝不是必要的或有利可图的。如果草料是必需的，总可以从为上层和中层阶级人民生产的那部分小麦、大麦和燕麦获得大量的草料。虽然广大人民总是靠马铃薯来养活，我们仍应有大量的这些作物。

您说去年下层阶级缺钱购买食物，这正是一件坏事，每次爱尔兰马铃薯歉收，它总是与之相伴而来。没有食物象马铃薯这样普遍低廉；如果马铃薯歉收，他们能买什么呢？韦斯顿先生等人在议会的上次会议上问道：在爱尔兰确有一次饥荒的时候，农业的萧条状态怎么会来自丰收呢？没有事能被解释得更令人满意了：由马铃薯调节的工资购买小麦是绝不够的，无论那种谷物可能是多么

丰盛。

最近马铃薯歉收，是否有一部分是由于人民不顾将来，未及时栽种，那对于目前的问题无关紧要，因为，如果他们以小麦为生，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不顾将来的情况。您认为我应该希望，社会上一切可加以医治的道德上的坏事都得到医治。我最急于看到予以消除的莫过于下层阶级的不顾将来。在贵国，不顾将来是人民幸福的巨大障碍，我不知道哪个国家不是这样。为它提供补救办法，看来不是立法者的才能和技巧所能胜任，因为我把马尔萨斯曾精辟论述过的过早的和轻率的婚姻都归入不顾将来的名下。一旦劳动阶级知道怎样调整他们自己的事务，而且理解和预见到使他们幸福或悲惨的各种情况时，我们将很接近于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取得一切好成就。不容置疑，好的法律和好的政府会为我们做许多事，法律将迅速提供对人身和财产的保护，将立即惩处它所禁止的行为，还将极大地鼓励在各阶级人民中间获取信息。但是，我跑到哪里去了？我离开马铃薯问题太远了，我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只是为了再说一遍：如果我们对于防止马铃薯歉收和小麦歉收有同样的保证，我对于无限制地使用“这一丰产的块根”的一切反对意见都会消失。

关于您300镑的投资，我希望我能向您提供一点值得有的忠告。我只能说，我若处在您的情况下，我与其买利息3%的英国证券，不如买利息5%的法国证券。无论买哪一种，您的本金当然都会蒙受损失，因为两种证券都可能价格下跌很多。我不会买西班牙证券，尽管价格便宜得引人心动。您若知道某位信誉卓著的银行家或商人愿意按4%的利率借用您的钱，我建议您以这种方

式处置它。您可以买印度公债,但我敢说,它的贴水很高。国库券支付的利息很少,而且相当麻烦,因为它到期而没有偿还的话,必须重新展期。

我们全体(6 人)正同小女奥斯汀夫人住在一起,最亲近的人们和拥有的一切舒适条件使我们都很快乐。我们已同小儿及哈里特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两周,他们没有同我们一起在这儿。下星期五,我们去克拉特巴克夫人家过两周,她在我们宠爱的儿女中并不是最不受宠爱的。此后,我将准备迎接地主先生们对我的一切指控和谩骂,他们对于他们正在受苦的原因糊里糊涂,莫名其妙。

李嘉图夫人和这所房子里其余的人向您竭诚问好。

我们已同好友史密斯夫人一起过了两天。自从已故的和蔼可亲的主人躺进坟墓以来,我们没有到过她家。我们在伊斯顿格雷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我们可怜的朋友,并哀叹失去了他。我们的访问使人忧伤,可也使我们感到欣慰。史密斯夫人从未这样充满

[这一页的下端和签字已被裁去。]

## 516. 李嘉图致穆勒

沃顿恩德里奇,1823 年 1 月 14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在伦敦见过您以后,就象跟您说过的那样,立即去布罗姆斯伯罗广场,在那里,我以一种可能是最愉快的方式度过了两周。亲切的主人和主妇对我关怀备至,异常亲热。每天上午我独处一室,没有我在家当主人要操心的事,享受纯净的空气和美丽的乡村景

色。一个人还希望要什么呢？我发现奥斯曼夫人情绪低沉。我们在国外期间，她母亲去世了，她还未从那个突然事件造成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我们在那里对她大有裨益。她逐渐恢复了她的情绪，我们离开她时，她已好得多，这使我们感到欣慰。

我们从布罗姆斯伯罗去盖特科姆过了5天，但那是我在那里度过的最不愉快的几天。室内寒冷，尚未布置就绪，我在那里期间不断地支付帐单，结算帐目，并同佃户们谈话。当这些必要而又讨厌的事务结束时，我感到高兴。这些事务长期被忽视就愈加繁重，在那以前，我不在盖特科姆已将近12个月了。我相信，我们离开我们喜爱的这处寓所时，全都感到高兴，虽然我要去的下一个地方必然会使我们深感痛苦，那就是伊斯顿格雷，史密斯夫人的寓所。那里的一切都使我们回忆起它已故主人的慈祥、欢乐和优秀的社会品质。我们发现史密斯夫人身体健康，住在她那所大房子里相当孤独，难得与她的邻居们见面。刚一看见我们，她强烈地回想起她蒙受的损失，但不久就恢复了常态。如果要我举出一位妇女，作为在巨大不幸的情况下举止得体和神智清楚的榜样，那她就是史密斯夫人。她感觉到，她强烈地感觉到，失去了她优秀的丈夫，但她尽可能克服这种感情，并尽量节约使用遗留给她的资财。她在书籍和事业中寻找安慰，因为她在照料一个农场的各项琐事，以前史密斯先生常在这个农场上干活和娱乐。我们同史密斯夫人一起住了两夜，离开她时，依依不舍。

我们下一步是访问很不相同的一家，史密斯夫人的家在某些方面可以叫做丧事之家，而我们去的这一家看来充满了欢乐和高兴，我是指布雷德利，奥斯汀夫人的寓所，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奥

斯汀夫人的乐观情绪令人愉快，而且似乎传给了她周围的一切。她是那些快乐的，我不禁还要加上，聪明的人之一，她摆脱一切忧郁沮丧的情绪，总是从最欢乐的方面去看待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她追求欢乐，而欢乐似乎应她的召唤而来。她丈夫的健康状况比以前好得多。他们共有4个可爱的孩子。我们星期五结束在这里的访问，那时将去克拉特巴克夫人家过两周。这次去我各个已婚子女家的小小旅行，使我，而且还将使我，感到很愉快。看到他们全都幸福，而且全都应该这样幸福，真使人高兴。

我相信，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已于昨天开会，我是从我收到马尔萨斯一封信[①]里的一段话这样推断的，否则我要预料这次会议已在上星期一举行，因为我总认为我们聚会的日子是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如果下次会议是在2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请告诉我，那可以使我在威德科姆多住两天。我希望出席下次会议。如果那是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我将于1日星期六在城里。如果那是在第二个星期一，我将于3日星期一才来。[②]

科贝特在诺福克会议上的成功，一定使科克先生和沃德豪斯先生非常沮丧。老实说，这使我吃惊。大会通过这样一些决议，并不反映出大会的巨大光荣，反而会被反改革派用作一种论点，来反对扩大选举权。如果会议上的任何一个演说者揭露了请愿书所要求的目的是不正当的，我不相信那些决议会被通过。似乎每个人

① 马尔萨斯的信没有见到。——编者

② 俱乐部于2月3日开会，李嘉图出席了会议。（《政治经济学俱乐部 1821—1882年会议记录》，第56页。）——编者

都害怕科贝特。①

我看过议会以前就农业萧条问题进行辩论的记录。我发现韦斯顿和布鲁厄姆1816年的发言中的意见，与他们现在持有的完全不同。我从韦斯顿的发言中摘录了一些奇怪的话。我猜想下次会议会讨论萧条问题，象韦斯顿、阿特伍德和莱思布里奇这样一些人会认为他们有理由战胜我。我自信他们没有理由，他们和其他人总是误传我说的话，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找不到什么已发生的事来推翻我主张的原理。

我希望图克写他的书大有进展。他是一个很有用和很能干的同盟者。

李嘉图夫人和您在这里的其他朋友都向您竭诚问好。

永远是

您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詹姆斯·穆勒先生

---

① 1月5日于诺威奇举行的会议，原定由代表该郡的两名议员发表演说，却被科贝特掌握了，会议在鼓噪声中通过了他的要求取消债务的请愿书。（见A.M.W.斯特林：《诺福克的科克及其朋友们》，伦敦，1912年，第481—484页。）——编者

# 517. 李嘉图致特罗尔[1]

巴思,威德科姆邸宅

1823年1月30日

我亲爱的特罗尔:

在议会开会以前偿还欠你的债,并告诉你,我收到你的信[2]深感欣喜,这对我来说是明智的。承蒙你收到我的信后这样快地写信给我。我深盼听到你的消息,并很高兴知道,你身体好,象往常一样不断进步,在你的心中储存有用的知识。

我在上封信里告诉过你,我要参加赫里福德的会议,但由于会议推迟到很晚的时期举行,我未能参加。科贝特象往常一样,就我的见解发表了一些错误的言论。地主先生们强烈地倾向于没收公债持有人的一部分财产,他们想表现得公正无私来掩盖他们的打算。他们当然要扩大皮尔先生的提案的影响,不承认,除了通货的价值已经增大以外,他们的困苦还有其他原因。[3]我的处境相当独

---

① 信封上写着:"戈达尔明,昂斯特德伍德,哈奇斯·特罗尔先生"。——编者

② 特罗尔的信尚付阙如。——编者

③ 1823年1月17日在赫里福德召开的会议,是为了考虑向议会请愿,要求解救"国内农业利益的空前的和日益增加的困难"。科贝特出席了会议,并说道:"李嘉图先生劝导大臣们相信,地主和佃户都情况很好,他还一再重复亚当·斯密的苏格兰老教条——一切赋税都由消费者负担。这一教条也许在某几个事例里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商人,但应用于不动产就不行。错误在于以一种广泛的方式来确立这一命题,因为它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普遍适用的。……大臣们从这一错误的根据出发,决定不改变通货,不使银行券成为法偿币。"另一位演说者、牧师史密悉斯先生"同意,现存的许多弊病可以溯源于李嘉图先生的计算经济学和佩里格林·考特尼先生的冷血的诡辩术,其后果是,遵守这一制度将使他们的地产转移给交易所小巷的犹太经纪人"。通过的请愿书要求参照债务的调整来调查通货的变动。(《泰晤士报》,1823年1月20日。)——编者

特：我在议会改革问题上同意改革派，我却不能同意他们的这一意见——赋税和治理不善是我们目前各种困难的原因。我相信，在治理可能是最好而且没有赋税的情况下，我们也可能陷入同样的困境。我更不能支持新近皈依改革的人的学说，他们把我们的困苦归于正确原因以外的种种原因，他们不受原则的约束，在时间适宜的时候，就会离开改革的道路。相反地，我原则上是一个改革者，无论我们摆脱了我们的困难，还是继续在困难之下挣扎，我都将拥护下议院的改革，因为我认为这对良好的治理和人民的幸福都会有重大的贡献。你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我的意见，我感到遗憾。你的反对意见是，各个改革者的要求并不一致，我认为这不是一种有分量的反对意见。一切真正的改革者都同意这一原则——他们需要一个将会说出人民想法的下议院，而且愿意同意不涉及这一重要原则的任何细节。福克斯通勋爵已成为一个坚定的改革者，比下议院的任何人——伯德特和霍布豪斯也不例外——都更接近于同意我认为是正确的看法。① 你不久就有机会在萨里郡的会议上发表你对这一有趣问题的意见。我希望你在那里发言。我事前就知道我将会赞扬你将就农业萧条所说的一切，但我将谴责你关于改革的意见。② 奇怪，你竟会喜欢一个只代表很小一部分人民利益的下议院！

你认为，较详细地考察马尔萨斯和我所拥护的不同体系，会对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大有裨益，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呢？我不能不

① 福克斯通勋爵（1779—1869）是代表萨利斯伯里的议员，后来是第三代拉德纳伯爵。——编者

② 这次会议于1823年2月10日举行。特罗尔没有发言。——编者

认为，你已为这样一部著作准备了材料，因为你已对这门学科考虑得很多，而且惯于给你很感兴趣的每一本书都做笔记和写评语。你应该让我们得到出自你笔下的这样一部著作。你具备的长处我连一半也没有，我却大胆地冒险尝试，而且没有理由为这样做感到后悔，为什么你就没有勇气学我的榜样呢？

看来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战争即将在欧洲重新开始。人们曾认为法国不可能冒这样大的风险，因为违反自由的原则而与西班牙进行的战争，一定会把她卷进去。我希望她会战败，这一卤莽步骤的后果可能是真正的代议制政府在全欧洲都建立起来。我要赞扬我们大臣们的行动，就已经知道的来说，他们的行动是英明果断的。我希望我们将撤出战斗，但若这是一次长期的战争，要这样做可是件难事。

我断定你已读过为政府辩护的小册子。① 许多论点阐述得很好，但偿债基金问题却论述得多么可怜。本来可以作为赞成偿债基金的一个相当好的例子，但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却以一种站不住脚的理由作为根据，而且经常自相矛盾，暴露出他的无知。罗宾逊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财政大臣呢？他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一个相当好的政治经济学家，很倾向于自由放任的贸易原则，但他很胆小。我担心他绝不敢根据对政策的各种详细看法行事，而象他的前任们那样，总是迁就特殊利益。我不喜欢他和利物浦勋爵最近在航运业于市区举行的宴会上说的话，我可以肯定，他们没有说出

① 《1823 年开始时，大不列颠、爱尔兰及其属地的施政情况——按以下各项目进行叙述和解释：财政、国家资源、外交关系、殖民地、贸易和内政》，[匿名]，伦敦，哈查德书店，1823 年。参阅《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5 卷，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240 页。——编者

他们的真实想法。[1] 我感到惊讶，赫斯基森竟没有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人人都曾预料他会成为范的继任者。[2]

大臣们曾经谈论恢复复本位，我相信仅此而已，但我获悉，关于这件事的一切想法都已经被放弃了。利物浦勋爵坚决反对它。听说赫斯基森并不是很不赞成它，这使我感到遗憾。最近我看到格伦维尔勋爵就这个问题给他一位朋友的信，他在信中强烈地和很好地表示了他赞成单一本位的意见。勋爵大人关于通货问题的意见，在我看来，是很正确的。有人告诉我，兰斯多恩勋爵倾向于复本位。我怀疑巴林是这一阴谋的主谋。

我于本星期六离开巴思。希望不久就在伦敦见到你。

请代李嘉图夫人和我向特罗尔夫人竭诚问好，并相信我是，我亲爱的特罗尔，

你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① 1822年12月12日，利物浦勋爵在船主协会的周年宴会上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安全归功于我们的海军，把我们的海军归功于航行的法律制度，我国长期在这种制度下获得很大的利益"；英国是靠应用那些法律，而"不是靠采纳某些想人非非、不切实际的理论"，获得她的安全的。当时还是贸易委员会主席的罗宾逊，"对于他高贵的朋友刚才发表的意见的正确性具有深刻的印象"。（《泰晤士报》，1822年 12月13日。）——编者

② 赫斯基森继罗宾逊之后，被任命为贸易委员会主席和海军会计主任；但他直到1823年秋季才获得内阁职位。"坎宁要赫斯基森出任财政大臣，到那时为止，他是对的，无人与赫斯基森竞争那一职位。虽然利物浦勋爵高度评价赫斯基森的才能，但不会把他带入内阁。赫斯基森的卑微出身，广泛流传的关于他早年生活的报道，以及1812［应为1810］年他令人钦佩的论金银条块问题的小册子（关于这本小册子，市区的有钱人绝不会原谅他），都是他晋升到内阁职位的不可逾越的障碍。"（J.L.马利特的日记手稿，1823年1月16日记录，那时行政职务将要更迭。关于传说赫斯基森青年时代信奉雅各宾主义，见他的《演说集》前面附加的"传记性回忆录"［E. 利弗斯著］，1831年，第1卷，第9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 518. 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①

[由 520 回答]

爱丁堡,1823 年 3 月 21 日

我亲爱的先生:

获悉您从大陆回来，至感欣喜,我曾听说您有意在那里过冬。在这种情况下，我承认，我感到欣喜并不是完全由于无私的动机:您将在下议院里支持关于正确的原理和政策的事项，我当然很高兴;但我更为高兴的是，这使我有机会在 4 月底或 5 月初见到您，我拟那时作短途旅行来伦敦,我至今还未到过那里。

我自从愉快地收到您的信以来所做的事，希望您会满意。不久前我有机会寄上一册我为《补编》写的一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文章的单行本。那时我忙于写讲稿，未能象我希望的那样对它详加考虑。但我认为,在某些方面,我已以一种相当新的观点来研究这门学科,这也许会有用。如果这有幸获得您的嘉许,我将感到欣慰。但若文中有——我确信一定有——某些论点您的意见与我所表达的不同,敬请惠予指出,以便我重新加以考虑。

布莱克先生的小册子② 使我深感惊讶。我认为，贬值问题已是政治经济学中有定论的问题之一,是少数既没有争论、也不能有争论的论点之一。我同意布莱克先生的这一意见：政府一笔突然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上布鲁克街,大卫·李嘉图议员先生”。——编者

② 威廉·布莱克:《论限制支付现金期间政府支出产生的影响》，伦敦，默里书店,1823 年。——编者

的支出首先产生的影响是压低汇兑，并使金银条块出口，倘若那时金银条块是最有利可图的出口品。但是，为什么与美国以及那些我们在那里没有特别支出的国家的汇兑都变得不利了呢？此外，假定政府的任何支出都能提高我国金银条块的价值六、七年之久，而不致引起金银条块输入，这且不纯属幻想吗？布先生说（第8页），当汇兑下跌10%时，出售以金银条块支付的汇票，会使金银条块输往大陆获得8%的利润；但输出其他种类的产品也会这样；几乎没有什么物品会象金银条块那样，出口使它的价格在国内市场上突然提高。关于战争支出的影响，布先生说的许多话似乎也没有什么根据。但是，对于判断汇兑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一切具体细节全然无知，总是很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因此，您若能有时间对布莱克先生的小册子写点评语给我，我将视为特殊的恩惠。如果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它们应该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但若它们是错误的，我相信您会这样认为，那么它们的谬误应该予以揭露。

我明天结束讲课。我有60名学生，我把这看作对我很好的鼓励。我相信，他们都感到很高兴。①

我为即将出版的《评论》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东印度和西印度的糖，我希望您会表示赞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②

① "政治经济学课程。——麦克库洛赫先生将于1月14日，星期二，3点钟，在克莱德街礼堂开始公开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以后每隔一天讲一次，4月初结束。——麦克库洛赫先生为讨论和练习讲授中阐述的问题而开设的私人班，也将差不多同时开始。——巴克留广场，1822年12月14日。"（《苏格兰人报》1822年12月14日广告。）——编者

② 《爱丁堡评论》，1823年2月，第10篇；麦克库洛赫支持一项使英国向东印度和西印度的糖征收的进口税均等化的建议，这种税对西印度有优惠。见1823年5月22日李嘉图关于这个问题的演说，《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0页及以下各页。——编者[东印度，习惯上是指印度，这里也可能是指东印度群岛；西印度是指西印度群岛。——译者]

怀着最大的敬意，我是，

我亲爱的先生，

您永远真诚的

约·拉·麦克库洛赫

# 519. 玛丽亚·埃奇沃思致李嘉图[①]

## 引自一封巴黎的来信

"拉斯特里伯爵向我保证，他的干燥、保存和贮藏马铃薯粉的加工方法业已成功，并已在大范围内推广，马铃薯粉可以存放在桶、箱、罐里，或堆放在储藏室里，比普通的小麦粉需要的预防措施和费用都比较少，因为它既不易发酵，也不易遭虫害。他身边还有一些完全完好的，那是他在那次革命的早期加工制作的。"

埃奇沃思镇

1823年3月22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曾问过关于贮藏马铃薯粉的问题，上面以看不清的墨水写的是我终于收到的回答。但是，罗宾逊先生[②]和其他许多人现在大概不会让您有空去考虑马铃薯粉。

我们热心地和深感兴趣地注视议会两院的一切辩论，您也参加了这些辩论；我们还注视我国命运攸关的一切。

我感到高兴，您对罗宾逊先生的开场演说[③]基本上感到满意。

① 开头的一段引文是用淡色墨水写的，不是埃奇沃思小姐的笔迹。——编者

② 新财政大臣。——编者

③ 于2月21日。——编者

我认为那是我听过的最清晰、最精彩的财政演说。

请看对都柏林暴动者的审讯，① 那是格林报道的，由都柏林的米利肯书店出版，当然从汉利特书店或都柏林的任何书商都可得到。听过普伦基特·诺思和布希演说的人都跟我说，从未有过更为正确的报道了。

您若有时间，希望您看一下《十八世纪和法国革命回忆录》，即《莫尔莱神父的回忆录》。②

这本书里对商业的自由、立宪会议的形成和法国革命的原因有许多合理的看法。很有趣，现在我们大概要在西班牙，或许法国的另一次革命里，做差不多同样的工作。

边沁和穆勒不会同意莫尔莱的这一意见：任何国家的人民立法或参加立法的权利都取决于拥有地产。

我不敢占用您更多的时间。请接受您的3个朋友和表妹的敬意和感情，并在您的头脑中始终保持着来访问爱尔兰的良好意愿。

祝阖府安好，

请相信我是您亲爱的朋友

玛丽亚·埃奇沃思

---

① 都柏林橙带党人因为暴动而受到审讯，最后他们都获得释放。——编者

② 《法国科学院莫尔莱神父关于十八世纪和革命的回忆录；书前有勒蒙泰写的对莫尔莱神父的颂词》，巴黎，拉德沃卡书店，1821年，共两卷。——编者

# 520．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①]

［答518］

伦敦，1823年3月25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收到尊函时，刚读完您为《百科全书补编》[②]写的论文《政治经济学》。您若晚两天写信，我们的信会在路上错过，因为我要抓紧时间向您表达我阅读您的优秀文章时感到的喜悦。除了一个可贵的历史概述以外，您还如此清晰地阐释了这门科学的一切重要原理，以致您没有留下什么我希望去做的事。对价值、地租、利润、工资、需求和市场等学说的反对意见，已经都清楚地和很好地指出来了，而且极其令人满意地作了回答。我唯一的遗憾是，这篇论文不是单独出版的，而是包含在刊载它的著作里。我担心，它在《补编》里不会与众多的读者见面；如果它是一个单行本，它的优点就能使它这样。[③]

我很高兴从尊函获悉，您即将访问伦敦。我早已盼望认识您，向您口头表达我对您的敬意和尊重。关于布莱克先生的出版物，我与您意见十分一致。他将它付印之前，曾给我看过，我利用作为一个朋友的特权，向他自由地发表我对它的看法。承蒙他极其注意地考虑我的评语，但他终于断定，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正确

① 信封上写着："爱丁堡，约·拉·麦克库洛赫先生"。——编者

② 第6卷，第216—278页。——编者

③ 麦克库洛赫重印了这篇文章，并增加了一些内容，题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爱丁堡，1825年。——编者

的。依我看,布莱克先生与某些人是意见一致的,他却攻击他们的意见而不自知。他同意他们的这一意见:纸币应与标准一致,无论那一标准的价值发生了什么变动。他还同意,在我们的情况下,限制支付现金的提案阻碍了价值的均等化,他说这一提案绝不应成为法律。他还同意,如果大臣们在1800至1815年间不得不举借贷款,而那时没有限制支付现金的提案,他们借的名义金额就会比他们实际借的少得多,因而为那些贷款我们现在应付的利息的名义金额也少得多。那么,布莱克先生在什么上面与我们意见分歧呢?在贬值这个字眼的意义上,在黄金与纸币之间的差别究竟是由于黄金上涨还是纸币下跌这一事实上。依我看,他在这两点上都是错误的。贬值一词应用于货币必须理解为是指,与标准比较起来,相对低下,而不是其他。所以,虽然货币的绝对价值增长,货币也可以贬值。至于第二点,事实上,黄金是否确实上涨,纸币是否确实下跌,没有准绳能明确地加以确定,但一切迹象都对布莱克先生不利。如果货币保持原来的价值,而黄金上涨,为什么各种商品也上涨呢?布莱克先生的解答是令人极不满意的,他把它归因于政府增加支出。我否认政府增加支出能在任何长度的时间内抬高政府有需求的那些商品的价格,把政府没有需求的一切其他物品的价格也都归因于政府增加支出就更不可能了。当英国货币120镑仅值以前具有同样价值的汉堡货币或法国货币100镑时,我认为,那就不可能否认,或者是汉堡和法国的货币上涨了,或者是英国的货币下跌了。这两个命题布莱克先生都一概否认。您举出的美国的例子是无法回答的。请您放心,您丝[毫]也不用因为不熟悉汇兑问题的具体细节,而不信任自己对汇兑的判断力;您知

道，理论是很简单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是严格一致的。

很高兴听说，您的讲授很成功。您正在世界上做许多好事。我希望我做了同样有用的事，但我写或说的能力都很有限。有几本很好的小册子论东印度和西印度的糖的问题。这些小册子表明，良好的学说有多大的进展。① 我毫不怀疑，您将给我们一篇论述这个问题的好文章。我在不同的时期在《苏格兰人报》上看到一些出自您笔下的好论文。我们在商业和政治经济学的一切重大问题上都几乎意见完全一致，这使我极为满意。

怀着极大的敬意，我是

您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521. 李嘉图致戈德斯米德②

上布鲁克街

1823年4月4日

我亲爱的先生：

前几天晚上，我力图向下议院发表赞成宗教自由的看法，③ 您表示赞许，这使我甚感欣慰。一个较不开明的时期使我国一部分居民缺乏能力，他们至今还在这种状况下受苦，在我看来，这是我

① 《爱丁堡评论》1823年2月号第10篇和《政治经济学文献》第93页，都有麦克库洛赫开列的这些小册子的清单。——编者

② 这封信的收信人是艾萨克·莱昂·戈德斯米德(1778—1859)，犹太人解放运动的战士，莫卡塔和戈德斯米德公司的合伙人，金银条块经纪人。——编者

③ 于3月26日。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4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们生活的时代的耻辱。犹太人最有理由抱怨，因为他们常被指责为不诚实，这是① 他们蒙受的政治屈辱的自然后果。我不能不认为，由于人们的宗教见解而反对他们这样一些没有根据的偏见将要消失的时候正在到来，如果我能以某种方式成为加速偏见消失的粗陋工具，我将感到快乐。

我把我的容忍原则运用得很广泛。我不知道怎样，或者为什么，要划出界线来，我准备坚持主张，我们对于无神论者并不比对于任何其他人有更为正当的理由要他们闭上嘴。我可以肯定，嘴是会闭上的，因为没有人会坚持声明自己的见解，如果那些见解使他的大多数同胞对他仇视和憎恨。

谨致最良好的祝愿。

我永远是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① 《弗朗西斯·亨利·戈德斯米德爵士回忆录》，伦敦，基根·保罗书店，1879年，第91—92页，有这封信，信中这里改为"被指责以下列罪名，它们是"。——编者

# 522. 李嘉图致穆勒[1]

上布鲁克街

1823 年 4 月 12 日

我亲爱的穆勒:

可怜的舍妹[2]在分娩期间急于要妹夫去照顾她，而她大大超过了她预计的时间，他留在伦敦不得不比他预料的长久得多。他在这里停留使他的健康大受影响，他的照顾的不幸后果几乎把他压垮了。他的身体这样不好，我认为应该陪他去布赖顿。我们将在今天去那里。我想下星期期中回来。舍妹在上次分娩期间几乎死去，这使她现在急于要妹夫去。她生头两个孩子时，他照顾过她，但他去年病重，未能这样做。她留下了 4 个孩子，最大的在今年 1 月才 3 岁。我确信妹夫已经为她做了技术和感情所能做到的一切，他自己也相信是这样，可是他焦虑的结束使他深感痛苦。我希望布赖顿宁静和良好的空气会使他迅速恢复以前的状态。

最近发生的事使奥斯曼夫人情绪激动，她不象我希望的那样好，昨天一整天她的脉搏跳动很激烈。

我同班克斯先生[3]谈过允许皮科克先生[4]进入英国博物馆的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威斯敏斯特，皇后广场 1 号 詹姆斯·穆勒先生”。李嘉图写上“布赖顿，1823 年 4 月 13 日”而免费邮寄。——编者

② 埃丝特·威尔金森，于 1823 年 4 月 10 日去世。——编者
[埃丝特是李嘉图的妹妹，嫁给李嘉图夫人的侄子威尔金森。她因分娩而死亡。见本书第 281 页。——译者]

③ 亨利·班克斯，代表科夫堡的议员，英国博物馆的理事之一。——编者

④ 托马斯·洛夫·皮科克，小说家，穆勒的同事，东印度公司的助理审查员。——编者

图书馆这件事。他的姓名会予以登记的，他只要下星期一以后到博物馆去，就可以进去。

感谢你给我你论监狱纪律的文章。① 我将把它带到布赖顿去。

你的晋升使我高兴。希望你关于约翰的决定可以证明是很好的。②

永远你的

大卫·李嘉图

布赖顿，星期日

我很愚蠢地把这封信放在口袋里，带到这里来，而未从布鲁克街寄上。

## 523．李嘉图致马尔萨斯

伦敦，1823年4月29日

我亲爱的马尔萨斯：

对尊著③作了我所能作的最周密考虑以后，我不能同意你把劳动——按照你使用它的意义④——当作一个良好的价值尺度。我也不能完全弄清楚，生产出一件商品上的工资和利润所必需的

① 在《英国百科全书补编》里。——编者

② 穆勒已晋升为印度书信第一助理审查员。同时，他决定不把约翰送往剑桥，而为他在审查员办公室里谋得一个职务。（贝恩：《詹姆斯·穆勒》，第207页；约·斯·穆勒：《自传》，第81页。）——编者

③ 《价值的尺度及其对于1790年以后英国通货价值变动的应用》，伦敦，默里书店，1823年。——编者

④ 即"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见《价值的尺度》，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7页。——编者

不变的劳动量与商品的价值有什么关系。如果它是一件商品的好尺度，它一定也是一切商品的好尺度。我以生产给予工人的小麦数量和那一数量上的农场主利润所必需的不变的劳动量来衡量小麦的价值，我也就可以用同样的规则来衡量衣料或任何其他物品的价值。

我确知我可以列出一张与你的① 完全一样的表来，表中唯一的改动是用衣料这个字眼代替小麦这个字眼，那时你或许会问我，你的原理是否普遍适用。我要回答说，你的原理本身包含着你对

① 下面是马尔萨斯的"说明劳动价值不变及其结果的统计表"的一部分: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 由10个人生产的谷物夸特数，或可变的土地肥沃程度。 | 每一劳动者每年的谷物工资，取决于供求情况。 | 谷物工资形成的垫支，或者能支配10个人劳动的可变的产品。 | 在前述情况下的利润率。 | 在前述情况下生产10个人的工资所需要的劳动量。 | 按照劳动的垫支计算的利润量。 | 一定数目的工人工资的不变价值。 | 在假定的各种变化情况下100夸特谷物的价值。 | 在假定的各种情况下10个人的劳动产品的价值。 |
| 150 夸特 | 12 夸特 | 120 夸特 | 25 % | 8 | 2 | 10 | 8.33 | 12.5 |
| 150 | 13 | 130 | 15.38 | 8.66 | 1.34 | 10 | 7.7 | 11.53 |
| 150 | 10 | 100 | 50 | 6.6 | 3.4 | 10 | 10 | 15 |
| 140 | 12 | 120 | 16.66 | 8.6 | 1.4 | 10 | 7.14 | 11.6 |
| 140 | 11 | 110 | 27.2 | 7.85 | 2.15 | 10 | 9.09 | 12.7 |
| 130 | 12 | 120 | 8.3 | 9.23 | 0.77 | 10 | 8.33 | 10.8 |
| 130 | 10 | 100 | 30 | 7.7 | 2.3 | 10 | 10 | 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价值的尺度»，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18 页。)——编者

反对者所提出的尺度的激烈反对意见。如果你高兴，你可以随意选择劳动作为价值尺度，并用它来解释政治经济学这整门科学，象任何其他人可以选择黄金或别的商品那样。但你并不比他更加能够把它与一种原理联系起来，或表明它是不变的。让我假定，制造衣料不得少于两年，我的表的第一行必须改变，数字的顺序如下：

$$150 \quad 100 \quad 25\% \quad 7\frac{1}{2} \quad 2\frac{1}{2} \quad 10 \quad 10 \quad 15。$$

它们会这样是因为，在积累利润两年的情况下，10件衣料作为两年内能够生产的一种商品，作为同量劳动的结果，仍将具有同样的价值。我不知道你将怎样对待这一反对意见，但我认为它对你的整个理论是致命的。①

对于我总是承认的你的尺度，我有着同样的反对意见。你选择一个可变的尺度作为一个不变的标准。谁能说，一场会夺去我们一半人口的瘟疫，不会改变劳动的价值呢？我们的确可以同意把变化转移到商品上去，说是商品下跌了，而不是劳动上涨了，但我看不出这样改变有什么好处。

我们还可能发现可以非常方便地生产劳动者必需品的方式，劳动者的优裕处境可能给人口以刺激，因而以必需品计算的劳动报酬可能并不比以前高。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必需品和劳动以外，没有东西是实际改变了。但是说，只有它们稳定地保持同样的价值，并因为一定量的谷物或劳动只能换得以前（也许）$\frac{3}{4}$数量的麻

---

① 第529号信更充分地阐述了这一反对意见。——编者

布、毛呢或货币，而就宣称是麻布、毛呢或货币的价值增长了，而不是劳动或谷物下跌了，这样对吗？

两个国家在技术上和勤劳上相同，但一国人民以廉价的食物马铃薯为生，另一国人民以比较昂贵的食物小麦为生。你会承认，一国的利润会比另一国的高。你还会承认，如果我们选择劳动以外的任何物品作为价值尺度，货币在两国的价值可能几乎一样。你还会进一步同意，这些国家之间可能有广泛的贸易。如果一个人从马铃薯国输出价值 100 镑的一大桶酒，它在小麦国可能售得 110 镑，你将会说，酒在输出国的价值较高，仅仅因为它在该国能够支配较多的劳动。你将会这样说，虽然酒将在小麦国，不仅换得较多的货币，而且换得较多的每一种其他商品。我要争辩说，这真是一件奇闻，不能把它看作一种改进，它会把我们平常有的一切观念都搅乱，使我们必需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整个人类都会说，酒在小麦国比在马铃薯国昂贵，而劳动在后者的价值较低。

第 31 页上有一长段话论述选择劳动作为标准的理由，我对那段话是不满意的。一匹衣料长 120 码，分给 A 和 B，显然，在比例上，分给 A 的越多，分给 B 的就越少，反过来也一样。无论全部 120 码的价值是 100镑、50 镑还是 5 镑，这都是正确的。由于数量是固定的，而且总在两个人之间分配，就假定价值是固定的，这且不是一种错误的推理吗？

我承认你的前提，我能与你的结论发生争论的情况就很少了。你所说的关于商品过多的话，我都同意。承认你的尺度，就不可能在结果上有分歧。

希望不久就见到你。我事务繁忙，几乎没有时间写这封信。我

正在一个委员会里服务。[1]

永远你的

大卫·李嘉图

## 524. 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

[由 526 回答]

伦敦,1823 年 5 月 3 日

我亲爱的先生:

在这以前，我已经期望在英格兰见到您。希望没有发生什么事阻碍您实现您的良好愿望,因为我深盼与您会晤,这是我向往已久的。

您寄给我的请愿书,我已呈递,并以我能提出的最佳理由来支持它所恳求的事项，但是下议院和新闻记者都不大注意我。现在这已无关紧要,因为这份请愿书和类似的请愿书所恳求的事项,政府已经都答应了。[2]

我已读过您对布莱克先生小册子的看法,[3] 您指责他有某些矛盾,而我认为他并没有错。首先,关于通货，布莱克先生自从写了他前一本小册子[4] 以来,他的见解的唯一改变是,以前他认为战

---

① 关于首都缝工视察员的权力的特别委员会；它于 1823 年 2 月 25 日被任命，它的报告的日期是 1823 年 7 月。——编者

② 见本书第 275 页,注 2。——编者

③ 1823 年 4 月 12 日《苏格兰人报》上一篇很长的对布莱克的《论限制支付现金期间政府支出产生的影响》的评论。——编者

④ 《论调节汇兑行情的原理;兼论目前通货贬值的状况》,伦敦,劳埃德书店,1810 年。——编者

争期间黄金和纸币之间的差别是由于纸币下跌而黄金保持固定不变，现在他认为黄金上涨而纸币保持固定不变。为了支持这一见解，布莱克先生不得不争辩说，在输出黄金的我国，黄金的价值增长，在黄金输往的各国，黄金的价值下降，或保持固定不变。这是您所攻击的见解，我很同意您的意见，布莱克先生是错误的，但您没有理解布莱克先生的论点，而以为他支持他首先要谴责的原理。在这一争论中，布莱克先生和您赋予价值这个字眼以不同的意义。如果我们以两国交易中的外国[①]商品来衡量黄金的价值，[②]显然，在这样衡量时，黄金不能从它是昂贵的国家输往它是低廉的国家。如果酒是尺度，就绝不能用黄金去支付酒，除非酒在输入它的国家里比较昂贵，这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说黄金在该国比较低廉。但是，在造酒的法国，酒的价值可能下降，而同时运费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也许不从法国输入更多的酒。如果法国必须付给英国一笔补贴，(我们可以假定)除了黄金和酒以外，没有别的物品可以输出，法国就不得不支付黄金。以法国不能输出的、体积庞大的一切商品来计算，法国的黄金要上涨，而英国的一切商品都要上涨。汇兑偏离平价仅足以弥补黄金的运费。但是，如果我们在法国以法国的货物，在英国以英国的货物，来衡量黄金的价值，[③]黄金就会从它价值增长的国家去它价值下跌的国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要用流通纸币的办法来保持同以前一样数量的货币，那么在法国，除了黄金会上涨以外，没有商品会下跌或上涨，汇兑偏

① “外国”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② 这是麦克库洛赫衡量黄金价值的尺度，他把它应用于两国。——编者

③ 这是布莱克的尺度。——编者

离平价会大于黄金的运费，因为汇票不是以黄金而是以纸币支付，而纸币受到阻碍，不能使它本身与黄金的价值均等。这是布莱克先生的论点。必须承认，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我认为它发生的或然率很小。

布莱克先生在用价值这个字眼时，有许多意义含混的地方，依我看，他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来普遍地衡量价值，而是对每个国家分别使用不同的标准。我向他提出了这一反对意见，还反对了他对贬值这个字眼的用法，这使他向我作了解释，那就是附上的[①]文稿中所包含的。

从我所说的您可以看出，布莱克先生的缺点毋宁说是琢磨推敲得太多了，还不如公正地说他已经[②]成为那些理论的维护者和辩护士，他自己已经表明那些理论是错误的。他的结论与我们的相同，他毫不动摇地坚持一种标准。与其说他的书是研究通货变动的原因，不如说它是研究标准的价值变动的原因。

我不能理解布莱克先生所说的一种想象的、价值不变的通货[③]是指什么，或者为什么当他谈到不同国家的商品价值时，他竟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价值。我赞成布莱克先生，就要向您争辩说，由于其他物品的出口有特殊障碍，黄金从它的价值日益增长的国家输出是可能的。但是，虽然我承认这种可能性，我同您一样地认为，布莱克先生没有指出这是我们在战争期间的情况，黄金和纸币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是由于黄金的价值增长。布莱克先生关于战争

① 先写作"下面的"，后改为"附上的"。——附件尚付阙如。——编者

② 这句话的以下部分是从《苏格兰人报》上对布莱克的评论中引来的。——编者

③ 布莱克在《论限制支付现金期间政府支出产生的影响》中似乎没有使用这一说法。——编者

支出的影响的论点就更可加以反对了，[1] 我不能说一个字来为这一理论辩护。

您看见马尔萨斯先生论价值尺度的书了吗？依我看，他的论点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他为他选择的标准进行辩护，要是他把他的辩护建立在赞成那一标准的老论点之上，他会做得好得多；我认为他的老论点是令人不满意的，但他现在使用的那些论点使人迷惑，简直不可理解。

请相信我永远是您最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525．李嘉图致格罗特[2]

1823 年[5 月]

我亲爱的先生：

[……]我将于今天见梅伯利先生，[3] 如果对他方便，将同他约

① 布莱克的结论是："战争引起的支出和消费曾经是战争期间增加生产的主要原因，也是战争结束以来普遍萧条的主要原因。"(同上书，第 120 页。)——编者

② 这封信不全，取自《乔治·格罗特传》，格罗特夫人著，伦敦，默里书店，1873 年，第 42—43 页。格罗特夫人把写信日期定为"1823 年 3 月"，可是这与附言不符，因为在 1823 年，只有在 5 月里，16 日才是星期五。还请参阅 1823 年 5 月 30 日格罗特夫人致 G.W.诺曼的信的下面一段摘录："上周我们在'思雷德尔'[格罗特一家在穿针街的房屋，在银行房屋的上面]有两次很愉快的小宴会。李嘉图先生是主客，还有穆勒先生和梅伯利先生。我们赞扬李先生关于改革和自由讨论的两次演说，并支持他在将来有机会时坚持发表类似看法的勇气。若干天后我们在那里进早餐（我与其同意进晚餐，不如同意进早餐）。那次恰好是在威斯敏斯特宴会的那天上午[1823 年 5 月 23 日；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5 卷，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453 页]，乔治向他'提示'了他在宴会上提出的大部分论题。普莱斯说，至少额外增加了 50 个人特意去听李嘉图演说。"(摘自格罗特夫人编：《遗稿》，"供私人传阅"，伦敦，1874 年，第 24—25 页。)——编者

③ 可能是威廉·利德·梅伯利(1798—1885)，代表北安普敦的激进议员，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最早成员之一。——编者

定下星期五。①

您对我在议会里、在最近刚讨论过的两个重要问题上所做的事②的看法，给我以莫大的快乐，我相信这是不需要我向您说的。象您这样的人的赞许，就是我尽自己的责任而期望获得的唯一报酬，它绰有余裕地补偿了我为公共利益所尽的绵薄之力。

请相信我永远是，我亲爱的先生，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又及：我已见过梅伯利先生，他同意约定16日，星期五。

## 526．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

[答524]

爱丁堡，1823年5月11日

我亲爱的先生：

非常感谢您于本月3日来信。您对我论布莱克先生小册子的文章的评论，定将使我获益不浅。我完全同意您所说的出现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在那种情况下，由于运送其他商品有困难，黄金可能从它是昂贵的国家输往它是低廉的国家，我后悔我没有在《苏格兰人报》的文章里说明这一点。但是，要对布莱克先生有用的话，他就必须弄清楚，这一可能的情况实际上是在6年的时间里实现

① 格罗特夫人加上注释："与乔治·格罗特先生和夫人一同进餐"。——编者

② 见1823年3月26日李嘉图在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演说和4月24日关于议会改革的演说。——编者

的，而且不是仅仅以一种而是以各式各种我们必须输出的商品作为参考，这肯定是一种很不切合实际的假定。虽然我相信不说出这一点为好，我仍然不能不认为，我有很好的理由来证实，布莱克先生已经成为他以前谴责的理论的辩护士。一切较有才智的、反对金银条块报告中的学说的人，都持有布先生现在持有的那些见解。他们说，黄金的价值增长了，而纸币的价值保持不变。在争辩说黄金上涨时，他们使用了布先生现在使用的几乎同样的论点。但是布先生那时持一种相反的见解。那时他说，黄金不变，而纸币下跌。他不是自相矛盾吗？他没有成为他以前抨击的理论的辩护士吗？他现在可以象以前一样，不赞成1797年实施的限制；但他现在肯定是根据他在1810年所做的事，而把很不相同的影响归于那一措施。

我已读过马尔萨斯先生的小册子。虽然他不应该再得到其他荣誉，还是应该赞扬把他自己弄得使人不可理解。我没有时间充分思考这个问题，但我想到，人类劳动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一定有不同的价值，这取决于劳动者生活费用的贵贱，或劳动的机器①的贵贱，还取决于劳动者不同的熟练程度，等等。但是，假定劳动者的技能保持不变，他们现在吃小麦面包和牛肉为生，而10年以后他们完全吃马铃薯为生。在后一种情况下，一定量商品肯定会比在前一种情况下支配数量大得多的劳动。可是，在我看来，两个时期生产的一定量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相等的。在两个时期，等量的劳动生产了等量的衣料、谷物或任何其他商品。因此，一个

① 麦克库洛赫认为机器象人一样，也会劳动。这是一种庸俗的观点，他把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庸俗化。——译者

时期必定完全相当于另一个时期，唯一的区别是，资本的利润按照工资下降的比例而增长。如果这个例子没有错误，它就明确地表明，商品可以支配的劳动不是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或某种与之类似的东西。然而，我盼望您愿意给我您对这本小册子的较为详细的意见。我无法说出您对马尔萨斯先生前一本著作的评注使我获得多么大的益处。

我原拟两周前离开此地去伦敦，但我运气不佳，出发前一两天患喉痛，这种病在这里很普遍。现在我喉痛已愈；虽然我还咳嗽严重，我打算星期三① 乘船去伦敦。

您曾费心呈递关于石块的请愿书，斯图尔特先生要求我代他向您致谢。② 取消这项捐税是斯图尔特先生的重要目的。他拥有这个王国最好的采石场之一。以前它几乎一文不值，现在预期它可一年收入几千镑。原谅我侵占您这样多宝贵的时间。请相信我是怀着极大敬意的

您永远真诚的

约·拉·麦克库洛赫

① 5月14日。——编者

② 1823年4月17日，"李嘉图先生呈递了一份来自法伊夫郡的请愿书，要求豁免沿着海岸运输的石块的捐税"。4月29日，又有关于同样问题的请愿书呈递上去，财政大臣宣布，"他打算提议取消"。(《晨报》的报道；《汉萨德》里没有提到这件事。)——编者

# 527. 特罗尔致李嘉图

[由533回答]

昂斯特德伍德，1823年5月25日

我亲爱的李嘉图:

你上一封亲切的来信[1]已从克拉普顿家母处转来，我们刚同她一起度过一些时候。在那里时，我们偶尔在上午去伦敦，我曾希望在那几次访问当中，有一次是去上布鲁克街的。但是不幸，那时我还在病人名单上，因而我的活动必然受到许多限制。我自从回家以来，发现我的健康颇有进步，希望不久就可以恢复我原有的各种感觉。

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你对改革问题的意见的说明，[2]并发现，你是一个同以前一样伟大的激进分子。你知道，我反对一切彻底改革的方法。但我同时承认，我不再坚持我国宪法在实施过程中必须随时间和情况的需要而改变。事物是向前发展的。时不待人。漫长的岁月可能而且必定会使一国人民的习惯、见解和情况发生变化，而使他们的宪法必须有某些改变，以保持人民和他们的制度之间的一致性，没有它，就不能有幸福和安全。但我就到此为止，把改变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逐步地改变。

你对马尔萨斯的《价值的尺度》说什么呢？我急于听到它！我

---

① 李嘉图的信(4月24日的；见本书第298页)没有见到。——编者

② 4月24日在下议院里；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9页及以下各页。——编者

仅仅很仓卒地浏览了一下那本书，想看看他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所以，关于它，目前我不准备说许多。但我认为在他的论证里必定有一些错误。我怀疑的论点是，第一，他试图用来证明"劳动的不变价值"的论证，第二，他说明"不同国家货币价值的差别"的方式。

还有，他关于利润对产品价值的影响的学说，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利润下降是产品价值下降的结果，而价值下降不是利润下降的结果，不是吗？

目前我不冒昧地提出什么已经确定的意见，因为我只是匆忙地浏览一下他的书，我没有资格对它下断语。我感到高兴，他把一个重要原理单独提出来，这样就比较容易研究它。我还认为，他把你束缚于以劳动作为唯一的价值尺度，比他有理由这样做还要紧得多。你已一再清楚地说明，利润是一切商品的价值中一个重要项目。

他几次提到托伦斯先生论财富的生产的著作，它值得读吗？

我很高兴看到，他已放弃了他的谷物和劳动平均的尺度。无疑他是一个很坦率的人，他的目的只是追求真理。这篇论文的整个倾向似乎是要证实他以前著作的这一学说：供求原理，而非生产成本，乃是交换价值的一般调节者。

他关于布莱克先生的观念所说的话是很正确的："这有些自相矛盾，尽管作者表明巨大的需求是价格高昂的主要原因，也没有消除这种矛盾。"① 没有人否认，布莱克先生归因于不利的汇兑的那种影响会在一定的时间里起作用，但要把他的例子说清楚，他必须

① 《价值的尺度》，第72页。——编者［参阅中译本第35页。——译者］

表明它是永久起作用的。布莱克的书[①]的最后部分很好。他对待地主们象他们所应得的那样。马尔萨斯也给了他们一两次很好的打击。我认为，他俩合在一起的效果会在公众的心里起着有益的作用。韦斯顿先生肯定会放弃他的动议。[②]我希望谷价不要再高，但我担心它会这样。供给短缺，而且没有将来丰收的前景。

谢谢你寄给我公债利息的数字。我曾预料数字会更大。你对我们在西班牙的投机行为看法如何？西班牙的民族感情在哪儿呢？我想事情会在马德里和解。

顺便说一下，我希望你在你的某些西班牙朋友当中问一下，现在是否还能从西班牙得到塔拉维拉小麦。我播种它已有若干年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退化了。我若能从西班牙得到新鲜的样品，将感到非常高兴。少量就够了。

你对昆廷·德沃德看法如何？他的书使我感到很有趣。它与他近来的一些作品都很不相同，比其中的许多要好。他终于给了我们一个我们深感兴趣的英雄。路易和公爵这些人物都妙极了。

但我必须停笔了。请代我们向李嘉图夫人和你的家人竭诚问好，并相信我永远是你

最真诚的

哈奇斯·特罗尔

---

① 见本书第256页，注2。——编者

② 关于韦斯顿的动议，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1页。——编者

# 528. 李嘉图致玛丽亚·埃奇沃思

伦敦,1823 年 5 月 26 日

我亲爱的埃奇沃思小姐:

数日前收到您非常亲切的来信。[①] 我已很久没有写信给您,若不是我确有很好的理由,就会感到受您的容忍责备。您是一位仁慈的好法官,自我们开始认识以来,您总是赞同地看待我的每一个行动。我非常需要您的宽容,请您继续在一切场合对我这样。

拿天气来说,您去苏格兰的旅行是在吉祥的预兆下开始的,我毫不怀疑,可怕的 27 日——那天您要渡海——会顺利地渡过而没有什么不便。我常受晕船之苦,非常同情不得不忍受这种痛苦的人。

范妮表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坚持把她的位置让给她的姊妹索非,[②] 她肯定会得到好报的;善行绝不会没有报酬,它可能补偿需要作出的牺牲而有余。我相信,您、哈里特和索非正从旅行获得可能是最大程度的欢乐,您们访问沃·斯科特爵士会受到知识上的盛大款待。我将很高兴听您叙述这次有趣的访问。[③]

我同样地钦佩北方不知名的伟人和其他地方知名的伟人,并认为我自己幸运地处于一种地位,使我有机会亲眼看到别人表现

---

① 玛丽亚·埃奇沃思的信没有见到。——编者

② 玛丽亚·埃奇沃思正要同她的异母姊妹哈里特和索非去苏格兰。——编者

③ 她在 1823 年 6 月 8 日致拉克斯顿夫人的信中的叙述,见《玛丽亚·埃奇沃思的生平和书信》,1894 年,第 2 卷,第 95 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沃尔特·斯科特(1771—1832)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译者]

的最高水平的才能和技巧，我绝不敢奢望与之争妍。我的长处是最微不足道的，我相信，我享有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我周围的人的忍耐和宽容。

您的动荡不安的国家给我们在议会里添了许多麻烦。我们当中最杰出的人士也不知道该怎样管理你们，也不知道要遵循什么路线来给你们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治理等幸福。你们长期处于苛政之下，以致无法用通常的办法纠正过来。强制和严厉已经证明没有多大用处，我希望现在试行宽容、仁慈和抚慰的制度。如果这一制度还不成功，我希望我们将完全摆脱你们。我们可以没有你们而做得很好，你们要耗费我们巨大的开支，阻碍我们在本身的治理上作出巨大的改进，因为我们的时间全都用于照顾你们的国家了。

您问及我的家人，下面简述我家的近况。李嘉图夫人身体不大好，精神萎靡不振，目前不能象我希望的那样，对这个世界及其各种事务抱乐观态度。奥斯曼·李嘉图夫人自2月以来，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大部分时间里身体不舒服。现在她已经相当好了，虽然还不如她病前那样健壮。奥斯汀先生和夫人及其孩子们来访问我们已经有些日子了。孩子们身体不大好，但奥斯汀夫人不仅身体健康，而且精神焕发。我们都发现她是一个愉快欢乐的伙伴。她若不是我自己的孩子，我还要多夸奖她几句。克拉特巴克夫人这个冬季不在伦敦。起先是她的丈夫，后来是她的孩子，病得吓人，这使她负担很重。如果她也不是我的孩子，我要告诉您，她在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得多么令人钦佩。由于她是我的孩子，我只说，困难已经过去了，现在她正在她最近迁入的新居里享受健康、宁静

和幸福。他们有一处令人愉快的地方,[1] 靠近奇彭纳姆,离鲍伍德几英里。玛丽、伯瑟、奥斯曼和莫蒂默都很好,家庭近况到此结束。不,不幸它到此还没有结束。

大约六、七周以前,我们不得不哀悼我年轻的、非常和蔼可亲的妹妹[2] 去世。我相信,您在伦敦时,没有见过她。她嫁给李嘉图夫人的一个侄子,威尔金森先生。她去世前一天,我见她身体很健康,精神象她临产前所能有的那样好。第二天,她生下她的第4个孩子,3小时以后就亡故了。这一悲惨事件使一大家人都陷入极大的痛苦。她与她所有的兄弟姊妹都是非常亲爱的。

[以下部分尚付阙如。]

# 529.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

伦敦,1823年5月28日

我亲爱的马尔萨斯:

我要尽我的能力向你说明我对你关于价值尺度的论点的反对意见。你自己说明过你对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的反对意见,即:用劳动和资本一起生产的一件商品,除了在完全同样情况下生产的商品以外,不能成为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尺度。对这一点,我同意你基本上是正确的。如果所有的商品都在一天之内生产出来,而且只用劳动,而不借助于资本,它们就会按照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量增减的比例来变动。如果生产货币总是耗费同量的劳动,

① 威尔特郡的哈登休希庄园。——编者

② 埃丝特,于1823年4月10日去世。——编者

货币就会成为一种准确的绝对价值尺度。如果虾、硬壳果或任何其他物品以这种货币计算的价格上涨或下跌了，那只是因为获取它们耗费了较多或较少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天的劳动生产的每件商品都自然地支配一天的劳动，因此一件商品的价值与它所支配的劳动量成正比。但是，虽然这种货币可以准确地衡量完全相同情况下生产的每件商品的价值，它却不是使用了一定时间的大量资本生产的[①]其他商品准确的价值尺度。在刚才假定的例子里，一定量的虾，象同量劳动生产的一定量货币那样，可以是一种准确的价值尺度。但在使用资本而且衣料是劳动和资本的产品时，你说得很正确，衣料不是仅由劳动在海边拾得的虾和白银的正确的价值尺度。可是，你争辩说，仅由劳动在海边拾得的虾和白银是衣料的准确的价值尺度，我不能不认为你这种不一致是很古怪的。如果你是对的，则衣料必定也是一种准确的价值尺度，因为被衡量的物品必定与你用来衡量的物品同样是一种好的尺度。当我说4镑和1夸特小麦价值相同时，我可以用1夸特小麦，同用4镑一样，来衡量其他价值。你说："我们已经承认，在商品的生产仅与劳动有关而且没有时间问题时，这样的商品的绝对价值和交换价值都可以由它们耗费的劳动量来准确地衡量。"[②]我认为，没有比这更正确的了，这与我刚才说的完全一致。依我看，你的错误是，你向我们表明，在某些情况下，某种商品是绝对价值的尺度，然后你把它应用到不同的情况下去，并假定它在那些情况下也是绝对价值的尺度。还有，依我看，当你认为你证明了你的命题时，你

① 这里删去了"或者"字样。——编者

② 这段引文和下面的引文都来自一封遗失的马尔萨斯的信。——编者

是在欺骗自己，因为你只不过证明了，你的尺度是交换价值的好尺度，而不是绝对价值的好尺度。你说："如果一件商品包含的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是某一假定的价值，譬如说100镑，利润的价值20镑，包括材料中包含的劳动上的复利润，全部价值将是120镑。这一价值中只有$\frac{1}{6}$属于利润，其余$\frac{5}{6}$可以看作纯粹劳动的产品。"这是十分正确的，我们衡量该商品的价值，无论是用它实际耗费的劳动量，用它在市场上可以支配的劳动量，还是用它换得的货币量或任何其他商品量，在所有的情况下，$\frac{5}{6}$将属于工人，$\frac{1}{6}$属于主人。"因此，该产品$\frac{5}{6}$的价值是由整个产品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整个产品的价值是由它耗费的劳动量再加上那一数量的$\frac{1}{6}$决定的。"实际上，这不过是说，当利润是整个商品的价值（其中不包含地租）的$\frac{1}{6}$时，其余$\frac{5}{6}$成为劳动者的报酬，归劳动者所有的那部分可再按照5对1的同样比例分解为劳动报酬和利润。5个人生产6件衣料，其中5件支付给这些人。如果利润降低一半，这些人将获得$5\frac{1}{2}$件，而那时你说衣料的价值较小。但是，以什么媒介来计算呢？你回答说，以劳动来计算。依我看，你提出了衣料换得较少劳动时它的价值就较小这样一个命题，而且仅仅以它确实换得较少劳动这一事实来证明这一命题。

你说："但是，当与劳动有关时，从已经承认的可以得出结论，该产品的价值是由它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在这里，你说的价值

是指绝对价值，然后你立即把仅仅在一个特定情况下得到承认的这一绝对价值的尺度应用于一个普遍的命题，而且说“因此”。根据什么说“因此”呢？根据这一特定情况。“因此，该产品 $\frac{5}{6}$ 的价值是由整个产品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这就是说：“因此，该产品的 $\frac{5}{6}$ 可以支配的劳动量是由整个产品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按照同样的意义，该产品的 $\frac{5}{6}$、$\frac{5}{7}$、$\frac{5}{8}$、$\frac{5}{9}$，或整个产品可以分成的任何其他比例，都同样是正确的。我唯一的目的是要表明，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我已成功地表明，你把一种仅仅在不用资本的特殊情况下是准确的价值尺度，随意应用于必须考虑资本和时间的情况。

恐怕我已重复太多了。然而，如果我已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我并不后悔。

[以下部分尚付阙如。]

# 530. 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①]

[由 541 回答]

伦敦，1823 年 7 月 8 日

我亲爱的先生：

希望您已平安地回到家里，并看到您所有的朋友都身体健康。盼望您明年春天再到我们这儿来，我们都将很高兴看见您，并准备

① 信封上写着：“爱丁堡，巴克留广场，约·拉·麦克库洛赫先生”。——编者

恭谨地学习您将教授我们的一切好原理。您已做了许多好事，我相信，您肯定还会再做许多。我们必须竭力使下议院的一些绅士们去听您讲课，使他们在这门科学方面具有完善的知识，看来大家对这门科学的爱好正在日益增长。①

下星期一，我将离开伦敦去盖特科姆，我将感谢您吩咐分发报纸的人将《苏格兰人报》寄往那里给我。

我写信给您的主要目的，是附上图克先生提供给我的关于与美国的汇兑的文稿。希望您发现它对您预定的目的有用。②

我是在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的房间里写信给您，我只有时间告诉您，我是，并将永远是，

您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麦克库洛赫访问伦敦六周，在这期间，他与李嘉图及其圈子里的人进行了多次讨论。(关于这一点，见本书第295页。)格罗特夫人在1823年6月22日致G.W.诺曼的信里，对这些讨论会中的一次作了有趣的叙述："在我重新看见您之前，……我们将就'价值尺度'进行没完没了的论战。我上次听到的关于这一内容极为丰富的问题的讨论，是李嘉图、穆勒、格罗特和(爱丁堡的)麦克库洛赫诸位先生在'思雷德尔'[格罗特一家在穿针街的房屋]进行的，经过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艰苦努力(不过，这并不是毫无益处的)，决定将进一步的争论无限期地推迟。麦克库洛赫先生在结束这场辩论

① 根据《地球和旅行家报》定期发表的报道，麦克库洛赫在李嘉图去世后来到伦敦，并于1824年4至6月第一次开设李嘉图纪念讲座课程，有许多议员参加听讲。参阅本书第367页，注1。——编者

② 用以反驳布莱克。(参阅本书第324页。)——编者

时说道：'好吧，我想，在我们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之前，对这个问题必须作更加严格的分析。'"（摘自乔治·格罗特的《遗稿》，格罗特夫人编，"供私人传阅"，伦敦，1874年，第25页。）并见下面这封迄未发表过的信，它是在麦克库洛赫将要回爱丁堡去的时候写的。

# 布莱克致麦克库洛赫[①]

我亲爱的先生：

我们的谈话使我不能不怀疑，您没有注意到我小册子中的某些论点。所以，我已寄上一册，请您接受，我们讨论时我提到的许多段落，我已作了记号。您将会看到，如果我错了，我是故意错的，而不是由于不知道您和李嘉图先生拥护的学说。我深感遗憾，我们友好的争论现在已经结束。我希望，您明年春天来访问我们时，我们可以重新进行争论。我们必须当心不要陷入詹姆斯二世时代两兄弟的处境，一个是天主教徒，一个是新教徒，他们互相争论，直到使对方改变了宗教信仰为止。我查阅过您提供给马尔萨斯的关于科克德布赖特的资料，[②]我发现，关于工资已经增加了一倍，您是十分正确的，这是双方争论的"焦点"。由于您似乎发现，货币贬值是一切困难的原因，并使您躺在天鹅绒上，[③]请允许我奉上一个天鹅绒枕头，供您航行时使用。我看到，1783至1800年间，货币

① 信封上写着："弗里思街35号，约·拉·麦克库洛赫先生"。——编者

② 1760至1822年间科克德布赖特的工资表，见马尔萨斯的《价值的尺度》，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7页；参阅同页脚注和马尔萨斯致内皮尔的信，载《经济学杂志》，1897年，第268—269页。——编者

③ 意为"使您处于有利地位"。——译者

没有贬值，工资却上涨了25%至30%，因而按照大家公认的理论，利润必定下降了25%至30%。可是，一般都承认(利息率也证明)，利润已经增长了。请将这一点与您自己的和我的理论统一起来。您非常诚挚的

威廉·布莱克

波特兰广场

1823年6月30日]

# 531.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

[由532回答]

伦敦，1823年7月13日

我亲爱的马尔萨斯：

麦克库洛赫和我在分别之前，没有解决价值问题，它太难了，不能在一次谈话里解决。我听了他提出的有利于他看法的一切，我答应在我的假日里予以详细考虑。

他的意思与你说的完全相同：他并不认为，商品按照它们实际包含的劳动量互相交换。但他以一种商品作为一般的尺度，以它来计算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桶保存了3年的酒并不比一桶保存了一天的酒包含更多的劳动。但他说，由于时间而额外增加的价值，必须由用来支持劳动的同量资本在同样的时间内形成的积累来计算。一株生长了200年的橡树实际包含的劳动很少，但它的价值要由最初投入的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积累的资本来计算。事实上，他和你是在你最初的尺度上有分歧。我认为，选择一种需

要劳动和资本来生产的媒介，而不选择一种只需要劳动的媒介，除了商品一般都需要两者结合起来以外，除了一个近似于准确的尺度应当本身是在与它所衡量的商品有些相似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以外，他举不出其他充分的理由来。如果一切物品都需要完全同样数量①的资本和劳动以及同样长的时间来生产，则其中任何一件都是其余物品的准确尺度。但是，情况并不如此，而是变化无穷。所以，无论我们选择哪一件作为尺度，它只能近似于真实情况，而且我们必须举出充分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喜欢这一件。

我若拒绝承认我的货币尺度不能衡量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则我确实不够坦率。我曾一再承认这一点。我还准备承认，你的货币尺度可以准确地衡量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和利润合在一起的数量，但我的货币尺度也可以这样。它们都不能衡量商品中仅仅包含的劳动量，但是它们都可以衡量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和利润合在一起的数量。假定黄金在能够送往市场之前总需要一年的同样数量的劳动，你就说工资和利润的一切变动都不能以这一媒介来计算吗？你确实会说，那些变动之中有许多要归因于媒介的价值变动，而不归因于被衡量物品的价值改变，因为你认为这不能证明，总需要同样数量的劳动和同样长久②的时间来生产的一件商品是不变的。如果我承认你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我就有自由把同样的反对意见应用于你的媒介。一天的同样数量的劳动总生产一定的同样数量的黄金，因此你说黄金是一个不变的尺度。我发现这一黄金与另一商品相对地变动，那一商品总需要同样数量的劳动

① 在手稿上，"数量"一词拼写错了。——编者

② 先写作"数量"，后改为"长久"。——编者

和资本来生产。你说绝不是黄金变动，而总是那种商品变动。当你被问道为什么的时候，你回答说，因为劳动是绝不变动的。一国的劳动量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总使得雇佣劳动的基金数额完全相同，你却不顾劳动者的状况在一种情况下很悲惨，在另一种情况下很优裕，而告诉我们说，劳动的价值没有变动。我不能同意这种语言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你是否对，而不在于我是否错。

假定印度的一个人在一天之内能够开采的黄金数量与在英国的完全相同，而且两国之间的一切食物贸易遭到禁止。印度一个劳动者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少量大米和衣服，与英国一个劳动者所必需的小麦和衣服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但这种情况不会长期继续下去。一切工业品在印度会有相对高的货币价值，因而我们将输出工业品，并输入黄金;① 英国一个劳动者的报酬将是比他能在这里实际开采的数量大得多的黄金。除了依靠输入以外，英国不会获得黄金。在这种情况下，你将会说，货币在英国的价值低。如果所有的人② 都同意把劳动作为价值尺度，那你就正确了。但是，他们不同意这一点。由于我们将会发现，在英国，黄金比劳动相对地低的时候，它比各式各种工业品却相对地高，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黄金将被从印度购买。如果我们把这些商品作为尺度，我们就不得不说，黄金在英国低廉，在印度昂贵。你必须记住，争论点是，劳动是否正确的价值尺度，你一定不要把这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实，然后再用它来证明你的结论是正确的。

我们明天清晨离开伦敦，去盖特科姆。下星期我们期待舍

① 这里删去了“因而”字样。——编者

② 先写作“我们”，后改为“所有的人”。——编者

妹①及其家属同我们在一起。如果你和马尔萨斯夫人愿意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将留出一张床来。很抱歉，我不能邀请你们全家都来。

你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532．马尔萨斯致李嘉图

[答531—由536回答]

[巴思，圣凯瑟琳，1823年7月21日左右]②

我亲爱的李嘉图：

非常感谢你来信，并高兴地发现，你在假日里还对价值问题详加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你大概不会把我的话看作打搅你，这些话也许有助于说明这个普遍的问题，无论这种帮助是多么微小。

我不能同意你的这一想法：一个良好的价值尺度应当与它所衡量的商品在相似的情况下生产出来，这是重要的。在谈到的这种情况下，依我看，如果承认利润率影响商品的价值，也就是，如果象你在别处说过的，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和利润构成的，则部分地由使用了一定时期的资本构成的一件商品，就不可能适当地衡量各种商品自然和绝对的价值因利润变动而有的变动。假定，譬如说，衣料和黄金是在同样情况下，即使用了同样数量的劳动和资本以及同样的时间，生产出来的，而且利润都从20%下降到10%，则

① 汉纳·萨缪达；参阅本书第308页。——编者

② 日期只是大致猜测的。参阅结尾的那段话。——编者

十分明显，你的货币尺度，或黄金，就不能表示衣料中包含的劳动和利润的数量。这一数量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而你的尺度却一点也不能加以衡量，可是我的尺度可以准确地予以计算。

所以，整个情况似乎取决于这一问题：商品在生产出来的地方和时间，它们自然和绝对的价值是否由它们包含的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以及使用劳动的那段时间劳动提供的利润来构成。它们必须是这样构成的，这似乎是从大家公认的情况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得出的结论；大家公认，在与劳动有关而与资本或时间无关的地方，商品自然和绝对的价值将由它们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因为，如果在任何地方，不用资本生产的商品的自然和绝对的价值决定于它们所包含的劳动，则用资本和时间以及同量劳动生产的其他商品的自然和绝对的价值必定超过前一类商品，超过的数额正是各项垫支在这段时间内取得的利润，而且这些利润只能以劳动来计算，因为各项垫支只包含劳动。但是，如果在与时间有关的时候，各种商品自然和绝对的价值必须由劳动和利润来决定，还有，如果看来很清楚，一件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必定与它包含的劳动加上利润完全相同，则不容争论，一定量劳动必定总是具有同样的自然和绝对的价值，也就是，如果我们以同样的方式计算劳动的价值，象我们计算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那样，一定量劳动就总由劳动和利润合在一起的同样数量来构成。

我十分同意你的意见，我没有权利选择某一物品作为我的尺度，并用它来计算每样东西，除非我能表明它特别和显著地适合于这一目的。但是，在我看来，对于那些具备必要的初步知识并愿公正无私地适当注意这个问题的人来说，我已经这样做了。的确，我

认为，我在刚才作的简短说明里，已经这样做了。我承认，自从我的小册子出版以来，我所听到的一切使我根本不相信对我的简短说明会有一种有效的反对意见。

大家公认，在与时间无关的时候，商品的价值由它们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这就是我的基础。这一基础一旦得到承认，立即使得任意选择劳动作为尺度的一切想法都告结束。其他步骤推论下去就象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任何命题那样严格。几乎可以说是属于所谓直觉的证明，实际上是完整的，没有与它直接联系的表或其他部分。这些部分只是因为回答了下面的问题，而进一步证实了真理。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大家知道，劳动必需更多的劳动把它生产出来，劳动怎么会保持同样的价值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由于利润取决于总产品中归于劳动的比例，就必然发生这样的情况：额外增加的劳动量造成的价值的增加，正好被利润额的减少完全抵销，使劳动的价值仍然一样。

我承认，我感到有些奇怪，由于我的学说在劳动者的情况很不相同的时候使得同量劳动具有同样价值，你和麦克库洛赫就特别反对它，而按照你们自己的学说，美国劳动的价值实际上低于尼柔兰劳动的价值。可是，在我说如果输入或输出了某一数目的劳动者，劳动的价值仍将保持一样时，我表达自己的意思不够谨慎。只有在增加或减少劳动者人数影响到供给以后，这才是正确的。如果20人获得的谷物分配给10人，则10人工资的价值将大大少于用来生产工资加上利润的劳动量，反之亦然。象我在别的地方①（第30页）说过的那样，我的命题的正确性要求生产垫支的工资的

① 《价值的尺度》。——编者

劳动者的工资应与垫支的工资相同；除了很剧烈和不自然的变化以外，情况将总是这样，而且在我假定的例子里，第一年以后的情况也将是这样。

依我看，这一学说的唯一困难在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劳动效率不同。供求原理是一切价值的基础，根据这一原理，不同国家的商品并不按照它们在各个国家内自然和绝对的价值互相交换，这肯定是正确的。商品必定受到较高效率造成的较丰富产量的影响，也受到商业世界选择的实际价值尺度的影响。贵金属的分配对于调节商品实际交换比率具有重大作用，这一分配大受劳动不同效率的影响，虽然不完全受它影响。如果我们加上购买贵金属(的效率)，其实也可以说完全受它影响。

但是，所有这些影响在下列命题中都得到充分考虑。每件商品在它生产出来的国家和时间的自然和绝对的价值，决定于当时当地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和利润。每当有交换的时候，一切商品在相距遥远的国家或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的交换价值，都一概决定于它们自然和绝对的价值乘以一地的货币价值超过另一地的货币价值的余额，这是根据货币价值由各地购买货币所必需的劳动和利润的数量来计算这一假定。我承认，我不明白，我们怎么能在某一特定的地点或时间以任何其他方式计算货币的价值而接近于正确。我不能不把关于自然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这两个命题看作是很简单和很有用的。当然，在货币的价值相同时，自然价值也就是交换价值。

关于印度，你所说的话十分正确。没有一种获得贵金属的方式能够使贵金属在不同的国家保持同样的价值。正是由于这个原

因，我决不用货币来代替劳动。

恐怕我已使你感到非常厌倦了。我们于本星期五离开圣凯瑟琳去城里。我必须于星期一[1]在学院。我们非常感谢你的盛意邀请，但象往常一样，我们到假期末总是匆匆忙忙，不能接受你的邀请。

马夫人附笔衷心问候李嘉图夫人。

你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附言：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由于不能进行交换，我们只能以自然和绝对的价值作为参考。计算货币的相对价值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知道每个时期货币对自然价值没有改变的商品的不同购买力。

## 533. 李嘉图致特罗尔[2]

[答527—由547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23年7月24日

我亲爱的特罗尔：

我在伦敦居住的后期，忙于议会事务，实在没有时间写信给你。我除了经常出席下议院以外，还不得不每天去某个委员会，它

① 7月28日。学期于8月1日开始。——编者

② 信封上写着："戈达尔明，昂斯特德伍德，哈奇斯·特罗尔先生"，李嘉图写上"7月25日"而免费邮寄。

注意：第535号信是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写的。——编者

们一起完全占据了我的时间。但是，现在我又一次在乡间我宁静的休养地定居下来，想起了欠你的债，赶快把它还掉。

我感到遗憾，在6个月的选举运动期间，没有在伦敦更经常地看见你，特别是因为你没有给我来这里访问的希望。我知道，你作为一位乡绅，从事于有用的活动，公平地解决你比较贫穷的邻居们之间的分歧，尽可能制止错误的原理在你比较富裕的邻居们当中传播。可是，我希望在伦敦更多地见到你，因为在那里，我们遇到一系列各门知识的聪明人，并从我们不论正确与否的一切想法所遇到的积极反对中获得教益。你若最近曾在那里，就会遇见爱丁堡的麦克库洛赫先生，他是«爱丁堡评论»和«百科全书» 中许多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文章的作者。麦克库洛赫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知识渊博、热爱和追求真理的人，我想你会喜欢他的。他与布莱克进行了多次讨论，但未能使后者放弃他新近发表的意见。[①] 如你所知，麦克库洛赫与马尔萨斯有很大分歧，他们的会谈没有产生他们互相同意对方看法的效果。他出席了我们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上次会议，我们那天讨论的结果使他相信，就象我们全都早已相信，人们赋予价值这个字眼的相反的意义大大阻碍了这门科学的进步。[②] 马尔萨斯在谈到一件商品的价值增长或下降时，他用他自己提出的那种价值尺度来计算价值。麦克库洛赫、穆勒和我正在考虑一种很不相同的尺度。托伦斯和沃伯顿又有他们关于一种适当尺度的特殊看法。所以，在我们能够同意某种共同的尺度并

① 见布莱克的信，本书第286页。——编者

② 在1823年6月2日的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纳·威·西尼尔提出的："价值不增加，财富能够增加吗？"(«政治经济学俱乐部1821—1882年会议记录»，第59页。)——编者

用它来计算我们谈论的商品的价值变动之前，我们不能互相理解对方的意思。虽然这种共同的尺度并不准确，看来也不可能有任何准确的价值尺度。我希望这一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能达成几项好的谅解，因为大家似乎都承认，必须采用某种一般的尺度。我知道麦克库洛赫的注意力已转向这个问题，[①]我对他的准确精细抱有很大的期望。我知道马尔萨斯很充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但他的看法沿着一个特殊的方向发展，没有东西能使他改变方向。至于我自己，我也有意转过来思考这个问题，但我担心，我不能得出比我已经发表的、大家公认为不完善的结论更为正确的结论。

在我最近出席的一个委员会里，下议院指示我们研究爱尔兰穷人失业的原因和对这项弊端的最佳补救办法，大家都承认这项弊端是存在的。[②]这是一项许多人喜欢的、由政府把资本借给爱尔兰使人民得以就业的计划。我坚决反对这样的方案，我绝不会不提出我的反对意见。如果大部分爱尔兰议员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做，我们应当不仅给予大笔的救济贷款，而且以奖金和补贴来鼓励各式各种制造业。在其他方案当中，我们非常注意地聆听了欧文先生的方案。他向我们保证，如果我们给他 800 万货币，他将使爱尔兰现在和将来永远幸福。依我看，爱尔兰人与联合王国的其余居民不同，他们对自身的利益没有一种通常的开明的看法。他们没有耐心等待深思熟虑的有利结果这种想法。一个英国地主知

① 他打算为《英国百科全书补编》写一篇文章“价值”；见本书第 315 页。——编者

② 该委员会于 1823 年 6 月 20 日被任命（李嘉图于 6 月 23 日增补入该会）并于 1823 年 7 月 16 日提出报告。（见“爱尔兰穷人就业特别委员会报告”，附证词记录、《议会文件》，1823 年，第 6 卷。）——编者

道，如果他有权力决定地租，他就以非常苛刻的条件使他的佃户沦为乞丐，这对他自己不利。爱尔兰地主则不然，他们不仅看不到，鼓励佃户勤勉和积累的精神会给他们自己带来利益，而且似乎把人民当作习惯于各式各种压迫的不同种族的人。他们会为了目前的一点点地租，而一再分割他们的农场，直到他们从每个佃户那里收取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地租，虽然总额相当可观。他们把他们不得不凭借的收取这些地租的严酷[1]手段不当一回事，对它造成的个人的苦难也无动于衷。爱尔兰是一个受压迫的国家，不是受英国压迫，而是受它国内以铁棒统治它的贵族压迫。英国可以纠正它的许多错误，但对统治它的派别感到畏惧。

你对农业及其前景看法如何？萧条过去了吗？我们将会歉收吗？如果歉收，港口会开放吗？如果港口开放，地主和佃户的未来前景将会受到多大影响？这些是有趣的题目。没有疑问，你已经看到图克的出版物了。[2]我认为它们是很巧妙的。对于他特别注重的理论，你意见如何？那一理论是：在连续的许多年里，好季节和坏季节是相继交替出现的。他争辩说，在连续的20年里，你常会发现只有两三次好收成，也许在同样的年数里只有两三次坏收成。他使这个问题的科学部分非常困难，因为他不允许你根据对10年的产品的观察来论证。按照他的意见，你必须看一个30年到50年的时期的[平均][3]结果。

我周围的乡间是美丽的，但目前淫雨霏霏，[不]可能欣赏它。

---

① 先写作“痛苦的”。——编者

② 见本书第236页，注6。——编者

③ 在这里和下面，手稿破损。——编者

大量干草要被毁坏了。

西班牙战争即将结束，而在将来某个时机，由那里爱好自由的人们重新开始并取得更大成效吗？或者他们会极力抵抗法国人，延长战斗，而有机会最终战胜他们可怕的敌人吗？我担心他们的情况目前是无望的，但我相信强权不会长期继续压制正义的。

李嘉图夫人同我一起向特罗尔夫人竭诚问好。

永远你的

大卫·李嘉图

## 534. 特罗尔致李嘉图[①]

[由 535 回答]

昂斯特德伍德，1823 年 7 月 20 日

我亲爱的李嘉图：

"希望迟迟不能实现，心情沉重"，这是一种陈词滥调，但却是正确的。过去长时间里，我周复一周、日复一日地希望，我有收到你来信的快乐。我给你的上一封信是在今年 5 月写的，按照我们通信的常规，6 月未完，我就应该看到你的手迹。但是，天啊！自从我愉快地收到你的信以来，整个季度已经过去了，因为你上一封信的日期是 4 月 24 日！！！[②]

我知道，你经常密切注意你在议会的责任，使你在开会期间没

① 信封没有见到。它是寄往伦敦给李嘉图的，再转到盖特科姆（见李嘉图的回信）。——编者

② 李嘉图的这封信没有见到。——编者

有什么闲暇。但那极少的闲暇我已享受到一部分，就不能满足于损失我所惯有的特权。可是，现在会议已经结束了，你又成为你时间的主人，我盼望你弥补你的长期沉默，写信还债。

回顾上次会议期间议会的活动，我认为，整个来说，对议会的活动方针不可能不感到喜悦。

显然，比以前各次表现出来的更为开明的精神，更适合于时代气息的精神，影响了议会的决定。爱尔兰占据了你们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那个不幸的国家的状况艰难困苦，又不能立即得到补救，可是，显然，议会通过的关于爱尔兰的措施最终必定产生很大的利益：较为开明正确的政策的种子已经播下去了，在适当的时间必定生产出适当的果实来。

关于我国的商业和国内事务，一种相似的精神决定了通过的措施。新的活动方针已经制订；许多事已经做了，还许诺了要做更多的事；作出这项许诺的精神为它在将来实现提供了充分的保证。

长期束缚商业的不合理的和有害的桎梏，已在许多事例里被打破了；尽管还有残余的偏见，桎梏必定不久要被完全去除。曾经长期玷污我们法规典籍的许多血腥的和不公正的法律已被废除，这表现出改进我们刑法的真诚决心。立法机构已在考虑其他重要措施；我认为，议员们可以自豪地回到他们的选民那里去，因为他们为了国家的幸福和繁荣而进行治理。

同时，国家确实迅速繁荣起来。我认为，整个来说，我们已经历了一切困难，保证国家继续繁荣所必需的只是继续和平和我们统治者的常识，这样说并不是太过分。

我预料谷物价格不会有很大变化；我希望谷价保持现在的水平。这些价格足以给应当继续耕种的一切土地的耕种者以适当的报酬。即将到来的收成不会是大丰收；如果天气有利，也不会是歉收。

我要知道你认为马尔萨斯的《价值的尺度》如何。

特罗尔夫人同我一起向李嘉图夫人和全家竭诚问好，我永远是，我亲爱的李嘉图，

你非常真诚的

哈奇斯·特罗尔

## 535. 李嘉图致特罗尔[1]

[答 534—由 547 回答]

1823 年 7 月 24 日[2]

我亲爱的特罗尔：

我正要将我的信付邮时，收到你 20 日来信，它与一件每周的急件和包裹由马车从伦敦我家带来。我感到高兴，我收到你来信之前已经写信，你可以看到，我是记得你的。

关于即将获得的收成，你已回答了我一些问题。我十分同意你的意见，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既不太高也不太低的价格。但在现有的谷物法之下，我们能长期有这样的价格吗？我认为不能，我一定竭尽全力使谷物法得以修订。

---

① 大概是附在同一天写的第 533 号信里。——编者
② 先写作“25 日”。——编者

你因为议会具有比以前更为自由的精神，而对我们予以赞扬，你的某些赞扬我们是当之无愧的。我希望我们将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上废除某些束缚商业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直到一切桎梏都被去除为止。我离开伦敦以后，赫斯基森做得很好，拒绝与上议院关于斯皮特尔菲尔兹的地方长官干预工资的修正案发生任何关系。那项提案已被弄得十分糟糕，里面没有留下值得保留的东西。①

你问我，我认为马尔萨斯的《价值的尺度》如何。我在我的信里已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你的问题，因为我告诉过你，一个好的价值尺度是我们所知甚少的物品之一。马尔萨斯是可以反对的，因为他的尺度不是不变的，而价值尺度应当是不变的。

假定一场瘟疫夺去了我们1/4的人口，与一切商品相比，劳动要上涨。马尔萨斯要把这叫做商品价值下跌，其实除了劳动的供给以外，没有东西会改变。马尔萨斯反对我的价值尺度，而且反对得很正确，因为价值尺度本身与它衡量其价值的商品不是在同样情况下生产出来的。他说："你的货币是以一定份额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生产出来的，而你用这种货币来衡量以另一种很不相同比例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生产的商品的变动。"他没有陷入同样的错误吗？他的货币仅仅是劳动生产的，而他把它作为尺度来衡量以各式各种比例混合在一起的资本和劳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在人民以吃大米或马铃薯为生的国家里，劳动的全部产品的一小部分可以支配大量的劳动，我们不按照事实看起来那样说，劳动在那些国家低廉，在英国昂贵，而必须说，商品在那些国家昂贵，在英

① 参阅《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1页。——编者

国低廉，虽然商品的货币价格是一样的。这当然不能是正确的。

永远你的

大·李

# 536．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 532—由 540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1823 年 8 月 3 日]

我亲爱的马尔萨斯:

几乎[②]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由劳动和利润构成的，但在选择一个价值尺度时，它并不必需具备一种性质，这种性质决定被衡量商品的价值有多大比例属于工资，多大比例属于利润。你指责我提出的尺度不能做到这一点，而喜欢你自己的尺度，因为它能做到这一点。现在由于我并不认为这一性质对于价值尺度是重要的，我将不因为我的尺度不具备这种性质而为它辩护。依我看，这种考虑与讨论的问题完全无关。

我相信，我们都同意，一件物品本身没有价值，就不能成为价值尺度。我相信，我们还同意，要成为一个好的价值尺度，它本身应当是不变的，还有，在挑选一件物品而不挑选另一件物品作为价值尺度时，我们必须说明这样挑选的某种充分理由，因为如果没有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东印度学院，托·罗·马尔萨斯牧师”。李嘉图写上“明钦汉普顿，1823 年 8 月 3 日”而免费邮寄。

另有一份草稿，由李嘉图附寄给麦克库洛赫，信封上写着姓名地址，且要免费邮寄，里面的日期为“盖特科姆庄园，1823 年 8 月 2 日”。草稿上有几处文字上的出入和修改。——编者

② 在草稿上，“几乎”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充分的理由，这种选择就完全是任意的。现在你提出的尺度具有价值，所以就不会因为缺乏那种性质而遭到反对。但我认为它并不是不变的，而且从你在上一封来信中所作的让步来看，你似乎放弃了你的尺度，因为你说，“在你说如果输入或输出了某一数目的劳动者，劳动的价值仍将保持一样时，你表达自己的意思不够谨慎。”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让步，我认为完全推翻了你的尺度，因为，如果对于输出或输入的劳动者来说，这是正确的，那么对于在国内出生或死亡的劳动者来说，这一定也是正确的。如果济贫法鼓励了不慎重的婚姻，人口变得过多，它对劳动的价值的影响同输入劳动者的影响完全一样。如果发生了一场瘟疫，许多劳动者死亡，这就如同输出劳动者一样。还有，如果人民受过良好的教育，知道对于增加他们的人数要有戒心和远见，谁会说这对劳动的价值的影响与输出劳动者的影响不一样呢？我认为你作出这种让步是不慎重的，这与你平时的做法大相径庭。你允许我们进入你的城堡和堵住你的全部大炮。诚然，你还加上：“只有在增加或减少劳动者人数影响到供给以后，这才是正确的。”什么时候供给才不受增加或减少的人数影响呢？由此得出的结论并不会帮助你，因为你说：“如果 20 人获得的谷物分配给 10 人，则 10 人工资的价值将少于用来生产工资加上利润的劳动量，反之亦然。”什么利润？它也许曾经是 50%，由于上面提到的情况而可能下降到 5%。在这个地方，你谈到利润，好象它是一个固定的数额，而忘了，在工资上涨时，利润下降。此外，我不会承认 20 人的劳动获得的谷物作为工资给予 10 人这一过分夸大的假定。但我愿意假定，20人获得的谷物足以支配 30 人的劳动，但由于劳动的供给减少，同样人数获得

的这同一数量的谷物作为工资给予22人。我问你，在这一例子里，谷物的价值是否按照30对22的比例下降？你若说，是，则你不承认，劳动的价值可以由于输出劳动者而上升。你若说，否，则你的尺度就完了，因为你承认，商品并不按照它们能够支配的劳动量来变动。我看不出你将怎样从这一进退两难的困境里解脱出来。我不能发现贵金属在不同国家的价值与这个问题能有什么关系。一匹毛呢或一匹棉布在印度比在英国能支配更多的劳动。对这一点，我们是意见一致的，但对这一事实的解释，我们意见不一致。你说一匹毛呢，或棉布，在印度比在英国价值更大，你的证明是，它在印度能支配更多的劳动。你会这样说，虽然毛呢和棉布都是从印度输往英国，从它们是昂贵的国家输往它们是低廉的国家。相反地，我说，不是毛呢和棉布在印度昂贵，在英国低廉，而是劳动在印度低廉，在英国昂贵，毛呢和棉布要从印度来英国，虽然地球表面上没有黄金和白银这样的商品。我还要说，从你所作的让步，你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为你必须承认，使英国劳动者满足于印度所支付的中等的食物报酬，就可以象输入劳动者那样，在英国有效地使得劳动低廉。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那我要问，你为什么拒绝这样做。我要求你指出，从国外供给劳动者从而降低食物报酬，与从人口本身供给劳动者从而降低食物报酬之间的区别。在你选择的价值尺度经不起仔细考察时，能说你为你的选择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吗？你一再地说过，投入了一定量劳动的商品总可以换得相同的数量，再加上一个额外增加的数量，这一数量构成垫支上的利润。现在我把这看作你的主要命题，按照你自己的看法，你尺度的正确性必须取决于它的正确性。于是，每件商品都换得两个劳动量，一个

等于它实际包含的量，另一个等于利润可以支配的量，这是正确的吗？我说，这不正确。今年谷物低廉，我必须以一定量的谷物取得我制造的商品中包含的10人的劳动，但是明年，当我将商品拿到市场上去时，谷物贵而工资高，因而，为了取得一定量的劳动，我必须比谷物多而工资低时付出更多的制成品。如果谷物低廉，而且工资低，我的利润就会高，因为它现在低。我要知道，在这两种情况下，该商品是否确实换得上述两个特定的劳动量。你回答我的问题说，你总将第一个数量保留一些，在这一数量以上的一切你都叫做利润。但我争辩说，一定价值的劳动已经耗费在商品上，当商品到市场上时，它换得另一价值的劳动，这是超出商品耗费的劳动以上的余额为什么小的唯一原因。它为什么小，那只是因为劳动的价值高。你说，没有这样的事，劳动是绝不变动的，可是你不能不承认，如果谷物丰盛而且① 工资保持不变，工业品就会换得更多许多的劳动。你说："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大家知道，劳动必需更多的劳动把它生产出来，劳动怎么会保持同样的价值呢？"你一定是指"把支付给劳动的报酬生产出来"。你还加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由于利润取决于总产品中归于劳动的比例，就必然发生这样的情况：额外增加的劳动量造成的价值增加，正好被利润额的减少完全抵销，使劳动的价值仍然一样。"老实说，我不理解这个答案。我们是在研究应当赋予"价值增加"、"价值减少"这些字眼的意义。你告诉我，价值增加是指支配劳动的能力增加。我否认这一定义是正确的，因为我否认你选择的标准尺度是不变的。你为

① 在草稿上，这里加上了"以谷物计算的"字样，但在最后的文本里，删去了这些字。——编者

了证明它是不变的，而谈到总产品分配的比例，如果工资较多，则利润较少。这一切都是正确的。但你证明了这一命题与你价值尺度的不变性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在你的答案里，你使用了“价值增加”这个字眼；这是用字眼本身来解释需要被理解的字眼的意义。如果你以为麦克库洛赫和我反对你的学说，是因为它在劳动者的状况很不相同的时候，使得相同的劳动量具有同样的价值，那你就误解了我们的反对意见。我们不是因为这一点而反对你的学说，因为，如你正确地说过，我们自己的学说也需要承认这一点。但我们反对你这样说：无论由于什么原因，劳动者的状况都可能恶化，而他们总是获得同样的价值作为工资。在我们的劳动者状况不好的时候，虽然（我们说）他们有同样价值的工资，利润必然很低。按照你的学说，不论利润是2%，还是50%，工资都是同样的价值。

我想，我已向你表明，你的长信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写了一封更长的信，这对我来说真是一项困难的任务。然而，我只是在我的使命上艰苦劳动，试图理解政治经济学中最困难的问题。我迄今所做的一切使我越来越相信，要找到一个不容反对的价值尺度是极为困难的。对于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建议，①就我能够考虑到的来说，我对它是不满意的。他们为我的尺度极力辩护，但他们没有真正消除所有的反对意见。可是，我相信，虽然我的尺度不是没有缺点，它却是最好的。

---

① 他们建议考虑，“一个人的劳动和一架机器的劳动”是“完全相同的”（见本书第346页）；在他们看来，定义这样改变，就可以消除对于以一件商品包含的劳动量作为价值尺度的反对意见。关于这一理论，见麦克库洛赫的第546号信，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第102—103页，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纲要》第2版，1824年，第95—99页。——编者

真遗憾，你不能抽出几天来访问我们。你若在我们进城之前来盖特科姆，我将非常高兴看见你。

我写了几页支持我关于国家银行的计划，旨在证明，撤销英格兰银行，国家不会损失丝毫的利润，这一变化的唯一影响将是把英格兰银行的一部分利润转移给国库。

李嘉图夫人同我一起衷心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永远你的

大卫·李嘉图

# 537. 李嘉图致穆勒[①]

[由539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23年8月7日

我亲爱的先生：

由于您处没有信来，我猜想一定是我首先开始我们的通信。可是，我要求您早日回信，因为在您亲自在盖特科姆露面之前，写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最近美丽的乡间使您大饱眼福，我就不敢期望我们的乡间会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在我们散步的途中，您将会看到某些使您羡慕的东西，您上次访问期间，那些已列入参观计划，现在它们已大有改进。我们的种植园也大有进步，我没有注意看过多尔金和莱瑟黑德的美景，所以，在我的眼里，我们的树林、水和小树丛是赏心悦目的。我们有大雨滂沱这共同的命运，不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东印度公司，詹姆斯·穆勒先生"。——编者

过中间也有天气好的时候。雨天有一种好处，我们的草长得很茂盛，看上去绿油油的，我们的牲畜感到满意和快乐。我不知您是否知道，李嘉图夫人费过不少心血，用我们住宅前面当中的那口池塘养她的金鱼和银鱼。为了使那些鱼不受闯入池塘的海鱼干扰，在鱼放入之前，先将池塘排干，2 或[ 3 ][①] 年前雇用了许多人 6 个星期，将池中积存的淤泥清除干净。

采取的预防措施还不止这些，因为从上面那口池塘流过来的水，不仅要通过一道栅栏，而且还必须通过一块有无数小孔的铁板，使其他零散的鱼不至与金银鱼苗混杂在一起。李嘉图夫人把她喜爱的鱼迁入它们的新居之前，有少量的鱼暂时住在一些玻璃缸里。她看到有 3 条鱼的颜色比金鱼浅，她把它们拿给我们看之前，让其中的两条随其他的鱼一起放入池内。在那两条鱼已进入舒适的住处之后，她才把第三条拿给我们看，那时我们一致确定它是一条鲈鱼。可是，已经犯的错误无法弥补了，从那时以来，那两条鲈鱼一直自由自在地在那里生活。前几天，李嘉图夫人认为，她看见了那些鲈鱼当中的一条。她相信，专门垂钓几次就可以使她消除这些不受欢迎的入侵者。萨缪达先生[②] 曾在上面那口池塘里，施尽了他的本领去抓鱼，徒劳无功，没有一条鱼上钩，可是他被指定为向那两个入侵者开战的战士。他在较早的钟点开始工作，准备耐心等待结果，但他刚投下鱼钩，就有一条鲈鱼被平安地钓上岸来。他再次投下鱼钩，过了一分钟，又出现了第二条鲈鱼。几乎不需要再试了，但为了慎重起见，再次投下鱼钩，又抓到第三条鲈

① 手稿上漏掉了。——编者

② 李嘉图的妹夫。——编者

鱼，他这样继续进行下去，直到抓到 50 条为止。翌日上午，他再次开始战斗，又抓到 40 条。从那时以来，他还进行过攻击，并获得成功，虽然不象以前那样大。李嘉图夫人十分失望，不知道该做什么来保护幼小的金鱼和银鱼不受这些贪婪的入侵者伤害。

对于我们的不幸来自何方，我们意见纷纭。在这件事情上，李嘉图夫人似乎拥护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理论，坚决声称，抓到的和留在池塘里的鲈鱼全都是最初那一对的后代。其他人认为，尽管采取了预防措施，有些鱼卵或幼鱼找到了从上面那口池塘进去的途径。我们要求您把一种关于这个问题的良好理论带来，首先要确定，鲈鱼是否幼小的金鱼的死敌。

我们在这里以来，已见过我们大部分邻居。他们大部分硬要承担起在上午访问我们这项令人讨厌的义务，我愿意发给他们免去这项义务的许可证。他们都是些心地善良的人，我切勿因为需要我作出一点微不足道的牺牲而发牢骚。我们非常怀念我们可怜的朋友史密斯；我们总是很高兴同他在一起的。我们的女孩子们和男孩子们都曾经同我们在一起；有一次他们全体同时在这里。现在克拉特巴克夫人住在离盖特科姆不到 18 英里的地方，这使我们经常看见她非常方便。

我切勿漏掉向您提到那些学校。它们都进行得很好。两所学校总是满员，许多男女儿童在等待入学的空额。高年级的男女儿童读、写、拼音和计算都很好，不断地有许多儿童在这几门学问已相当熟练之后离开学校。考虑到我有时不在学校而不能对它多加注意，教师是干得很好的。我支持这些机构而为此地提供实际的服务，我不禁沾沾自喜。

我花费了几天时间写了一篇简短的论文，证明政府成为纸币的唯一发行者是切实可行的。我深信，可以根据这样一项计划，任命一些委员们来管理这整个事务，大臣们对他们的、使他们偏离自己责任的影响，比大臣们已经拥有的、对英格兰银行实际施加的影响要小得多。

马尔萨斯写给我两封长信，① 为他的价值尺度辩护。他的论点不大使人信服。要找出他命题的前提和结论之间的联系确实常使我感到迷惑。表明在寻找准确的价值尺度的道路上实际的困难是什么，将是对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实际贡献。我们终于只能有一个近似于正确的价值尺度，它一定是最好的，它本身最不容易变动。我相信，我们已经找到最好的了，但还需要多说一些来证明它是最好的。我希望我能完成这项任务，但必须有一支更能写的笔来承担它。

请记住，我们将在 9 月的初期恭候您，并希望看到您能尽量带来的家人。李嘉图夫人已经表示希望见到穆勒夫人，我的愿望与她的完全相同，我希望这是不需要我说的。她若来，我们将竭力使她对她的来访感到愉快。李嘉图夫人和我的女孩子们附笔衷心问候。

永远您的

大卫·李嘉图

① 第 532 号信和一封更早的遗失的信。——编者

# 538. 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①]

[由 541 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1823 年 8 月 8 日

我亲爱的先生:

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威格拉姆先生终于寄给我关于茶叶销售的文件,现在附上。我希望它适合您需要它的目的。[②]

我一直在考虑困难的价值问题,但我不能满意地找到走出迷宫的道路。我收到马尔萨斯关于这个问题的两封长信,我附上他最近的信和我的回信,[③]这可能帮助您了解赞成和反对马尔萨斯学说的意见。您读过后,请付邮寄还,但当心您的包裹不要过重。我并不急于要我的回信,因为这是一份复本。[④]我还希望您寄下书面的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认为,《百科全书》中您论政治经济学的文章里,您对待我们反对者的论点不十分公正。关于在地窖里贮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劳动方面花费了也许还不到 2 先令后来却值 100 镑的橡树,我不能克服这一困难。以我们这样的价值尺度来计算所有这些并无困难,但困难在于表明,为什么我们

① 信封上写着:“爱丁堡,巴克留广场,约·拉·麦克库洛赫先生”。——编者

② 附件尚付阙如。麦克库洛赫正在为《爱丁堡评论》1824年1月号(第8篇)准备一篇文章,论“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茶叶的价格”。无疑,他在第459页上描述的就是威格拉姆的文件:“现在我们拥有一份正式的账目,从 1820 年的第一次销售开始,到 1823 年的第二次销售为止,附有一份说明,关于东印度公司每季度售出的各式各样茶叶,茶叶的收购价格,茶叶的实际销售价格,售出总量和经销商们在公司定的最低价格拒收的数量。”——编者

③ 第 532 和 536 号信。——编者

④ 见本书第 302 页,注 1。——编者

固定在那一尺度上，而且在于证明，它本身是不变的，一个价值尺度必须本身是不变的。

我写了一篇关于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的短论文，[①] 我在文中力图表明，建立这样一家银行，除了英格兰银行和国内纸币的其他发行者以外，没有人会受到损害，这些银行无权获得可以与铸币税媲美的利润。

我每天都盼望您来信。我希望不久就收到您的信。我家的女士们向您竭诚问好，小女玛丽特别感谢您费心使她理解政治经济学。她感谢您论这门学科的优秀文章，它已平安地寄到。[②]

永远您的

大·李嘉图

# 539. 穆勒致李嘉图[③]

［答537—由548回答］

东印度公司，1823 年 8 月 8 日

我亲爱的朋友：

我心中的日历上已定于今天写信给您，赶在您的信前面。我

① 在李嘉图去世后于 1824 年出版。——编者

② 也许是«英国百科全书»中的文章，见本书第 260 页。——编者

③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大卫·李嘉图议员先生"。

信封的一面有附言，另一面有地址。由于信封上盖有缩写字母"JSM"的图章，这个信封曾被看作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封独立的信(参阅本书第 366 页，注 1)；可是，笔迹无疑是詹姆斯·穆勒的，而且信封上的邮戳(1823 年 8 月 8 日)与信的日期一致。——编者

留在多尔金直到星期三上午，并推迟写信直到我进了城，这使我对于来盖特科姆可以说得更准确一些。

我必须首先告诉您，我在多尔金一直在工作，我认为是为了良好的目的。去年我做了许多事来说明归入思想这一标题之下的一切现象。[1] 最近几周，我一直在论述这个问题，研究了一切所谓智力现象(还剩下道德现象)。您知道，我的意见是，那些现象都可以根据哈特利的原理来予以阐释，而且可以令人满意地表明，它们只不过是感觉和观念——这些感觉的复本——由联想而进行各种组合。我认为，现在我已做了这一令人满意的说明，没有留下一点是可以怀疑的，或可以争论的，只有那些受以前的联想支配而不具备打碎他们的枷锁所必需的注意力的人才会来争论。经过以基本的方式解释了感觉的现象，感觉的再现，观念，还有联想的规律和命名的方法以后，我把这些基本要素加以应用，并考察它们能够多么深入地说明包括在想象、记忆、信仰、判断、推理、抽象等标题之下的一切复杂现象。除了约翰以外，没有人看过这些文稿，不过他的智力已经完全成熟，足以判断它们。在他看来，这些说明容易理解，而且完全令人满意。我毫不怀疑，在您看来，它们也同样如此。老实说，我的论证比我敢于期望的更为简短、简单和明确得多。我希望得到您对它的意见。如果我能把它重抄一份，使您能读它，我将寄上。全部稿子篇幅不大；在为公众而把它重写一遍时，需要把它大为扩充，并举例说明，使它通俗易懂。在它目前的形式下，分

---

① 1822 年夏季，穆勒第一次在多尔金度假，他开始写《人类心灵的分析》；他在八年里，在多尔金度假期间都在写这本书，并于 1829 年出版。(见约·斯·穆勒：《自传》，第 68—69 页。)——编者

析是按照我逐步前进时呈现在我面前的原形来进行的。我打算下一步说明**愿望**和通常归入它名下的各种不同现象，如欲望，激情，等等，苏格兰和其他的哲学家们把它们叫做“心灵的活力”。这将是容易的，等这个做完，我们称为心灵的东西就全部得到了解释。那时我将自认为对于光明的事业作了不小的贡献。我忙于我的这项工作，不能离开多尔金。不过，另外还有一个理由。麦克库洛赫[①]和我必须安排我们的事务，使我们两人当中总有一人在这里。当业务工作来时，他不可能在他和我原已约定的时间离开，而使我现在可以有一半假期，在9月下半月有另一半假期来盖特科姆。我在多尔金逗留并无损失，因为现在我来盖特科姆的时间必须推迟几周，超过了我希望能同您在一起的时间。由于我的逗留将要缩短，我将独自前来。我将在表面上给您一周，我将使那一周几乎成为两周，因为我可以在一个星期三的晚上乘马车来，还可以在第二周星期二的整个晚上同您在一起。我感到遗憾，我将不在您处乡间最美的时候来看它，但我来同您们——我亲爱的朋友们——欢聚。不管别人如何，我将是快乐的。我内人要求我感谢李嘉图夫人希望见到她和女孩子们的盛情。至于她，她不打算这样快就给小家伙[②]断奶，也不容易把小家伙留在多尔金她身边的人手里。我们只好再看将来的时机。我自己向李嘉图夫人衷心问候，并深致谢意。再说点感谢的话，请告诉她，海龟秩序井然地到来，这对于一些从伦敦来同我们住在一起的朋友们来说，真是件快乐的事，他们都举杯祝她健康。告诉青年女士们不要忘记我，也不要因为

① 威廉·麦克库洛赫，那时穆勒在办公室里仅次于他。——编者

② 玛丽，穆勒夫妇的第八个孩子，于1822年出生。——编者

我不在而使我失去一点她们对我的感情，因为我不能容许失去一点点。她们可以放心，我对她们的感情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我很高兴听说，您已着手写您想写的论文，毫无疑问，您将会证明您的计划的优点。① 可怜的马尔萨斯和他的价值尺度！我越来越感到满意，您对这件事情的说明是正确的，麦克库洛赫和我都采纳您的说法。它只需要比我们任何人已经做的略好一些的表述，来使大家都感到满意，马尔萨斯和托伦斯除外。麦克库洛赫给我以这样的希望：他将特意在《补编》中写一篇文章“价值”。② 他还告诉我，您将执笔在手，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您对于把您想得很清楚的内容清楚地写在纸上感到绝望呢？为什么对于做任何事情都感到绝望呢？您谈到的那支能写的笔在哪儿呢？日内我将在这个问题上试我的笔。我们三人当中必须有一人来做这件事，否则它就做不成了。让我们都来尝试，我们可以采用最好的。

我刚读过一大套伏尔泰著作集中伏尔泰和达朗贝通信集的最后两卷。我认为，它会使您很感兴趣。它包含那时法国文学史上某些最有兴趣的地方，那一历史最有兴趣的部分之一，还有关于人类心灵的状态的许多资料，以及对人类心灵起好的和坏的作用的媒介。总之，我郑重地建议您阅读它。您读过伏尔泰的许多著作后，会得到很大的享受，并受到一些启发。就风雅和才智来说，它们几乎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在倾向上，往往令人羡慕。

您无论做什么，总要首先考虑到宏伟的事业。在从事公共事务的人当中，只有您彻底懂得良好治理的实际原则。所以，只有您

① 关于国家银行的计划。——编者

② 《英国百科全书补编》没有刊登题为“价值”的文章。——编者

能成为那些原则的真正捍卫者。

永远您的

詹·穆勒

关于那些可怜的鱼，我必须说几句。我想，错误在于没有使得饲养金银小宝贝的池塘比其余的池塘高。因为这些贪婪的鱼的卵非常小，凡是水能流过的东西，它几乎都能穿过。较强的鱼肯定会吞食较弱的鱼的卵，虽然可能不吃掉成鱼，我担心它们会阻碍喜爱的鱼繁殖。它们全都互相吞食幼鱼。萨缪达先生得到多好的运动！多么快乐！

## 540.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 536—由 542 回答]

东印度学院，1823 年 8 月 11 日

我亲爱的李嘉图：

非常感谢你来信，向我表明我作了轻率的和不必要的让步。我写信给你的时候，我想到的变化剧烈的情况——由于劳动者大量死亡或输出，20 人获得的食物由 10 人来分配——欺骗了我自己。那时我没有看到，那一年将没有利润，而将有很大的损失，没有由于利润而增加什么东西，而是用于获取食物的劳动将大为减少，这将使这件事完全合乎要求，即使根据一个这样过分夸大的假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大·李嘉图议员先生"。

这封信被寄给麦克库洛赫（见本书第 331 页，注 2）并由他保存。——编者

定。可是，如果说我拘泥于我的让步，你却从我的让步作出了远远大于它可以保证的推论。事实上，它只是假定了从劳动者食物的生产到食物作为工资支付这一段时间里发生的非常剧烈和突然的变化这一情况里的一个例外，这段时间很少会有一年之久，它的影响在这段时间结束以后就完全消失了。所以，这一让步既不适用于人口的自然增殖，也不适用于人口增殖率由于节制生育而下降。但是，实际上，我发现没有需要作出让步的时候。

我没有因为你的尺度并不决定一件商品的价值有多大比例属于工资，有多大比例属于利润，而挑它的毛病。我并不认为我的尺度可以决定这一比例，虽然价值总等于二者之和。但我发现你的尺度有毛病，因为它随着其他商品的利润变动而变动，因而不可能相当准确地衡量这些变动。

你说你不能发现不同国家贵金属的价值与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我承认，这使我相当惊讶。你提出了以一种特殊方式获得的贵金属构成的价值尺度，依我看，你就不得不向你的读者提供一种办法，把货币保持同样价值时劳动的高价和货币价值低所造成的高价区别开来。毛呢和棉布在印度耗费的劳动是在英国的四、五倍，你真的会说它们在印度并不昂贵吗？虽然按照你自己的计算方式，也许并不容易表明印度劳动的价值低于美国，你也会说同量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的巨大差异完全是印度劳动自然地低的价值造成的吗？诚然，我相信，美国的利润较高，因而印度劳动的价值应当较低。如果没有贵金属，虽然同类的交换可能发生，这些交换的比率将会如何，我们不参照具体事实，就没有什么概念，这些事实表明，在商品的产地，货币对劳动的比例极其强烈地影响了这

一比率。作为一位政治经济学家，你是否必须表明，美国和印度劳动的货币价格的这一巨大差异，是各国生产工资所需要的劳动量不同，或货币价值不同造成的？还有，你没有预料到应当表明，怎样计算不同国家的货币价值吗？

你否认每件商品都换得两个劳动量，一个等于它实际包含的量，另一个等于利润可以支配的量。可是，你举出的例子（虽然它由于涉及货币价值的突然变化而显得特殊）似乎丝毫也不支持你的反对意见。你实质上说，支付了普通工资一年以后，如果第二年谷物变得昂贵，而且工资上涨，商品就不能支配我命题中所说的劳动量。但是，如果我们以生产一件商品所垫支的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的数量和商品售出时它所值的劳动之间的差别来计算利润，商品就肯定能支配我命题中所说的劳动量。我还要请你来判断，这种计算利润的方式是否比甚至用货币来计算还**自然**和**正确**得多，货币的价值在那短暂的时间里是可能发生变化的。当一个人继续雇用同样数量的劳动来经营他的事业时，他的利润竟使他无以为生，这算什么利润呢？让我们假设，他雇用了 10 个劳动者，每人 10 镑，他的商品售得 110 镑，他似乎赚了 10%。但是，如果第二年他不得不为同样数量的劳动支付 110 镑，显然，他赚得的只是名义的而不是实际的利润。要是劳动的这一价格继续不变，他必然要放弃他的事业，除非他商品的货币价格上涨。这表明，每当货币的价值有可能改变时，以劳动，而不以货币，来衡量价值和利润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以垫支的劳动和商品可以支配的劳动之间的差别来衡量利润（并把货币这一可变的物品除外），我就要问，我们怎样才能只根据公认是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的实际垫

支来计算利润。在我看来，这象太阳一样清楚，如果象你在来信的开头所说，价值是由劳动和利润构成的，则支配同量劳动的可变的工资必须价值相同，因为工资在其生产过程中总要耗费同量的劳动，再加上那一劳动上的利润。你的学说是，当更多的劳动用于生产工资时，工资的价值就增长。我十分同意你的意见，就工资的一部分价值转变成垫支的劳动来说，工资的价值确实增加。但你陷入了把工资的价值看作仅由劳动构成而不由劳动和利润构成这一重大错误，而你正确地说过，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由劳动和利润构成的。但是，由于劳动的工资象其他商品一样，无疑是由劳动和利润构成的，当你说你不理解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的不变性和我的命题之间的联系时，我简直不能想象你对这个问题究竟怎样看法。我的命题表明，当一定人数的工资中包含的劳动的实在价值[①]增加时，利润的实在价值（它们全部价值的另一组成部分）以完全同样的程度减少。如果这两个命题能被适当地看作彼此没有联系，我在这些问题上真不知如何是好，而且不能希望再说什么来表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可是，我愿意再补充一句，在我看来，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你的命题相同，你的命题是关于与贵金属以同样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是不变的，利润的价值下降与同量劳动的货币价格上涨在程度上是相同的。这种情况贯串在你的书里，在这种情况下，你使利润的下降阻碍商品的价值上升，否则，由于你所说的同量劳动的价值上升，商品的价值就会上升。我承认这些前提，就应当承认这种联系是完全的和令人满意的，而且这样的商品将保持同样的价值。那么，我就要问，为什么同量劳动的工资的不变

① 原文为 positive value。——译者

价值和利润的价值下降之间没有联系呢？利润的价值下降阻碍同样人数的工资上涨，否则，由于生产工资所需要的劳动量增加，工资将会上涨。

你说："在你选择的价值尺度经不起仔细考察时，能说你为你的选择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吗？"毫无疑问，你有充分的权利对我的一切理由挑毛病。我可以诚实地向你保证，你越是严格的考察它们，你就越使我高兴。但我并不认为我接受你在别的地方似乎对我作过的指责，你指责我把价值的增加下定义为支配劳动的能力增加，而没有提出这样下定义的理由。劳动的价值不变确实是我的结论，但绝不是我从它出发的定义。在我看来，这一结论是按照最严格的方式，从你和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们所作的让步得出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公认的。我向你承认，对你所说的一切予以极大的注意以后，我认为这一结论是可以不受你指责的。如果它是可以受到攻击的，那一定是受到对你的体系和我的体系同样适用的武器攻击，而且那些攻击否认绝对价值的存在。但这毫无疑问要把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弄模糊，而且是采取一种在我看来根本站不住脚的立场。

需求和供给是一切交换价值的真正基础，在不涉及其他事务时，劳动是交换价值的正确尺度的唯一理由是，同种类和同数量的劳动所产生的供给，平均起来，与对它们的需求是同比例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同国家的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劳动在体力上很不相同，则同样天数的不同种类的劳动的产品就不会与需求是同比例的，因而不会互相交换。但是，仍然可以恰当地说：对于社会的自然需要和人数来说，一个人一天只工作 6 小时获

得的产品，比一个人一天工作12小时获得的产品，会更为稀少和更为昂贵，因此，说在第一种情况下产品较贵，比说劳动较便宜更为恰当。实际上，我在上一封信里阐述的两个命题已经考虑到所有这一类情况，现在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例外。

我很高兴你正在写。我很愿意来盖特科姆拜访，但恐怕没有机会。

衷心问候。

你永远真诚的

托·罗·马尔萨斯

# 541．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1]

［答530和538—由543和544回答］

爱丁堡，1823年8月11日

我亲爱的先生：

非常感激您给我载有东印度公司茶叶销售账目的文件，并转来马尔萨斯先生给您的信和您的回信。我将前一封信附还，但我蒙您允许将后一封信保留数日，我可以从在我看来出自您笔下的最尖锐和最优秀的文章之一获得更多的教益。它应当使马尔萨斯先生信服，虽然我猜想他不会这样。

我回家以后，杰弗里催促我写一篇文章，论航行法，从那时以来，我一直忙于赋税问题，根本不能重新考虑价值这个重大问题。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议员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对于一切交换价值都是仅仅由劳动量来计算这一命题，要不是因为您有疑问，我是不会有疑问的。我并不排除对时间的一切参考，但我参考时间只是为了帮助我发现要衡量其价值的商品实际耗费的或包含的劳动量。我不用跟您说，时间本身并不产生任何作用，它只是提供空间让真正有效的因素①去产生作用。但是，无论这些因素是人，还是自然界本身在商品生产中进行的加工过程，倘若需要相等的资本去推动它们，那么，在我看来，那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如果您给人们工资，他们在垫支工资的时期里给还您的，只相当于这些工资，正象您利用自然因素时，自然因素所做的那样。举例来说，您给他们一种液体，或一笔液体形态的资本，使液体转变成酒。在一种情况下要考虑的并不比在另一种情况下更多。在这两种情况下，您都使用一定的资本，即一定的劳动量，去产生一定的作用。如果资本相等，而产生作用的时间不同，这立即证明产生一种作用比产生另一种作用需要更多的劳动，而且说明那一数量较大。工人的情况与此无关，不会影响这一结果。他们只能被看作值一定数量的资本或劳动的机器，他们产品的价值由耗费在产品上的劳动量来衡量。我可能是在欺骗自己，但是，老实说，我在这一论证中找不出错误来。如果推动石匠们为我建筑一所房屋需要1,000镑资本，推动发酵、净化和一切其他加工过程为我生产一桶酒也需要1,000镑，而且它们都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出来，则房屋和酒都耗费同样的劳动量，这不是很清楚吗？如果生产它们需要不同的时间，这只能是因为它们包含不同的劳动量，这不是也很清楚吗？实际情况是自然因素十分昂贵，同人一样。从自然因素获

① 先写作"原因"，后改为"因素"。——编者

得任何有价值的物品，您总得给它们以资本或积累的劳动去使用；从劳动者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物品，您必须做同样的事。

在树这个例子里，我看不出有什么困难。假定一架成本仅2先令的机器是100年前发明的，这架机器不会损坏，也不需要修理，它一直用于生产一件直到今天才完成的商品。这件商品也许值100镑或200镑，但无论它可能有多大的价值，一定全部来自机器连续不断发挥的作用，或它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量。现在树的例子正是这样。用于生产它的资本很小，但使用这一资本的时间长度使得产品成为大量劳动的结果，从而使它高度有价值。

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种种情况和衡量那一价值的尺度之间有一重大差别，恐怕它没有经常引起足够的重视。您若衡量价值，必须通过某种有价值的商品来衡量它，而不象马尔萨斯先生提出的那样，参照用于创造价值的因素来衡量它。由于每件商品被生产出来的种种情况总是容易发生变动，没有一件商品可以是一个不变的尺度，虽然某些商品肯定比其他商品变动要小得多，因而可以用作近似的尺度。我认为，很明显，既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和不变的价值标准。果真如此，去寻找永远找不到的东西必然徒劳无益。真正的研究是去确定，什么是某一时期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种种情况。我认为，所有这些情况都可以清晰地归结为一种情况——商品生产上投入的相对劳动量。如果我们确立了这一命题，我们将使这个问题尽可能清楚，并立即使马尔萨斯、托伦斯等人不再反对它。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了，这个问题总要受到各种困难的阻碍。当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将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说清楚，值1,000镑的酒、衣料和木材都耗费了完

全相同的劳动量，我确信，那一定是我的过错。

我极为愉快地获悉，您已写好论国家银行的论文，我非常急于看到它。我将冒昧地寄上我论赋税的文章较为困难的部分的清样，它会使您回忆起肯辛顿花园来。

您寄下的图克先生的文稿，在布莱克先生的小册子问题上，是毫无争论余地的；它表明他与事实和原理都同样地不一致。请接受我对您一切盛意的感谢。衷心问候李嘉图夫人和小姐。请相信我是怀着极大敬意的

您永远忠实的

约·拉·麦克库洛赫

## 542.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540—由545回答]

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

1823年8月15日

我亲爱的马尔萨斯：

你撤回你的让步是一个谨慎的步骤，因为我确信你的理论不能与它并立。

你对我的价值尺度挑毛病，你说，因为它随着其他商品的利润变动而变动。我承认，当它用于衡量比我的尺度含有较多或较少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东印度学院，托·罗·马尔萨斯牧师"。

另有一份草稿，李嘉图寄给了麦克库洛赫。草稿上某些有出入和修改的地方，这里在脚注中说明。——编者

利润①的其他商品时，这是它不完善的地方。但你似乎没有看到，这种反对意见同样可以用来反对你的尺度，因为你的尺度根本不包含利润，因而绝不能成为含有利润的商品的准确价值尺度。

如果说我没有提出其他论点来反对你的尺度，我即将提到的这一论点，运用于你时，对它却是致命的。你说我的尺度不能衡量仅由劳动生产的商品。就算是这样；但是，如果这是正确的，你的尺度怎么能衡量劳动和利润一起生产的商品呢？你简直好象说，3乘2等于6，而两个3不等于6，或者1英尺是1码的好尺度，而1码不是1英尺的好尺度。如果你的尺度可以准确地衡量我的商品，我的尺度就一定可以衡量你的商品。这些是同样的命题，老实说，我看不出你能怎样回答我。

实际上，事实是，找不到绝对价值的准确尺度。没有人怀疑有一个准确的尺度是可取的，但我们能够希望得到的只是一个计算得相当好的尺度来衡量绝大多数商品。所以，如果你能表明大多数商品仅仅是劳动生产的，而不涉及资本，我应当毫不犹豫地承认，在一切情况下，你的尺度都是最好的。另一方面，如果大多数商品是在我假定的情况下生产的，我也假定我选作我的尺度的商品是在这些情况下生产的，那么我的尺度就是最好的。你会理解，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假定在选择上有一定程度的任意性，我只是争辩说，在选择我的尺度时，这种任意性运用得最好。

当你说我的巨大错误在于把商品看作仅由劳动构成而不由劳动和利润构成时，我认为这个错误是你的，而不是我的，因为你正是这样做的，你只用劳动来衡量含有劳动和利润的商品。我的货

① 草稿上写作“比我的尺度含有不那么多或更多利润”。——编者

币是由劳动和[①]资本生产出来的，而且我打算用它来衡量其他物品，你肯定不会说我的货币丢掉了利润。你的货币却是这样；劳动者每天以劳动在海边拾得的虾或黄金里有什么利润呢？[②]这一指责用来反对你，不是更正确得多吗？

你反对我，说我不一致，我在谈到我国和印度的劳动和商品的价值时，希望在这个问题里不考虑这里和印度的货币价值。我提出一种由贵金属构成的尺度，而你竟说我不考虑贵金属的价值！这里没有不一致的地方。你的命题拒绝我的尺度而采用另一尺度，在考察你的命题时，我必须用你的学说，而不用遭到你拒绝的我的学说，来检验它。从我的前提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正确的，但你若对我的前提有异议，并以其他前提来代替它们，结论可能就不再相同。在考察你的学说时，我一定只注意你的前提会引导我得出的结论。你问："毛呢和棉布在印度耗费的劳动是在英国的四、五倍，你真的会说它们在印度并不昂贵吗？"你知道，我不会这样说，因为我以一件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来计算价值，但是你所说的印度毛呢和棉布的劳动耗费[③]不是指它们生产上实际耗费的劳动量，而是指完成的商品在交换中能够支配的劳动量。我们之间的

---

① 在草稿上，这里删去了"利润"字样。——编者

② 在草稿上，这一整句先写作"你的货币却是这样，而且你不否认这一点"。——编者

③ 在草稿上，在这句话开头的地方，他先写道："你知道，我不会这样说，因为我以劳动量来计算价值，但我若采用你的尺度，我也许会这样说，因为可能会是这样：虽然毛呢和棉布在印度可能耗费更多的劳动，它们也可能支配更多的劳动，而且物品昂贵。"他在这里中断，并改写为："你知道，我不会这样说，因为我以劳动量来计算价值，但在这样做时，我因此而不采用你的尺度和你的意思，因为以印度毛呢和棉布的劳动耗费"。最后他改成正文中这样。（注意。删去的段落中的异文是不肯定的。）——编者

不同是，你说一件商品是昂贵的，因为它可以支配大量的劳动，而我说只有在它的生产上投入了大量劳动，它才是昂贵的。在印度，一件商品可能用20天的劳动来生产，而可以支配30天的劳动。在英国，它可能由25天的劳动来生产，而只支配29天的劳动。按照你的学说，这一商品在印度较贵；按照我的学说，它在英国较贵。

现在，这里是我的反对意见，反对以你的尺度作为一般的价值尺度：尽管在一件商品上可能投入了更多的劳动，它的价值[①]以你的尺度来计算可能下降，它可能换得较少的劳动量。当你把你的尺度合乎情理地仅仅应用于要用它来衡量的那些物品时，这是不可能的。例如，把更多的劳动用于生产虾，或在海边拾取金砂，而把那些商品售得比以前更少的劳动，这是可能的吗？当然不，但是，在一匹毛呢的制造上投入更多的劳动，而毛呢换得的劳动量比以前少，这却是十分可能的。这是我心中断然反对采用你的尺度这一方便办法的另一论点。

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世界上不存在金银铸造的货币这样的物品，就商品来说，印度和欧洲之间会继续进行完全相同的贸易。在那种情况下，一切商品都会象现在一样，在印度比在英国支配大得多的劳动量。如果我们要知道多若干，那些商品和货币都可以使我们能够加以确定。使得英国货币价值低的同一件事物，也使得那里的其他许多商品价值低。政治经济学家说明一种物品价值低的原因，同时也就说明其他物品价值低的原因。我不反对说明某些国家黄金价值低的原因，但我说这与研究一般的价值尺度没有多大关系，特别是，如果大家反对黄金成为那一尺度的一种要素。

① 在草稿上，这一整句的以下部分是后加的。——编者

假定一个农场主有一定数量的牲畜和工具以及100夸特小麦，他用这些小麦支持一定数量的劳动，结果他获得110夸特小麦，他的牲畜和工具也增加1/10，无论第二年劳动的价格如何，他的利润不是10%吗？如果110夸特不能比以前的100夸特支配更多的劳动，按照你的学说，他就没有赚到利润。你是对的，如果我们承认你的价值尺度是正确的，他就在实物上有利润，而在价值上没有利润。如果小麦是[①]价值尺度，他就在实物上有利润，在价值上也有同样的利润。如果货币是正确的价值尺度，他以100镑开始，他产品的价值是110镑，他就有10%的利润。所有这些结果使价值尺度问题仍未决定，而且按照你的计算，除了采用一种尺度而不采用另一种尺度这种方便以外，什么也没有证明。可是，以劳动为生的劳动者会难以相信他的劳动在两个时期价值相同，在一个时期他丰衣足食，而在另一个时期他穷困饥饿。他可能有的想法当然不会影响到这个问题的哲学，但它至少是一个反对你提出的尺度的充分理由，就象农场主赞成你的尺度的理由一样充分，那时农场主发现他没有利润，因为他没有支配更多的劳动，虽然他可能有更多的谷物或货币。凡是用你提出的尺度来衡量，价值并未增加，你就把它叫做名义上的价值增加。我不反对你这样做，但是那些不同意你采用这一尺度的人可能会非常一致地争辩说，他们有110镑时比他们有100镑时拥有更多的价值，虽然这一较大的金额在实现时可能不如以前较小的金额支配的劳动多，因为他们不仅承认而且争辩说，劳动的价值可能上升或下降，因而相对于劳

① 草稿上还有“一般”字样。——编者

动来说，他可能比较贫穷，虽然他拥有的价值较大。①

我说过，大多数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和利润构成的。如果是这样，你说："这象太阳一样清楚，支配同量劳动的可变的工资必须价值相同，因为工资在其生产过程中总要耗费同量的劳动，再加上那一劳动上的利润。"老实说，我看不出这一结论与前提的联系。无论你把一件商品分成8份、7份或6份，它总要分成两大部分，两个可变的部分，但总是两个。如果分成8份，这两部分可以是6和2,5和3,4和4,7和1。如果分成7份，这两部分可以是6和1,5和2,4和3,等等。现在这是我所承认的。我们要知道的是，那些份数②是多少，或者那件商品的价值是多少，究竟是8、7还是6？承认价值③无论是多少，它将在两个人之间分配，我是否距离知道这一点近了一点呢？无论你给劳动者什么，都是由劳动和利润构成的，所以劳动的价值是固定不变的；这是你的命题。对我来说，它不够明白清晰。我发现，在一个时期我给一个人10蒲式耳小麦，而在另一个时期我为他同量的劳动给他8蒲式耳，按照你的意见，小麦按照10对8的比例下跌。我问，为什么？你的回答是，因为"工资中包含的劳动的实在价值增加时，利润的实在价值（它们全部价值的另一组成部分）以完全同样的程度减少"。现在这一实在价值是否对同量小麦说的？当然不是，而是对两个不同数量说的，一个时期是10蒲式耳，另一个时期是8蒲式耳。你还说："如果这两个命题"（即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和劳动作为价值尺度

① 从上文看，句中最后两个"他"字似乎应该是"他们"。——译者

② 在草稿上，"数"字是后加的。——编者

③ 在草稿上，这里删去了"或份数"字样。——编者

是不变的)"能被适当地看作彼此没有联系，我在这些问题上真不知如何是好，而且不能希望再说什么来表明它们之间的联系。[”]我希望你不要怀疑我闭上眼睛不愿认罪，但是如果这一命题对你来说是如此清晰，我却不能说明我缺乏理解它的能力的原因。我仍然认为，你的尺度的不变性乃是你从它出发的定义，而不是你从某种合理的论点得出的结论。我对你的抱怨是，你声称已经给我们一个准确的价值尺度。我反对你这样说，不是因为我成功了，你失败了，而是因为我们都失败了，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价值尺度，任何人能够做到的最多只是找到① 一个价值尺度，它可以应用于非常多的情况，而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又不是很不准确。这是我曾经企图或现在企图做到的一切。如果你没有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将会更加虚心，但我不能承认你已成功地达到了你的伟大目标。在回答你时，我确实是在使用那些你说只有使用它们才能将你击败的武器，而且我承认，那些武器同样适用于你的尺度和我的尺度，我是指不存在任何绝对价值尺度这一论点。没有这样的东西，你的尺度和我的尺度都可以衡量生产商品需要较多或较少的劳动所引起的变动，但困难在于归于劳动和利润的比例是变动的。这些比例的改变使物品的相对价值按照它们包含的劳动或利润较多或较少的程度② 来改变，对于这些变动，从未有过，而且我认为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完善的价值尺度。

我毫不耽搁地回复你的信，因为现在我正热衷于这个问题，除了在纸上说明我的看法以外，我不能做得更好了。

① 在草稿上，先写作"说他已经找到"，后改为"找到"。——编者

② 在草稿上，先写作"比例"，后改为"程度"。——编者

我亲爱的马尔萨斯，我永远是

你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543. 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①

[答541]

我亲爱的先生：

由于您对马尔萨斯和我之间进行的讨论表现出一些兴趣，我再寄上两封信。② 请在您方便的时候把它们掷还。我不久将再写信答复您对价值的看法。

您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盖特科姆庄园，1823 年 8 月 15 日

[下面是一封致麦克库洛赫的信的未完成草稿，大概是1823年 8 月 15 日写的，③ 但那天李嘉图只寄给麦克库洛赫上面那封短信及其附件。8 月 21 日的第 544 号信才作了充分的答复，它包括这份草稿里所包含的大部分论点，虽然还不是全部论点。这份草稿迄未发表过。

我亲爱的先生：

① 信封上写着："爱丁堡，巴克留广场，约·拉·麦克库洛赫先生"。——编者

② 附寄的第 540 号信和第 542 号信的草稿都留归麦克库洛赫所有。——编者

③ 在收到麦克库洛赫 8 月 11 日的信以后，和 8 月 15 日第二次寄给他两封与马尔萨斯来往的信以前。——编者

数日前寄上[①]马尔萨斯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答复我写给他的一封信）和我的回信，您从这些信可以判断他和我之间关于他提出的价值尺度的优点的争论。我从您的信[②]上发现，您坚持价值由劳动量来计算这一命题，但我不能不认为，即使按照您的论述，那种语言也并不十分准确。一架仅值2先令的机器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以后，生产出一件值100镑的商品。但是，严格地说，那件商品里的劳动肯定并不比最初投入那架2先令的机器的劳动来得多。我们都承认，2先令及其每年按复利息率或复利润率计算的积累，最后将达到100镑，[③]也许不会有困难来表明，这样生产出来的一件商品可以由一件使用了相等的资本来支持劳动的商品予以准确的衡量。但实际困难在于，这里有两件商品，都是由劳动而且仅仅由劳动生产的，一件在1天之内生产出来，并送往市场，另一件则要365天。一件值1镑，而另一件值得比365镑还多许多。如果利润为5%，它值383镑5先令。如为10%，则它值401镑10先令。这些商品当中，哪一件将是我们的价值尺度呢？如果我们选择前者（它是马尔萨斯先生的尺度），并假定铸造他的货币的黄金是由每天的劳动在海边拾取的，则由同量劳动在一年内生产的一件商品的相对价格，在利润为5%时，将是象我

① 于8月8日，由第538号信附寄。——编者

② 第541号信。——编者

③ 下面写的是作为这一句的以下部分和下面三句的可供替换的文字："而且应该达到那一金额来保持利润的均等，但我们怀疑把它叫做劳动是否准确，它实际上是积累的资本，而没有劳动。最初为劳动耗费了2先令而后来值100镑的树，实际上它的价值并不完全来自劳动。您可能说，用来衡量树和一切其他商品的最佳商品是主要或完全包含劳动的商品。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要问，我们是否必须承认，这一命题——商品的价值与它们包含的劳动成正比，因而，除了由于生产它们需要较多或较少的劳动量以外，绝不变动——有许多例外。"——编者

刚才说的383镑5先令。除了利润将上升到10%和那件商品立即上涨到401镑10先令以外，让一切物品都保持不变。但若我们选择一种商品，譬如说黄金，作为我们的尺度，虽然它与马尔萨斯先生的黄金具有完全相同的劳动量，① 我们假定它少于一年不能被送往市场，那么，虽然一天生产的一件商品可能仍值1镑，一年生产的黄金是那一价值的$383\frac{1}{4}$倍，可是当利润上升到10%时，黄金的价值并不改变，仍然既不是一天劳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383\frac{1}{4}$倍，也不是$401\frac{1}{2}$倍。②

一件两年生产出来的商品与另一件一年生产出来的商品使用了相同的劳动量，则它比一年生产的商品更有价值；一人劳动52周生产的一件商品比52人劳动一周生产的一件商品更有价值。我知道您怎样解释这一点，您说，您不是以商品中实际包含的数量，而是以它使用的资本，来计算商品的价值。因此，如果使用了相等的资本，您就有权利说，使用了等量的劳动。一笔使用了两年的资本，虽然与一笔使用了一年的资本金额完全相同，可以说比使用了一年的资本使用了更多的劳动。但这是采用托伦斯的看法，并且说商品的价值与它们使用的资本成正比，而不与实际使用的劳动成正比。即使我们承认这种语言，还有一些巨大的困难要克服。假定您和我都是制造业主，您用两年生产商品，我用一年生产商品，我们使用相等的资本。假定您的商品的价值是我的$2\frac{1}{4}$倍，除了

① 从“虽然”起，这二十多字是后加的。——编者
② 从“黄金的价值并不改变”起，李嘉图的话与上文有矛盾。——译者

劳动上涨和利润下跌以外，两种商品生产上的便利或困难都没有受到干扰。如果您的商品是价值尺度，我的商品就要上涨。如果我的商品是价值尺度，您的商品就要下跌。这两种商品的相对价值改变，您的价值不再是我的 $2\frac{1}{4}$ 倍。能说我们使用的资本的比例有什么改变吗？或者劳动的比例呢？当然不，除了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分配比率以外，没有东西改变了。这一点对我们的影响不同：利润都下降了，您的商品中利润的比较比我的大。这一点，而且只有这一点，才是它们的相对价值为什么改变的原因。现在如果您说，"在我知道或能够设想的一切商品中，一种含有一定时间的劳动而且总需要投入同量劳动的商品，就是最好的价值尺度"，我应当理解您的意思，但这个命题与您实际主张的很不相同。但您切勿说，这是一个完善的或准确的价值尺度，因为，如果您[①]这样做了，马尔萨斯在从他的虾上撤销您所承认的变动的唯一原因时，他可能象我反驳他那样来反驳您，并问您，如果他的虾不是您的商品的准确尺度，您的尺度怎么能是他的虾的准确尺度。[②]事实上，没有一种绝对[③]价值的尺度能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准确的。我们在量一匹麻布的长度时，我们只衡量一个简单的要素。麻布或尺度的长度并不容易随着麻布或其尺度的重量或任何其他特性而改变。[④]它的价值则不然，价值由工资和利润这两个要素构成，所

① 这里加上了"没有"字样，这显然是错误的。——编者

② 下面写的是上面这一整句可供替换的文字："可是，您承认您的命题就是我最初提到的那一个，您就必须承认，这是一种任意选择，而不是一种准确的一般价值尺度。"——编者

③ "绝对"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④ 这一句原来写作："长度并不随着它的重量或任何其他特性而改变。"它被作了不完善的修改。——编者[李嘉图修改后，文字上有错误。——译者]

以只有一种(有价值的)商品才能准确地衡量它，在这种商品里，这些要素①以麻布本身里面完全相同的比例混合起来。严格地说，适合于衡量一件商品的东西，只适合于衡量少数其他商品。但是，如果我们不需要这样精确，我们选择一种商品作为我们的尺度，就可以获得最近似于正确的价值尺度，这种商品的生产情况，在时间方面，几乎接近于绝大多数商品的生产情况（因为只有时间使得不同商品的价值中包含的利润和工资的比例不同)，②而且就它生产上使用的可变的劳动量可能引起的变动来说，③这种商品本身将是不变的。

您以投入生产要素的劳动量，而不以投入产品的劳动量，来计算价值，我再重复一遍，这是托伦斯计算价值的方式，因为事实上这是说，商品是按照生产上使用的④资本的价值和使用资本的时间来确定价值的。然而，这与说商品按照它们包含的劳动量来确定价值是件很不相同的事。但是，您有什么办法来确定这些要素的价值是相等的呢？如果所有的人都使用同样的生产要素，它们就可加以比较，它们合乎某种比例的数量将会表明它们合乎某种比例的价值。⑤但是，一个人使用去年的酒作为资本，他打算在今年年底把酒加上一年的利润出售，另一个人在同一时期使用食物和衣服，食物、衣服和刚酿造的酒的相对⑥价值也许由于对劳动的需求而改变，⑦这一需求对这些商品价值的影响不同。于是这些

① 后来加上“必须总是”字样，又删掉了。——编者
② 括号内这句话是后加的。——编者
③ “就……来说”先写作“就它使用的劳动来说”。——编者
④ 这里删去了“要素”字样。——编者
⑤ “它们合乎……价值”这一短句是后加的。——编者
⑥ “相对”字样是后加的。——编者
⑦ 这里删去了“并基本上改变”字样。——编者

资本就不再相等，但是什么使得它们不等呢？不是任何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有关的事物，因为劳动量与以前完全相同。这两笔资本都比以前支配较少的劳动，但程度不同。我们将根据支配劳动的能力来计算它们的价值吗？那么，我们就采用了马尔萨斯的尺度。虽然以劳动来计算，一笔资本比另一笔多下跌了10%，以另一种东西来计算，它只多下跌了5%，而以另外某种东西来计算，也许它根本不变动。我们怎样去衡量这些差别，并说所有这些商品当中的哪一种是一切商品将要参照的尺度，而且它本身将被宣布是不变的呢？什么情况赋予这一尺度以不变的特性呢？我要把您的一切想法都这样加以检验。如果您提出一种商品作为价值尺度，我就要求您告诉我，您根据什么理由提出，它具备本身是一种不变的商品这样的长处。如果您没有使它具备这样的长处，我就要问，按照您的意见，什么情况会使它这样呢？]

## 544．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①

[答541—由546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1823年8月21日

我亲爱的先生：

数日前又寄上马尔萨斯先生和我就他的价值尺度问题通过的

① 信封上写着："爱丁堡，巴克留广场，约·拉·麦克库洛赫先生"。

这封信的一部分有一份粗略的草稿，写在寄给李嘉图的一个旧信封的背面。现在将它刊印在本书第338页注1里。

有一份李嘉图笔迹的复本寄给了马尔萨斯，并由他寄还（见第545号信开头）。

这封信的一种较早的文本已作为第543号信的附录刊印。——编者

两封信,谅已收到。我担心,您不会同意我们的意见,而仍会争辩说,您和我都喜欢的尺度在数学上是准确的。我看不出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种种情况和那一价值的媒介之间您提到的那一巨大差别。我同意您的意见,您若衡量价值,您必须通过某种具有价值的商品的作用来衡量它,这是马尔萨斯先生和我们都想要做的事,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关于决定我们选作尺度的商品的价值——不变的价值——的种种情况。我们一旦掌握了决定商品价值的种种情况的知识,我们就能够说,必需有什么来使我们有一个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不是很清楚吗?我们也都承认,2先令及其每年按复利润率计算的积累,最后将达到100镑,而且应该这样来保持利润的均等,但我怀疑把这些积累的利润叫做劳动是否恰当,而且说这样值100镑的商品的价值与投入它的劳动量成正比是否恰当。最初为劳动耗费了2先令而后来价值100镑的树,严格地说,使用的劳动从未比2先令值得更多。

一人劳动52周生产的一件商品是,而且应该是,比52人劳动一周生产的另一件商品更有价值。您说,是的,因为使用了52周的资本比使用了一周的资本使用了更多的劳动,但是,事实上,这两件商品中的劳动量是相当的。您解释这一点说,您以投入用来生产商品的资本或要素的劳动来计算投入该商品的劳动。我认为,这是托伦斯计算价值的方式,因为事实上这是说,商品是按照它们生产上使用的资本的价值和使用资本的时间来确定价值的。这与说商品按照它们包含的劳动量来确定价值是件不同的事。可是,我对两个命题都不同意,而且我要问,您有什么办法来确定这些资本的价值是相等的呢?您说:“如果推动石匠们为我建筑一所

房屋需要1,000镑资本，推动发酵、净化和一切其他加工过程为我生产一桶酒也需要1,000镑，而且它们都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出来，则房屋和那桶酒都耗费同样的劳动量，这不是很清楚吗？如果生产它们需要不同的时间，这只能是因为它们包含不同的劳动量，这不是也很清楚吗？[”]① 在我看来，这并不很清楚。您假定这些数量相等的资本现在各值1,000镑，它们将总是价值相等。但是，一笔资本将变得比另一笔资本有更大的价值，没有比这更为可能的了。这些资本种类不同，可以雇用一批工人的与可以雇用另一批工人的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资本本身是在不同的时间里生产出来的，它们会象其他商品那样经历同样的波动。在您规定我们确定价值的标准之前，您根本不能说相等的资本，因为今天相等的一年之后可能不等。② 问题在于，什么是使某种商品不变所必需的种种情况，因为不变性应当是我们尺度的特征。一切价值尺度都必须经受这一检验，我必须把您可能提出的任何尺度都加以检验。如

① 李嘉图的草稿（见本书第336页，注1）以这段引文开始，并接下去写道：

"在这一段里，您假定[这里删去了"两件事"字样]这些数量相等的资本现在各值1,000镑，它们将总是彼此相等，并将总是支配同样数量的劳动。但是，一笔资本将变得比另一笔资本有更大的价值，没有比这更为可能的了。它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而成为这样：它会比另一笔资本有更大的价值，如果它支配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量时，另一笔资本支配的较少；或者它们都支配得较少，但另一笔资本支配的要少得多；或者它可以支配较多的劳动，而另一笔资本支配同量的劳动；或者二者都可以支配较多的劳动，但它们这样做的能力增长得不同。您必须解释，您所说的相等的两笔资本是指什么，因为确定它们均等或价值变动的办法是件有争论的事。如果这些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们耗费的劳动，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困难，但这一点遭到了否认，而且我认为否认是成功的。

"您说：['] 在这两种情况下，您都使用一定的资本，即一定的劳动量，去产生一定的作用。'这里您把资本和劳动说成同样的东西，您的命题的这一部分需要解释。"草稿到此为止。——编者

② 给马尔萨斯的复本上写作"明年不等"。——编者

果您说,"在我知道的一切商品中，一种含有一定时间的劳动而且总需要同量劳动的商品，就是最好的价值尺度",我应当同意您的意见。但您切勿把它作为一个不能合理地加以反对的尺度提出来,因为,如果您这样做了，马尔萨斯可能把我用来反驳他的论点拿来反驳您,[①] 并且说，如果您的商品是我的、以每天的劳动在海边拾取的虾或黄金的好尺度,为什么我的尺度(这样拾取的虾或黄金)不是您的商品的好尺度呢? 依我看,我们只能在不完善的尺度中选择，而不能有一个完善的尺度，因为自然界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量一匹麻布的长度时,我们只量长度,而且我们用一种长度不变的商品来量。但价值包含工资和利润这两个要素,[②] 它们以一切可以想象的比例混合起来。所以，试图准确地衡量[③] 是徒劳无益的，除非您的尺度在工资和利润的比例上与被衡量的商品完全一致。马尔萨斯的尺度是一种只有工资而无利润的商品，它不是既有劳动又有利润的商品的准确尺度。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公认为不完善的尺度中作出最佳选择。如果仅由劳动生产的商品的数目最多，我应当毫不犹豫地选择[④] 马尔萨斯的尺度。但事实与此相反，由于大量商品是劳动和资本在一定长度的时间内联合生产的,我对我作的选择没有什么要修改的。我把它看作是在中间的,马尔萨斯的尺度在刻度尺的一个极端，老橡树在另一个极端。在一个里面,除劳动以外,没有别的,在另一个里面,除了来自利润的

① 见本书第325页。——编者

② 给马尔萨斯的复本上写作"工资和利润的两个要素"。——编者

③ 给马尔萨斯的复本上这里还有"价值"字样。——编者

④ 给马尔萨斯的复本上写作"挑选"。——编者

资本积累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劳动，所以它们都不适合作为价值尺度。我得出这一结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您若能提出有利于您看法的有力论据，我很愿意信服。假定酒和衣料都是以同量资本在一年内制成的，一桶新酿造的酒和一定量的衣料各值 50 镑。假定利润为一年 50%，一桶酒酿造后贮藏一年将值 75 镑，贮藏两年将值 112 镑 10 先令，但那匹衣料将总是值 50 镑。现在，如果利润下降到 5%，衣料和刚酿造的酒同以前一样，各自的价值为 50 镑，但酒贮藏一年将值 52 镑 10 先令，如果贮藏两年，将值 55 镑 2 先令 3 便士。使用的两笔资本的价值完全相同，使用的劳动量也相同，在时间相同的时候，制成的商品的价值也相同。当我们看到商品由于利润改变而这样变动时，硬说，除了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较多或较少以外，变动没有别的原因，这样对吗？实际上，商品由于利润改变而变动得极少，因为一般来说，利润变动得微不足道。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就可以不承认，如果利润变动，商品也要变动。

我从未怀疑过，布莱克先生是错误的。我感到高兴，我寄上的图克先生的文稿，对于表明与美国的汇兑实情如何是有用的。

我渴望看到您论赋税的文章。让我不久就得到您的回音。

您非常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545.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1]

[答 542—由 550 回答]

东印度学院,1823 年 8 月 25 日

我亲爱的李嘉图:

非常感谢你寄下你给麦克库洛赫的信,[2] 告诉我你对价值问题的全部看法。此刻我事务繁忙,否则我该已经答复你的前一封信。[3] 我已经很仔细地读过你给麦克库洛赫的信,但我不能奉还它而不就它的内容说上几句。我完全同意你就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发表的意见。把一件商品包含的劳动这一名词应用于商品送往市场之前必需的保管时间所引起的价值增加,看来肯定是一种最没有道理和无用的方式。但是,象亚当·斯密和我这样说,劳动可以衡量商品全部价值中不仅归于劳动的那一部分,而且归于利润的那一部分,我看就没有什么不恰当了。当然,我很同意你所说的,大量商品不是仅由劳动生产的,而是由劳动和资本联合生产的。因此,如果我认为我的尺度不能衡量资本的利润,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它。但是,在对一切反对我的意见作了最成熟的考虑以后,我觉得我的尺度可以准确地衡量利润量和利润率,因而可以衡量一株橡树的价值,如同衡量虾的价值一样。你清楚地承认,我的尺度可以衡量在海边拾取的虾或黄金的价值。现在让我们暂时假定,以前

---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明钦汉普顿,大卫·李嘉图议员先生"。——编者

② 第544号信。——编者

③ 第542号信。——编者

立即送往市场的这一黄金，现在在交换之前必须保存一年，利润为10%。在黄金耗费的劳动上加10%，不是就可以确定10天劳动获得的虾的价值和10天劳动获得的黄金的价值之间的准确差额吗？在这种情况下，黄金不是可以支配11天的劳动，而虾支配10天的劳动吗？也就是，它们可以支配的劳动的相对数量不是可以准确地衡量利润要素赋予黄金的额外价值的数额吗！此外，如果虾自然和绝对的供给条件是使用10天的劳动，那么说虾自然和绝对的价值由10天的劳动来衡量，是不正确的吗？同样地，在这假定的情况下，由于不给使用的劳动的价值加上10%的价值，黄金就不能得到供给，说在这种情况下黄金自然和绝对的价值由11天的劳动来衡量，不是同样正确吗？把这一原理应用于你在你信的后半部分提到的衣料和酒的例子，或者橡树的例子，你将会发现，它对每一种情况都适用，无论利润可能有什么变动，或将商品送上市场需要多长的时间，而在所有这些变动很大或时间很长的例子里，你的尺度，按照你自己所作的让步，也会是很不准确的。

你说得很正确，我们一旦掌握了决定商品价值的种种情况的知识，我们就能够说，必需有什么来使我们有一个不变的价值尺度。现在，除了商品自然和绝对的供给条件以外，什么能够决定商品自然和绝对的价值呢？一定量的谷物垫支，甚至一定量的货币垫支，都不能保证商品的供给，除非它们可以支配必要数量的劳动。劳动是实际的具体垫支，利润可以根据各种垫支来正确地计算，无论这些垫支可能是什么。因此，在我看来，决定商品自然价值的种种情况一定是垫支的积累的和直接的劳动量，再加上使用劳动期间这些劳动上的利润。如果这样获得的劳动量，平均来说，

与商品可以支配的劳动量相同，我们立刻就有了决定商品价值的种种情况的现成尺度，换句话说，商品价值的不变尺度。

我丝毫也不能同意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你在给我和麦克库洛赫的信里都说，如果我的尺度是你的尺度的好尺度，你的尺度必然也是我的尺度的好尺度。依我看，这如同说，如果一把尺可以衡量一个人可变的高度，这个人可变的高度也就可以衡量一把尺。我说，由一天的劳动构成的我的尺度可以衡量可变数量的价值和某个纺织厂在一天内生产的衣料的价值，但是衣料的可变价值肯定不能衡量一天的劳动。假定我的尺度是不变的，而你的不是，我的就可以衡量你的变动。假定你的尺度是不变的，而我的不是，你的就可以衡量我的变动，但是一个可变的尺度衡量一个不变的尺度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认为我的尺度是不变的，我的意见是，它将表明变动的利润率引起的你的尺度的变动，而且在你假定劳动的价值增长时，实际上那只不过是货币的价值下降，因为在我们参照决定商品价值的种种情况时，我们将发现，由于生产货币所需要的利润下降了，货币的价值一定也下降了，而劳动仍旧保持不变。当你说由于耕种比较贫瘠的土地，工资的价值必然上升时，你把工资的价值看作好象它是仅由劳动这一个要素构成的，而不是由劳动和利润构成的。

我被打断了，再多说就要赶不上邮车了。

你永远真诚的

托·罗伯特·马尔萨斯

# 546. 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①

[答544]

爱丁堡,1823年8月24日

我亲爱的先生:

在这个令人烦恼的价值问题上,您与我意见不同,我认为分歧主要在于我们对利润这个字眼的解释。我们在生产中使用的资本换回的额外增加的价值,究竟是对时间的补偿,还是对我们忍耐着不把资本立即消费掉的补偿,还是与时间无关而使用资本得到的确实额外增加的价值呢?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致的,我想我们对价值的见解也将是一致的。现在我认为,利润不是对时间的补偿,而确实是额外增加的价值。我这样认为是因为,如果我把一桶酒贮藏12个月,它里面将产生一种作用,则我将获得一笔利润。我若贮藏一桶已经酿熟的酒,它100年也不产生作用,那我就什么利润也得不到。假定我有两笔资本,一笔是值1,000镑的酒,另一笔是值900镑的皮革和100镑货币。如果我把一笔投入地窖,把另一笔给予鞋匠,到年底我应当有相当于也许值1,100镑的酒和值1,100镑的鞋子的价值。现在,如果我两笔资本增加的价值是资本发生变化的结果,它之所以如此,肯定是由于这一事实:如果我把处于年初那个状态的皮革、货币或酒收回,它们就不会多值

① 信封上写着:"格洛斯特郡,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大卫·李嘉图议员先生"。爱丁堡邮戳,1823年8月25日。

这封信略加修改后大部分包含在《苏格兰人报》1824年2月21日题为"决定商品交换价值和利润率的原理"的主要文章里。——编者

分文。难道我没有权利说，这一增加的价值是生产要素的作用给予它们的，这些生产要素需要相等的资本来推动和提供它们进行加工的材料，因而鞋子和酒都是等量劳动的结果？我承认，我完全不能衡量产生的作用使皮革或酒增加的价值。但是，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一增加的价值不是对时间的补偿，而是由相等数量的劳动或资本推动的生产要素造成的变化的结果。如果我的这一立场是正确的，我想我将朝向确立我极力主张的原理迈出非常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要想表明我是不正确的，您必须表明，利润是对时间的补偿，而不是资本或劳动推动的一种生产要素所完成的工作的价值。

现在关于利润的尺度。如果我使用资本建筑房屋、纺织衣料或从事商业，我同样不知道该如何计算我将从那些资本获得的增加的价值或利润，就象我使用资本生产酒一样。我应该知道的是，增加的价值，无论它可能是什么，乃是劳动的结果。但要为那一增加的价值取得一个尺度，我必须提到农业。这是*必须*继续进行的一个行业。如果农场主的各式各样开支的价值折合成谷物，就象它们总可以这样折合，他就能把这些开支与他的收获加以比较，而知道他获得的额外增加的价值或利润的确数。其他各种事业的利润都要由这种利润来调节。在 100 夸特用于最坏的土地产出 110 夸特时，我将会知道 100 镑用于在同样长的时期生产酒将产出110 镑。所以，我的理论简短地说就是：利润不是对时间的补偿，而是一种作用或生产过程的价值；您必须使用资本或劳动来产生这种作用，在使用同样有力的生产要素即相等的资本时，作用必然总是相等的；要衡量这一作用或生产过程的价值，我们是把那一行业作为一个标准来参照，那一行业必须总是继续进行，而且它的利润

能由实际衡量来决定。

您将会看到，这一理论与您的利润理论是多么和谐一致，这种一致并不是一种无足轻重的、赞成这一理论的假想。

您关于一匹衣料和一桶酒所说的话，在我看来，有一个错误。那匹衣料是制造出来的，而酒不是制造出来的。如果酒是制造出来的，贮藏它就不会产生作用，它将与衣料保持恰好同样多的价值，无论利润可能有什么波动。

资本容易发生的波动所引起的您的反对意见，对我的理论并不适用。如果我是在一些相距很久的时期里寻找衡量价值的标准，您的反对意见才适用，才是决定性的。但这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力图确定决定同一市场上各种商品相对价值的种种情况。您和马尔萨斯之间争论的问题完全不同，它是：使商品价值不变所必需的情况是什么？我相信这个问题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但是，不管怎样，它不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我把它留给我的老师们去解决。在进入政治经济学的这一高深部分之前，我必须比目前对于生产要素有更大的把握。在我试图获得奥古斯都和乔治四世统治时期衣料和酒的价值尺度以前，我必须获得它们在同一市场上的价值尺度。

我的见解与托伦斯的很不相同。托伦斯不以同样的观点来看待一个人的劳动，一架机器的劳动，或者在火中燃烧的煤的劳动。现在，不论是对是错，我把它们看作完全相同。正因为我这样看待它们，我认为把直接劳动和资本的劳动加以区别，象他做的那样，是不恰当的。

我不久将再写信给您，谈谈与赋税有关的一些论点。但我相

信，我现在结束这封长信，您会很高兴。我是怀着最大敬意的

您永远诚挚的

约·拉·麦克库洛赫

# 547．特罗尔致李嘉图[①]

［答533和535—由549回答］

昂斯特德伍德，1823年8月26日

我亲爱的李嘉图：

在你长期沉默之后，你最近的来信特别受欢迎。我很知道，在议会开会期间，你是多么关心公共事务，这使你没有什么空闲时间去做日常生活的事。我很高兴看到你是一个如此有用的议员，你的活动和聪明才智总是为了公共利益。心灵可以从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为可敬、更为有趣和更为令人高兴的了。那些享有它所需要的手段和资格的人是幸运的。

最近许多情况把我的注意力从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上引开，所以我还没有看到图克先生的后几本小册子，也没有看到马尔萨斯先生最近的论文。价值尺度这个问题是经济学家们要争论的著名论点，我也看不出这件事会怎样解决。如果每种尺度都有缺陷，那么唯一可走的路就是采用缺陷最少的一种，这不是一个容易决定的问题。至于价值这个名词，老实说，依我看，它只能恰当地在一种意义上使用，而且是在与它交换的物品的关系上使用。它是

① 信封上写着："明钦汉普顿，盖特科姆庄园，议员大卫·李嘉图先生"。——编者

用来表示一件物品值多少，或能取得另一件物品多少。决定这一交换价值的尺度是件更困难的事。在我心目中，你已令人满意地证明了，商品的成本就是那一尺度。但是，成本这个名词之下包括什么这个问题就来了。毫无疑问，一件商品的成本包括它生产上所不可缺少的那些费用。没有劳动，就不能生产出商品来，所以说，劳动是必要的成本，普遍的价值尺度。但是，劳动本身有其必要成本，没有它，劳动本身就不能被生产出来。这些成本包括一定部分的生活必需品，而这一部分总在不断变化。还有，没有劳动，就不能获得这些必需品，劳动就是它们的成本。因此，劳动是必需品的成本，而必需品又是劳动的成本；困难就在这里：在它们二者之中你怎样决定？如果土地没有自发地提供它的果实，人类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在劳动之前先有必需品；但若人类没有伸出手去采集果实，以自己的劳动使果实归自己所有，果实就没有用处。可是，也许仍可怀疑，是否可以在最严格、最早和最简单的意义上正确地说，作为必需品的成本，劳动并不是必需品的生产[①]的必要条件；同时，绝不能说，作为劳动的成本，必需品并不是劳动的生产的必要条件。没有必需品，劳动就不能存在。没有劳动，必需品却可以而且确实存在。

我不再作进一步的思考，我是无意中这样思考的。我很高兴地从你的信上发现，有这样多优秀的人物在进行这些有趣的研究，毋庸置疑，对科学和真理的事业来说，结果将证明是令人满意的。

霉雨天气持续不断使我忧虑。如果它再持续很久，其后果将非常有害，并使我对农业事务逐渐和稳定的进步所抱的乐观期望

① 先写作"存在"。——编者

破灭。但在所有这些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事务中，我的格言是："无论是什么，都是对的"。

西班牙的斗争差不多结束了。想到它是这样，使我高兴。伟大的目标——我承认没有其他目标能与之相提并论——乃是保持欧洲和平。事件发展的这条道路大概会得到巩固。此外，西班牙的新宪法是可憎的，人民已经分裂，但还没有到采取措施的时候，改革派急于采取措施。你认为西班牙证券持有人的前景如何？你还有西班牙证券吗？我还有。

你那附近收获如何？我感到高兴，你在爱尔兰委员会。[①] 该国的利益是能够引起议会注意的最重要问题。我早就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最重要的措施是要想出一些办法来防止土地再细分为小块出租。我知道，这种安排能够完成得与私有财产的权利多么协调一致是个困难的问题。但是，预定的目的是重要的，并使有力的措施成为有正当理由。对于向这样出租土地的地主征税，鼓励人们的农场超过一定量的土地，或者以其他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我都说不上来。此外，我随时都准备承认，为了取得某种假想的暂时利益而从错误的原理出发是有害的。非常遗憾，我们相距这样遥远，时间和空间上的困难阻碍我们相会。我渴望看到你的寓所，观赏一下你周围美丽的乡间。此外，对于因各种情况而必需分开的人们来说，虽然书信是一种使人非常愉快的通讯手段，可是这种交往产生出更容易、更密切地交换看法的愿望，在这种交换中，信中只能略为触及的问题和见解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探讨，毫无保留地予以表达。

① 见本书第296页，注2。——编者

再见，我亲爱的李嘉图，请代特罗尔夫人和我向李嘉图夫人和你全家竭诚问好，并相信我是你非常诚挚的

哈奇斯·特罗尔

## 548. 李嘉图致穆勒

[答 539]

盖特科姆庄园，1823 年 8 月 30 日

我亲爱的朋友:

您的上一封信该早些奉复，但是收到信总比写信使我更为高兴，听说我的朋友们心中在想的事和他们附近发生的事，总比叙述我自己不那么有趣的事使我更为高兴。

您告诉我的消息——您只能来这里作短暂访问，使我深感失望。您不仅把访问推迟得大大超过了约定的时间，而且把它缩短得很不合理。麦克库洛赫先生和您把这件事办得很糟糕，我不能不希望，您离开伦敦之前，与您那位性情温和的董事长[①]谈谈，同他安排一个比您现在计划的长一些的不在伦敦的时期。我们本可以高兴地看到您的几个孩子同您在一起，现在如果方便，请您带他们任何人来。这次穆勒夫人不能陪您来，使我们感到遗憾。

您的一部分假期原该在这里度过，既然您已在多尔金度过了它，我很高兴知道您把它利用得很有利，实际上已把您心中考虑已久的困难问题，如思想、感觉、联系等等，全都写在纸上。如果您把这些事情全都向我解释清楚，则不胜感激。因为迄今为止，虽然我

① 威廉·威格拉姆；参阅本书第 311 页。——编者

偶尔对它们略加注意，却从来不能肯定我已准确地理解了我读过的一些著作的著者们要表达的意思。我相信这门学科是很困难的，但若有人能以清晰的观点来解释它，我可以肯定，那就是您。我渴望看到您所写的，并从您的劳动得到裨益。

真奇怪，您和我竟会在同一时刻挑选了同一本书来读。我收到您的信时，正在读伏尔泰和达朗贝的通信集。他们的书信使我深感兴趣，伏尔泰年老体衰时，他内心的火和活力使我至为惊讶。我认为，整个来说，达朗贝是最好的论证者和最为一致的人。大家都知道，伏尔泰谴责和嘲笑某些荒谬的宗教仪式，而他自己却照着这些仪式去做，达朗贝对他的责备是很好的，虽然我认为达朗贝本人在这些事情上难免有些无用的和不必要的虚伪这种缺点，请看伏尔泰评论的«百科全书»中达朗贝对贝勒的评语。在卡拉斯、西尔旺和德·拉·巴雷的事件中，伏尔泰的行为勇猛无畏，刚毅果断，使他理应受到一切爱好正义的人们感激和尊敬。格里姆对伏尔泰最后一次访问巴黎和其后不久他的去世的描述很有趣，这可在«爱丁堡»中对他著作的评论里看到。①

马尔萨斯和我就"价值"问题通过好多封信。我还有麦克库洛赫就同一个问题的两封来信，但迄今为止，我们没有把这个问题向前推进多少。我们提出了我们的尺度，不是作为一个完善的尺度提出的，因为我们承认它有不完善之处，但这是最近似于完善的尺度，而且我仍认为提不出更好的了。但马尔萨斯告诉我们，他的尺度在各方面都是完善的。他总说，而且现在还说，如果一切商品都是在同我们的尺度一样的情况下生产的，我们的尺度才是完善的。

① «爱丁堡评论»，1813年7月，第1篇，第272—274页。——编者

他还承认，对于现在在同样情况下生产的商品来说，这是一个好尺度。如果这是正确的，无论我们使用他的尺度还是我们的尺度，这些商品应当按照完全相同的程度来变动。它们是这样变动的吗？当然不是。因此，他必须说，可能有两个完善的尺度，然而它们衡量起来不相等，否则他必须放弃其中的一个。

良好的治理这一宏伟事业总在我心上，但我希望它在下议院里有一个更好的战士。我每次与朋友们争论，总是就我所能看到的竭力维护真理的事业，并经常自以为我成功了。我确信，良好的事业正在前进，虽然步伐还很缓慢，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能够希望去做的只是帮助它前进一点。

舍弟摩西同我在一起已经有些日子了，我希望您来时他还没有离开我。他身体很好，精神焕发。在这种状况下，他是一个令人非常愉快的同伴，因为他随时都愿意参加任何活动。在这所房子里，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家非常喜爱的人。

李嘉图夫人和我的女孩子们非常感谢您用美好的词句问候她们。她们希望保有您对她们的好感，她们对您的感情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奥斯汀夫人在她丈夫去普利茅斯旅行的时候，与她的孩子们同我们在一起过了几天。这次来访使我们全都非常高兴，要是她没有不幸地将一根针折断在手中——针的一半进去了，这次来访会是完满无缺的。她受了一点痛苦，还不能用她的手。我希望这不会使她有严重的不方便。

我们有两三天几乎没有雨，这使我希望我们能够把地里的谷物平安地送进我们的谷仓。他们说这是一个好收成。我很惊讶，

最近的天气对市场竟没有发生更大的影响。

您永远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549．李嘉图致特罗尔[①]

［答547—由551回答］

盖特科姆庄园

1823年8月31日

我亲爱的特罗尔：

为了弥补我以前的疏忽，我立即回复你最近这封亲切的来信。由于我希望你来格洛斯特郡访问我不至于感到不方便，我更应该这样做。你在来信中说，你很想来看我的寓所，观赏一下我周围美丽的乡间。那么，请问，什么妨碍你这样做呢？现在旅行在整个英国都很容易，从府上来舍间算不得一回事，我郑重地要求你这样做。我还有一些诱人的东西奉献给你。我知道，你很高兴同穆勒在一起。虽然你不很同意他的见解，我可以肯定，你会从他的谈话获得快乐和教益。穆勒将于下月（9月）月中来我处，你最好同时来，我们将一起享受一番，我们将散步和骑马，谈论政治、政治经济学和道德哲学，谁的口才也不会差。我恳请你郑重考虑这件事，并请特罗尔夫人放心，如果她愿意同我们一起促成这项小小的计划，

① 信封上写着："戈达尔明，昂斯特德伍德，哈奇斯·特罗尔先生"。李嘉图写上"1823年8月31日"而免费邮寄。——编者

我们将非常小心地照顾你。

马尔萨斯和我就价值问题通过几封信，麦克库洛赫和我通过一两封信。我们的意见都不完全一致。麦克库洛赫说，他不是在寻求一个价值尺度，他的唯一目的是要知道，调节商品彼此相对价值的是什么，他坚持说，那就是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但是，麦克库洛赫是在与一般政治经济学家们有些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劳动这个字眼的。在我看来，他没有看到，如果我们掌握了调节商品交换价值的规律的知识，我们距离发现一个绝对价值的尺度就只差一步了。

马尔萨斯承认，他是在寻求一个绝对价值的尺度，他做得更多，他争辩说，他已经发现了这个尺度，那就是一天的劳动的价值，它是唯一永久不变的价值尺度。他持这种见解的理由很不能使我满意，它们似乎没有什么说服力，我可以肯定，他没有帮助我们寻求这一重要尺度。

我只提一下在我看来是他的一个矛盾。他说，如果一切商品都是在与我提出的尺度相同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我的尺度才是一个完善的尺度，是这样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完善尺度。难道我的尺度不应当同他的尺度一样适用于这一类商品吗？难道这样特别指明的商品以他的尺度来衡量和以我的尺度来衡量不应当同样地变动吗？商品并不同样地变动，所以或者我的尺度或者他的尺度是不正确的，或者同样好的尺度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这里的雨暂停了两三天，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田地里收获的作物放进屋子里去。据说收成是好的。在我们最近具有的前景下，谷物价格竟然继续这样稳定，我觉得很奇怪。能有东西更有力

地证明，乡间的供给一定很充裕，在最近[呈]① 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样暗淡的前景下，谷物竟不会上涨得更高吗？你的格言"无论是什么，都是对的"，[换句]话[说]，就是必须耐心地忍受不可避免的事。

保持欧洲的和平是一个宏伟目标，可是我不能不感到遗憾，西班牙人本身没有更好地支持西班牙的事业。如果法国人被从西班牙赶出去，我看不出为什么欧洲的和平会被扰乱。其他强国的确可以参加攻击，自由和专制主义之间的斗争一决定，战争可能就会结束。我担心，由于目前斗争的结果，专制主义会胜利地统治一个时期。我已经卖掉了我的西班牙证券，我得到的价格比我购买它的价格要好些。

我猜想你在继续种植和改善昂斯特德伍德，现在你看到你以前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的成果充分显示出它的美丽。我忘了你的土地是否土质很好，这对树的生长是否有很大的差异。我住的乡间，土壤非常贫瘠。我们的山毛榉生长茂盛，落叶松和枞树也都长得很好。去年我几乎没有见过这个地方，所以现在看到我的小种植园的改进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为显著。我试图做的改进很少，很容易满足于事物的现状。相反地，李嘉图夫人总喜欢雇用一打的人，仅仅为了改变和改进而忙碌。

李嘉图夫人和我的家人同我一起向特罗尔夫人竭诚问好。

我亲爱的特罗尔，我永远是

你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① 在这里和下面，手稿破损。——编者

# 550．李嘉图致马尔萨斯[1]

[答 545]

盖特科姆庄园

1823 年 8 月 31 日

我亲爱的马尔萨斯：

关于价值问题，我只要再说几句，而且我已经这样做了。一把尺可以衡量一个人可变的高度，虽然一个人可变的高度不能正确地衡量一把尺，这一论点你不能加以利用，因为你已经同意，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个人的高度不是可变的，而我参照的总是那些情况。你说，而且说得很正确，如果一切商品都是在与我的尺度相同的时间等等情况下生产的，我的尺度才是完善的。你还进一步说，对于在这样情况下生产的一切商品来说，现在这是一个完善的尺度。如果在一定的情况下我的尺度是完善的，而你的尺度也总是完善的，那么在那些情况下，一定的商品以这两种尺度来衡量应当以正好相同的程度来变动。它们是这样变动的吗？当然不是；因此，两个尺度之中必定有一个是不完善的。如果两个都是不完善的，则我的应该衡量你的，就象你的衡量我的一样。

"你象亚当·斯密[2]那样说，劳动可以衡量商品全部价值中不

---

① 信封上写着："赫特福德，东印度学院，托·罗·马尔萨斯牧师"。李嘉图写上"1823 年 9 月 1 日"而免费邮寄。

另有一份较早的草稿在"穆勒—李嘉图文稿"中。——编者

②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 1 篇，第 6 章；坎南版，第 1 卷，第 52 页。——编者

仅归于劳动的那一部分，而且归于利润的那一部分，就没有什么不恰当了”，因为这是事实。但是，对你能够确定的任何可变的尺度来说，这是不正确的吗？对铁、铜、铅、衣料、谷物等等来说，这是不正确的吗？问题是关于一个不变的价值尺度，你对不变性的证明是，它既可衡量利润，也可衡量劳动，而这是每一个可变的尺度也能做到的。

你说，我承认过，我的尺度是不准确的。我是承认过。但那不是因为它做不到你说你的尺度能够做到的那些事，而是因为我不能保证它是不变的。[①] 以我的货币计算，虾值10镑。我们可以假设，为了改进虾，必需把它们保存一年，当利润为10%时，到期末虾将值11镑。它们增加了1镑的价值。现在，你以劳动来计算它们的价值，并且说在第一个时期它们值10天的劳动，后来值11天的，或者说在第一个时期它们值10镑，后来值11镑，这有什么区别呢？

当你说“劳动是实际的具体垫支，利润可以根据各种垫支来正确地计算，无论这些垫支可能是什么”时，我不能确信你的语言是正确的。一个农场主的资本包含农产品，他实际的具体垫支就是农产品[②]。无疑他的垫支可以支配而且值一定量的劳动。如果他以劳动来计算垫支和利润，除非他获得的产品可以支配更多的劳动，否则他就没有利润。但是，他可以计算他的垫支和收益的价值的任何其他商品也都是这样。无论它是劳动，还是任何其他物品，假使没有理由怀疑它的价值改变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你

① 这里删去了“我说你的尺度更应该是不变的”字样。——编者

② 在草稿上，这里还有“，他期望农产品加上利润再回到他手里”字样。——编者

将会说，假使他的产品肯定可以[①] 支配一定量的劳动，他肯定能够进行再生产；如果他以任何其他物品来计算，他就不能进行再生产，因为那一物品和劳动可能发生很大的相对变动。但是，会不会实际的变动是在劳动的价值这方面，如果他根据劳动的价值保持在它那时的比率上这一臆断行事，他且不错误得可悲，不是赢利而是亏损吗？你的论点总是假定劳动的价值是一致的，我们若向你承认这一点，我们之间就没有问题了。除了你提出的价值尺度以外，一贯不使用其他价值尺度的制造业主必然会大为失望，正象他现在处在他惯于用来计算价值的那一庸俗的可变的媒介当中一样。

我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说完了。象其他争论者一样，经过许多讨论以后，我们各自保持自己的意见。可是，这些讨论从未影响我们的友谊；如果你同我意见一致，我也不会更喜欢你。

请代李嘉图夫人和我向马尔萨斯夫人致以衷心问候。

你真诚的

大卫·李嘉图

## 551. 特罗尔致李嘉图

[答 549—由 553 回答]

昂斯特德伍德，1823 年 9 月 3 日

我亲爱的李嘉图：

多谢你亲切的来信。你在我的道路上设置了引诱，我发现很

① 草稿上是“能够”，而不是“肯定可以”。——编者

难拒绝它。如果我*拒绝了*，我对自己也不会很满意。这对你的盛意邀请不是一种很庄重的回答，也不会表明我很盼望得到访问你的快乐。所以，我将接受你的令人愉快的邀请，同你一起在盖特科姆过几天。可是，我恐怕不能设法正好在你提到的时间同你在一起。毫无疑问，我将高兴有机会会见穆勒先生，我对他很敬仰，同他交往和谈话会使我受到启发和感到愉快。

但是不幸，我的事务使我不能在月底即30日之前同你在一起。

下周我将去萨塞克斯，首先同我的兄弟约翰在芒瑟姆过几天，然后去我的内兄斯莱特先生的纽维克庄园。我们从萨塞克斯回来时，要在这附近作短暂的访问。所以，我在29日之前不能去伦敦，第二天才出发去盖特科姆。

如果这个时期对你完全方便，请建议我乘何种公共车辆旅行较好，它从何处出发，几点钟，以及我在何处下车。我喜欢*白天*而不是*夜间*旅行。如果情况可供选择，而且没有有力的论据赞成邮车，那么我喜欢在床上睡觉，起来时醒着，充分运用那些心灵的窗户[①]，它们是我们的存在的光明和生命。

我正在重看马尔萨斯的《价值的尺度》，老实说，我发现很难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对我很差的能力来说，他的意思很不清楚，而且我认为是不一致的。

依我看，无论绝对价值的尺度是什么，它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尺度。劳动，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劳动所需要的必需品，最初就是

---

① 指眼睛。——译者

这一尺度。但是，现在必需再加上各种费用和资本的利润，换句话说，生产成本。我认为，把所谓积累劳动——但事实上它是资本——同直接劳动混淆起来，使得这个问题更加不清楚。这两个概念应当区分开来，这至为重要，因为劳动和资本总是互相对立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自己意思的话。劳动的雇佣和报酬取决于资本的数额。我不能想象马尔萨斯怎么能满足于劳动的价值是不可改变的，对我来说，这是令人完全迷惑不解的。我也不能同意他关于利润的某些学说。他似乎忘了，利润是剩余物，是支付一切费用以后的剩余。这些费用必定经常不断地影响利润率，而我看不出利润率怎样影响这些费用。可是，他谈到价值由于利润下降而下降。

我时常想，把利润从生产成本中排斥出去，以它的真面目剩余产品来表现它，可能对这个问题会有一种有用的看法。

事实上，可以正确地说，支付利润并不是生产的必要条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生产可以而且确实没有利润。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产并不需要利润，也并不总获得利润。可能没有剩余产品；可能仅足以维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而并不更多。但是，关于这一点，目前就谈这样多，因为我快乐地在想，不久我就有机会更自由地探讨这些和其他主题。

特罗尔夫人同我一起衷心问候李嘉图夫人和你以及全家。我永远是

你非常真诚的

哈奇斯·特罗尔

# 552. 李嘉图致穆勒[①]

盖特科姆庄园

1823年9月5日

我亲爱的朋友:

约翰的文稿[②]没有完全消除我们的困难。他承认,“利润只是一种特殊劳动的工资”。商品随着这种劳动的工资而变动,或者不如说,商品按照两种劳动的工资对它们的影响而同比例变动。如果是这样,商品就不按照它们耗费的劳动量而同比例变动,而是按照支付给这种劳动的工资而同比例变动。商品由工资和利润构成,商品按照变动的工资和利润影响它们的程度来变动。

诚然,一个把酒贮藏多年的人获得的利润并不多于另一个人以另一种形式立即获得的。对于这些事实,我们都意见一致,但是不可能说,商品的价值与它们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一桶酒是一匹衣料的价值的两倍;让我承认,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耗费了两倍的劳动量。两种商品耗费的劳动量都没有发生变化,可是酒上涨为衣料的 $2\frac{1}{10}$。除了两类劳动的工资改变了以外,什么都没有

① 信封上写着:“伦敦,东印度公司,詹·穆勒先生”。李嘉图写上“明钦汉普顿,1823年9月5日”而免费邮寄。伦敦邮戳,1823年9月6日。

同一天(9月5日)李嘉图得了致命的病(见下面各信)。——编者

② 这一文稿没有找到。真是巧合,与这封信同一天的《晨报》刊载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篇未署名的论价值尺度的文章(参阅《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页,注4,那里提到他著作的目录);可是,这是对马尔萨斯小册子的一篇评论,并不包含李嘉图在这封信中讨论的各点。——编者

发生。商品的相对价值改变，不仅由于它们耗费的劳动量改变，而且由于这两类劳动的工资变动。马尔萨斯假定，一个人在一天内拾取一定数目的金砂，而且他的劳动获得的产品没有发生变化，他总是拾取完全相同的数量。我假定两类劳动在一年内生产同样数目的金砂。如果我们以这两种等量的货币来计算酒和衣料在工资和利润变动以前和以后的价值，它们变动的程度似乎会很不相同。我们应当以哪一种货币来计算它们的价值呢？马尔萨斯说，以他的，因为他的是一个不变的价值尺度，它总耗费相同的劳动量。我说，以我的，因为我的也总是投入了相同的劳动量。他的尺度里没有利润，而我的尺度里有。

约翰的意思是否指，一个人劳动 12 个月生产的一件商品与 12 个人劳动一个月生产的一件商品价值相等？如果他的意思是这样，他就错了。12 个月生产的那件商品价值最大，而且它价值大的程度取决于利润率。如果利润为 10%，就比利润下降为 5% 时价值大。我们将用哪一件商品来衡量一切物品呢？用 12 个月生产的商品，还是一个月生产的商品，用 5 年生产的商品，还是一天生产的商品呢？请说，你喜欢哪一件，为什么。我相信，选择一定是任意的，因为它们都是不完善的尺度，可是，为什么其中之一应该被选中，为什么那一件应该是一年生产的商品，那是有充分理由的。

我对约翰的主要反对意见是，他打算证明，商品的价值与它们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并证明资本是劳动的另一个名称，利润是那种劳动的工资的名称，所以商品的价值与生产它们所支付的各种工资成正比。这不是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工资和利润的价值吗？

如果他这样说了，他说的是正确的，但这一命题与他最初提出的不同。

花费一天劳动织的一张网抓的4条鲑鱼可以换得比两头鹿还多，同样道理，一个人12个月的劳动比12个人一个月的劳动值得还多。一天织的、可以使用两天的一张网抓的8条鲑鱼比3头鹿值得还多。所以，“除了劳动以外，还有资本以一种特殊形式进入价值，并以与直接劳动不同的比率获得报酬”。我不知道我是否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了。约翰没有让利润按复利率增长。5年的利润大于一年利润的5倍，一年的利润大于一周利润的52倍，这一点正是困难的很大部分。请他考虑这一点。如果我对他文稿的批评是错误的，请赐知。最近我对这个问题想得很多，但没有多大改进。我同以前一样，看到同样的困难，而且比以前更加坚信，严格地说，自然界没有任何正确的价值尺度，也没有任何有发明才能的人能提出一个来，因为构成某些物品的正确尺度的东西，也就是为什么它不能成为其他物品的正确尺度的原因。

永远你的

大卫·李嘉图

# 553. 安·奥斯汀致特罗尔[1]

[答 551]

盖特科姆庄园，1823 年 9 月 6 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忧伤地奉告您，李嘉图先生因耳朵发炎此刻病卧在床。最近这两天，女士们一直在他床边护理，所以写信给您的事便交给了我。

从目前的各种迹象来看，一两天内我们的朋友即可恢复健康，将能于本月 30 日与您欢聚，他希望那时有在这里见到您的快乐。

倘若与我们的期望相反，他病情复发，您将再次听到消息。我能够得到的关于驿车的消息是，每天有一班车去斯特劳德(离此地 5 英里)，每周有 3 班车去明钦汉普顿(离此地一英里)，后者夜间行车。

我是，

我亲爱的先生，

您非常真诚的

安东尼·奥斯汀

---

① 信封上写着:“戈达尔明，昂斯特德伍德，哈·特罗尔先生”。写信者是李嘉图的女婿。——编者

# 554. 安·奥斯汀致特罗尔[①]

我亲爱的先生:

与您——我最早的朋友之一——通信本当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事，可是不幸要我写的信的性质使它成为一项痛苦的任务。要是盖特科姆的一家有人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我是极不愿意承担它的，但是我们高度敬仰的(我可以说，普遍受人敬仰的)朋友大·李嘉图的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去世，使我们大为震惊，不容易恢复过来。我敢说，您将急于听到这一不幸事件的原因，所以我只陈述情况的梗概。耳炎引起化脓，并有剧痛，随后发炎程度如此剧烈，以致骨头受伤，伤势延及大脑，造成事故。

使人稍感宽慰的是，最好的医疗和外科技术以及坚持不懈和异常热情的照顾所能做到的一切都已经做了，以减轻他的痛苦和保全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不仅对他的家人和亲戚，而且对他的国家，都是宝贵的。我不试图向您描述那些亲眼目睹这一事件的人的感情，您可以想象得到，我毫不怀疑，您会同情他们的。我是，

我亲爱的先生，

您最真诚的

安东尼·奥斯汀

沃顿恩德里奇附近

布雷德利，1823 年 9 月 12 日

---

① 信封上写着:"戈达尔明附近，昂斯特德伍德，哈·特罗尔先生"，重寄往:"厄克菲尔德，纽维克庄园，J. H. 斯莱特先生"。——编者

这一令人忧伤的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后，我和奥斯汀夫人于晚间回家。我希望奥夫人的身体健康没有因为一直照顾她那可怜的父亲而大受损失。我们只有让时间来治愈她内心的痛苦。

## 555．穆勒致麦克库洛赫[①]

东印度公司，1823 年 9 月 19 日

我亲爱的先生：

在这一令人悲伤的事情上，您和我不需要互相诉说我们的哀痛。我高度评价他在人类事业上的价值，这种评价在大多数人看来，似乎过分夸大。我记得在 12 年极其愉快的交往中，大部分时间里，他关于公私事务的一切想法和目的，我几乎都得到他的信赖，并向他提供劝告。

我写信的主要目的，是在与一个人的通信中寻找安慰，这个人在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中，对我悼念的朋友的评价与我的完全一样。此外，倘若您尚未从其他地方获悉他疾病的详情，我要告诉您一些您关心的细节。

他的病从耳内感到疼痛开始，它与普通的耳痛相似，他们把它当作有点感冒的后果来治疗。星期日[②]晚上他受了些苦，但第二天起床后已不怎么痛了。同样的症状重复了几天几夜。到周末，痛苦加深了，变得非常可怕，那时认为必需使用最强烈的外敷药。

① 信封上写着："爱丁堡，《苏格兰人报》办事处，麦克库洛赫先生"，并注明"私人信件"，盖上图章"JSM"，参阅本书第 312 页，注 3。——编者

② 8 月 31 日。——编者

星期六晚上脓疱破裂了，疼痛减轻了，但他已大为削弱，整个身体都受到了影响，他们都继续相当恐慌。可是，星期二上午，他似乎有决定性的好转，李嘉图夫人写信给我，描述了发生的事情，催促我去盖特科姆，帮助使亲爱的病人高兴起来，加快他的康复。星期三上午我收到这封信。星期五上午我收到可怜的玛丽在星期四12点钟写的几行字，说他们全都集合在隔壁房间里，每时每刻都在等候她那亲爱的父亲去世。头上的疼痛重新发作，经过一个时期不可言状的痛苦，接着脑子里产生了压力，它起初使人精神错乱，随后使人昏迷不醒，直到去世。

自从那时以来，我已收到那一家人的几封信，昨天还收到摩西·李嘉图先生的一封信。您知道他是多么被热爱，多么受敬重，他们的痛苦您容易想象得到。关于李嘉图夫人，摩西说："虽然她看起来吓人，她并不抱怨，而是顺从命运和强忍悲痛地承受她的损失。"较年轻的人的健康受到的损害看来不那样严重。

有一点我必须提到，虽然我以后可能更加详细地写信给您谈这件事。我们有些人谈到以某种适当的形式来纪念他，表示对他的尊敬，举办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政治经济学讲座。这件事将被郑重考虑，您将会听到消息。①

我只有地方说，由于您和我是他的两名、仅有的两名真正的弟子，对他的怀念必然成为我们之间的联系纽带。我失去了他的友谊，我在您的友谊中寻求补偿。

① 筹集了一笔基金来支持一个为期10年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讲座"，麦克库洛赫被选为讲师。（见贝恩：《詹姆斯·穆勒》，第214页。）——编者

您最真诚的

詹·穆勒

原谅我把这封信寄往《苏格兰人报》办事处，因为我不知道地址，而且爱丁堡可能有另一个人与您同名，我切望这封信一定到达您手里。

# 第六至九卷通信者索引

## 1810—1823年

## 彼得·勒·尼夫·福斯特

### 第9卷



## 菲利普·弗朗西斯爵士

### 第6卷



## 艾萨克·莱昂·戈德斯米德

### 第9卷



## 帕斯科·格伦费尔

### 第6卷



### 第7卷



### 第8卷



## 格伦维尔勋爵

### 第8卷



## 乔治·格罗特

### 第9卷

## 理查德·希思菲尔德

### 第 8 卷



## 戴维·霍奇森

### 第 9 卷



## 弗朗西斯·霍纳

### 第 6 卷



## 约翰·拉姆齐·麦克库洛赫

### 第 7 卷



### 第 8 卷

377 麦致李 1820年8月24日
381 李致麦 1820年9月15日
401 李致麦 1820年11月23日
406 麦致李 1820年11月28日
407 李致麦 1820年12月4日
409 李致麦 1820年12月13日
412 麦致李 1820年12月25日
416 李致麦 1821年1月17日
417 麦致李 1821年1月22日
418 李致麦 1821年1月25日
421 麦致李 1821年3月13日
422 李致麦 1821年3月23日
424 麦致李 1821年4月2日
428 李致麦 1821年4月25日
429 麦致李 1821年4月23日
431 麦致李 1821年6月5日
433 李致麦 1821年6月18日
434 麦致李 1821年6月21日
436 李致麦 1821年6月30日

**第 9 卷**

439 李致麦 1821年7月8日
472 李致麦 1821年12月14日
474 麦致李 1821年12月23日
476 李致麦 1822年1月3日
479 麦致李 1822年1月13日
480 麦致李 1822年1月13日
483 李致麦 1822年2月8日
484 麦致李 1822年2月12日
485 麦致李 1822年2月13日
486 李致麦 1822年2月19日
491 李致麦 1822年3月19日
494 李致麦 1822年4月19日
495 麦致李 1822年4月17日
497 李致麦 1822年5月7日
503 麦致李 1822年6月22日
504 李致麦 1822年6月26日
518 麦致李 1823年3月21日
520 李致麦 1823年3月25日
524 李致麦 1823年5月3日
526 麦致李 1823年5月11日
530 李致麦 1823年7月8日
布莱克致麦 1823年6月30日
538 李致麦 1823年8月8日
541 麦致李 1823年8月11日
543 李致麦 1823年8月15日
李致麦(草稿) 1823年8月15日
544 李致麦 1823年8月21日
546 麦致李 1823年8月24日

##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第 6 卷**

8 马致李 1811年6月16日 59
9 李致马 1811年6月18日 61
10 马致李 1811年6月20日 65
11 马致李 1811年6月21日 65
12 李致马 1811年6月23日

## 第8卷



## 第9卷



# 詹姆斯·穆勒

## 第6卷

57 穆致李 1814年8月28日
145

61 穆致李 1814年9月30日
155

68 穆致李 1814年11月24日
170

109 穆致李 1815年8月23日
250

114 李致穆 1815年8月30日
259

134 穆致李 1815年10月10日
298

135 李致穆 1815年10月24日
301

138 穆致李 1815年11月9日
309

140 李致穆 1815年11月27日
312

142 穆致李 1815年12月1日
316

143 李致穆 1815年12月9日
319

145 穆致李 1815年12月22日
323

149 李致穆 1815年12月30日
331

**第 7 卷**

151 穆致李 1816年1月3日
11

173 李致穆 1816年8月8日
58

175 穆致李 1816年8月14日
63

177 李致穆 1816年9月8日
69

180 穆致李 1816年10月6日
76

185 李致穆 1816年10月14日
86

186 穆致李 1816年10月23日
88

187 穆致李 1816年10月25日
89

188 李致穆 1816年11月17日
91

189 李致穆 1816年11月20日
94

192 穆致李 1816年11月18日
100

193 李致穆 1816年12月2日
103

195 穆致李 1816年12月16日
109

196 李致穆 1816年12月20日
114

220 李致穆 1817年7月2日
163

223 李致穆 1817年8月7日
169

227 穆致李 1817年8月24日
180

229 李致穆 1817年9月12日

382 穆致李 1820年9月16日
383 李致穆 1820年9月18日
385 穆致李 1820年9月23日
386 李致穆 1820年9月25日
389 穆致李 1820年9月26—27日
394 李致穆 1820年10月14日
398 穆致李 1820年11月13日
399 穆致李 1820年11月14日
400 李致穆 1820年11月16日
413 穆致李 1820年12月28日
414 李致穆 1821年1月1日

第9卷

438 穆致李 1821年7月5日
441 李致穆 1821年7月9日
448 穆致李 1821年8月23日
449 李致穆 1821年8月28日
450 穆致李 1821年8月31日
453 李致穆 1821年9月9日
464 李致穆 1821年10月14日
469 穆致李 1821年11月30日
470 李致穆 1821年12月10日
473 李致穆 1821年12月18日
505 李致穆 1822年7月6日
506 李致穆 1822年8月4日
507 李致穆 1822年9月17日
508 李致穆 1822年10月10日
509 李致穆 1822年11月3—4日
516 李致穆 1823年1月14日
522 李致穆 1823年4月12日
537 李致穆 1823年8月7日
539 穆致李 1823年8月8日
548 李致穆 1823年8月30日
552 李致穆 1823年9月5日
555 穆致麦 1823年9月19日

## 约翰·默里

第6卷

98 李致默 1815年6月12日
233

第7卷

155 李致默 1816年2月2日 20
281 李致默 1818年11月18日
318
283 李致默 1818年11月23日
320
286 李致默 1818年11月24日
328
293 李致默 1818年12月13日
348

第8卷

301 李致默 1819年1月3日

第9卷

452 李致默 1821年9月9日

## 麦克维伊·内皮尔

第8卷

365 李致内 1820年5月15日

## 约翰·辛克莱爵士

### 第 6 卷



### 第 7 卷



### 第 8 卷



### 第 9 卷



## 乔治·蒂尔尼

### 第 6 卷



## 托马斯·图克

### 第 8 卷



### 第 9 卷



## 哈奇斯·特罗尔

### 第 6 卷



### 第 7 卷

### 第 8 卷

311 特致李 1819年5月21日
312 李致特 1819年5月28日
313 李致特 1819年6月1日
316 特致李 1819年7月4日
317 李致特 1819年7月8日
327 特致李 1819年9月19日
330 李致特 1819年9月25日
339 特致李 1819年10月26日
346 李致特 1819年11月12日
351 李致特 1819年12月28日
354 李致特 1820年1月28日
357 李致特 1820年3月13日
371 特致李 1820年7月5日
373 李致特 1820年7月21日
376 特致李 1820年8月13日
380 李致特 1820年9月15日
384 特致李 1820年9月20日
387 李致特 1820年9月26日
390 特致李 1820年9月29日
391 李致特 1820年10月3日
397 特致李 1820年11月12日
403 李致特 1820年11月26日
410 特致李 1820年12月11日
415 李致特 1821年1月14日
419 特致李 1821年2月16日
420 李致特 1821年3月2日
423 特致李 1821年4月1日
426 李致特 1821年4月21日
435 特致李 1821年6月24日

**第9卷**

437 李致特 1821年7月4日
445 特致李 1821年7月22日
447 李致特 1821年8月22日
456 特致李 1821年9月13日
461 李致特 1821年10月4日
466 特致李 1821年11月2日
471 李致特 1821年12月11日
478 特致李 1822年1月10日
481 李致特 1822年1月25日
487 李致特 1822年2月20日
490 李致特 1822年3月5日
492 李致特 1822年3月25日
499 李致特 1822年5月20日
501 李致特 1822年6月9日
512 李致特 1822年12月14日
517 李致特 1823年1月30日
527 特致李 1823年5月25日
533 李致特 1823年7月24日
534 特致李 1823年7月20日
535 李致特 1823年7月24日
547 特致李 1823年8月26日
549 李致特 1823年8月31日
551 特致李 1823年9月3日
553 奥斯汀致特 1823年9月6日
554 奥斯汀致特 1823年9月12日

## 爱德华·韦克菲尔德

**第7卷**

238 韦致李 1817年12月7日
212

## 亨利·沃伯顿

### 第7卷



## 约翰·惠特利

### 第9卷



## 约翰·惠肖

### 第6卷



### 第7卷